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九冊目次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達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達儀刻本

四書朱子大全四十卷

〔清〕戴名世 程逢儀輯

清康熙四十七年程逢儀

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義獨取朱子一家之言爲之采掇會粹以類相從而附於章句集註之下蓋發端於程君鳳來而余之屬筆則在於乙酉丙戌間後因簡帙重繁又屬程君去其重複正其謬舛丁亥秋程君舉以歸余余更畧爲出入而後其書乃爲定本程君於是鉅之於板以應其傳明年春二二月刻且成而余爲之序曰四書歷漢及唐至宋氏諸儒出而其義乃大明蓋自二程子始發孔孟之秘於千載廢墜之餘至朱子出而其學尤爲純粹以精其闡明四書之義者尤爲詳密而完備雖其精義微言時時見於他書而集註則朱子以爲稱量而出增損一字不得者於章句則引溫公之言以爲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故余是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其於朱子他書采掇會粹凡有合於集註章句者列而存之其稍有不合者爲朱子早年未定之論則弗之錄也兢兢擇別不敢有失黃勉齋之序朱子語錄

後也所謂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歷千載而如會一堂今衆聞而悉歸一已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嗚呼自朱子沒而諸儒競起人各爲書或不能盡得朱子之本旨其陽奉而陰違者亦往往有之明永樂中詔諸臣編纂四書大全一時諸臣皆不知聖人之道竊取倪氏吳氏兩家龐雜割裂之書以應詔是非互陳邪正並列自是學者眩瞀莫辨而雖顯背於朱子之旨者亦與朱子並奉以爲不刊蓋四書之義既大顯明於朱子之手而復混淆於諸儒者唐二三百年矣近日平湖陸氏長洲汪氏爲之挾摘其疵謬以告於世於是大全之雲霧漸增而余以謂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故余是書一以朱子爲主其於朱子之書一以集註章句爲主至於朱子他書與集註章句互相發明者採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務一其旨歸其於諸儒之說繁弗

之參載焉夫諸儒之說其龐雜割裂而疵謬者使學者眩瞀莫辨而誤其所從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無可采之論至當之言而亦莫之入者何也夫其可采之論至當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函蓋之內而余之爲是書也所以類聚朱子之語欲得其全而觀之也既得其全而觀之則於諸儒之說雖其至當而可采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衆論喧呶紛紜攻訐苟非窮理之深析義之精聽之烏能無誤哉惟得一明允之吏片言立剖而紛紜之辨皆息是故學者但明於朱子一家之言而諸儒之說是非邪正自了然於胸中而不爲其所亂此則余與程君區區爲是書之意也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將孔孟之言仁者類聚觀之而朱子深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則是書也得母犯朱子之所恐乎然在程子之意則以其比並較勘便於觀覽而玩索也

在朱子之意則恐憂夫學者之或因是以失於鹵莽也蓋朱子亦嘗輯周張二程之言以爲近思錄矣其言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沉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高底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余不自揣固陋竊本朱子此意而惓惓於序之篇終云康熙戊子春二月桐城戴名世序

朱子之書廣大卷備其學無所不通而一生精力尤在於四書自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而外凡其所著作與夫友朋師弟子間往復問答之言爲書不下數百卷其所以發明聖賢之旨者無餘蘊矣朱子既沒歷代皆表章其書學者莫不奉以爲宗師然其潛及復其旨趣者百不得一雖章句集註猶或誦之而不能深思其意至於他書則孰有購而爲之講習貫通者自朱子沒後諸儒多有講說其於朱子或離或合卒未能折衷而歸於一南山戴先生盡取朱子之書整齊排纂輯其尤切要者逐章逐節而附錄於章句集註之後於是朱子之發揮四書者粲然大備而學者之誦法朱子也不苦於卷帙之浩繁不眩於異說之汙漫有觀覽誦習之便而無岐途雜徑之憂先生不以儀爲無似而屬儀纂其役儀坐蕭寺中歷一年斟酌詳審其中頗復有所損益乃定爲若干卷刊而布之竊惟朱子之書後儒莫不尊奉雖有不盡合者而未敢訟言背叛也乃自有明正德以後異說橫行多能誡訾朱子而厭惡其窮理格物之學譬之丘垤之高行潦之水而欲以跨越秦岱嘲笑滄海也於朱子何傷亦見其不自量而已矣余嘗

博考朱子之書見近世所詆朱子者朱子早已解之疑朱子者朱子早已定之辨駁朱子自以爲獨得之解者朱子早已窮其弊而唾棄之未嘗見朱子之全書而肆其胸臆攘臂叫囂以狎侮和朱如是而曰吾以明聖人之道吾不信也是書也蒐輯條疏頗無遺漏學者一開卷而已覽朱子之大全則異說不得以相涸而正學於以日興矣儀不敢敬承先生之意祇審定其書而復爲之序其端如此錢塘程達儀書

四書朱子大全乃吾師南山先生原輯而吾族兄鳳來實纂其成峯與參訂雖言校之役蓋嘗聞先生之言矣先生曰舉業興而文章亡此章與而理學亡夫文章者所以明乎道也道之不明而安得謂之文今舉業家爲俗說之所浸灌以苟且僥倖爲務其爲離淫日已甚往往舉百里之大人士之衆舉業之文之多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故曰舉業興而文章亡也理學經宋氏諸儒而大明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註四書者實得孔孟之道旨其書班班具在而奈何爲講章者不能徧觀而盡識往往失其本真或至振臂裂眚而與之抗夫朱子於聖人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慎思明辨以著爲書與四書五經並垂於天壤而講章家以其管窺蠡測之智侮前賢而誤後生致使舉世替然往往邪正之不能辨故曰講章興而理學亡也以故余之爲此書也取朱子一家之言次而輯之類而編之而鳳來復爲之笺定使讀者開卷了然而盡見朱子之全旨庶不至爲講章家所說所亂則所以維理學之衰使舉業家不至誤於所從而文章於是乎亦興在是書或亦不無小補乎蓋先生之文爲此書其大旨如此竊以爲朱子集

註章句而外其發明四書者甚多學者窮年而莫究在東南士大夫家有其書者不過百之一二又未必能細加探索而西北則學者恐不能舉其名目矣夫朱子諸書與章句集註相爲發明者也讀章句集註而不觀於諸書則其義猶有隱而不盡出者今先生於諸書撮其精華鉤其切要附於章句集註之下使學之者便於觀覽其有功於朱子而爲惠於後學者甚大刻既成峯因識之以告世之學者使知先生所以爲此書之意也歛縣程峯書

四書朱子大全凡例

一此書仍大全之名者以朱子一家之言散見諸書今會萃於此而朱子之旨已完備無遺故仍其名至於義例則各不同也

一此書之作欲學者於諸書所採逐條融會透徹則於集註章句愈益豁然貫通而白文本義無不暢之旨矣自此一切似是之論謬悠之解固不待辨而知其非也

一朱子語錄當時池州饒州建寧徽州蜀中所刊無慮一二百卷類聚之者為黃士毅後王昶復加搜輯幾無遺矣但言之者非一時記之者非一手言之者非一時則容有未定之論記之者非一手則頗多重複亦間有舛誤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存其已定而去其未定存其詳而去其畧存其精確而去其訛舛重複者存其一

二而去其餘昔朱子與門人問答有心得處嘗曰此等處添入集註中更好則此書之作亦或不失朱子之意也

一或問一書講本義者十之三四辨駁諸家之說者十之六七今諸家所說說既不一載於此書則辨駁之語

亦可弗錄惟禪學之似是而亂真者在近日駁駁又盛故於此等辨駁處獨多載焉

一明道伊川發明孔孟之義朱子搜輯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橫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精義又中庸輯略本新昌石子重孫兩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之說中庸者為集解朱子因而更之為輯略此二書乃朱子所輯而非朱子之所自為言然既經朱子之採輯則亦猶之朱子之言也故附錄之然中間頗多不醇其見駁於

或問者不錄即或問所未駁而義意無大關鍵者亦不繫錄也

一或問小註成於淳熙己酉冬蓋在集註既定之後朱子自云門人問答未經刊發者十之四刪訂者十之五參載精義十之一然亦頗有雜採胡氏薛氏曾氏諸家及張敬夫之言此書亦多採入其原在語類文集精義中者仍歸之語類文集精義中至於小註中有刪繁就簡處則亦間從小註

一纂集諸書用大字標書名於上下則分行小字或問

亦然惟大學或問則於註腳中更有註腳勢不得不變其例而或問則亦用大字書之

一近日講章皆著圈點所以爲學者指其精華所在也然圈點太濫則眉目又不清此書亦隨俗用圈點而不敢太濫但標其眉目而已至於章句集註則朱子自云逐字稱等又云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此則不敢隨俗妄加分別某句宜點某句宜圈某句宜單圈某句宜濃圈恐有涉於僭侮故止用逗點以便初學者之句讀而已

日知錄卷之九

一先讀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朱子教人讀書之序也後宋大全諸本悉係其次第今仍之

一宋儒之書爲朱子之所採輯如精義輯畧或問小註等既頗有所未載而朱子同時與朱子卒後諸儒及元明以來講學之言雖多謬亂而亦非無精當有功於朱註者當倣此編之例另爲一書以俟他日

戴名世

丁亥冬日
程達儀 同議於矢門慈慶僧舍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都以及問巷童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詒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子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

大學朱子大全 章句序

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終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慕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

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語類刊序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語
如氣之鍊木之萌芽相似又云這是一個陰陽五行
之氣渾在天地中精英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爲
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
肖也問天必命之以爲德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
處曰此也如何便只是天命之也他引許多氣人定
是爲德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引許多氣人定
才德決不但已必就德性之衆人也只是歸他如
三代已前聖人將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

得此學也。孔子曰：『天何出許多事？』

世是亦天命也。○問：「天如何命之？」曰：「只以心歸之。」便後。

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北極故不能反。○問：「羅天却立極日，天生得許多人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不底意思？」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力而明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成只要獨善其身至於及志明於天下所謂志為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

大明新儒便是節目止於岸

太學父二人合

大○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吾儒更著諸節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這他便都掃了這個他便能應地空寂寂然他使道事都丁只是無庸德行造藝藝是一箇空來又古人事皆有周禮氏將些日子事付之便都一箇空來又古人志道擇德而游於藝樂射御書數尤為致末事者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然有用若時文整齊老

封事
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竟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後進而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放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所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讓即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部近代大儒皆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

[illegible]

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爲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嫌不可只道擊磬曲率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孝閑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者只執一亦成一邊去矣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阿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竟無人亦十分極處明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不做人

物系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所養一向皆酥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磨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都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德簡明德見他人爲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惘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磨磨以中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

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爲。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孝是明倫。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易過。其則必有止。於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止。則此言未止。此止於極。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竟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有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祿壽也是價值。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竟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

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是學事君事親。其所以學事親事長。是學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問太仁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說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節。皆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截斷不接。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外。又養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德性也。曰。說得也好。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八

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

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古人於小學，自能言、能行、能思、能辨、能知，到二十歲，雖聖賢賢實已自有一二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遺失了。不能更轉去，只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倒住立定，此後從大義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此後從二十歲立定，此後從三十歲覺悟，亦無從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

大學章句卷之六 大學上

劉仕經素做士。蓋吾聞之敬之。二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做上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是敬不得。○問大學首言明德，却不曾說至誠，莫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得伊川却是帶補一字，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功於此，以進乎

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推顏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昏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

文忠公集卷之六 大學上

及乎天下國家也哉。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至一無適言之矣。主一是心，念雖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讀書者未時只著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卻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所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精微處，主一便覺意思，如卓然指物，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

常惺惺法者焉。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不昏昧者。把捉得為敬。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與此心同。其為道則異。吾便曉此心。欲他無許多道理。佛氏又云。惺惺在此。無所作為。其在此。心既常惺惺。則以規矩準繩。檢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殊然在此。尚無情。慢吃。新況。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處。○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心至事。不為他事。擾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心收斂。不客。一。無。日。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人。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以。今。人。若。能。事。此。心。便。收。斂。緊。家。都。無。此。子。空。好。若。這。事。是。實。未。觀。是。數。說。足。以。見。其。天。走。像。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用力之方矣。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曰。譬如。此。那。三。方。人。處。都。在。這。裏。了。○問。張。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在。否。曰。其。實。只。一。般。者。是。敬。將。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之。說。又。更。分。曉。○問。上。蔡。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之。說。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間。曰。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荒。怠。也。

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致。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必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如何。曰。此本無說。先有是理。然後有是氣。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和明須無是氣。則是理亦無從推感。氣則為金木水火土。理則

爲仁義和智。○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日健是
事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
行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五陰之性○天地之間有
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
形而下之器也者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本此理
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
一身然道器之間分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
際甚明不可亂也

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
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
齊也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
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
地乎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
大學朱子大全上卷

五

礦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
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
知孝無之却孝大但能守巢生且能耕而已○人則無
不知無不能同人所以與物爭者所爭者此耳○論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方豈與萬物之統天命流行只是一般
道理同二五之氣與清濁純聚散此二五之氣故氣相
浚雖有清濁純聚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
近以其昏明閑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理
不礙識饒饒好生惡死趨利避害與人與物相一統很
同氣如牛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性他更推不去○
問氣之正且通者爲人後之偏且塞者爲物如向日
問者爲物如人太柔錄錄其好彼彼而爲物者既格
者在一處其志清又在一處

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
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
閒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
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
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
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
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
同者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滾滾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後是有形之物便
自有美惡也○世間有人聰明通曉是稟其氣之清
者矣然却所爲過差或流而爲小人之路固已有所
謂賢而不甚聰明通曉是如何曰或問中賦之賢便
有此四樣聰明聰事者皆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
欠了清和溫平之德又有人極溫平而又不甚曉事便
是賢而不智爲學便是要有人極溫平而又不甚曉事便
耶○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便是有是理便有是氣
之清者爲聖爲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所顯明明德
者是爲愚爲不肖此如寶珠在濁冷水中所謂明明德者
是就濁水中拈出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
正汚處然其所聚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
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初間說人同得一個
理次又說人同受一氣然其間有渣滓如何是
氣以生者這便被他拘滯了要變化却却問如何是
不好底氣曰天地之氣有清有濁若值得晦暗昏濁

大學朱子大全

十

大學朱子大全

2

言得其所止言義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

靜方解去處。方解穩當。○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資

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裏坐也坐不得此心若不靜裏坐也坐不得
那裏坐也坐不得此心若不靜裏坐也坐不得
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
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此已識得靜中便安
如求之破又求之此即深耳與中虛動變相
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此是定耳與中虛動變相
類皆不甚相去於仁為安三字大略相安定是心
中知無礙於自然之靜若此則心便靜矣
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此則心便靜矣
貼地便是更無疑義既無疑義則心便靜矣
何處得事不亂者思之精審也人心之定處事
連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也先自安
鴻災子欲向區區處當今人是自安這
欲為事知其所止如木之食也此決之必
地如所止如木之食也此決之必
何如孝於父母思所以為事親之道
及也時不處思所以為事親之道
孝也知孝於父母思所以為事親之道
行而安非孝也思所以為事親之道
詳審者定是所幾○即此至能處
志有定何才定則自能靜
處則自能靜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處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
○問據知止已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箇處字
既靜安下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理如此
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應付自如
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
有箇定理定則心不妄動處當貴賤無往而所
處而安者安則心不妄動處當貴賤無往而所
未定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
此身何緣得靜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
得時而思慮其曲折不靜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
有所而思慮其曲折不靜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
主事而思慮其曲折不靜則心何能靜則心何能靜
便不得專一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慮未得
道理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
也安在那裏思慮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致知不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之類便是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則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得止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且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日須知止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既言知止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之物知止如或問致知無理如何是箇思慮如何是箇思慮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處然後始無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處然後為事
味知是日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脫此酒然處是正
與取合也對周舜獨胎然則知止者非萬理非皆
有一理即其所知而求得其所以止則知止者非
動容周旋各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止之則將學者
設世窮年無復可以動容周旋當則止之則將學者
大言是學之等語然知有止而得其所止矣日經之所
各有定學之其人以格物窮理為知止之知也
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格物窮理為知止之知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上

三

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類問事何分別
事物是物則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能得知精而
種而結而後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
之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物以己之自然近道不
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
如何能近道或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
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
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
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知工夫
點則連為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竟高或問小註
而其入道為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

固是結上文然從上文結出味未辨呂氏大學解
終始四字明以先後之序示人辨呂氏大學解
近後有終始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為與端而為
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為與端而為
是說以說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為有先後者世間
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其心未必不以為有先後者世間
之難學而行而不相悖也左其言此妙道兩者初不相
非後及其為彼也又安知其言此妙道兩者初不相
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其言此妙道兩者初不相
不陷夫言行不為出入支離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會
書未之患又消無所不至也近世之言道者蓋多如
此其誤後學深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上

三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治平聲
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
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
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
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

事物之理若是窮得三兩分便不是格物須是窮盡
此至然後方是格物○問格物處是在事上時格底
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
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
格物○窮理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放他閒去當處
處皆是格物如今不去學問自家心中傾放他閒去
公是從道已處理會去待物二字最好定自然漸漸
去這便是能理會去○格物二字最妙○窮理後也須
非極平物之不與己接家身便有箇是窮理推展地步
行非諸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在體驗漸進推展而無
自然寬濶○問物者理之所在人夫婦朋友皆人所不
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大格大學上

六居孟子大全大學上

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窮若有一
毫不要便是窮格不致也○格物是窮得這事實
如此那事又如彼如爲人君便要富止於仁爲人臣
當止於敬又更上一層便要窮實止於爲人君如人要
止於仁爲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問格物最難
日用間應事處乎使則此象不易見如交錯疑似如要
此時便要格得他且要見得大綱且以扇之大柄機是
安便處格得他始出細如磨初間且先研到在這
處迂旋去皮地方始出細如磨初間且先研到在這
會得一重不解處了失了一重以事之詳略一齊都要
又見一件以理之淺深會理會一重又一重以事之詳
件須有極處此博學之審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省
節次第總地方是○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省
如何着力力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矢之入金 大學上

必先有以齊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聚。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神是慧地。情彩明是慧地。光明。○道理固本有。用知功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象。理妙象言能運用。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知如何。幸物日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幸。則鳴。物要幸。則鳴。地鳴。如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我

之亦不得而致矣。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是硬上而一。如君之所以仁。蓋若是箇主。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而仁愛。自是理。令如此。試以一家言之。夫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令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看極好笑。自那原頭來。便如此。又如一父之身。分成兩箇。其思愛相。父子本同一氣。只此一父之身。分成兩箇。其思愛相。如爲貴。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日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苟揚哉。或問小註。古欲明明德一節。是逆推條。則正心以全體言。非正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接。故曰欲日新。此節皆是兩事。中拆出。拆來大學答方賓王大學夫學之本。未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脚處。做得到後。段功夫。真有收斂。非非謂。此等功夫。未

段而不見其不自知也
 見其不自知也
 人之心
 守此心
 不能無偏
 體會推尋
 白黑大學
 子所謂知
 有是身也
 義禮智之
 皆有之
 存收視反
 慎思明辨
 事物之理
 居之則切
 踐履而達
 雖以誠意
 物致知亦
 取李堯卿
 無不盡
 此錢認得
 格物則知
 段而不見
 見其不自
 人之心
 守此心
 不能無偏
 體會推尋
 白黑大學
 子所謂知
 有是身也
 義禮智之
 皆有之
 存收視反
 慎思明辨
 事物之理
 居之則切
 踐履而達
 雖以誠意
 物致知亦
 取李堯卿
 無不盡
 此錢認得
 格物則知

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之義。然亦
 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歲。始讀是書。而不曉格物
 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尋求之。而
 參以他經傳說。而外本末反復証驗。乃知此說之
 有物。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
 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
 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大物之極
 則。物之理有未盡。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
 盡。則吾之知識豁然貫達。無有障礙。而意無不誠。心
 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則已洞然無疑。當可從細之間。至賓次第
 文義。則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

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至賓之今。有所未安。則
 吾心之地理。與事物之理。以此知也。自有至賓之滿
 不當以此字訓致字也。訓格物。以按物。則於完按之
 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從後而不求其理
 或風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
 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盡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
 窮。則亦未嘗爲虛矣。蓋特出於間。聲曰。道見色聞
 聲。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且
 謂諸考之則。不以功用求之。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也。竊意理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陳啓以病後世
 之學者也。又所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
 格物。與小學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解。程子之意
 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嘉解以格物致
 知。混爲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佛老之學。乃

美

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治去聲
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
 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
 得而正矣脩身上以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
 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
 止之序也語類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
 知高遠而不知者深皆非知之至也聖須在此而光
 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是知至謂如觀其
 照一室之內未嘗有一些不到也心知至謂如觀其
 所縱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之於

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無所不到
是知至不能割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知止就事上
至就心上則知止便是知至不曰知止就事上說如
微不盡心格物只是就事物上理會如至則心之知
至了却地平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
後來聚矩雖是自家所以皆以自家之心審天下之
使之上下四面都平均齊一面後方可致知不是如
那人不知底處都是人而前底也無義利兩件昨
日雖有當富當然而却又說未底也無義利兩件昨
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
可自信當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
知至到會下怕思起於一處方是如得至否曰亦

至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
 如此則與下文而居之倒不
 在下文一般就萬物而言只此一物知者必理無不窮然
 後知方可盡今或問中却只了他這意思也格物是格
 多費工夫是吾講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點上工夫夫
 知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
 為天下點須著如此發然又是誠意是格物處又曰
 識是凡聖界分兩階未過此階雖有小底猶是黑中
 之白已過此階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二者必須知
 正然後能識其也今大學所謂知者只說操存而不知
 至然後能識其也今大學所謂知者只說操存而不知
 明義與此心也今大學所謂知者只說操存而不知

皆	風	臂	固	別	至	似	方	有	日	大	將	意	物	日	深	於	少	分	如	○	若	開	節
不	食	有	理	識	無	不	可	知	若	去	去	須	而	本	淺	終	終	不	一	深	非	開	節
而	心	賦	這	得	用	用	誠	知	說	始	始	格	後	未	以	之	處	而	事	自	不	遠	正
後	者	來	耶	天	不	不	致	但	制	得	得	格	試	附	身	惟	謂	一	知	情	此	是	聖
驗	其	如	然	人	得	得	物	不	便	不	不	不	意	離	則	或	也	分	察	小	消	分	別
其	何	問	得	欲	意	意	是	有	其	其	其	知	知	有	一	失	於	分	以	之	然	自	去
至	日	使	私	明	到	能	推	其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日	不	至	他	去	也	此	大	無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不	必	知	云	精	也	又	看	無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如	之	會	映	間	不	得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此	說	而	其	用	意	得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說	而	今	此	底	不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行	行	同	與	時	屬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公	說	行	又	行	事	日	是	已	相	心	意	到	不	意	到	不	意	到	不	意	到	不	意

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後	意
意	識	亦	豈	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識	亦	豈	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亦	豈	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豈	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天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下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之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理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正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月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初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求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者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身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立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有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於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此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似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問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外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去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對得來云云又曰夫體解非由外鑲我也固
 家弗思耳矣在外去家事常說道在家庭是自家
 兒在末處底不克己或問知乃是以後善惡惟何
 意有未盡底克己之功乃是知以下便是失其正自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之微所當深察說知至
 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察說知至
 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放道心深察說知至
 可不子細理會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功夫免問
 意既誠矣心安不中忤處依舊來是正是實雖是意誠然
 之所有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致上不必如此見得
 大要只在一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致上不必如此見得
 似小其病却見得相似雖其貨只是如破竹然全節自
 分明去今人却見得相似雖其貨只是如破竹然全節自
 知格物譬如逆路頭一正著起草鞋便會到
 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是繁盛

發此致時睡不游水其極非樂一則看近
出知時寐誠無之意○外念心體
底心上省察心體問丘運動正是
又使著此意然本乃意更別決是指
之力其修去後澄在者不將外能清
不陷先故固此水清乃脫不能能清
○月明此清然然之却之體而心說如
未○外心偏家後體為先命迷却此是
心來多勝中能得風矣於心邪意情
心幾底為之所正歸為日心迷○已
物物欲說其心不心者有不破是正
上其皆所○皆及無故卒今矣誠外
終不陷今是心狀本難日須心將都
必足了人合既汗亦摸欲是正自
至以惟多有征搖搖索正無矣呼若
於動聖是底底皆動心其所身不
敗我人人事所必當心不不惑
國內能能但謂意須先用用磨自
云中提去當好之服水誠其當好言

知意誠欲去正心若如說此是當意未
止時存心亦是如此若未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且上
致何意思也是若不信朋友時且一向去說親掉了朋
友不管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義人亦是略
分如此後與人得成是做一件生意無抑是一方可
做誠意工夫也口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一般
人自便能如此一做自當循序做但到了意誠
便易如這一件事如得不當此時做不消又却如
此做便是知得也末至若知得未至誠去
人說知鳥喙之不可食木火之不可點豈有試去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知在格致五者具貫則相串而以至
致工夫言之則各自為一事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是而先為意誠而心正而身修者則
 非自修此意誠而心正而身修者則
 集則修此意誠而心正而身修者則
 底人則正下面工夫然只是上面一截工夫
 口或問大學格物致知下却逐條來齊家治國
 乎天日下事物又自其理雖明又須逐條來
 夫去如人行路行到一處了又行一處是知
 其所往則到各處又曰各處有許多路越步
 止不往則不到各處又曰各處有許多路越步
 可止不往則不到各處又曰各處有許多路越步
 或問此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
 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

無條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語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白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

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答吳晦叔非謂物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始有不齊也但以為必知然後至然後以治己治人治事物從足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後以治己治人治事物

9—

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

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平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筴豆有司之事有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服虔壓弊車贏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

以察乎普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爲己曰這須要自看逐日之

聞小事大事只是道我今當便如此做這便是無

所爲也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

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比又爲人所爲之世上人爲己者

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得自家合當便不是要

人道好如甲兵錢穀等物是得自家合當自理會便

會不是爲別人理會如割股盛當一則是不忍其

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若因要

人知了去處

地便是爲人

答江德功所理之所謂當父兄弟骨肉心之不

能已者今必外其身而厚其身此卽釋氏滅人之心

論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年終文雖至於六歲

萬行其足飽滿矣無以又江德功經文雖至於六歲

贈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論固與舊說有間

矣但所謂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未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聖人有在於此不可同於正所謂有以和夫人道之大者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今民愛物之例而必以身未視之此意不可不著服耳亦非釋氏之意而何哉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終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

深淺如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
釋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上終

大學上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或問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

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初之於前物欲

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

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

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之之功又似克

若之克如何曰此克字謂能字然克字是他人

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有能明德語意便都虧了

凡字有文義一變而聲皆類類聲義不能明其

明也者何哉至克明德之類可見經廷講義

則有所不免氣稟而大之太柔則有所不免聲色之

欲蔽之則有所不免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免

得此耳見有一克之偏蔽則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

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

大甲曰慎天之明命

大誥作泰

大甲商書顧謂帝曰在之也謏猶此也或曰審也天

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帝

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語類自人受之與做明德自

多端然不致於非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頭腦天之

明便是常見這物事不致於非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頭腦天之

此意所謂頭腦天之明也然求其心之大者也○先

生問頭腦人之明命如何有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

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者也○天之明命是天之

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便是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人司全責焉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是二者固皆自

斷也。新與舊。非是去。非面計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

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存心克己存與亡非是有兩物說明德性是在一念間明如鏡底之明命是下文物欲明德性是在一念間明如鏡底之明命是明我之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性明性與德性皆以明爲用是這個物本自光明與性在衆中却去昏蔽聖賢千萬語只是欲人將已往之言行約之以使反覆入身來自能時時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湯曰新書云終始惟一有間斷便是不可斷取法諸君之義已方是日新才有間斷便是不可斷取法諸君之義爲早間是明性事而今分之竹石民之上意者卽言問時亦是明性事而今分之竹石民之上意者卽言新成木在是我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自新也曰盤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銘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

而不戒。恐器然猶恐其有所忽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日。每發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浚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

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妄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潔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淨而不復爲舊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遏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了寧之戒基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相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

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觸立刀劔戶牖莫不銘焉蓋開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上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語類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康誥曰作新民

於大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個修德工夫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連修德工夫不說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違於色不矯貨利焉如何見自新之功曰因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說者非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無心耳問其書曰微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觸立刀劔戶牖莫不銘焉蓋開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上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語類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語類鼓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皆由其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

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語類其命維新是猶民之新命別無舊命工知或問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或問小註前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語類鼓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皆由其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

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較貴長之私心而無以古內外之道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而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或問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中

元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或問此

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

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

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衎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辭之於青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蠻續也熙

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

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

是這夾上此了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率爾備而無

斷便是過便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

畏懼而不取正君之失便是過便是敬問至善者

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問如是就萬物

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處便是坐如尸便

是坐恰好處又如睡便是心恰好處也問注云說其

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也曰大倫有五此

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是疑其要而窮

外而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是也此因聖人之止以

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

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

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

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

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陷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

大學中

三

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又况傳之所陳始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或問小註引詩釋稱玉王不善不文王也文王只借來作個影須知正身安在不以玉王爲善則其發作盡圖心止在事就成誠推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答周舜鄉一事自有一事之至皆安其止也磨瑟今憫今赫今喧今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如切如磨今憫今赫今喧今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如切如磨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今憫今者惻惻也赫今喧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漢於六反案詩作絲猗叶韻音阿側下服反喧詩作重諠詩作讓茲氏讀作疎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鉅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鈍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大學中

三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赫喧

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

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

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

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語類得之三章。緊要

如琢如磨。如切如磋。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之方。是

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少之品。唯帶說

到道。德至善。民不能忘。天因此語。一向引去。大藥

是反。應。味其味。長。○問。切。磋。琢。磨。之。說。日。恰。似

剖。了一。種。又。有。一。種。學。者。假。工。夫。消。磨。習。習。後。時。便

去。教。理。須。以。管。管。後。下。分。消。磨。習。習。後。時。便

前。道。理。整。理。得。些。便。自。以。為。是。更。不。若。方。向。上。去

這。道。理。會。到。至。善。地。○。整。整。然。後。有。那。威。儀。所。赫。著。見

教。觀。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所。赫。著。見

○。問。解。疑。為。嚴。密。是。就。心。不。相。離。地。行。言。下。是。就。心

問。心。如。何。是。當。處。日。只。是。不。相。離。地。行。言。下。是。就。心

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嚴。密。之。時。只

有。武。毅。之。意。不。日。人。而。恂。慄。戰。懼。之。心。則。必。著。莊。嚴。肅

○。亦。未。可。到。主。善。處。切。而。不。碎。亦。未。到。主。善。處。味。而。不

○。亦。未。可。到。主。善。處。切。而。不。碎。亦。未。到。主。善。處。味。而。不

或問上言止於

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

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

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

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

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既學而

則復講習。講以求之。磨治骨所皆說切而復磋之

切是切得一個。在道裏似味可矣。又統之使至

○。又。有。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皆。從。琢。而。復。磨。之

琢。琢。得。一。個。味。在。道。裏。似。味。可。矣。又。統。之。使。至

精。細。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道。行。之。止

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恂。慄。者。嚴。敬。之。存。乎

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將。而。益。背

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益。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

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

止。於。是。而。已。矣。○。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

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字。文。字。然。後。說。得。來

然。聖。人。也。不。是。揮。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得。得。曰

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
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
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磋是始
終精貫於條理較精否曰始終條理都要精貫而
切磋是成就後才自可見切磋者以刀或錫爲之
今日工人制鐵次第衆之便如此切磋者以刀或錫爲之
裁骨角使成形狀使成條理或鑿使之平治也琢者
以椎擊鑿錫刻玉石使成條理磨磨以沙石使之
平治也磨骨角末露不容條理玉石磨以沙石使之
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粗入細又
如此譬如今治谷或有不熟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

相違此不得獨爲賢人下矣且賦詩吟咏此但取其吟嘆不忘之意與衛武公無干涉也
 零江德功誦德至善處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泆

其味深長當熱玩之語類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賢其賢成康以休思其思而保其善恭便是親其親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吐字中一節說
至善後面說文章一節又說

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條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

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或

二詩皆非詩人本意文王之詩亦就文王以明至善

已至聖人地位武公未足以幾此
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
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
以見新民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

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

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

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語類。聖人固不會錯

所以無訟者。却不在于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只是他

有以蓋多著染太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

人有其兄死而為喪者。聞于草將至。遂為喪子。皇

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順其情。則聽訟

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或問聽訟

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

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

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

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

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

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

釋經之意也。○或問小註。傳者釋明德不及新民。釋新

民却本自新。釋止至善。又

詳於明德。略於新民。且民不能忘。又繫根盛德至善

則物有本末之義。前三章已備見矣。此章只就聽訟

一端推知知本之意。而不復詳著其說。須於言外會
意。可也。○不可以聽訟為本。無訟為和。只就聽訟句
內討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本也。
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
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先也。後也。然矣。無情。申
無訟。大畏。申使字。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盡已
是化為實了。不是仍舊無情。但有所制而不得盡
其辭也。盡字亦不必泥。只作是字看。不是只說八九
分不十分說盡。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

通下章誤在。○或問。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

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

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

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

類聞人之意然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盡明心實便是性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
知道事親也要孝事君也要忠又曰性便是心張子曰
是情亦是性此說得中問求衷情粗無不到心便能
足便是性此說得中問求衷情粗無不到心便能
至切至隱而當此皆貼肉處人處身多上至自然
道到性地也不妨這個便不是這個只是理會不
得他底處也司說文物格而脂底時只是知然在
靖德地云因已和而後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日
知元乃云要知和會便是通也思聰者格物
全不同若便是去之端未嘗通也思聰者格物
骨子邊出來且如做些事錯才知錯便是向好處

門路却不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問表裏皆粗曰須是表裏皆粗無不致有一種人就皮殼子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才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物上都不理會此乃漢才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謂精粗曰如管仲之仁此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達之又如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充無欲穿窬之心則誠不可勝用害人心與穿窬固爲不仁不義此是粗底然其實一念不容**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

而傳復闢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予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予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能致其知則思自然明至於

多而後有覺悟時節之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躡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

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和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就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

[illegible]

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
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
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
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物理無窮故他從得
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古如論古今人物以別
其是非判正側則是理存於今如論古人應接事物
而審處其當否則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曰格物
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
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

太學集字大全

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
有貫通處耳問一理則萬理通其說如何伊
謂解會云題也須極果將去下堂有高

明不遇聞一知十亦是大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海
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此須究竟一個大處
上不成只用第幾一箇其他如此說便是迂闊數
思謂此理同作題目最是難事如何處得然後程
先生和格一作後便會到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
來他後方始通因其所言已周而後發然有因
貫通處窮理者因其所言已周而後發然有因
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

不能窮理者只是見於己而已達而不能窮其所以
知未達故見於己而已達而不能窮其所以
於理明也然一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進一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明一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便一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是如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所以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會未得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有錯去水底則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件水火事斷是如物之理必具於一事之中
明日格一事亦是如此且如看文字今日格一話

大學朱子大全

○做不事通是見說若地不底得
話便論○家通○物○說○道○分○是○有○
習其說○問○今○何○唐○明○如○面○可○
既信○猜○遠○那○有○時○意○底○
多○神○○今○何○唐○明○如○面○可○
自○易○○今○何○唐○明○如○面○可○
常○力○○今○何○唐○明○如○面○可○
殷○不○○今○何○唐○明○如○面○可○
然○伊○○今○何○唐○明○如○面○可○
有○但○○今○何○唐○明○如○面○可○
貨○未○○今○何○唐○明○如○面○可○
通○求○○今○何○唐○明○如○面○可○
處○心○○今○何○唐○明○如○面○可○
乃○也○○今○何○唐○明○如○面○可○
是○去○○今○何○唐○明○如○面○可○
零○明○○今○何○唐○明○如○面○可○
碎○聽○○今○何○唐○明○如○面○可○
他○無○○今○何○唐○明○如○面○可○
胡○所○○今○何○唐○明○如○面○可○

其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趨向
則不得之也又却不用力此自然趨向
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
非與觀音動念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中
以行小大底底是如何使那底底如何
行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然有悟處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自當脫然有悟處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理會得明白當豁然有箇覺處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

大學朱子大全

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
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物件事理會得五
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如一日事
物各有一理窮究萬物之理合得只是才過一事
卽就許多事理其理少問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
案上許多物理事若是看一件物去問他得
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却又看一件物去問他得
如何便說中間說語又看一件物去問他得
便云與詩甚處相似又看一件物去問他得
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有悟處是止窮得
知至如孔子不能復夏商之禮則聖賢亦未可謂之

禮與味詳則宜班爵之制之類否曰然如何要一
切得然如只是到然通生知件味底事
如得理會得已極多萬有一件底事
去某家來本都說得已極多萬有一件底事
蓋窮天下之物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知非謂窮
多後自能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如
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畢竟
都自見得又如國富則窮得中興未窮得積累
是在中間將來自然能見得程子謂如積累
多後自當能然有格處此語最好若以為一草
木亦若有堅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時
也只是這人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
告之如此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章

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
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
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
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
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問程子言今日格一件
常有脫然貫通處又言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
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
兄弟

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焉謂
窮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焉謂
當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於夫事心
志窮處其言能盡知此理也○問程子言若
處窮理會不得又說可以類推此一事之說與中
別一事上窮不得又說可以類推此一事之說與中
借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條底若弗得弗得弗得
思量了別窮一事已說此語也○問伊川說若一
有德地底不得已說此語也○問伊川說若一
不得須別窮一事已說此語也○問伊川說若一
頭取難窮底事如造化般度數等乃是卒急難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章

此只是得且放住如所說春秋元年春正月
這如何得且放住如所說春秋元年春正月
之變若平常遇事得又一件理會未得也便是窮
在第二件上遇事得又一件理會未得也便是窮
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適國恐是管理一身二
解便不如從一事上便得可窮得則一源未
拆甚多須是把握此個樣樣子固從一源未
知如事親是如當其時之若得於親時是如
何得是如君時是如當其時之若得於親時是如
事長亦是如是此推去莫不皆然○問窮理各
具一理而此自出此推去莫不皆然○問窮理各
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各

具此理而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物
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各得其理無一
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
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問萬物各其理而
萬理同出一理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一身之中此理而人荒之外發而無不通也○
不各其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一個道理其
用假借於公公用不需求於某數器水相火相
父却同味於一箇理譬如咖啡器水相火相
於外然水那裏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而
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
聖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
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
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問物必有理皆
此處是紫切學者須當知夫天如何而能高地如
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爲幽顯山欲如何而能融
是格物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
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
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
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

物我一理縱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
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
學者所宜攷思也○問觀物察己是理因見物反求
以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都是這理○
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
來相比如赤子人非皆有林楊知得人有此心便
得自家相與言理格物所以致知如窮得一分之
理即我之知亦如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如得
二分即我之知亦如得二分之理即我之知亦如
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知處也
其物甚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知處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

又曰格物之理所以致其知○程子云天地之
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只是舉
其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
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
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
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
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
而無所歸也○天下之理偏嗜清前耳之所聞
須當察之○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
在後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

學故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面便容易致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會外事則難去不忍其幸上理會日者不務此而徒沉觀萬物之理愚如遊騎出木遠而無所歸自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要之以求外性情固切於合當理會方有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工夫非此尤不可也○謂程子問如大軍在路無所礙莫只是要切已看若只只要從近去○山窮實用今有切已工夫只以吃霸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已便是遺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所謂遊騎無所歸已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精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者是

大學朱子大全

无

互相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格物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
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曰此誠字比較未就得以
深處只是指定其志若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
以定其本便是這意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以
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苦若苦亡
遇一物須是真個而後此一物至極得個道理下方
可言格若所格之物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言其所止之居其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始則必在於立誠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
只懺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

持敬明日却思計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
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口未有致知而
心存則理自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後口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口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敬者蓋
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理自具於中是
如此然亦不待思慮只以心求之易得為之藏然
持敬不待時提撕著亦易以得口須是提撕才見
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
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矣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口問或問涵養又在致
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廣教之諸書
義理今若說得涵養工夫去理會致知也無期
須是兩下用口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也伊川多說
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養去因言此心至善

二六二 大全

100

此又如今古初茶之間便知覺六合之大莫不
那裏下面方去又不知是幾千萬年若此念才
然也莫不到那裏有此心多足但知有甚可喜
個心也了起動作只是有甚可喜物亦有甚可
好事物一念不缺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
於是欲二相爲養失其道則此養吾心此不分
莫過於致知是說知後便知知此不分先後
若不知之而若不知之致知在乎所養致知莫
察欲二致知致知致知致知致知致知致知
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是明所

得益於彼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
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
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
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
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或問程
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以當時答問各就其人之
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自作一意爲作
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自作一意爲作
且如旣言不令盡諸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其
皆有理今若於一草一本上理會有其理則本
間有精粗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爲切當耳
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屬

[illegible]

炮燒氣丹道得這藥方可作若不識倒炮燒氣丹
道學如何合得藥業方為有用大日藥云夜來
蒙聖藥方為喻進而深思因悟致知格物之旨或
問首敘程夫子之說中間條陳始末反覆甚備末
後又舉延平之教此心吾萬理只是欲學者此心常
在道理上窮然更不扣于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
心理自理意猶然更不扣于所謂道理者即程夫子
與先生已說了試問如何是窮究先生夜間中間
一段求之文字室之講論則仁之愛族之宜處等
事皆事也便是如此窮究則仁之愛族之宜處等
理皆之通皆在此矣推而及於身之所用則聽聰
視明能審言從又至於外之身朋友之信以至天之
所以高地之所以厚鬼神之所以幽燭以草木之
鳥獸一事一物莫不皆有一定之理今日明日積
集既多則胸中自然貫通如此則心即理理即心

動容則幾無不中理。先生所謂衆理之精粗無
 不到者。謂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吾心之光明。察
 無不周。皆全體大用。無不明。隨所詣而無不盡之
 謂書之所謂。庶章子之所謂。明伊川之所謂。說虎
 謂之真知。皆是此謂物格。此今也。尋其義理既無
 謂知之至也。先生曰。是如此。
 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
 所謂學聚問辯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
 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
 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
 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

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閒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孟子卷之二 公大學中

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物乃形理也物之理方爲物○理之所當爲者自不容已如我提知愛及良知蒙自有住不得處○一物各具一本○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前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聽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聽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如聽惟聰明德性惟聰明德性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性謂之聰所聽不遠不謂之聰能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理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問由中而外之意只是說敬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個道理是如條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當一貫貫一林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車手容器目容室口容止皆容諸理容諸氣容諸血容諸色容諸味便是一身之理所當然者曲體三百六十五骨是人所合當假而不得不排遣物事約束人安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爲民所秉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中

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異懸絕而不能同耳○問薛所謂秉彝書所謂降衷一發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秉是善也若然何不安降善而言降衷求善而來只是個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個個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衷與降衷皆所謂天

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

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問或

為之者或察之念慮之微往來關於事為者不外

乎念慮而人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爲二

須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附然也有微在外底也有

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固是正那個

是不正這只就緒末上大綱所藉以爲從事之實

微上君子有日之近其所以爲精微之實

者初不外乎人生日用之近其所以爲精微之實

不可測度者則在手真精力久點眼面前切近理

乃夫子所謂下學而上達者曰只是這道理

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

大學朱子大全

以誠心行其學而自能明理

前這近處學了這便成前這近處學了這便成

更那有道只是這道理學上這道理學上這道理

云天地鬼神只是這道理學上這道理學上這道理

所當然而不容已所當然而不容已所當然而不容已

便其教他住不得陰陽使生知人在背後只

有所以然之故如何事現當於此兄弟必

新便是當然之理然事親如何却須要孝從兄如

何却須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

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的高地之厚則不是論其

所以然矣○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客已者然又

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

固不可易又知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所當然之理

心此其所以然之理也

者何故必有個道理而不容已者○然其所以如此

見一物如人見一物如人見一物如人見一物如人

處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然其所以然者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高而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物萬事而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雲態萬物而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所不能已者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固是深處又易得之理會得天地間造化則是一理會得天地間造化

與禪相似方是今之禪學只是未會到那

大學朱子大全

深處才到深處才到深處才到深處才到深處才到

上游則分明是投前上游則分明是投前上游則分明是投前

是四方八面都先去其皮殼固不可移去其

那中間核子都先去其皮殼固不可移去其

皮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移去其

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致知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裏面若是裏面核子未

便理是未得其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

未必皆是其理也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

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豈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卽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撝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齋戒無君無父之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瑣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風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

大學朱子大全

卷中

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賅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個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歸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食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究轉歸已

大學中

時

乃見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須見得孝弟我元有

大學失二入念 大學中

張大

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

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謹其所以爲心者如此
理然且如釋氏學則其所存所操亦何自而中於
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
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事故不免流於
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以爲主事故不免流於
答方賓王 得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
指我知之爲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
無所不該而不知者下客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
物欲亂於私智故其知其蔽而不知其所以蔽其理
之思以適之者亦曰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皆知其
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皆知其
之亦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
其當則固在我矣曰所論近世識心之弊漫申其
失古人之心所謂心者乃敬作此而外天曰下
之理今之所謂心者乃欲作此而外天曰下
是以古人如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
高而古人如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
合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爲是又如何爲非事物
之來無所疑惑也識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
爲窮答姜叔權 此所謂講察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
理也講此心之理是也然亦須知所講之理非
惟敬此心之理是也然亦須知所講之理非
精義可識此心之理是也然亦須知所講之理非
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足於心也然亦
能聞一而知十乃學者先立之深窮理之熟然後
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之深窮理之熟然後
窮於事物之間而直欲使伴於三反何必盡
之效吾恐其由未達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答

胡季隨字季隨物格知至理會極于窮理四事窮理乃可見得是
太高下意思都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所謂
貫頭欲泥東連絲絲幾病不覺見理會得者一事
貫王泚之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言謂是
也答王欽之之來書謂窮理不覺泥古人言謂是
子曰窮理亦多端然豈可盡括古人言謂是
物別其是非或就事物上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
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
夫已私求乎天理而面而欲無毫切節之弊則
道德之不明是非之不一然無所決擇雖欲惟
出處語然之察覺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
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人燕則東入齊而入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辛

之所謂然性其大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
在而學問之功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不可知之云爾
力之地則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然
意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然
陳齊仲格物之論伊川意謂眼前無非是物然
爲存心於一草木一蟲一器一物之間言也且以
如凡存心於一草木一蟲一器一物之間言也且以
乃然存心於一草木一蟲一器一物之間言也且以
問如此而有所得是於沙器一事之反以觀之則
冥晦叔知之所行之理而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
謂知皆誠而充之程子所謂格於行路須得先見
及易之言所謂知至王之所終格於行路須得先見
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子
其亦將何以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數人以

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我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德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後。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我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大學則其泛而行之小者也。及履之十五歲。童蒙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序。所以涵養踐履之格。皆已小成矣。於是乎不離乎此而敬之以致其致其所未知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致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止於擊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此大學之道。知知之深而後行。固各有其序。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

知大之耶爾

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雅
歌紛紜一字與學始終之要同知哉
其知然後有用力於此疑若未安
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禮樂射進退之
已涵養純熟以格物致知爲始大學
事其以學而日必致其知然後致
道莫如敬而格物以致其知然後
存此莫如敬而格物以致其知然後
言亦莫如敬而格物以致其知然後
見之得失
非敬之無以
不敬之無以
答符舜功
要末知者非敬無以知也
見之得失
非敬之無以
不敬之無以
答符舜功
要末知者非敬無以知也
見之得失
非敬之無以
不敬之無以
答符舜功
要末知者非敬無以知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中終

否小人開居以下足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
形容自慊之意石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
具丰隆今能致知知而後意欲發明以日用所誠意
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存底意思潛發以關於其間
此意一發便如見箇人非教之却好意其間有些要學
是處矣如見箇人非教之却好意其間有些要學
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前面好意都成虛了或問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作善似一以極白好色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謂自慊也一以極白好色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人然外之白起學好而心之不好好色自慊自欺
則乃所為自欺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與此便是自慊自欺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毫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下方

大學朱子大全

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
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自欺則自慊只
早這些子處其中心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轉而外面如此其心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只此便是二心誠意之所由分也到格物知至後
只是意誠八九分只是意誠八九分只是意誠八九分
意誠雖已盡前分只是意誠八九分只是意誠八九分
者或能開出為害更富搜過始得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誠則知也日之無所則力意誠八九分只是意誠八九分
就何能得實非灼然如此則必不肖獨推知
至者見得實非灼然如此則必不肖獨推知
身而後已也如顏子請如斯則必不肖獨推知
放心底聖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
于意微之私矣此聖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教人

也蓋知至而後意誠明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
微之則有所不實又必捉換而證之使無毫髮差
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後自慊自欺之意隨後來
後要着力做工夫痛意致知是着力做工夫大處到
知至則雖不能無工夫然亦無工夫大處到
不用大段着力做工夫然亦無工夫大處到
須着防閑之所以說君子謹其獨也誠意章南
箇自字上用工夫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
有善惡便須謹其獨也誠意章南
得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其獨者誠意之功也致知
則意已誠七八分只是猶恐微之微之微之微之微之
未誠實處故其要在謹獨也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
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極微言為善之意猶有不
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

大學朱子大全

必有陰在於是惡而非善之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
無非有陰在於是惡而非善之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
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不實
上問獨知與致知有別否曰有別致知者齊善辨惡
只是平日窮理工夫獨知者方發心時其實與不實
言獨知獨知與致知有別否曰有別致知者齊善辨惡
覺而已為未以自欺自欺即其好惡真如斯好惡
惡臭其為未以自欺自欺即其好惡真如斯好惡
思食其好惡皆是為非非有自求決之之意也
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繼之曰知惡
惡臭其為未以自欺自欺即其好惡真如斯好惡
云此之謂自慊自欺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也此之謂自慊自欺也
非謂必如此而經筵講義方之於經所以能其

不至則其於是非得矣皆有以制析於毫釐之間而
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辨所以有主於其心而
之惡惡也誠焉以爲自性之心性雖欲其離爲之功
亦且無王之能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博文之
所未盡而其理已具於學者皆不可以不察也
汪易直意不能以自諉故推其大第則欲誠其意者
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象之蔽蔽不能以自知
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遠微精粗日細無不貫通則自
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覺之悅目而無待於自欺
如其不然者有過如此則便徒然自欺自欺便謂所
以誠其意者有過如此則便徒然自欺自欺便謂所
追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矣

大學
大學
大學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歷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

善而陽欲拚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

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拚其惡而卒不

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

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語類**
問自與與

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敗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誑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雖了一二

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棄到
得私慾然得之難又甚一原其所以向來說未種根
不至不得見得道理精至處所以向來說未種根
字如何爲人子止於孝還是未到得知所以必看孝
是知如何爲人孝如何便是理見得到這處用
方知決定是着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有決然用
力於孝人却是掃去私氣私欲使廣大虛靈洞徹
洞徹意欲去其私便是但須以要得來如一箇人
今人常講起孝此心非是不誠以爲不孝如他日
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騁但把這池不住此已是
私意馳至如見君子而後私然許善時已是第二番
罪過問周知於中形於外是實有善於中便形見
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齊於矣乎
於此便是毫末眞實無妄便虛妄了分善便有分惡便
虛了二分善有一分惡惡惡之不實爲善之不刃外然而

大學朱子大全

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始勤而終怠。或分爲善。而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鬆怠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心。無一毫砂石之強。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底皆清。毫無一毫矜飾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弊。所以說有謙也。必滿。惡之而無一毫強勉自欺之弊。所以說有非。非之明。此是知此等好善之人。不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大細。悉無不盡。此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皆有所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便不見有己之閒時。告則慙。及有人以私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惟倒那人定欲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爲。雖

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詳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善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

大學
卷之二
大全
九

如此矣而須由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

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

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

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大

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閒亦可見

矣後此皆然本不復重出也

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樣方得若好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爲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

時便當斷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間居爲不善底一段便自欺底只是反說開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大學
卷之二
大全
十

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或問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乎躬坦然無許多屈曲

小註問問居焉處曰對見君子說不見君子時便是

爲善然然是一人獨處○厭然與心廣體胖之驗○此謂該於中形於外此謂語脈緊頂上支未

專誠惡一邊指惡精落重以爲戒焉方合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

可拚如此可畏之甚也

語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善可惡惡自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升步

勝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

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

類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詳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

外者不可喻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誠獨之

至其善之形於外者因體作了便早秋便被他開礙了

割大底物事只是因體作了便早秋便被他開礙了

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

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施大指而面燈云且

如此點後而後一片物邊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

一邊用物邊了便全不見此屋下如何得廣大○問

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

便到誠意兩處截定箇界分在這裏此便是君子

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

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在天理上

行後面節曰未是處却旋旋理會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

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

非以自欺者然誠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

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身有所身當作心忿懣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

能不失其正矣

類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詳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

外者不可喻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誠獨之

至其善之形於外者因體作了便早秋便被他開礙了

割大底物事只是因體作了便早秋便被他開礙了

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

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施大指而面燈云且

如此點後而後一片物邊了便不見一半了更從此

一邊用物邊了便全不見此屋下如何得廣大○問

誠意章結注云此大學一篇之樞要曰此自知至處

便到誠意兩處截定箇界分在這裏此便是君子

小人分路頭處從這裏去便是君子從那裏去便是

小人這處立得腳方是在天理上

行後面節曰未是處却旋旋理會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

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力而苟

非以自欺者然誠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朱子大全

五

大學

大學卷之六

十一

2

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履省之哉

大學下

右傳之七番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以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

朱子傳文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面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謂為僻惡而之惡

屏請為僻惡而之惡

人謂眾人之倫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

一偏而身不脩矣語類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

之類事是見於事之失也○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

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

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絮矩都是心

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同正心事既說四事

即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同正心事既說四事

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曰念懷等是心

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正心脩身

今看此段大學差錯處皆在欲上這箇字是人身

合有底事分列是官街上錯了路○問脩身齊家事

所謂親愛異敬以下說凡接人皆如此人而言曰情

之人名曰固是問如何脩身却專指待一人而言曰情

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

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獨一節言○人情自

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于父母有當富謹言

情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意新者自研觀者自陳鑑所求而應之不成鑑者至前須要映作如鏡
裝情則如孔子之不見成蘄者云子不與玉璽言者
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來喝倒便如
便恕之○問放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
去接他便是謂放情此放情不是惡德○大學如正
章已說盡了王伯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
又依前說故他何也便是節節法去照○不成却說自
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亦節節法去照○說大學
誠意章曰如今人難欲爲善又被一箇不欲爲善之
意來防了難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爲惡之意來防
下蓋其知之不切故爲善不是他心自意而去惡不
不是他心自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是誠意不
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懣恐懼憂患好樂而心便不
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

如何要家乎國治天下平。可問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聖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全日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

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
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
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
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
以爲一事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
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
而自脩也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
正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落節便知
平天下也人各有心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怒等誠
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處於好惡
開誠不可不誠而節節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
用功放縱之所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
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誠則心無
乎于正心既止則身無事于脩也
○曰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放情則凶德也曾
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
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赦
而放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
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
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

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放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放情。而猶不敢肆其放情之心也。亦何病哉。或問小註。上章此章註下面察字蓋平時言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義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彦碩叶韻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或問小註。問偏之為害曰勢趨下節自指所言言收日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或問小註。此謂二字指上一節而經文在言外又釋經之變例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類或問不出家而成就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之家人皆兄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慈以使之眾而使一家之人皆孝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此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排上後章方全是說推

小註。成教謂成德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民從教上○孝弟慈君子事君事長使眾指國人言所以二字非言以家推之於國乃國人見我家如此亦即自能如此所謂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也○三箇所以字謂事不同而所以使之理同也所以二字之理與效都在下此處却實講不得下節只申明所以二字之理○此章要見成教於國故說事君事長使眾下章要見人心同德故說興孝與弟不倍其當是一理相附之立言各有所指却不必得慈答李敬子九章八字皆射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曰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持評之末未經重固自不又答李敬子為能字曰彼字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謂也

也若作家不能施則不同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中求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或問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
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
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
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友不能無
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

大學失子大全 大學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債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虔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
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
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語類問九章本言治國所以曰堯舜率天下
至言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又似說脩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脩身是齊
家之本齊家是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證豈可截然不相入也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

○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此
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可以爲人師以明末
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便要求爲人師
也然此意正爲治國者言大凡治國禁人爲惡而欲
人爲善便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或問此章本言上
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
化且內適自脩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
欲責人以必無出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
有與民共由其緣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

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事務脩己。而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而人之短。而勵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

大學朱子大全

三

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

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

大學朱子大全

三

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爲己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精令其善。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

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想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開臺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郭曄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辭解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縱流弊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啟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諫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

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或問先吏部說有善已而後求諸人無善已而後非諸人曰這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善已又何必求諸人及其惡毋及人之惡至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於人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善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善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寬公恕己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人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以下善我亦當無不善我己之心亦愛他人有是善無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得箇恕字已而字便不是了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語類而成就於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雖是教之目後而却是說其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語只此兩截如此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夫夫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告戢戢也語類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

人法之然竟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旋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定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是爲是處其變而今曰去理會常底而今如何便解或有問箇父如管仲有箇兄弟如管仲未論到那變處或問小註大蓼蕭下詩言家可以及國類推也曹風一無窮者多後詩以吟咏其餘音

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屑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深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蓋絜矩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

大學太子又念大學下

喜

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固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倭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惡者己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下

喜

善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

而無不通耳。推得去。則物我相通。自有箇生生不息。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榮。天

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兩覺。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以

這氣象。全然閉塞。偏私。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

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

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

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

欲者。未必其所欲。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

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

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

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

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

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

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

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

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

之

之

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

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

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

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

有以立標準。膏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

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

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

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

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問或問以下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上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下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上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下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上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下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上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問或問以下所佔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是如此。不

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心都一樣君子既知人都
有此心所以有絮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
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却使民之父母凍餒
寒暑猶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
妻子離散便不是絮矩上下一心
後及中央做人看便自分曉
答黃商伯
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
莫不皆得其正蓋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
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
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墮一世以
且之場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
意並去聲下並同

大學朱子大全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絮矩而以民
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
君子有絮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
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
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
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
母哉或問小註

此節重絮矩不重父母○問此之謂
民之父母曰此絮矩好民好惡民惡
者必絮矩以同民好同民惡方是民之父母非千百
姓之譽而民稱我爲父母也○民好民惡當根絮矩

來乃彼我之隙各得分應
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傒矣

節讀爲截辟讀
乃僻與與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
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若不能絮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祿國亡爲
天下之大戮矣或問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
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

大學朱子大全

傒如桀紂幽厲也或問小註

有國者不可以不儆好
惡之懷須照絮矩謂能
推之政事使迷其善心○有國者指有天下者言
○此言不能絮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
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絮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言能聚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矣不能聚矩則爲天下僇而失眾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語類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識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有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下

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類

同爭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

如此推土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橫斂其便效如相換相奪則是上欲得他如此或問小註外本內末與慎德反看乎民施如包民散財出而言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

大學朱子大全卷下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或問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忠乎無財

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聚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反多散目上取之則在下者少此語言外本內末者之不謹有其民也與有人有土反看○問聚矩如何

只管說財利曰鼎鏡人爲運簡較多所以生

答范應

譽人只是這箇所以爲害人亦只是這箇

叔齊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

言財用也人才則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誠私

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器言用人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或問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

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

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忤人而忤出之謂也然則命

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或問小註

楚書楚語此是證王時書也此是證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或問小註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

理財然理字意自在生財有大道

節此處只重不別其相未及理也

秦晉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有和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晉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

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或問言好善之利及

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黎矩與否之異

也或問小註若已有之已極形容之極不啻若自其

口出是夢人形像一卜底語若就一

个臣身上說便覺屬遠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

能愛人能惡人遊諸四夷古字通用

遊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或問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

大學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語類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厭。意恐不能運用之意。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語類古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泰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類

解。知難者是不能繁矩。惟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繁矩。厥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猶能繁矩好

人之所惡者是。或問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大不能繁矩。

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繁矩。則不至於是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

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

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

加切蓋至此而大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類問三言得
云至此而大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此言得
聚失者。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聚分
即是。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或問忠信
乃大理之所以存。聚泰乃大理之所以亡。或問忠信
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聚泰之本也。聚泰則恣己
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或問小註。章內
得失。得聚失聚之得失。以人言者也。善則得不善則
失之得失。以身言者也。此之得失。則以心言者也。故
曰語益加切。前云深
切。故此云益加妙。

生財有大道。生之有聚。食之有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登反。便解。

呂氏曰。國無遊氏。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
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人為出。則用之舒矣。愚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
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
皆一意也。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
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
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

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
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制民以自奉。而有停出
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
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
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
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
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或問小註。生財節當以足民
義利之旨。須知自此以下。論財原未嘗為足。是為
為足。則起見者。聚歛之說也。通節皆大道中事。生食
為用。正是
大道所在。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
類仁者不特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敬人來奉已。只是
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
之效。或問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
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買禍。以崇貨也。蓋亦即財貨而
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

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語類問如何上仁而

是一箇道理在上便與優仁在下便與優義只

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或問上好仁

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

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

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

將爲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

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徒宗以出

走而豐項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富詩六反乘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

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靡子

之言也語類問不以利爲利如秦穆公左之成也是

是自要他利不必專指利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

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道其利未有義而後其君

是利利安在利無不利矣問本草說財處太多曰

後世以此一事或問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利

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

爭此公儀子所以披圖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

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

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

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滅文仲之妾

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

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

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伐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或問小註引獻子

爲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甚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爲國不

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條彼爲善之此創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語類

爲方也方者如用曲尺爲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矩矱之造上而人既自有孝弟下而民亦行孝弟其良心童賦頓發以取之使他不待自達其心便是方方流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此後而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聚財所以道以義爲利義以方外也○問聚財以好惡財用猶疾者聖爲言何也曰如乘私羊聚許多財以未

又結矢二八全大學下

此創

大學朱子大全大學下

或問

武帝之好若是矩矱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快過若其戚滿清我海民必思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閭閻則其利便是侵過者他鄉之利便是不聚矩矱疾者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利今則不舉他使失其利是侵善人之分作是不聚矩矱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極當聚矩矱事不當聚矩矱問自致知至於天下其迨至備其節曰至詳至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極其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詳論不然則極天命人心之向背以明好惡從違之得失其不然之意何其至深且切耶曰此章大槩是專從聚矩矱上來說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從其所欲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端皆是不從其所欲聚矩矱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養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聚矩矱自家要費酒便教人不

得實源自家要權盤便教人不得實源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性其理不如如此或問

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字文融楊稔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柢靡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

其終爲害也。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

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或問小註

策矩章專言財財繫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盡知者皆由利心之起故而已欲而不知有人此章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誠私知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所以穀言用人也○策矩二字一章之大指而策矩之實在與民同好惡同皆由人主心術之微蓋三言得失而以忠信爲結之石心之理欲分而策矩之得失判矣用人一段雖若與上文則用一段蓋舉然曰仁人曰忠信爲結但舍利者心有欲無欲之意輸與上不專其利利歸故

大學朱子大全 大學下

直接生財有大指而蔽其用舉敬之小人則理財用人而非兩事矣章末義利二字與忠信端秦相應皆從人主心術而策天下治亂之幾故曰此傳者探本窮源之論也一章大意如是○問總註言此章之義一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云何以不說用人一邊曰可見不專利自能用君子若專利必是用小人故理財用人只是一事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

皆推廣策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

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

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

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朱子大全卷下終

大學朱子大全卷下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佔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早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

擎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汲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
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
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中庸朱子大全卷序

三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真門人
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
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
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舊刪其繁亂
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
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
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
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朱子大全卷序

四

一、向來此書之傳，其間雖有異說，然其大旨未嘗不一。蓋此書之爲書，其意蓋在使人自求其心，而不可假於外物。故程夫子兄弟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真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舊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

唯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微
引惟其人心曰微是以道心愈微也

中庸
卷之二
入會
章句

王

然及其發而得中也理其所以不能不偏於一事於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偏者之所爲也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無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合喜怒哀樂在其中而言氏亦云當其未發此中則合喜怒哀樂在其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心無往而弗中矣是謂之中雖殊而實相爲體則此忠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義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就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至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議異而見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於而下與無志者相反其則德之行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

所謂平帝將不爲漢近奇止之云乎曰不然也所
謂平常高難行之事而亦宜同流合汙之謂勢既
非有甚焉難行之幸而非並同哉

日當然則自臣父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孝舜
之禪湯武之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
矣曰此篇乃章先明中和之美次章乃及乎中庸
之說至其義雖精而不日中和而日中庸者何故且
所謂庸者又有非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庸者何其所該
者尤廣而又一篇大指根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
不以口中神聖別過與生人未嘗告非中也爾則中
而日子庸也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民之道皆天之所賦性而
人不違第大誨立臣明一之常德教欲夫顯揚又

中唐爲書微極仁乎性命之際行盡乎鬼神之情廣
大精深固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者何也子期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者天下之正道
 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
 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跡而高明中庸之學始
 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庸者所
 以處物而合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
 與夫不惑者無以異也爲是
 說者又烏足與議聖學哉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

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象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

意也。語類天命之謂性是事言理雖氣亦也在其中
謂之不如其太極理難執多手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
以人物稟受者謂之性然人物稟受以其具仁義禮智而謂之性是以賁說然而言謂之命與是問天
命日命雖是以賁地說然亦兼付與而言曰問天
命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此只是從原頭說不曰萬物皆同是一
物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一性則人能自人之性物由物之性如何畫得又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不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
得健之似虎狼之仁蟻蜂之義印五常之謂性章句
云健順五常之德何故湊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
常也使順乃陰陽二字某舊解未嘗有此後來思量

[illegible]

道是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遁物無此理性是
猶馬首皆目隨他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
耳隨從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亦異
以理言不日完便又問查有流行之見有妙處故子思
其舉此一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也孟子說
始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然也孟子說
性善全是說理中庸天命之謂性曰性是兼人
物而言率性之道率人之性則爲人道之而後
性則爲牛之性則爲羊之性則爲人以道言之
性指道則人之道非謂以人之道言之則爲人
性指道則人之道非謂以人之道言之則爲人
性指道則人之道非謂以人之道言之則爲人
性指道則人之道非謂以人之道言之則爲人

曰哉黃子云者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矣先生
 性相仍曰之於心耳之於身之義之於君臣禮之
 於賓主智之於賢者有性乃日用之於君臣禮之
 如此則只是說古人在李光弼何日指支武昭然是
 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是指出方常作者而
 言也○問伊川云天命之謂性性即是指此人也
 人物而言修造之謂教此專言人事曰是知此人也
 物之性皆同教循人之性乃爲人道循馬牛之性則
 爲馬牛之道矣不循其性乃馬牛騷率性之謂道
 不通人物不天秩修斤以時而入山林此是聖人
 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吸納於物不日地是如化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

[illegible]

其持字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陳衛道之性非以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管之命字如郭註此性可命爲性而官之職其故凡古聖賢說天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玉璫之理至者之所有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答焉作虛理便是理之所會之地答何叔章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在天命之性而得此性會於此也雖以伊川性何答胡廣仲天命之性不可形於句觀之亦自可見矣

善言然家風所出之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
 善者便是與理相稱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案也
 橫渠說尤有大小昏明而照答楊至之屬何處亦當
 病不二其說甚修可試考之
 乎天
 答彭子壽所修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
 焉是乃天人之辨張無垢中庸解性第贊性之謂
 亦何害其爲同耶
 貴乎未見人收之爲已物也率性之謂道則人體之
 用已修而入於仁義禮智中矣然而未見其施設行
 於主知行於賢本而道之等降隆殺於是而見焉
 曰愚謂天命之謂性言性之所以爲名乃天之所賦
 於人贊其數耶蓋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此可謂達幾子思之意而異乎張氏之言矣且性

琴 歌

欲時爲足

川云夏葛冬裘。飲食者些私心。便是磨天。
 職須有若些私心。字○問中。庸或問曰。湯養未
 食無事。息視。雖作。然其言似有。所未盡。蓋未
 乃道。曰。不來。動。作。只是。物。物。之。理。如。此。之
 椅。之。理。也。若。除。去。如。這。個。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
 形。而。上。寫。道。形。而。下。寫。說。道。形。而。下。之。器。而。
 道。那。形。而。上。之。道。理。便。是。要。說。這。形。而。下。之。器。而。
 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合。道。而。下。之。器。而。下。之。器。而。
 而。上。之。道。理。得。像。而。合。道。而。下。之。器。而。下。之。器。而。
 息。所。以。依。食。作。者。皆。居。士。神。妙。用。逆。水。搬。柴。之
 總。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疾。行。先。長。便。不。是。道。
 是。行。只。是。徐。行。後。長。疾。行。先。長。便。不。是。道。
 中。庸。上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乎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知皆是爲學如利權聖明念在惟在充然聖人亦
聖人所請念者自然之念在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
○所謂不階不聞者乃是從那盡處說來非謂於所
階○問階聞先生云六人所以不知者已便知處自然見
得愈是分曉如收得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
得是做得是時別人未見得非自家先見得非自家
此說時覺得親切○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非自
家自是先得見得分明○問莫兄乎隱莫顯乎微程子
舉彈琴投心事是說人知處言呂海陽氏所說是說
己固先知言章句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
○問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或問中引
儒者德明指坐忘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隔懸

與那間室不啻時一鏡否先姓是之又云這獨成又
不正是此處何與象人對坐心中又發一念或正
或動人雖不知己偏處之上兩句是程子意味下一句是已
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自然兩事只是一理
痛楚懼則必窮於斯時聞之際不戒懼可知也乃統
不問之際亦登其諸則暗聞之際其謹可知也
文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此段正是戒懼也然下
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夫
只說其焉上既絀而說此又說中有一念萌動處
豈其焉上既絀而說此又說中有一念萌動處
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戒止
水也問思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者是也內言之以及
惡懼是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要者是也內言之以及
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

[illegible]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考天
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
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
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類中字是狀性之體性則於中發出來也是之謂中也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
中庸
誠者不復龍溪而南者不復龍溪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
逆所謂和也○問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固其
大本然而性中節則事得其宜不相安者困感而達
通之和也然十中其九不中節則為不和便自有
發不可謂之達道矣曰然又問於學者如何皆得中
方得此所以貴求博學書問說思明辨無一事之不
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各求其中節此所
以爲難也○中性的之德和論衆人之有此與衆人
之有或曰衆人未發與聖人異否曰未發只發得
未發不發是無大本道理純了或曰衆人於未發
昏了否曰這未有昏明須是還他體來人於未發
而未發都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衆人動靜亦
定自其未感然未發之中自其感物而動全是中

節之抑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心不曾主靜看不曾現
得問惻隱羞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無聲見處
如味惻隱羞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無聲見處
皇得皆應然如草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動見其
手足亦必有自然之動見其
體如此味之於前萬理備具應手而動已發動而
應事接物雖受不同能省察得皆合於理安排也
吾心本具此理皆是合做底事不容外而理安排也
今說爲必忠爲子必孝之類皆是已發然所以合
做此事實此理乃未發也○喜怒哀樂未發所謂之
中只是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自然無所倚倚所謂
寂然之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便是和是那
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及發於思了如此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來相成若以爲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
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
工日此即是氣清神靜之時是也○喜怒哀樂未
發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便是和是那
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及發於思了如此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來相成若以爲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
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
工日此即是氣清神靜之時是也○喜怒哀樂未
發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便是和是那
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及發於思了如此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大段不中者亦可謂之忠非能極其中如人射衛
者至如心射在焉上亦可謂之忠非能極其中如
之四和則非能極其中如心射在焉上亦可謂之
本是動動則其有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無
靜不見動則其有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無
情是動動則其有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無
方其動動則其有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無
生問其動動則其有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無
看無哀樂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陽公諸公
吾恐無哀樂未發時存養工夫先生曰陽公諸公

中庸朱子大全上
三

來相成若以爲然有一時是未發時一時是已
發時亦不成道理今學者或謂每日將半日來靜
工日此即是氣清神靜之時是也○喜怒哀樂未
發時只是這箇心自有那未發時便是和是那
時節謂如此事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及發於思了如此未萌於思慮要做時須是已發體

伏則如惡懼戒謹是長地微到證焉是又提超
一觀如管他至噤噤便不報地微到證焉是又提超
都養此時有義者去之理些提檢不皮時提馬獨是
嚴當便此有義者去之理些提檢不皮時提馬獨是
謂之便此有義者去之理些提檢不皮時提馬獨是
察不養者必不能強伊所以微而無件便只有一便主
與己不養者必不能強伊所以微而無件便只有一便主
日如養然則言養者則不先如理能器振而亦可知得是
直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則自然中節便做聖賢如成德亦
中節可也如二不中節便做聖賢如成德亦
○問中庸或問曰若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此是無形影不可見否曰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見之不特如此大人亦如是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宰赤子則未有主乎曰然則未發時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
哀樂未發則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當恰在喜怒哀
中者未發則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當恰在喜怒哀
不偏於喜則偏於憂不得謂之心之體也然只中靜中物
倚於一事處之得恰如引則謂之在中也然只中靜中物
者以是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
物也若知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
出而思之也通底意思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如覺如暖便
爲今意天下以爲公道便是通達或問小註
爲今意天下以爲公道便是通達或問小註

性情之已發未發說程子謂以思慮未萌
原無工夫已發未發說程子謂以思慮未萌
之未發此之謂也其體流行處見其性之不動不靜
天之中然此大樂之特以正其性之不動不靜
呂博士論此大樂之特以正其性之不動不靜
是博士論此大樂之特以正其性之不動不靜
常思寂然不動之謂致知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之思寂然不動之謂致知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索而當此之時必中節矣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日却於已發之處觀之非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擴充之功也一不中節則非此致知之中然此大樂之特
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傲其工夫初無
斷也但有靜以心言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而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爲初下手處以故
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用意愈趨愈下
復深潛純一之味而與之共之語言事爲之間亦常
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指心體而言言
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
之誤又不復達之固不可哉其已改之旨而盡嘆說
說無便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客說幾
欲專營之則是不所無極而性無不固心而若
客言者亦無體段之可言矣以伊川之說若不相
作李先言行狀云終日危坐以伊川之說若不相
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坐以伊川之說若不相
日道處是舊日下得靜太重今以伊川之說若不相
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

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若一別人今此日只是
且教於此處未發之氣此亦病與
○字問延平欲於未發之氣此亦病與
是已發之問此雖是著意觀之則此亦是
以不觀此問此雖是著意觀之則此亦是
之有情效天下之動靜無不在焉知言日性則立乎
性之德大本性也皆天理之自然中節而後
謂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中節而後
德者心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發也
之主宰也○動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發也
不動者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發也
進者也○動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發也

中庸朱子大全

忘而忘之
者也
本指符合
者皆指已發
至意蓋言不
外之意蓋言
以有加矣
向平去接有
他教他如此
字致便以爲
字推詳以爲
時未發之實
節誰有獨
時未發之實
節誰有獨
時未發之實
節誰有獨

象而須發謂書而無與見之既大不
若無所目即非有以記此耳三信本
論所使須發若此以則心之有投此
復卦強見則與又答李約程云
則須爲一義此於易卦之時但
須之與前項所答已見無
象而須發謂書而無與見之既大不

中庸朱子大全

日微誠種人唱四程上唐人矣至就
亞決神爲吧句門去幾有思妙
視不到能如分所能有即處
如時存盡此別以有此須
百此節味下中記說爾方
聽若底若而和說得日寸
聲如氣雖以就之不愈思
思此象未見和聖罪多思
日則聖見有和聖罪多思
晝洪賢將見有和聖罪多思
乃鏡心人爲說使不聖人
得事滿驚未功功善都功
其性云須處功功善都功
而觀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知儒明是惟知知知知知
居言洞不一聖聖聖聖聖

欲費盡工夫却只養得
 成人之一心本自閑明此是死物所謂不動
 是作只是不動他如此知知然何常不有
 樂不可為思慮固之憂當此之時常不
 靜者則以此居之與知知然何常不有
 事者則以此居之與知知然何常不有
 事以爲之所必然而具而理之或通
 知者則以此居之與知知然何常不有
 知者則以此居之與知知然何常不有
 體用一貫而無間也此心之理也
 之非理也此心之理也
 謂則微至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
 中

非天下之正聲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
而動一靜之可以相濟而不能相無天知靜者爲主
道繼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又答徐彥章論解
說所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
發處言之則只是未有偏倚之時所謂時中者也說未
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巾之意亦與和字地位
泥沙之混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汙
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謂難處於此時固未有物
惡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
謂靜必有學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便是靜中工夫所
中節非如釋氏答林德久可謂之中也且如喜而中
之務於常寂耳

中庸上

100

中庸朱子大全

1987

常無所事反故而之和謂之中者所以於性之德
 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盡而不謬也以其古今
 大德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蓋天命之性純
 至善而具於人心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味而
 應有有所不相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際而所
 以戒謹恐懼者則爲有以致其中無一毫之偏倚以
 守之常不失其則爲有以致其中無一毫之偏倚以
 益固矣尤於微細獨之際而所以謀其善惡之幾
 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以而行之無不達
 用力推致以極其至而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
 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
 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

言之不傳有以役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
 其中之爲當耳日其然則致夫中位者乃之時豈無故
 賢生於其間而日善惡咸適之理亦和者其力之所至而
 共耳二何邪曰善惡咸適之理亦和者其力之所至而
 止耳二何邪曰善惡咸適之理亦和者其力之所至而
 又豈徒在下者哉曰天地萬物之理亦和者其力之所至而
 能者天下之理亦和者其力之所至而
 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如此又焉將不知耳爲破碎之甚
 聞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焉將不知耳爲破碎之甚
 如曰世固未有使政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嘗有能致
 和而木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
 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
 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索曰答張
 欽夫君子之於幾無動靜語然而不用其力也未嘗
 之敬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勝敬又常行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

中庸朱二大全 中書上
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

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語類問道之
行曰今人都覺得差了此正分兩支互說知者特其
見之端而以道爲不足此道所以不行者特其
行之端而以道爲不足此道之所以不行如舜之不
大知過所以明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
遇而道所以明問知者如何却說不行賢者如何
知流不明曰知者緣他見得高便不肯行故曰不
知者實實然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如孔子老
者心實如一種天真好人皆是問道之不行也
卓提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就解能知味
草提受病處只是一定受病處智者遇知只去講高
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得不合理會如佛老之屬高
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怨地及見得後也只怨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此水

中庸朱子大全

惟君子之明當知善惡者不足以及乎中也知行之過者既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向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皆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既惟行之所當行者不有者之不足及乎中也賢人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關中者是求天

問特行而不若吾儒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

復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如味也不知其至而用之耳

則必不厭食知道之失中

此說亦似當不知

是日直翁說是

答江德功

食費日用未嘗瑣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大音
由不明故不行或問小註此乃承上起下之詞其字
不行其不行者固自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如去聲與平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適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

中庸

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
明又如此則人就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
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
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
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語類
爲善併合知然以能好問而好察適言樂取諸人便
有窮盡○問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

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個起止
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善者有五分善者
不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兩端是無量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善者有五分善者
不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兩端是無量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中庸

大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個起止
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善者有五分善者
不執此兩端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兩端是無量而求其恰好處更說兩端之中爲善者

謂之擇善日知人矣安得謂之中○同舜是生知如何
更當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強作爲他做
舜取諸人豈是信得行將去某嘗見朋友好論聖賢
等觀者來都不消得行如聖賢依舊是道說如千里
馬也都須使四脚行得穩也是四脚行得快或當
馬都不居勢脚便到千些只是他行得快或當
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過處爲行下就
論不同之際來說知其就過處爲行下就
之必樂德矣以就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
至當然後則又安能先諸後兩端者之爲過不大
若其然則又安能先諸後兩端者之爲過不大
不可或問小註問章句不自用而取諸人似舜之不
知故能取人爲善權衡上當然是天授之神理曰惟大
不自用而取人以求至當知之所以愈大也取法

右第六章

群也人皆曰子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右第七章

以明也語類呂氏遺類云隨其所至盡其所得
 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獲此所以此處後而不可
 些參或問小註者之知守處各有方切仁
 意思多同言大知思行是隨守中
 上言多下言中用其守中者守中
 則象象服下守中者守中
 不爲守者不以守中者守中
 能可何守不以守中者守中
 之思之思之思守中者守中
 亦何所集乃識中守中者守中
 學自加功也守中者守中
 守仁斷之則在守中者守中
 之鳥不能斷之守中者守中
 以爲類子也衆人守中者守中
 也類于服膺而弗守中者守中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雷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德性
 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

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

鮮能也語類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
 勇之事只是不哈中者合中者便得也仁勇中
 那便好是三者之問中者合中者便得也仁勇中
 如何便好是三者之問中者合中者便得也仁勇中
 子便好是三者之問中者合中者便得也仁勇中
 是便好是三者之問中者合中者便得也仁勇中
 出於氣血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節於義且曰
 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
 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行之而不可得也

之辭怨已優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
 以難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
 之其言曰孟子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
 得而難學也周官宰夫之職辨九百官之職辨九百
 道矣難學也周官宰夫之職辨九百官之職辨九百
 天下國家之所能也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
 三者世之所難也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
 所謂易也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不足守此道之所以爲難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子路問強

此四者治之所當強也知強義言曰始知房臣是也

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

特守之亦有以勝人者。咄咄能及之。故此四者。故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汲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于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日和與物同。故聖人所以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也。然凡物之倚。而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強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創而假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於於必倚而不為強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上

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

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

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語類問素隱蓋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書災異之

類類是古曰漢書災異類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

策緯之書便是隱僻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語類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以為知得不曾說切故乎得皆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者大知之人下知了千千萬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或問小註吾弗能已矣在聖人語氣中住不得耳無意勿露出

君子依乎中庸逕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遵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

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語類此兩句若上文兩節

弗為之意遵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素隱行怪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

擇也不見知而或問小註依乎中庸二句相承義下

不悔能執也○章句如之盡仁之至盡至

只舉見此意非平對也○章句如之盡仁之至盡至

二字和便兩字字意所謂不賴勇而裕如者言大勇

無所事勇也○語類而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

也中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千之實以明首章之義

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中庸朱子大全卷上終

卷上終

中庸上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得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微之微也語類問或說形而下者為

其形而下者有非費之所及故曰費言其明之廣也就其中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

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台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

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

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

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

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

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乘暑炎祥之

不得其正者語類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不能知能行

不能知不能行如夫子問官名問禮之類是也若曰

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只曉得中間一義道

慢不必知不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一小

至者非必知不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一小

線悉盡知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若聖人不能

不能知不能行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者非聖人能

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聖人不能知不能行之者非聖人能

今以一髮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

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

了曰然○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有

物在若云無內則至小更不容破了一或問廣而用

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

男女居室人之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

知盡能者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地生

覆而不能形其地能形載而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

行則陰陽果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

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

所不能盡而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聖人所

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

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

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觀也或問小注不詳大體小

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鸛鳴與
子魚躍于淵猶轉急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
然各得其所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類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備滿于天
地之間○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

及其至也言極盡其端○或問中庸說道之貴隱如
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端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
之近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又須有所謂優優
大哉處○侯三百餘歲之謂道也○又須有所謂優優
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造端有虧欠也
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通而升造政使於禮儀有
差錯處亦不妨改他於此道理會或問造端乎夫婦
不得非子却理實得又不肯去做

中庸朱子大全

卷之六

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
之端尤可見道不可隱微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
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有乾坤而重咸恆詩以
首蘭離而戒淫次書記釐降禮深大昏皆此意也或
問小註此章自述二節以道體言須就倫功用而
勿忘勿助處看出君子身分才是吾儒大旨若止就
義理說亦未見道流行無礙之妙○高麗節論向
謂到學存心方能見道之意而造端亦宜於向
君子身上不啻足道也○末節是總結君子之道論
之造端與率性之道有分別通章皆就君子之道論
非上文論道體此節方說着君子之天地萬物俱
就人倫日用及心體昭徹着道體乃天理也心體
與兩間原無分○須知造端極至乃舉兩頭以該
人○正見道無不在耳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
人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下面是結上

文示人用功處○答林擇之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
言外及之可也○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而
君子之道無所不該○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
熱味上下文意以爲飛鳥躍于上擊之意○答胡伯達
即見得顯微已渾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男女居
男以貴而隱也○兩暗之中惟婦之上人或婦而貴
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造所以造端乎夫
婦之微密而語其微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
幾獨之君子○徐居甫居甫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其孰能體之○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蓋夫婦則情性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謬則私意
行於玩弄之地自欺於人而不知之墜人倫大法雖
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墜於幽隱之處儘知造
端之垂微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徹出

中庸朱子大全

卷之六

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
矣曰木只是就至近處似此推論亦如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語類問道不遠人
遠人不可以爲道是一章之綱目○曰是知此所
以下面三節又只是解此三節○人之爲道而遠人

去治他又不是ハ我底道理與他他本有此道理我

以連道不遠正是學者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

處接愛已則爭愛人則接者轉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緣諸君已而不厭勿嫌諸人只是道理故心思轉諸君已而不厭勿嫌諸人只是道理故得怨心至怨心平其時施諸已而不厭勿施諸人非怨心不能也哉或問章以明一以貫之義曰無心做怨心不能也哉或問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皆引諸語以釋達道不遠之意一牙一脣終不相離而牽合不顯蓋深探之及深考其終之謂有所牽動以天性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也迹雖殊而所以為忠恕然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推知言之至其誠德然如此而無妄故忠也曰推已及恕之所以能行而正為此章達道不遠之事者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于誠者自無惑不可掩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掩之德而惜其各得其所以明之學者踐踐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或

問小註 此章皆不遠人以為道之弊處所以治之
於和醜得之自是兩項弊○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
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私意是十分盡
得方始是忠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忠者
惟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慈他慈人亦要慈
他而今不可不敬他慈他三分五折便是惟己及物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已推已此言違道
不遠是也是學者之理忠恕工夫到底已如此曾子取
此以明仁字蓋一字之理忠恕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
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得不得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
也推己及物忠也違道不遠是忠自是兩端忠○問
到得忠恕已足道如何云違道不遠己是道忠恕
正是學者工夫大處施諸己而不厭亦施於人子
思之說正是工夫大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焦
也曾子只是借這箇說所謂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

見諸行事不待怒而能怒然蓋已不心而推以愈
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恕怒而往以至於遠獨
爲不怒其曰遠否非背而去之謂也又公已公人
之謂也爲私意而往則如公已而不謂有人而去遠
矣若忠恕便漸漸而能公於物豈豈不近適合二說觀
之義始微曰不遠否道非其性之自然而無乎不
當忠恕猶是勉然也故只說得不遠下二句本是恕
而兼言忠恕之事皆蓋已所不
願忘無一毫假借便是忠也
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已也知己之難克然後御天
下之未見可恕之人曰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訓子侯
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曰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訓子侯
子蓋嘗言之然其爲人必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己
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似己之私待人
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

孟子曰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揆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非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和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四字總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備。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認。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焉。實貌。言。右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語類。所求乎子。以事父。未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果孝存。在我責子之心。而人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未知。我之事君。若盡忠。不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人。稱。非。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能。也。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子。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或。問。夫。子。之。意。蓋。曰。我。之。道。理。當。然。自。是。不。得。或。問。所。求。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有。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有。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有。以。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己。言。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自。責。於。己。之。所。或。問。小。註。問。君。子。行。如。此。以。自。脩。之。時。具。於。此。矣。日。應。指。君。子。講。而。

自脩章。答鄧子。上。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在言外。答鄧子。人自責之。諒然必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各有不能引思而不致。自恕焉耳。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辭。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下文分處之。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此言素其位而行也。或問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非道遠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元人。援平。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輯略。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於不尤人。早之至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小人行險以微幸易去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微求

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語類行險微幸本是通上

強生意智取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

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小註子思引此

爲主也○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

求諸己蓋以齊上文之意而不求輯略

於人是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輯略天下得志

則澤加於民矣富貴行乎富貴者也輯略天下得志

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其身輯略天下得志

行焉雖雖雖之非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言思

其志素慮雖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

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輯略天下得志

所以不陵下也輯略天下得志

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輯略天下得志

其所無事如子侯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侯命者也若

夫行險以微一且之幸得之則貪爲已力不得則不

能反易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

如斯而已射之不中由我巧之不至也故失之正鵠

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

求諸身則德之不修豈吾憂哉○語類素其位而行

此非素其德而道行乎其德不修則不能爲天

不能然也彼彼者固有此非素其德而道行乎其

至於夷狄也語類天下得志

今則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

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已而不求於人下位不

能上怨天不尤人蓋君子爲能隨處而安故易以

險以微幸行險不微幸也故增論片微幸要當

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若若者發而不中則必反

而求其不中之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

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

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

之有不得之况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韓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帟好去聲詩作洪

報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篇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題登高自卑之意或問

章句二節承上章而言道

有厚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不在而其進之則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或問小註上節是主下二輯略曰不得乎世不可以爲人不順節乃引證耳

大乎孝孝之本則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

提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

妻祭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

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

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

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

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

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

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但以一屈一伸春一伸去便

生許多物事來曰固是○鬼神者造化之迹造化之

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是良能也○

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鬼神之良能是說往

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

陽氣爲神陰氣爲鬼○鬼神之靈是神陽之靈此以二

言也然二氣之實一氣之靈是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陰之靈是鬼陽之靈此以二氣爲神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氣爲神也故以二氣言則陰陽爲神陽之靈此以二

鮮而體不... 好幾不定... 遠日鬼神... 陽鬼之說... 何甘... 此亦... 水也... 如這... 上問... 是散... 為... 則... 易人...
鮮而體不... 好幾不定... 遠日鬼神... 陽鬼之說... 何甘... 此亦... 水也... 如這... 上問... 是散... 為... 則... 易人...
鮮而體不... 好幾不定... 遠日鬼神... 陽鬼之說... 何甘... 此亦... 水也... 如這... 上問... 是散... 為... 則... 易人...

中庸朱子大全

中正以明... 若又以... 主伸... 天地... 四時... 神... 陽... 為... 無... 也... 則... 然...
中正以明... 若又以... 主伸... 天地... 四時... 神... 陽... 為... 無... 也... 則... 然...
中正以明... 若又以... 主伸... 天地... 四時... 神... 陽... 為... 無... 也... 則... 然...

氏所謂人亦鬼
神之會者甚稀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

謂幹事語類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

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 不可遺只是這箇鬼神之體... 或問以幹

中庸朱子大全

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
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和為日為物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耶若
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焉高懷憤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謂此類語類或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

此是就其親切者見之也若以祭則言之是又如何

將屋雷山澤微殺鬼神者將廟中祭享者又做

也○問中廟鬼神者皆主二氣鬼神往來而為一

面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

意萬物皆此乃人物之死氣與生前後意不合何也

曰死便是此氣消了便是問神底只是這說死之

人之死氣此氣會消了便是問神底只是這說死之

家復來伸否曰這氣便難得問神底只是這說死之

神時只是這氣便難得問神底只是這說死之

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如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

古人所以求諸陽道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

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似亦是感格意思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

自家有以感之始得上下章自德地意然中間種

人一段思神在這裏也是意然也如此○問謝氏謂祖

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說得神好祖

釋只一氣極其微細自然相感如此大特在格下祖

地生出一氣極其微細自然相感如此大特在格下祖

是昭明其氣基上感觸人若是意然使人精神渾然

其風然之意也天壤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

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鬼神之神無形聲而

明盛服以承祭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便見不可遺處者見輯略呂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

章均不可得而析矣○問鬼神者二氣之往來

色舉動之謂人來問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或問

死生之說前曰八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者曰余

當將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問你道無來你

生信得及待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問你道無來你

是各底話又曰明道說得來明道說得來明道說得

明道說得來明道說得來明道說得來明道說得來

沉湮潘魏影影然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此

張元都君化去各家附錄充所知事若能言此

日方與道士問人自外來道士封一把茶字令

去問之張不知底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

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

先工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五日

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做有

無亦必於幸與與言之雖然若是有無亦必於幸

去如得日如此却是無也謝曰不是無也自家要

有便有自家要無便是無也謝曰不是無也自家要

精神口說日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攸思度待洛反射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服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解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故無非實者故其發見

之不可揜如此語類見神主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但對物而言則鬼神主乎氣

而物之體物主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

實屈伸是實伸屈伸合於理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

不可掩如此○問南軒鬼神言以藏之曰誠而已

此語如條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只是實理若無

道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藏了鬼神之為

德者誠也德只是理而已

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實矣

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

一章兼賡隱而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

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語類問舜之大德受命止

庸知言天之生付其德解解則也曰只是一理此亦

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消將去恰似

物推倒他理自如此雖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

又申或問小註此章大孝是孝而德與尊富為一

實從大孝得來方與下文故字順接文法有合故大

孝句是主德為聖人下皆大孝之應舉下又大德即

是大孝言德為聖人即下必得其名也○此只是論

命首節是舜之事實次節是泛言其理後世論其應

之必辨張無垢中庸解德也當始於成德恐懼而以

位祿名壽上德之進否曰德盛則祿位名壽從之乃

理之必然非姑為此言以勉天下之為德亦非使學

者以是四者上德之進否也舜之德格於天若將

終身焉其受命也乃不期而自至耳豈曰卜之云平

有此念存乎胸中則不可以進德知一禱略舜子日

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

也不得其義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易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永年世祚之新天永命常人之王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性天德命天理命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名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格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侯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位雖名尊必得其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哉者格之也榮自天子而為匹夫大帥者履之也天非為舜榮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類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或問小註文王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此文王所以無憂何說是道所在盡無憂非道而其所以無憂者則道也父作之者積功累仁之事也子述之者繼志

述事之孝也非道之所在而伸

武王續犬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繼也犬王王季之父也書云犬王肇基王迹詩云王季子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語類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揚是如也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存

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釐有等微只看聖人說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懷輯略稱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者非其欲也見輯略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

失與舜之必得異矣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進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本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紼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帝類周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經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然王至周公制禮。未行其事。如今奉上天之尊。實之。作無可證。始聞之可也。又問上祀。如先王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秦見。

祀先公服竟見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啻天子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追追王王季至於祖繼以上則止祀以先王季禮亦謂葬以士大夫之義也日然問喪祭之禮上則公然後備而商而上想其簡簡然親親長長貴貴尊尊夏而商而上大聚以是親親長長得周矣則又添得許多貴貴禮數如始封之君天子訪侯絕大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妨妹嫁諸侯有許多降殺貴賤禮數此皆天下之大經前未未備到得周公撰出來立爲定計更不可易○門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作兩

於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寢太子壽卒謂周一家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未衰亂不極之禮無足取於君舉所以說禮者是周終其多左氏也賀孫云如陳鍼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曾有還祖喪執紼便是他記禮皆差矣客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簡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字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只是說得武煞鄭重濶派正如世俗或問小註此章事皆合於中府之道三節只是也

○武王未受命先承上起下辭乃成德緣起答萬正其無貨賤一也便是解所以達乎天子之意

○呂曰追王之祿古所無有其出於周公乎太王避狄去節之岐山之下而胎從之者如歸和則王業

始基之矣王季承太王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故武
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纘太王王文武之所緒而故
王釐基王季王季其勤王家我考文王克厥勳
歲廣天命以摅方小大邦畏其加小邦懷其德惟九
韋大統未繫于季子其永厥志此述王之意與述王
之禮文王之志也武王承之武王之事也周公成
武王末王始受大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
所以兼言成文大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
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蓋先公亦
細繼以上述王所及如達其意於太王王季豈無
是意哉故上祀先公以達其意於太王王季豈無
於其上也喪從此孝祭從生都則自諸侯遠乎大夫
士庶人亦豈無是意哉故父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葬以大夫為士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之

王之處於其下也。謂之喪遠乎大夫者。期之喪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兄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爲世父母叔父。系子足弟兄弟之子是也。非正統之期爲天所諸侯莫敢降旁。親故或降。期之喪大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明。大夫亦不降。所謂同則服其親之期。亦爲大。絕明大夫亦不降。所謂同則服其親之期。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子之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君子。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父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齊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人也。嫡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三月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句曰王一年歲而有二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爲三年也。

○居夫之二年之中

父母之事則齊衰之期斷之矣。自天子達於庶人。蓋子之事親所以致其誠不以尊卑變也。○游蓋子之事親所以致其誠不以尊卑變也。○游日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孝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王考爲文王乃稱其祖爲太王季也。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王季志則周成文武王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居夫之二年之中

居亦據武成之意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說者謂中廟無恙王文王之友遂以謂文王自稱王時未曾嘗奉鬯告成文之書于臣也。○居夫之二年之中

林來可而去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居夫之二年之中

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內質厥下而周之位號猶太辛桓行欲帝泰魯仲連以長片百折之衍不敢復出也。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建尊也或問小註

得以自盡故通稱其孝也問章句承上章非承上
 也看得迂王與所制祭祀之禮兩節皆通上下而言
 此章下兩節祭祀之禮通於上下卽上章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章言祭葬之禮已舉其端此
 章乃詳言其事意蓋祭祀之禮始得詳盡使禮必
 多闕略未備武周制爲祭祀之禮始得詳盡使禮必
 諸氏大夫士庶人章言祭葬之禮已舉其端此
 天子之孝思所以愛敬盡於事親而教加於民如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

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

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或問

小註春秋節要得如存如生輯略楊曰夫將祭必思

司儀除之禮則宗廟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

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歷世寶之以傳

後帥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

衣守藏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

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非之類以生事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闕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

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既

公侯卿大夫也畢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

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

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

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

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語類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

鄰先舉解蘇氏官飲解即以解校一人大夫則有

獻于其長通遞相承獻及于沃盥者而止高沃盥謂

饒盥洗之事至饒者少故曰旅酬下爲上所逮賤

也○旅酬是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

次客又勸第三次各以次傳去如客多則兩頭起○

問酬導飲也曰旅酬主人酌賓曰飲賓飲主人又自

酌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至旅而後舉主

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借食于賓者此

也○問燕毛所以序齒也曰燕特擇一或問昭之爲

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也此不可以空

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

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

祢以爲外爲禘太廟在公宮之北二昭二穆以南是

也蓋太廟之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

祢以爲外爲禘太廟在公宮之北二昭二穆以南是

爲昭而廟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滅則三
 世爲昭常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又蓋二
 世祧則四世遠遷之北廡七世稱穆之南廡矣昭者
 尸心以穆而不遷穆之子孫之別亦以爲序若武王
 穆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祖而已然而稱
 穆者以管蔡廢不爲文之際晉應氏爲武之穆終
 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支絳後此若是之紛紛
 哉則固當以立爲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
 穆則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
 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

不以昭穆爲序。故五廟爲廟宮則昭常在左穆在右而外昭內有以合其世尊必大顯而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合其世尊必大顯而昭不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舉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祿不陳發廟之主則高祖時而在穆其禮亦考焉意或如此則高祖上繼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將而特設位於曾東也位於然則漢廟者何也以春秋傳曰丘雍之道易據可也改塗廟也說者何也以將納新主有所如也非盡徹而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考獨周制雖有可言然而商儒之記又詳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王受命而王故三廟不與我廟七文武爲宗諸侯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然其位置過六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知

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廟而組
 文王居穆之北廟王居穆之北廟王居穆之北廟
 文王季遷而武王廟至康王時則太王穆王遷而
 成王亦至昭王時則而季穆王遷而康王廟自此
 以上亦皆且爲王廟而季穆王遷而康王廟自此
 昭則文王親當此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
 西左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
 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視世室故亦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祔王祔
 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
 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
 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一昭二穆之上
 以祀高祖王考如前時迨立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
 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異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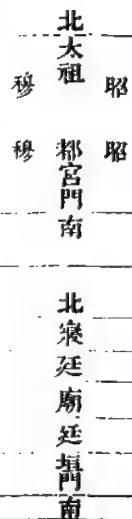
代者多是劉劭意亦意其或然也曰然則大夫士
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卿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
祖起穆之世嘗謂侯也適士二卿則視大夫而殺其
一官師一甸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室之
傷曰降大夫也曰卿之卿也數將殺而兩幣猶固有所
不得爲者矣諸侯之卿受斷大夫有不得爲者矣
大夫之卿慙卿上可召子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
門室殺室之合適卿上可召子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
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
異卿則者不得盡其生事禮節議三卿大夫七卿
有之卿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幣而祭法又有適
風之卿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幣而祭法又有適
考也三卿官師一門之外大抵士無大夫而各有其祖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

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
 四親廟高祖以上視盡明毀而通遷昭常為昭穆為
 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
 與天子同集而昭穆以其昭穆視其所開廟於祖文
 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
 漢不秦秦不能盡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各
 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高祖元成康衡之後雖欲正
 之而終不能盡古制後漢明帝更遷昭穆昭穆
 自相違謬無從復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
 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更遷昭穆
 唐皆為同室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觀者下及
 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恭謹守禮之臣而皆不
 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
 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卒廟之神則又
 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士以人情而論之則
 生居九重廟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逾尋丈之間甚
 或無地以容雖從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
 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
 禮舊典善將以遠達三代之遺一正千古之經甚盛
 舉也不幸未及宣統世莫得附乘革之加又復不能
 特書其事以昭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
 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定論獨原廟之制
 外為都宮而各為親廟門庭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下
 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
 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樂
 不為禘祫而為一穆之叔孫通者其言皆
 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
 有所不安也不以此而徒欲
 廢然亦安得為王當之論哉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章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
 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百一
 神一始也於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祖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章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三廟不以與親廟同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昭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穆穆

上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尚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
周公舉之以勝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第公劉豈為後廢諸公田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周七廟圖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周九廟圖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周大禘圖

后稷

南鄉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
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
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稷

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稷

公叔王季武康穆遜夷宜宣

周大祫圖

鄉南皆昭爲王至不

鄉南昭爲王至不

鄉北皆昭爲王至不

春秋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周時祫圖

口曆未入今大祫圖

文王時

武王時

成王時

王季

公叔南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武王南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康王時

昭王時

穆王時

康王南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同北王季

稷向東

稷向東

稷向東

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賤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思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

矣或問小註

舉文武之政更大本備而不遺法服意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中庸矢千大全中庸中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

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

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或問小註人道敏政只重在君

通節總發人存政舉之意若說政本自易則於上下

文不合矣○王政不足遂求速效特若臣早作夜思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

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

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

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語類

此賢仁字使在爾思之義答連高卿仁

希節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爲大

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各故其

言有親疎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

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深體味之可目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

文斯二者而口語類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

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仁其

中自有簡在等這便是義與親親在父子如此在

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或問小註仁者人也

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或問小註四句至下

節只先得脩道以仁一切非平添出義禮來也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親親爲大

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端者天
屬之所由以銷者也若居者天屬之所類以全者也
朋友者天屬之所類以正者也若居者天屬之所類
意宜人之所能為者不可一日而偏廢也此所以紀綱人
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不可一日而偏廢也此所以紀綱人
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
必欲其生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
所修之於人倫其勢若水而所修之於人倫其勢若水
聖人修道立教所以此也而不敢忽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中庸卷二大全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
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
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問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
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

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語類生知安行以知為利學知利

○問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
此豈以等級言耶曰固是蓋生知安行爲知知勉行
不知如何方能行得也故以生知安行爲知知勉行
是知得方而能行得也故以生知安行爲知知勉行
主於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也故以生知安行爲知
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知勉行
反是也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
知仁勇意思自利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廣義
行便是仁在知中便是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
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須是或問達道
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知中

中庸卷二大全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日二字
行文好近
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
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
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教而於此無不
此人之稟氣清明賦性純粹天理渾然無所病者
待困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
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礙得粹之多而
能無難天理小大而能盡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
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而行
者不獲所安未知其神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三
昏蔽較難天理喪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
其氣質之異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
至無少異焉亦從其初而已矣

乎知之知
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八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

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

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

不辭故好學非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諸類仁則力行工夫多知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足問力行近乎仁又

似勇者不憚思曰交互說都是三知都是知三行

都是仁三近都是勇生知安行好學又是知學知利

力行又是知知勉行知安行又是勇知知如操

人也我亦人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安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付不

勇爲學自是些勇方行得縱不痛惱若才行不徹

便是半塗而廢所以中庸說知仁勇三者勇本是沒

緊要物事然知仁辨張無指中庸解上章說言達

不是勇便行不知勇辨張無指中庸解上章說言達

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達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

之則可以入也聖人之言後深遠近之序不可差

日卽在此而已何其言之相戾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義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

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

也或問小註此一節是承上起下法首二節是結上

文九經之意應人存仰下四節是起下

應政果句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

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

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

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
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
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
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

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譏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制皆反去上聲遠好惡動並去聲說齊
氣反稟彼維力第二反稱去聲朝聘講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慮信重
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臺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諸類

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諸類
解作無忘實旅古者爲之授節如照身急子之類近
時度勝皆給之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
者也○問來百工則財用足日既有餘國家則百工
所爲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來則事事皆存豈不
足以足財用乎如錢莊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皿之類或問九經之說奈何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
無以立其本動而不齊則無以爲其和故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逾所以爲修身之
要也信讓邪則任賢不專而貨色則好賢不誇賈捐
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倭人用賢則諍臣杜
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知欲去譏遠色
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

其好惡所以爲勸觀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之以自盡故官屬私私足任使令所以勸大臣之道也蓋其誠而竭其私則士無仰事俯有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遠亦莫不欲當其時使薄祿所以爲勸百能之道也日月以積其德既寡祿事以備其勞則不信度作詐巧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投翰以送其往待其委贄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養其不能則天下之治者莫之踴出於左也矣無後者報之已覆者下之治其德使上下相安持其能使大小相安則天下之治不勞其力責賜有度而不費其財則天下之治事不同於德賞其善而不出乎倫身之賢親親之賢者忠於君猶臣臣自賢之等而推之也子無氏來破大臣體羣臣臣自賢之等而推之也子無氏來百工柔遠人懷遠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

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得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忤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不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之道也苟以親親之德而不問賢否輕賢並行或不勝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屬任之能也非治之則任之傷恩不治則廢法屬任之知也非當貴之而任之當貴之是所法也非當貴之知也非當貴之而任之當貴之是所法也非當貴之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睦李相與夾輔王生而五叔者有大臣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宋異庶世基李樹蘭之徒矣則御賜所謂偏偏生衣獨任成敗范滂所謂夙夜匪懈則御戴上戴下也後其私而主不愛惜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後其私而主不愛惜者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勇於此義而能以身爲

月曆表
天全
中興中

本朝固聰明精悍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其
 先朝之遺而明之亦大矣臣之愚竊以為大之使
 行之者其職也夫又特小之使防之使之使如
 求賢而選於得人任則小不任則防之使如
 君賢相所以誠意交予而盡其道而有以共成
 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防其備
 愈密而臣之欺愈甚下之所以欺則愈固而
 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近則則其固而有
 言者幸而不幸而臣之近則則其固而有
 不之知而不知之臣之危於左者其言國之
 爲無志於家也臣以鳴呼危於左者其言國之
 爲蕃國之請優則以遠其近而非其序者言遠能
 過而又言變革服則所謂謂求遠亦不止謂服四夷
 也死忠所謂謂授受積者太長遠人
 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又邪人
 行盛服外則飾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德外無過
 道立去遠則伯之事遠色不能賄貪德則財賄
 則不惑則與爲橋大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故專
 則致其神同其德以去其重其禮備而情結諸父好
 弟所以望利我者足矣故親親而不怨又人情
 莫不欲遠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
 之而役有餘財使之使之而役有餘財莫不欲富也
 試以程其能飯菜得事以償其勞則情者勉而勤者
 悅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則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
 於此承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絕世則賢者
 類無不悅舉廢而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身危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及諸身不誠謂反

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

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

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心不誠矣○誠者天

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

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

己誠只是萬物或問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

具足無所虧欠或問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

而己蓋不信乎天則志行不豫而己蓋不降志上

不見知然欲信乎天又不可以不使後苟合也其道在

乎親而己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下薄故

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

在誠乎身而己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

無愛敬之實故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藥

取死焉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己蓋不能格物致知以

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

不能如惡惡臭誠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

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

道人這擇善固執首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吉凶捷所

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格而致知至也親之

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

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個

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神而遠道達德九種凡

事亦一以貫答孫季和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勝不

之而無遺矣答孫季和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加而

歸咎於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懈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

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

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

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

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

以下之事也語類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虧

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

統粹全是此理更不待參焉而自然與天爲一若其
得仁義禮智與天忠孝之道曰爲天分事無非實理
然後爲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
它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子被虎傷者
畏之出於誠蓋蓋見得也今於日用間曾不實見得
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爲未至也○問在天
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
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
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
同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當然前人之道也程子
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得是善者指得非
指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如此此見得甚善○或
問惡欲擇此是善爲先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
箇惡欲擇此是善或問曰難言也始以其名義言之
此是惡方分明

則真質妄之云也。若事實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其實無妄之謂耶。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貴而無妄矣。然得此名者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貴而無妄。故言得此名者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貴而無妄也。至於行事而言則則元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一而實不誣也。元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因未始不在於貴也。曰然則天理理人之所以若是物者何也。曰天理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故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徧以兼之也是以無分無異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雜之也是以無窮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遷天下之物迭讎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貴而不妄。

也者氣質之偏。物之生。耳目四肢之正。固亦得其天。然其非天之所爲。而私欲生焉。是於當其性之發而收。皆得其宜。以藏之。而私心者。亦有不齊矣。此希大之惑。所以選從。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於故。於諸德。敗辱而質清純。雖天人之端。初無入欲之私。以病之。見仁人。則求愛善。心而無一毫之仁。義財求。喪其性。而無一毫之義。其爲德也。固集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不備。而爲善也。又極天下之資。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免。不忘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固無以入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不亦曰。擇善而固執之乎。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則其爲善。善惡之心。固已備矣。於

或問小註 誠者是專論誠者天之道也二句言天之付
予人聖人之合於中四路周子曰誠者聖人也付
於言聖人之合於中四路周子曰誠者聖人也付
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各遂其性之
也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元亨利貞利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程子曰主一無弊之一者之謂誠教則有意在○又
差直是相去懸絕不然而與飽而中思而不思而得即常
義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言之若不勉不思
自任在道上行入何必言中不亦不得○問我知

與力行兼否曰常人言機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
勉也至於知穿而不知爲則不行勉強只是知有深
淺也古人言樂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有深
非是樂也機知而不知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
何苦而不循理而不循理強也若夫聖
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或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
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先生廣說
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濫便有狂用工夫處○中庸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中

言謹思之思之思之不濫不固是不濫到思之過時亦
是不濫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說謹思
思○或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或問學之博然後有以
意否曰篤行也是心之思也○簡事物之理故能
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
不濫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行之則則斷而
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其行之篤則凡所
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毀其或問小註博學之
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問問時未
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時未
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
頭做將去初集先後也然不是學畢了模問問
畢了模思思只是一時并進之中各有次第也
尚書夫道固非言言盡其意及者然非顏曾以上
賢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

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達觀
乃先自禁欲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入於達觀
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
乎就使僥倖於其德之聞亦與天理人心微殊命討
之實而巳此則漢氏之所謂橫流潛天而不可遏者有
志之士所以隱居待時伊尹曰不深思則不能造
數而欲火其書也韓愈曰不深思而得者其得
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
不思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
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也○問人有日讀書言
勉謹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
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其氣質則思必明矣必強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中庸朱子大全中庸中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
之

君子之學不爲焉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
此困而知勉而仁者也勇之事也語類有弗問問之
問而弗知弗可強下須當研窮到底使答皆詞窮理
盡始得○此一語却只是虛說只是應上面博學之
五句反說起如三不學則巳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
如云有不義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未是勇事到
得後面說八一已百人十已千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
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衆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

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語類難愚必耶

右第二十章

右第二十章 此列明子之言以觀大衛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貫隨兼小大以終十二舉之意章而詩誠始而所謂識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人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大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一日起客辭令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忌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

盡矣。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
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或問
言該爲此篇之義。卻也曰。識者實而已矣。天命云
於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德也。且當然之實
理而教也。又因其謂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
離者。此理之實也。德之見微之實也。實之止而不
可摘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
之實也。中和云。吾所以致此實理之德用也。天地
位。萬物忒。所以脩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
實理之德。可而平。常者也。遇與不及。不見實理而
妄行者。此者。而謂夫豈實理之用。廣而德微也。蓋
柔魚躍動。九幾大章。無實而有是。黃面不遠人
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
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以其無一毫之不見。實理
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見。實理而
知此之聖。其小人也。亦微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

中庸宋二大合中庸

之爲也。蓋自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人而天
也。誠明以下。具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
所以至於正大。而而立。大家天地而管他。行則
非實實無安之極功也。章章綱之云。又其歸
實之初心。而言也。不可荒之。事皆所以實乎此
品者。戒謹恐懼而無己。有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
之卒也。時雖有爭愛也。百辟明之化也。無聲無臭
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人指
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
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乎。深

中庸朱子大全卷中終

中庸朱子大全卷下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

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

學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語類自誠明謂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

二字却是轉一語說○自新明謂之性此字是學之也此

理此竟齊以上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

求實然之理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誠謂之教

此心當提攝處是常自念性如何善固甚不善人皆

可為竟發我因其微不得立得此志後觀書亦見理

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以誠而論明則誠

明合神理以明而論或問小註申說自誠明自明

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誠則誠明

意斬畧力行以來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

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

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

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鉅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

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

天地並立為三也此曰誠而明者之事也語類惟天

誠言做出天下如許多事底本領子至極也如易至

神至變○問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

性中有這義便真箇盡得義底道理云云曰如此說

盡說不着且如仁能盡父子之仁推而至於宗族亦

無有不盡天下推而至於鄉黨亦無有不盡又推而至於

一國至於天下亦無有不盡若只於父子盡其仁

不能推之於宗族便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宗族

而不能推之於鄉黨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之於鄉

黨而不能推之於一國天下亦是不能盡其仁能推

於己而不能推於彼能盡於甲而不能盡於乙亦是

不能盡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不能盡於乙亦

是不能盡如兩件事盡得一件而不能盡其餘亦是

不能盡能盡於五而不能盡於十亦是不能盡就仁

上性來是如此性習與不然而自家一身也如何

做得許多事只此心要解有這箇道理且如十件事

此之謂與
天地參。

中庸朱子大全

五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宏明而又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宏明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

有異哉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末則必
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
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
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語類
問致曲曰曲爲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氣虛性
剛全體皆以剛爲此者味免爲氣便所勝只如人氣
質剛而發見者必多是義義多便勝於仁仁
底分數指而前便如燈能用厚紙糊燈便不甚
光明指而後便如紙厚者用紗糊其燈又明矣
兼去籠明燈之全體著見其理正如此也○問致曲

中庸朱子大全

本

曰須件件致去如孝如弟如仁義有件件致得到誠
是所長謂之曲也曲上事推致且如事父母便如此所
致其孝處兄弟便致其恭敬交友便致其信此所
謂致曲也能如此推偏曲處發去曲不是全體只是
一曲曲間致曲是推偏曲處發去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盡其地則問
孝或弟更立而只就所偏處成曲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更立而只就所偏處成曲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更立而只就所偏處成曲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更立而只就所偏處成曲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更立而只就所偏處成曲曲不如此或仁或義或

見於此便就此上推致以造其善發一處便成就
也孟子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不勝用充無
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此側
隱處發便推致其善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是也
上章言盡性則統體都是誠了所謂誠字連那盡性

都包在裏面合下便說那根頭一盡都盡更無餘
次關處其大政曲則未能如此須是事事上惟致其
誠遂發其去以至於盡性也動是方感動他變則
己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
矣○問既是云如暗換而究之則自可見若謂以有
不是曲曲是曲曲暗換而究之則自可見若謂以有
此一暗則是曲曲暗換而究之則自可見若謂以有
齊該了然面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然其性只平
猶在要即即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開闢之異須待
擴而後充曰然○曲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
國成無欠曰然○曲則動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
推伊川云明則動是誠能動也又說若則明如見
面益背是若若明則人所共見如今間廣繁施於身
之或問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
類

中庸朱子大全卷下

則唯聖人爲能全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
誠誠性也是也若其大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
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自然者學而異者同
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
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答林擇
之中庸因論致曲而能自誠然不動者未之有也
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亦可見矣蓋生知如舜與
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答伊川也若則明是
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
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
化則更無舊跡曰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海曰動則有迹也化則其迹混矣日用飲食
革是以爲然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混矣日用飲食
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

○此○陽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大發曲
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

右第二十三章 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善惡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

祲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善所以爲福所以以下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

中庸朱子大全卷下

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語類在我無一毫私意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神祥

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爲自能見得如

如善惡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己影而得之如

或問所謂不欺詐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

推驗之私也○或問小註國家將興四切莫說盡

測度之私也○或問小註國家將興四切莫說盡

人世自然實理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數中

有理字不言吉凶然非指人所爲之善惡也○數中

分言理數○答張敬夫論中庸說說前知之意經文自

四體解中又引執玉高卑之等以明則體之說則其

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首尾是誠類不遺仁便是自二月之初爲誠之始三月之末爲誠之終三月以後又不能不開誠矣日月之氣至焉時便爲終始至焉之外即開闢而無誠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勉往不欲返是方濫誦之無耳耳可也且有祭祀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時誠意存焉抑有其祭祀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時誠意降感係已非所以爲祭祀之物矣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說去處亦是誠誠猶有物不誠則無物如有人對人說話若何有說實話自有而人相對說是有物若其說空言是說不實實話雖有而人相對說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結實朽腐上皆是物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不誠則有空闕有空闕則如無物相似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洗盡故君子亦
 以爲貴此却說從人上去先與不誠無物一句亦
 無物這箇不字定誰不他須是有箇人不他方得
 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爲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爲貴
 方說是實字此理而言字必當實乎此理也誠
 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
 亦得物以誠爲德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微問看
 弟底遂或問不誠無物推此類可見不誠無物人
 心無弟影微誠思有這物事今人做若問問有
 誠意到十載後若做則尤分是一分無誠便是
 這一分無功誠者物之終始指實理而言君子誠

之爲貴。惟實心而言。誠與道皆在說中。或問
爲貴上。後面却便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亦如
曰言實而不可排之如是也。有以心之管而言者。如曰反
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
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欲其在古
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
所爲也。以心言之。則事之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故實心之無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
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別
自其實有其是之德。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未爲無不
實者。及其有是之德。自其開闢之後。以至未及接續之
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
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

川之後未究於無實蓋不達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之運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商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卽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實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大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在人乎或有是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質方有是物之本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譬于所謂鐵頭雖足

答李時可

說有一物則有其成也思有所以始者實理之主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說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焉物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滅至之後其非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微頭徹尾皆爲虛傳又還復

有物之可言哉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如去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

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語類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此自成字

故言非自成己乃所以成物故成己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成己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己

然後能成物此通之所以言自行之也○誠蓋所以成己然在我與物無不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已而

得其宜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

矣仁如克己復禮皆是知如應變而當皆是○則成

心合物知言自成物合言仁而如何也○克己復禮成物不

是成物也○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何也

日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而時措之宜是顯用

智也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或問小注上節是

此節是成物事節之中首兩句實成物下五句

又是推其理也章句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須知

成物亦在我有以成○輯異明道口性之德者言性之

之豈不是自道守中輯異所在知非之德乃非之德

也○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薄薄淵泉而時出之也○後曰上言誠者自成道自道予思恐學者以內外為二事知體而不知用故又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言不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不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者也沒有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不能成物則非能成己者也人物雖殊理則一也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右第二十五章章言人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類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然後有徵驗只一問徵是徵驗發見於外有自證是

問以存諸中者而言則徵驗久在焉明博厚之說見諸

為悠久也若初初悠久未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論至誠之精界程子曰雖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是理

微則修遠修遠則博厚博厚則高卑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語類此是言聖人功自以悠遠至博厚高明無如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成亦云聖人之德著乎四方也德是言今世後見其無終窮之意久是就他處而長在也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始以要終久是就他處而長在也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情不得不明此兩句是說章句中雖是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辯論故反不似地說得分曉譬如爲學觀象是大做根基方若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舊物積氣蓄於上者深厚則其發越于外者自然光明也問章句積字作甚解曰是深仁厚澤成功文章底意思

中庸朱子大全 中庸下 王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何悠遠兼古外而言之也不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或問小註物成聖不外載載二言然則久道化成其後爲諸諸風氣衆必更有八物微渺處須在聖人德化上看此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言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過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或問小註一語一言而盡者隱含誠字也不貳不測即是誠不貳所以誠也天下止有一誠虛之便不是可見下句不測厚不在一言內是不貳中功昭昭大條三節言天地之各極其盛而生物不測與上微則悠遠四節相對皆指有外之功業言之言不貳不測也

中庸朱子大全 中庸下 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或問小註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極其盛非形容不貳也

今天夫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淵泉澱澱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言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

路昭猶耿耿不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逮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旨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或問小註開篇傳曰是說水四物多則水之不竭不是說四物然須說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中庸卷之六 中序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鳥手音呼

詩則顯維天之命篇於數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

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

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語類純便不已若頑或問小

註維天之命節正收入木體只在一誠字不說所以說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語類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

處有渾渾處處或問小註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有大

聖人制度出來故曰聖人之道此是脩道之教中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極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類或問

之遠發自萬物峻極于天曰即泰生夏長秋收冬藏

便是聖人之遠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

充塞天地底意思

中庸卷之六 中序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語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秀用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分開小

存無遠非道此使若有一二事差也不妨聖

人將所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去

老佛之學用說同高遠處去故無工人子聖人雖

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親來則收文為

制度病處都是冠用動靜互答清謙之說之問前既

無無端無少許空閑處

之道矣而後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聖

言道德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下得

張子曰大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遺係
三才感係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
無一物之不體也

得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口庸矢子大全 中庸下

五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
由也溫猶燂潤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故加
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
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
端也不以一念私意自蔽不以一念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知尊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
理則不使有毫髮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
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
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

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語類 德性篇

下然○不有德性則何意便覺失學問何從而進○
病大則所謂一精微似所謂分殊○極高而是不言
心道中庸是○學底中心起于萬物之表而不及中
物所界是高明及行事則應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
庸○此心本原大若有一毫私意蔽之便微小○此
心本高野若有一毫私欲累之便卑○若微不以
一毫私意自蔽則其心闊闊都無此細微累○若微
自然能致廣大相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心宏深
決無計下○谷實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周舉張子言
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問如何是

口庸矢子大全 中庸下

五

私意如何是私私○私意是心中發出未要去做底
今大義人有道學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所以不
責大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沉
即不為明矣極高明須要道中虛若欲高明有不道
中庸則將流入於佛老之學且如儒者道處則佛老
則好高之過遂至成發食素儒者不遇聲色不遇
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制已惡人之屬
如君子德天資甚高高明即是道中虛段其學便
誤大其常說性下靜說道理有洞黑隱子具初說得
謂細極是好幾少開到那聚處時又却截了不義又
謂尋一箇頭緒細細起來所以人都批他那麼處不
着○溫敦有七分大知所有一三分大其實溫敦
則自然知新上五句皆鑒○敦厚以崇禮原是存
所德地其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根本○溫
敦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得德性敦厚只是箇朴
實頭亦是得德性○比前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

明事作理會得到一箇恰好處方能如此此足
以見知與行互相發明滋養處○道德道而道問學
一句工夫○章句便分兩節來故下文又互和相問
爲德性至道厚此上一截便是清濁處道問學至崇
德此下一截便是詳者處道問之大道也是難辨細
處此下推窮至若知如此如如此則茫然無覺若只
是我沖流若知如此如如此則茫然無覺若只知而
是武而無心所裁只管要識此知更不若行而
此則又空無所裁只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禮文而不
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
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便是
敦厚○或問此五句本章小道體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
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小庸也
新也禮也道之上也厚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

謂之知之教之崇之所以簡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
於道之大小無著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
不宜此又一玉函講義序解中初無有或造故才
章之通古也

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字樣各小加一然亦
不是然則兩字豈過濫之爲哉其大無外且小無內
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能健順達性以全其
大便須明問學以盡其功也其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
而知新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學者其力要當使之
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
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
有以爲歸蓋至如朱陸時學則自然踐履適達而於道
德之爲無入關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
故其爲學者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滿足
不能過觀神妙以致參差其務爲簡約和悅而爲
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漸而爲流俗之卑近

百篇失二大全止下

此爲今日之大弊學答趙提舉道體之大無窮而於
者尤不可以不察此聖賢之語所以既言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以形包其大而又必曰修德三有歲儀
二千以志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之道之功
所以既曰效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
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挾淨全而忘河海高妙
淵源洞然於所謂廣大者未一轉畧明道曰極高明道
易也誠其全體之真也輯畧明道曰極高明道
理也天理因高明不極乎高明不明行之以道中庸天
不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
謂也呂氏不知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乎此則所
謂大學而不先知乎此則所謂精微者也道之全體者
廣大而不先乎此則所謂精微者也道之全體者
道之上達者高明而不先乎此則所謂精微者也道之全體者

俗語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作何與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語類居上不驕

過此數事三小精粗一齊理會或問小註明哲

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無害不及其知今人以

邪心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

明哲煌煌方獨無疆過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

宜說語所以然被幾幾句談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

法若到心念生取義處又不如北

右第二十七章 迫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幾及其身者也 劉去聲幾 古共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語類問注云文書名也何以謂之書各下如

大字與做大字上字與做上字下字與

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也○考文指古者

人下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有最一番使大行八之

這字是正與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語類識所以制行同倫

考文所以合倫故書同文問學何以得法故車同軌

如何口太序如等威飾文之加禮如錦上下定民志

君臣父子貴賤等相相接之禮皆是天子制此禮通

天下共行之故其次第之體等威飾文若如一也○

看此數句是其變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

下改正期易服色殊徽號天下平一齊我他改換一

齊其切近○或問子思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

不可他物○或問子思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

樣大意思方有○或問子思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

象其口同軌同文何謂之微而無毫髮之差其功

難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

爭難不能相向下一及六國之未亡諸侯有能更姓改

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周之文物與諸侯之文物

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古之有

天下者必改正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

而一其心志若二代之異而制之作在地於相距之

者車之轅連也○人尚與而制之作在地於相距之

與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轅連之作在地於相距之

狹如一無有過遠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

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乎此則不惟不

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無偏倚之患而

得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乎此則不惟不

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無偏倚之患而

前亦不待禁而自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轅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敘民道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三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論考其制號之詳如此是以雖在遠海內分製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泰鴻六朝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又備矣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楊曰愚無

山房朱子大全

德也而好自居無位也而好自居令之也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爲皆取裁之意明也而不爲也蓋禮也樂也書也必自天子出所以定其一天下之習也受者易樂則吟詠見敬多乎有共其位可以作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况無其位乎天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已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目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類有作無德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明而好自用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也此章當重位一變各藩謙之謙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生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得非以爲當蓋從周若爲爲邦之問方其素志耳曰得之辨張無垢中庸解張云周法已異其過多矣孔子身非周相不在尊位所以不敢輕議妄論而曲意以從周之法漢曰愚按孔子言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其從周也亦有適矣非不得已而妄從之也若夫世之弊有如并止之泰則不盡從矣其不得不從者是亦義理之所在斯

山房朱子大全

誠然而從之以爲曲意而從非聖人之心也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信

王天下有三重焉去寡過矣乎王去

呂氏曰三重謂誠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降天下
便須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直應明作元命又曰
天生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
也聖人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又曰聰明
處○周文理密察曰此是聖人於至極至善處無不
謹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
又破作八片只皆詳密又是文章如物之文
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是以有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潤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語類

編傳定大淵深沉泉便
有發達不已底意

口解朱子大全中庸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或問小註

見當其可也曰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
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
發揮之也○問至誠言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大其
發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莫觀之至聖一章是發
見處至誠一章是存主處聖以誠言誠則所以為德
也以為德而謂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知天如淵所
以為德故自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德惟其如天
如淵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如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
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德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面觀之則難也○問上言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下章只言其淵其天章句中云
不但如之而已如何曰此亦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
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是
以言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淵其天實理自是如此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除音隆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

如天也語類

右第三十一章 永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口解朱子大全中庸下

雖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

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

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

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

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

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

物而後能哉語短而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

日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其頭緒而後分之所謂經也

然後合其類而合之如打絲者必聚所分之絲比類

而合爲一所謂緯也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

暑無一息之停即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言此

至誠無爲有以默契地勢與人心者人倫之開若無

此二厚焉則父子兄弟夫婦不相親愛矣此三句從下

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或問夫焉有所倚曰自家都是實

理無些欠闕直卿云便是思不勉之意思謂不更

靠心力去思勉他隨實理自然經綸大經立大本

而化育更不用心功○或問焉有所倚理人自是無所

倚若是學者須先立箇事物事做什方得○問

焉有所倚曰堂堂然○或問小註致中知化則窮理以

至於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純反

曰須直從誠意到處看出仁之淵流無盡方是至

誠本○仁淵天在經綸三句看出其字在天下至

誠者此若肫肫淵淵浩浩

添在無餘中看出終是在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

如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也有用者所共元有心者亦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究其與故曰苟

不同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至誠之道

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

序相因

如此

右第三十二章○

次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

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

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

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開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寶淺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面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語類

夫而己篇末論有一章復發此兩端然學者須是立
心之妙處尚有為己爲善之意又能知得遠之近風
之心微之斯方有操下而謹獨存養工夫不害知遠
之近風之心微之斯方有窮理盡性之功也須是知
得道理如此方能說得外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
地但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者自天命之性說到
地位萬物有無莫不草創自外而一併收斂入內直
的到裏面無所不是此與首章言教義也○慈
其文之若亦不無交也自有文在裏邊則明如
用不知溫和不變而今却不厭而便且默以就有
地○問却風之上日凡事自來便是所以與微之
事所對着如今日做一件事也是你心正一知
風之自好春如五子所謂間夷之風之類是也○
知達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如在彼之是非由在我

之得_○如行有不得_○反求諸己_○知風之自是_○知其身
之得失_○由乎心之邪正_○知微之顯_○又專指心說_○就
來_○答王子合_○來也_○知遠之近_○知風之自來_○而知
三句是問_○謂句有_○己之心_○而又如此_○三句曰_○惟其爲己
兩截半_○所以能知_○然天下亦有爲己_○而不知_○幾者與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

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勤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恒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

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輔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風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鉞至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
幽深玄遠之意水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

法之則其德愈空而效愈遠矣。愈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光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

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蒸民之詩。所言德輿

如毛則庶子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薦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落類 不大其以色只是說至德自無聲色今人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

中虛朱子大全

古人未嘗不用刑樂刑也。自孔子以威人不
 威。處刑則此章判為泰而不平。已極矣。結
 局處刑則此章判為泰而不平。已極矣。結
 不大聲以色。德教加於百姓。足以形容道是無形。無
 免。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日不泰。敬又不能平
 天。聖人篤於天下。便已。都不可測。此詩便真作不顯
 接詩中倒。是箇出深。志遠。是不斷中之斷。此段自
 說。如何。曰。是箇出深。志遠。是不斷中之斷。此段自
 衣。直列聖而然。言章有無收斂到後面一段。言謀
 猶以修德。至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乃為泰而
 天下平也。後面節贊美其德如此。故無至於悖明德
 以言。天地相如也。有之。上人之形。無如此。學之
 者。未加德。而一。此。或問。承上三章既言
 見其時。而於身。此。或問。聖人之德而極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宣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

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兄孺戲常陳俎豆

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家

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高菴息義與代同蓋蔡謫性

子所謂棄用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

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

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

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

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

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子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

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隨成圖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

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過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

孟子作適陳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

王既沒既解還衛主還伯玉家見南子有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子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有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

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將西見趙

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復如陳辨語則絕釋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

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

時又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

然蓋謂正所記本皆此一時期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弟子對不對丑淵淵然

王使人聘孔子

何氏曰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

國之故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問有微見及告子貢

一貢之請按是時

陳蔡之問有微見及告子貢

如陳蔡大夫安敢

國之且據論語得當在去衛

之時楚昭王將以

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已卒衛君輒欲得

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又答子

而冉求為季氏將

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

而孔子于歸魯

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

十八矣

有針及公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

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紀宋損益則詩正樂有諸

及樂正

序易家繫象說卦之言有假其數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焉

孔子

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知其數我孔子作春

秋有如其義等語論語

明年辛酉孔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

年七十三葬魯城

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家

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

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五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

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而子張

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

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

有不知手之無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合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

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

久但覺意味深長

歸類語孟綱領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歸類語孟綱領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

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箇底
 事才止於此貢子路克己復禮雖止是後預子路者是
 說然所以教人能亦未嘗不是已復禮底道理
 子孔門教人實通如耕荒野今日將些子明日人理會
 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是
 有言理會得話便是孔子理會得此理
 子思子思無不達徹如此論子思子思
 其知子思無不達徹如此論子思子思
 無知子思無不達徹如此論子思子思
 以不達徹如此論子思子思
 自是以不達徹如此論子思子思
 自家說此時此處見說將去若如此說
 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

說孟子只是說王于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
孔門聖哲留于聞得底話孟子未去與諸弟子講
得底話子貢未去與聞今合在論語一孝後世學
者豈不辛哉但愚自家不去用心○問論語近前
得如何昨日所請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昨日所
看未熟以這地應急不得也不慢所講急不得
若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地如何○問
叔器論語許多日子兩日只靠看日地如何○問
長遠看此一番且須專此一番後待此急冷如米
粒邊然如大木不可捨此而觀後○論語一曰自
有發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却是專一自早至
夜學不讀書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
相礙到頭即來涵泳但一日積一段○問吾論語了
年歲間只是東面西面道理分明○問吾論語了
未成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

文義不見得他深底意思所謂深長意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深湊欠之目見得語話愈有益茲味曲當草草去看儘覺得通曉未便有益凡看文字須有古人下字意思如何如前篇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何處譬如美詩云更讀良工用心一紙人看盡覺得是妙也

王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清語淺近循循只是調語諸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博快多是整方得句論語然也須熟讀緊要處看否日不可從徒謂其無粗無淺無深且即玩味得熟還自然出口讀書未見得親切須行之行事方不然而知論語第一徹教人學便是孝弟忠信便成人巧言令色便三者也

可謂甚切或議論者曰日聖人說話開口見心是不只說半截者矣此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

之性雖是平說自然周倫乎當當都有許多聖人之
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倫乎當當都有許多聖人之
入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
能無偏處如朱子言文便說彬自然得言行好子
實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于夏雖曰未學
吾必問之學便有先後輕重之弊○人之爲學是難
若不從文之字下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是難
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
無所從且如說我欲仁仁斯至矣何故孔門許多
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難以顛子之賢而尚
不逮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孟亦於日
用體驗其若欲仁其心如此仁之不至其意又何
用如說我非禮勿視能言斯盡矣非礼者意何
者爲非礼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
則齊庶民看得道理自失心而後不爲徒言也○

得公于細看又日不多一箇字不低一箇字不
者不有用工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其生氣貫
○其於論五十四箇字理中問連字講等不教
偏在于學者將註處直于細看又日解說聖賢之
言要義理相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沙段又
云中無所存意所以收制不○讀書則一面有一
面疑未甚疑意所以收制不○讀書則一面有一
管看便是法正如數人相親親來推去自家都未
要立意見只虛心只管看看來字句那箇得無
某要問此等字樣只是要人看無一看那箇得無
緊要字○前單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
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釋外又添一段說
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其意如
何曰其說有有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
義底或用者字或明謂字或明箇字或直言其輕
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箇字便是如此又
問者謂如何只是他地○集註中有兩說相或問
少異者亦要知實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或問
集註有兩說其為是二說者通故亦有然必有一
復存其無家其為是二說者通故亦有然必有一
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兩便曰大率兩
說前一說得○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
緊要底言語不替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
語而集註能看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
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閑看○聖人言語本
白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有不見所以做出注
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明却如何
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何

正文通自有和字注脚通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
○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
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下雖也若果留心而看
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其矣○諸清且須熟讀
玩味不必出而聖賢為其矣○諸清且須熟讀
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記於心時
時將來說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等學者見
人怎麼說不研究他說是如何也去立一等說來
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問供用
說前書奇觀聖人所以作註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諸書為之說妙今不
會讀書是如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幾估得些
小便宜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重
人聽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意是如如何只是放教
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何難理會處便
家前書百端引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

○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其意如
何曰其說有有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
義底或用者字或明謂字或明箇字或直言其輕
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箇字便是如此又
問者謂如何只是他地○集註中有兩說相或問
少異者亦要知實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或問
集註有兩說其為是二說者通故亦有然必有一
復存其無家其為是二說者通故亦有然必有一
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兩便曰大率兩
說前一說得○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
緊要底言語不替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
語而集註能看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
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閑看○聖人言語本
白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有不見所以做出注
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明却如何
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何

從家尺牘用詞以義理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得
長短輕重某節相與以此去先覺定節節自先決得
未必如當時人假使如富貴人聖人所答不過如
此今有語孟之者但與見孔孟言何異哉或問自
如何有語孟之者但與見孔孟言何異哉或問自
得傳作今日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
此數人者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底基
生氣質○孔門弟子善言血氣到底不是孔子弟子
不能如是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是答○兄看語
語非只是要便會語語言言語聖人氣象○滿紙
曰天下同知吾氏同知賢於楚齊同知論語者
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謬也然自秦漢以來關門授
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用吾語而除漢晉益疑信不
從前其言謂足知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

[illegible]

性善之說。謂以不情。極善。爲至誠。厥明。過此而
 往。惟高明。然後勝。敵。誠是。昔楚人視秦人之鬼。亦
 也。惟高明。然後應。同氣。然復相求。心是心。與是善
 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善遠於人乎。
 人遠於善。善亦近。思。能遠。是心。皆可以言。而
 善。人發。能。數。六。近。之。遂。遠。是。心。皆。以。言。而
 有。大。人。之。善。爲。善。一。心。之。求。而。人。下。之。心。與。其
 終。身。之。求。而。有。從。世。之。應。不。求。心。知。而。求。天。知。不
 求。同。俗。而。求。理。善。乎。是。人。也。亦。求。中。道。然。其
 心。當。黃。矣。明。矣。不。難。矣。其。於。道。是。善。也。能。無。得。乎。
 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然。然。內。得。難
 以。語。人。則。聖。人。之。力。行。真。不。求。其。善。其。亦。自。知。而
 真。特。思。應。之。功。乃。言。真。不。求。其。善。其。亦。自。知。而
 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彰。知。聖。言。善。意。皆
 至。聖。聲。望。氣。色。無。非。十。朋。友。子。弟。臣。宦。人。能。推。敬
 仁。義。禮。樂。聖。人。能。無。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

爲。若何。若何。何物非我。有形無形。盡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解近面指遠者。可不信乎。宜乎貢者議其不知。不賢者議其小。好惡取舍之相遠也。學者據以此書爲可依。則何意之有。以謂無隱乎。隱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則以時行而百物生。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鳳凰天。魚躍於淵。此天下之宅。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結。聖人知有隱無隱哉。豈其二三子以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知者。合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兩博明允君子哉。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一

桐城戴名世原編

錢塘程達儀重訂

歸安江三錫吳縣張士俊

歙縣程 登休寧程達儀 同定

學而第一

此篇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章十六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

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

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

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

曰習重習也時從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

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故說謝氏曰時

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

也語類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

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下便放在一

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

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註

中更妙○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能

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

此一事○且如學克己後便須朝朝暮暮溫習

已復溫學故也定效其人未能克己子未克

局公便欲周公坐習亦然○知自小有知底學自有知

底習行自底學自底習○知自小有知底學自有知

字合德地○這底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

習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習今日寫一紙明日

便要去○如何人於加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

曉終不能○此只是○問平居時習也習須常令工夫

何也○如此只是○問平居時習也習須常令工夫

接續始得又問尋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

信又須不自信久之却自信得節節信底道理是

信也○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悅不

自己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自然喜悅不

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

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

到後來時時中時常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

賢言語思量過顧乃有所得學之安物於水水若未
入只是外而稍涉裏面依前乾健必涉於欠則透中
皆盡程子言時復思得法治於中則說極有深意○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
功如土秦之說則專於力行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
而應講究之義則告偏了所謂學之為效何也曰
於後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欲夫知
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欲夫能者以求其能者
學之事也曰習之為鳥數飛習也曰說文文也習者
字從羽從彳月令所謂處乃習習是也學而時習何
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
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習之如鳥之習飛然則
其所學者然而中心悅澤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
具所謂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
已矣然學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致其學之
之進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致其學之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學而

功是其時中樂為焉以自進亦且物樂生塗而斯
可嗜之味危殆於墜而無所呼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
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
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靡懈之中凡其學
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
人者是其中心油然而悅澤之味雖獨食之甘於口亦
不足以喻其美記謝上蔡論語疑義學是前一口亦
矣此學之始也答呂子約子約問時習之義
善所以說也說乃習之答呂子約子約問時習之義
之熟義理油然而生處答呂子約子約問時習之義
復思得法治於中則說此思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
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釋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
苦思力求則淺而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
復思得法治於中則說此思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
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浚然水釋怡然理釋然
後得此即時習之說也曰此說甚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聚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語
類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學
道言大抵朋友遠來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道
箇道理自是樂也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
喜說人却不樂則發散於外也○問謂朋友講習
之樂為樂曰不是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
公共則信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
貴於彼而後樂其為樂也小矣○問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眾其信從者眾大抵私小底○或有有所見則
平日樂其信從者眾大抵私小底○或有有所見則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學而

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
及人若已能之而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多少少可問今
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眾如是安得不樂○須是自
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
言多寡大氣象常人逼但聞得些善言為得些
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得
其模樣○善不是自家獨有他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
未能及人雖說去樂○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
溢於中或問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己之得私
以之告人而人信之信也我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
獨得乎此理而與世俱從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
甚深亦為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
者既足以及人之信而從者大如此其來也則將
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

已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之心有以得乎
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
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宜發暢難宮商相宣
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說樂
皆出於心而程子有內外之辨何也曰程子非以樂
爲在外也以爲居滿於中而發越于外耳說則方得
於內而未未能
達乎外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
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
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五

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語類人不知而不愠
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
人知丁于此而後真能不憂人知得若般煉未能得
十分如此成心裏固有時被他妙及到這裏方與
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爲善乃是我自己當然事
於人何與與我無干○爲善乃是我自己當然事
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
此也○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態不
不乎此其不善心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難○爲
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
是大故愠但心裏若有不平底意思便是難○不愠
是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或問人情

論語集注卷之五

六

得已而後然哉○答陳明仲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誦學在已
當蓋如此而○乃見爲已用心之約處若以客入爲
說竊恐爲已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處狹人之病其
去道益遠矣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語類
同學而章呢作論中終之序看如何曰道理也是德
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是如何
朋來是如若把箇中終三箇精義○君子也言其義
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終三箇精義○君子也言其義
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
得時之飲食之天也借使易牙日樂於前而不預
足知味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號解上說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子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問十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子犯便是那小底亂到作便是犯不必至戾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外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

論語卷之二十一孝弟

七

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

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楊晉行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語類君子務本本

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註着個大凡也○問孝

弟爲仁之本是孝父母兄弟俱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

惟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只合

當底事不是愛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六如

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

枝葉自然繁茂不是愛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

根○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

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

中爲仁字外一重爲孝弟字又外一重爲仁民愛物

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觀親長而後次弟推

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義禮智曰天之生人

便有此四作如火燄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

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學千枝萬葉千條萬

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是各有許多般

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許多般

義主於宜如貴賁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

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

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只是行仁之本仁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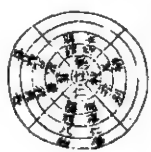
是本下上而史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

仁也生之性便或問人稟五行之本以生故其爲仁是愛之理也是愛之理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用蓋本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恭敬則義禮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恭敬則智信之理也其發爲是非上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又曰曰惻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者其爲仁之事也此諸性而出而爲孝弟事親然後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先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犯上作亂之效若親于此爲孝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有孝弟之名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七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耶抑不然仁即天之所以與衆而不可不爲仁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爲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於天者故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求末有日而生乎哉先本欲爲之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夫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其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

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
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藏乎
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
在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皆正焉是解此
所以爲至善之道也學者人能事親而孝兄而
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存不怠而仁之本
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兄而不知所謂
弟則是吾之心而然不足之矣頑矣或問小註是
事者皆不得其本當如手足之奔頑矣或問小註是
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
所以將爲子屬仁字讀若孝弟是仁裏面發出末底
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末底
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知
水之於孝弟是不流底第一坎也仁
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仁
答曾擇之仁者心
言潤者水之德澤者火之德
愛之理猶言水之根木之原
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即此論
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
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
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
其爲人也孝弟只是吾尋常人
矣其言頗輕下文孝弟其爲仁
自有一等孝弟人而不知仁
此一段當於移字上著工夫
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
於移字上著工夫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夫
曰自孝弟而始爲仁之道生
程子之說正謂事親從兄愛人
但事親從兄者本也愛人利物
有所從出故孝弟立而爲仁之
道生也今此所解器

意雖高而不親如嶽夫。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
不周矣。曰此章仁字正指愛之理而言。易傳所謂偏
言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指愛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而言。其言雖近而指則
遠也。今以心無不周形容之。浮淺也。
仁義智。各有孝弟。此語亦要。禮會得是。若差
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
一物名孝弟乎。但在性中。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弟
之名。耶。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
弟也。仁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憐恤之心。無不
也。猶天地一氣。只有水火金土。言水而不包
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橘檟楸棘。非有彼而無此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之非仁。則知仁矣。語類。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個。色是合當如此。何苦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正不可。巧言。則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寫做文字。若便是看做這模樣。也只是在腔子裏。弄弄。否。則舞文先生。生色。充飽。無何處。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者。巧言令色之人。一向迷。外。則心便不在。安得。是仁。巧言令色。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然。仁心已落。外。只中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或問。前章既以仁爲愛之則矣。於此又以爲心之德。而曰。論曰。仁之道大不可愛之則矣。於此又程子論乾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也。五常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隱之體也。可見矣。故仁也。仁者。五常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而前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此章所

言之類是也其貴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是以聖門之學必先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爲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敬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爲戒此記語者所以爲此二章於首章之次而與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爲急而識其富貴與何也曰夫子之所謂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盡求之仁辭則帶辭之不緊而於巧言令色之中求少許之仁意是以推之聖人之意重言其仁不以解辭辭之感也意誠在於爲己則容貌辭氣之間無非持養用力之地一有怠於爲人而求其說已則失其真正而解仁動矣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規聽言動之間而曾子所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亦在於容色辭氣四者而已所謂達以出之情性辭巧者但下於其性情者則大賢成德能遠暴慢之效鄉黨之所記拘拘怡

怡者則聖人處德之至則容周旋中禮之妙也若夫
小人則以爲色爲內則難於與之也若夫
則其巧之爲色也或問小注夫修言辭誠所
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爲而然如未同而
言人之新皆有所爲也答廖子雖巧言亦不專爲譽
之詞揚爲華飾以悅巧言令色說容觀辭氣之附正
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辭
仁矣若是就此時在發聲露露動必溫恭只要復
自來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已之切求仁之要復
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通親難
言動之聞而曾子將死之善亦不外乎容觀親色
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避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惡并反焉
會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
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
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
本也語類曾子也不見於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
不自得此三事上實有礙處不是到處其他處固不
了却休也只是合下有得便與他改不是要過從去省
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甚微亦這些子查
澤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時省察非因此三者而
或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者最緊要
乃是不忠於人謀而不忠於己不忠於人謀而不忠
痛此便是違道遠人謀而不忠於己不忠於人謀而
但只是見別人事便不如已事切切若見利則利
害已只是因利害起這病病病病病病病病病病
便自見其端若從直是要省察己爲他人謀一件事
事實處自家便與他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人不得說道有善如火須向他道會禁均人不得說
道只是然如今人爲己謀必盡爲他人謀不曾著心
謹爾如此便是不忠○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接事
物之跡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當忠信便如

之徒亦其類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五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語類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細思了若無敬者其事政得於不敬而信不節用不能節用人不節用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都在那敬字上○問反復相因各有一次第一口下敬於事理沒有說今何以收信於人無信則何能信其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心則下能使民以時又說既

敬子須用信政以敬而不能信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示信於人而自疑於人者信節用又用愛人有愛信官物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

○子曰弟子人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之弟上義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爾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方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三

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人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實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泛愛衆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問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泛愛泛愛不是人人去愛而如某君不將一等相親害底事去臨他反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讀其書人是讀書六藝之交讀書是大段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

從周

子重

與朋

于

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或問小註賢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矣或問小註賢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矣或問小註賢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矣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

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

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語類雖曰本學世間也

多事原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與前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類既曰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哉揚洋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一事○精義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所以修身也齊明盛服特威儀耳何以見其修身乎蓋爲冠所以莊其首爲履所以重其足所以勝其屨也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大容義衣服之間尚能後者如此而况觀聽言動能自重而學如之何而不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

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

物乎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模稜字最重凡

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印身能盡已之心乎能不達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遽爲之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按物皆是不情實川說爲之如此四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止衣冠尊瞻祇只是色莊爲學亦是其爲學取朋友未便盡持改過亦未必真改故爲人須是主忠信○問註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若初問有誠意到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

損語類 問母友不如己作不與不勝己友則他人嫌已者亦不如己友曰不然人自是愛得深

法身辭 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渾無進益之意豈不爲害或曰然則又不見其不勝己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求友於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求友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
友不如我時便無教養之意而予生得侮之心如此
則無益或問楊氏亦以爲合志同方者如何曰此蓋不
欲自誦人不如己而以爲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己者
而後友之則勝己者又將視我爲不勝己而不吾友
耶其意已善矣然志之不匹而應之或過則準則不得
從兵好惡之私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
人不加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
下亦有不客以分別爲權衡故於幽德之外絕者則
尊而師之於賢於己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者則
不當使而求之以爲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貌而
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故爲自滿而亦未嘗
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者亦若是乎又何
自表我爲哉且世之樂以不若己者爲友其故亦可

知已蓋樂於聚忠故惟血諒者之正已而不敢觀矣
於淺陋故忠多附者之少已而不肯附安於凡庸鬼
說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
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庸役徒隸之人雖
有美才良質亦且言不警之然亦曷謂曰人顏
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謂人莫已若也精義自謂不可
嘗使之輕爲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謂曰人顏
一日無係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安人之過一日
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

卷之三 不食水之三

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語類
程子所謂知其

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最要在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

過了日子。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

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
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吾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
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道勿憚改終焉或問

小註 四項各自說不用連上
忠儉友如已改過
學者關一不可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
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
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語類 湖北人上講不問遠祖也哭這却終人之一身
推其所自則必不本便是遠祖畢竟是他血

取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
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
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
也○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越從薄處上
或問小註 慎終追遠自是上之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
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
教化而治道矣慎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盡孝非
泛論制喪祭之禮蓋氏曰舉於喪祭則肯死忘生如
衆而俗薄矣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
慎終追遠意思猶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
倡之故如此此章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
為之說得廣通上下而言蓋非也如君子篤於親道
民與於仁亦當時民俗澆薄皆由於為人上者使
然如三年之喪得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
慎終之禮薄矣如論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類則追遠
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解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
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
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語類 良即是良言今言善人所謂少乃樂
氣好許發誠意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或問良
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矯偽為良善無險阻
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儉謂節制非儉
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聖人之德無不

雖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在從後處或問
 不自聖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
 夫子未嘗求問諸侯之政而子貢有夫子求之之說
 何也曰此就子貢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
 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若謂夫子欲問其政而為是卑異以求之則失之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
 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
 去聖人子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
 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
 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兄聖人之

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
 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尹氏曰如其想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
 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
 類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肯之事猶以
 父在而不改命然雖無不肯之行而其志可知
 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不善而父有所不從時
 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
 之所存則亦不古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為
 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
 也而其所以主在惡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
 故子曰云云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天下家事在
 所當改者則速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揚其親之遺
 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也不覺若是大過不好底
 事則不在此限耳○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
 是處了若父之迫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

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能所不
 忍耶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非是而無
 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其思想其父
 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不善之
 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
 在所當改而不可改者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
 未改處亦好看或問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
 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
 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因不待言矣善
 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
 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下
 得已則不忍三年而改其所遇
 如所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
 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奉養而未能字於吾親者
 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於旋改後於不幼體最之中

者矣苟有決斷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此說甚好安喜當亦有存疑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語本安喜舊來亦常有此意後看見其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遇事遷就使人不知其所從者大快之爲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兄于斯者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則此恐最安然所失却聖人所講無致者謂心可通之行若耳外亦可奈何不必如此也

卷之二 古今考之一

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語類直朝言禮之用和爲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則玉藻鄭黨所贊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出油茹若在與典則和乃可知如此則言禮成也物矣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如心爲之鞠躬如也如不答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如門和而無厭餘之意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來只是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者不是屈討箇和之理只就嚴敬之中應理而安奉者便是也禮如此之分明是分毫不可犯抑何處有箇和猶知吾心安處便是和如人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安處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和如此見得禮中本

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之用和爲貴見君
父自然用嚴恭皆是人情禮非由抑勒矯揉便是心
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是人
和聖人品節裁壓使事事合於中正這個當在這裏
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是禮着和而知
那箇便是禮○有禮而不知則亂是存得那本之禮
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
重○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知只是說行得自然
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
情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着緣了
迎便是自然或問謝氏論禮之有和者善蓋曰禮
人心自然之節聖人制禮時使人由是以中其節而
非以人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
不失其和者不本於此而徒欲強之也
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
或問小註等級

計龍朱之太玄書心

20

也文者不直辭而回互之義是參寥得妙如月降獨
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現形影故作此禮文畫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知和而和知和便是離了禮以道裏更有甚麼可知是行後長者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不立心要從容不迫○只行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不立心要從容不迫小謝便著放倒且知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適合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

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語類禮主於敬而其

所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惡做不得才看
是與前論得禮之自然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
之節又難放過之自然不可得也故難嚴而未嘗不和
雖和而未嘗不忠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辱矣所依者不失

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

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語類人與人要約
辭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當於未言之
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
言而突然地說一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踐則
是不踐是不先度之故問信於義其義便是合義
義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問信於義其義便是合義
恭近於禮便是中禮日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
約言不可從遠於禮則不能遠約言問如何得
約言而合其宜日只是不妄念萬一私事不過問
如之何日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時問則
易是在人在己日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

我却不拜被詰問罪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者
在我矣。○譬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卽是土字如
主尊山之主○我當時竊發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
其初問若所可說者從而主之可也○因字宗他下
重初問若不仔細胡亂與之相伏下卽是宗他下
如做箇空籠子不好底人在來下輸忽然爲他所
罵衆便是宗他○偶然依倚在此時便須物色其人
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曄等所論
文往或其人後人於不善而已已辱雖依倚之亦
不可去相如○此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處信無
幾因不夫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遠信無
弊之效但當依而下便須看思量到無弊處也○此
得字言謹之意○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行
近於禮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後人非笑固是

其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教人斥罵亦是辱因失
其說如此人不好初去視他時似不善將來主上之便
錯了須是揀擇見好方親且知得事上之位我受
人或不親視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來狀與我我受
了便用主之非或問人之約信則欲其言之必則也
其人雖無何及然其始也或可度其言為則也失
言將有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
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則善於義二者無一
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又求其近於義則其言非信
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卜然則義之所言復言非信
以問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復其言而得
之也今不審其言不近義之善於神而責其必復其
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亦矯
枉過其直矣諸下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
則言有不必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以世立教之口也口為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
也口致敬於人而後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
或過或不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
於禮焉則其可也恥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為
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者非禮之恭則
寧身被田畝而不為也其說何如曰此其為善矣然
亦非有千意也亦有千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
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審其後患
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於已然之後乎聖人
如或者或問小註因之為休辭而交淡如先主之
之言也或問孔子之主於宗族貞子達伯玉
譽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望所宗而失其親其
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
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

答范伯崇 伯崇問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處
恥辱也不放失之不可復也恭則當近惡恐其自賤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審其善惡之意曰此論頗善
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敬夫曰言而不可復則不
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通於理而反事於信矣此
結句似不分斷也末盡所微言之曲折也蔡原本意
盡曰欲其言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君子
美不復則善於人而進退之間蓋無過而可也故君子
欲其言之信於人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復出言則凡
其所言者後無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或方分
也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論語集注卷之二十一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
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足
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
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語類食
求飽居無求安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
字緊底這般自不放及○此項是反覆看若只
而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其意思若只謹言敏行
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
道亦無可取正者○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
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

處彼行謹言是其用處須是正方得○若先無本
家說正簡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有道未必
自家見得便是反
覆兩邊看方盡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
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
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

言禮式子下卷之二

學而

言

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
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儘可而有所未盡
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
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語類貧則易富則易
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知其
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
也○好禮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
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

強如此不是好○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
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必須從無諂無驕上
致去蓋有人資質令下便在樂與好地位上可更
回來做無諂無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
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
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問子
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
則是亦當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
既說貨殖須足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
富事下了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疑七修
反其本

言夫子下卷之二

言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
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之語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
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
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與磨是樂與好禮
或問右之工事不可考以今言之則治骨角者切以
大抵切琢成形磨磨人細以
理推之古今當亦不相遠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名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類問告往知

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加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問如來指何者而論曰字實於此然其是明工夫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潤在○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語類問語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

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語類問語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

也日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答程允夫為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此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則子貢則可見矣曰此章論進學之實效亦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致知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語類自來後行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一終

也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白然知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何如或問小註患不知人也今人每倒做了工夫或問小註患不知人也何以可患若徒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如人須說記謝上蔡論語疑義人知者為大乎到此已分心矣此又涉乎知我希自待之私矣近世學者盡有未少有得而俯視等夷者豈非此語之流生禍哉精義得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該邪淫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

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

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

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

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

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語類為政以德不是欲

是提然全無所作為但德備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

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

是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

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

是不用刑罰然但以德先之取以德先之則政皆

是德○北辰星是星中無星處這些字不協是天的

樞紐北辰星是星中無星處這些字不協是天的

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

門竿或問天圓而地不圓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南極之端為謂之

極者猶星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

論語卷之二 為政

一

論語卷之二 為政

一

危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

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

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

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

切矣語類三百篇詩只是覺得
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
刺者皆可以爲勸誡之者思無邪
是能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
是一箇思無邪折而爲之則一
無邪也問思無邪如何是此指
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則此
日夏之日冬之夜三百篇之後
如美難利也爲子而賦凱風亦
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
明說破或曰如逐之詩如何日
然反說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遠志○
立邦曰詩之善惡如

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人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也日固是也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必有思焉或問詩三
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或問詩三百篇
也此其所以思無邪者與曰此詩非止言也然愚
書篇有疑焉夫變風鄭衛之詩發乎情則有矣而其
不止乎禮義者亦豈少哉日然則夫子刪詩何取於
此而不之去也曰夫子之去之也特以見夫一時之
事四方之俗使頑者考焉以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卒
歸於正焉非其常以爲所合於禮義而使人法之也故
是亦安知其非常時賢者乃所作以制夫爲此之人故
其言雖邪而實則不害其爲正乎日詩雖或主於諷
諷然其諷是人也必從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識之而
格揚之使無陳善閉邪之方又無剋切諷諭之誠則

正恐未能有益於其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鑿鑿刻
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矣又何以思無邪之言而盡
然則詩之不正者多矣矣夫思無邪之言而盡
斷之耶曰吾固言之矣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
監其得失而心得以幸歸於正爾非欲使人習焉而
效其所為也則其爲以幸夫亦豈不幸哉於思無邪之
一言耶曰然則思無邪之一言者其詩詩之法耶曰
夫子所罕謂以藏之者非謂是也然誠能是也則
治心脩辭讀書窮理無過而不或問小註此章專爲
可又豈但讀詩之法而已哉或問小註此章專爲
出思得其正之意此夫子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者指
思得其正之意此夫子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者指
也答汪長孺謂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
或偏成全不若此何讀呂氏詩記梁中篇詩體有
之直截而底無遺耳

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
莊者若難言之詩是孔子之無思無邪也以為詩此
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
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
必曰後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閑情懲創之
意自見於言外則易若曰彼之自著以有邪之思
我以為無邪之思諒之則彼之自著以有邪之思而
吾警懼德則之矣耶而況曲為測說而求其無邪於
彼於彼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其無
貴之於我之切也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爲政 五

所親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語類通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爲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白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之類○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爲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畏○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者何者非禮以至疾時屬民謂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

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語類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治天下何嘗廢政刑政刑之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從俗曰前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心者必觀感而化然衆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而後德之可守則民聚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集註後刑政又做不得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 爲政 六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語類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其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條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賢家謂志屬靜如今學者雖不爲學只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能得○人不志學有兩種一種是全未立志者然知是學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直須待要入德心只是未嘗知之耳○志字最要緊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語類志是要求
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或問自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學積十五年進修特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或問此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
楚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

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卷之五

七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語類
問四十不惑五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
道理所以然○問註所以當然之故曰知孝親學長
此當然之事惟共所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
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或問無所疑惑而充積
則於他人用力亦須會到此理或問十年所知往格所
見益微而至於足也蓋天道運行賦於萬物莫非至
善無妄之理而已焉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
得是之謂性性之所具是則所謂天命者也物之所
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
不盡而有以知此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語類
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
義精仁熟如此○或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
得可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
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耳順無道理之言亦漸否曰如何
得都不道理無道理也見他是那裏皆變了或
大略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或
問其序則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
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

論語卷之五

八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此聖
而化之心與理渾然無私欲之間而然也自耳順
及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加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
蓋有其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
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為終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
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
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道也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
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
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仔細
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
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
心之所當事亦是此心之所當爲不要理了使可
惜只如修身齊家是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
爲心又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條安排
爲心空許多節目只要人剖析得自家裏許多
道理出來而已問聖人凡講說是聖人亦有意於
爲善抑乎時自不慊其能只是人見其爲謀計曰聖
人也是那意思不慊地自滿淳樸舉東萊說聖人無
人無限量不曾謂曰此說也略有此些意思如勞
人做絕無此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
不伐有功而不從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冒功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曰孔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

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

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語類

意渾全又若不或問三家僭禮其於夫子之三言者

爲是者其心豈不以爲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爲莫大

也。

讀書紀年大全卷之三 爲政

七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待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武伯懿子之名鉞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

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語類問父母
 何故以孝武伯山這許多所答也是當則延平答問
 那許多人有病發病病故隨而救之
 問舊此孝子不安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恐
 大子昔吾孫之意不覺猶恐父母之心憂愛則子無
 所不至疾病人頭不脫猶恐其有之以爲憂則子無
 知也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奉
 水遺懸面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哉此帽子所
 以戰戰兢兢終日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避必
 有方不脫履不睡澤皆是此意先生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當如土所託爲得之當說不血氣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曠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說戒之言也。

以深著之。能養而不殺者之罪耳。延平答問
不能自食得人而食者也。故君子必有以養之。
馬不聚傷然則失其視聽後有听不至於以犬
而視其理下致害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謹
而已也。人雖至愚德足以夫馬與其視者不知幾
微之間敬教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視
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幾乎仁實
有若是之切若然諸家之多不出此意蓋乎以春
秋所書歸生止正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藏不
爲過不致害引喻生意如是之未百子游之賢亦
不待如此告戒之也。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人習
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
此故人心一警即以時使之反哺心也嗚呼至此
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大誦心之災矣嗚呼又
養口體食志之說似亦說教學者之本奈虛告所以

警乎人丁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嘗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

父母之色爲難亦通語類

人子胸中纔有些不受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爲愛親之色爲難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問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語類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見如注獨之知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

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祭其所安。便是箇私處。○問亦足以發其志。所以發明吾心之指否。
曰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是處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
當也。○如今人說言動無非禮。也是此理。以發夫子之言則直是覺他體言動無非禮也。○此則以發夫子之
意也。○如人說言動無非禮也。○此則以發夫子之
言也。○如今人說言動無非禮也。○此則以發夫子之
意也。○如人說言動無非禮也。○此則以發夫子之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詒類問觀其所由註言意之所從來其意所從來乃因怒秦師而伐楚秦憤憤遂伐楚此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

○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

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

○則者大而通之謂此便小所謂兩相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陶小人之於人俱見同於已者與之不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

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語類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是如想下頭做不思此事道理則思此道理只是如思索却又不得所做事上徹察則心終是不安發須是事思思互相發明○學不止是讀書比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玩思想方得然只管

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意地便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果兀不安如人學財雖習得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量得

一張弓一隻箭何緣或問學思同始之病便曰學且邊去射也如何得或問學思同始之病便曰學且邊去射也如何得或問學思同始之病便曰學且邊去射也如何得

之說不已贊乎曰固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始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固始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答吳伯豐論讀書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

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

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語類無端不是

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

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楊墨

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許云攻專治也若為

學便會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

看他病處知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低地則

也本他不解如後來七大夫末年肯成入佛氏者緣

是把自家底做漢底弄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

之說去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

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

入於其中矣

也女音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

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凡

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語類此章惟伊川便

說得一透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

其知固自明矣若不知求其知則不知其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

於自欺下不失於自欺只為今人知之以為知將

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

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

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怕

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此物以不知爲知用

是數人或可矣本心之靈虛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

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難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

者而自知其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實

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捨則知至物格心正誠意

事可致也夫子以是語子路其切要處此意誠之

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多此要當步步精義

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日此說甚精義

伊川曰人苟聖其不知而不求問是終不知

也以爲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子求也祿仕者之舉也

子曰多聞闢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闢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

行寡之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

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

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

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

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

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

子蓋曰耕也倭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語

類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

古欲以求之又多聞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

之告欲求其多也然則問見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問尤自外至自內出言此不多見也無緣見得

之行有不知已必先覺做多悔然此亦必以其多言

之言言而多知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悔人

矣○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

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行之

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此是三截和若人少

聞寡見則不能參得是處故問見須要多聞若人少

了既聞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行則必有尤悔問尤

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尤言不謹則

是要得人與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是治國之正性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漸氏又謂若無道以服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敬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

論語卷之六

三

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語類孝是以身率之意是以思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

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子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

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

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

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

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推

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提類

爲政故不是國政又去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

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問惟孝友

于兄弟何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

加諸彼今人只爲不能善推其所爲耳范序盤言唐

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

耳或問小註定公之初陽虎用事又非可仕之時也

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微將去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橫木縛輓以駕牛者

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語類

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邦則不可行於邦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手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惠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

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

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

如此而已矣語類所因之禮是商所因之禮是周

變○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

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

父子有夫婦依舊屬這箇不得○忠只是樣實實白

宜做將去實則漸有刑賞制度而未及於文宋文則

就制度上事則文宋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

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

質周不得不文故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

今此各○問忠與質與文此三者人見得如此故

計成次雖便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實實到做得家

其漸次用度日少發然日趨於文而不甚浮華及其

勢然也○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爲無稽某看只是當

天地之始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爲天正其次

地始開當丑位故以丑爲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

位故以寅爲人正即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

有所謂開物當辰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

得定自是哈難不到有倖憾處三代以下微末不
是人譚然大猷不得不盡此意是猶益前人底
得世間便是有君臣父子有上下有羊豕曉乳便有父子
羊成羣連踐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便爲兄弟夫馬牛
况胡益者非這箇也張波不得此章同子按重而
周羅損益有是所不當持箇三三五五常態已如季之
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若周
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然因詳也如四時之
春彼然明時之運終也此一段詩先生說得損益
中原有人正箇此意合不這一段詩先生說得損益
字不知更有箇箇字不曾箇字字數程先生也只
這說耕子三代之禮大衆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

這些節口益也。以爲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
 且如泰最是不善。雖馬融注說固然。然如
 三編五帝竟說不得。馬融注說固然。然如
 第五等損益。謂原文三益。此說極好。
 代之事言之。可矣。文以權周而言之。則泰不能固。
 之禮而損益之矣。漢穆泰而反。因泰禮以爲損。然
 則亡夫子之言。其不驗乎。曰不然也。泰滅先王之法。漢
 君臣父子夫婦之實。則泰不能有以甚乎。則而漢
 亦不能有以甚異乎泰也。至於泰之亂。侯置守。廢德
 任刑。滅之苛。然民休息。亦不能損其利。猶不足其勢
 不得而然者。然泰亦不能損其利。猶不足其勢
 推之萬世。亦其不然。雖昏狂爭亂之世。不能出此。但
 其得失有多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大略不能
 乎。或問小註。吳氏曰。凡稱可知者。若曰其大略不能
 吾異也。三編五帝。天下之遠。迨夏以是

而爲夏商以是而爲周周以是而爲商商雖不期於
因夏而必至於因夏周雖不期於因商而必至於因
商夏異事殊不過就其已行已成之隅或少損以裁
其過或少益以救其不及而皆不能易其大體商所
異者固雖不能異於夏則後手周者亦豈能異於夏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癸夫曰焉泰氏廢先王之迹而
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
曰此一節立意甚偏而意象稱迫無聖人公平正大
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也豈
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
矣精義呂曰按敬周已見之通知理
勢之必然故可以推知百世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得諸侯之祭又如今人祭其庶廟所製遠矣亦是非其鬼魯僭曰亦是又如今人祭其庶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與張敬夫論祭已論語說陳夫子曰無其鬼神是徒爲諂而已曰聖人之意徒爲諂也諂自惡德豈謂其有鬼無鬼徒然不徒也哉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語類同見義不爲無勇也這亦不
明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
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最處着雨下並

看就見義不爲上希圖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
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精
義范曰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
不爲者所當爲而不爲地夫可爲而不爲與不可
爲而爲其夫則爲故祭非其鬼
者爲謂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二終

爲政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二章皆論禮樂之非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音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

夫四十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

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

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

常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

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語類季氏初心也須知

八佾人數然雖僭自忍而用之或問小註只是

這便是違犯天理失其初心也

之意今季氏以臣而僭天子之佾且將其數而安

焉於此忍爲則况於逆作亂之事亦何往而不忍

程允夫謂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體之味

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此皆生於忍也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並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

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

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

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

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或王之賜伯禽

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議之語類

這箇自是不當那更無可疑

王賜周公也是或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

是公這是成王賜便不放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

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是用不得了何

他人○問莊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使

魯不曾用天子的禮樂則三家

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曰只是如此

實隨卽萎落矣

易去

則節

而文

而質

文則

章句
大注

時之不本

爾有

等

康所不

只以多支

耳。倫。

根咬
呀, 像

傳世
天杯

只：發
不是來

來鼓廣
者。乃

來

需之便行

○來○興
○熟○町

及忍底

已不遠

錢其

是乃
人如禮

而不

之

2000

司馬

初也
司余

不食
成也

告成

未以
豐之

飛二

可以

410

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精義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表以表為貴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八

語類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忘皆就上下傳說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

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能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

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語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

屬或則氣便不與之或問小註中何不至絕望意未

相感如何祭得他云不能直是無可如何方已西擬上封事

合下文冀幸抑厲大臣至於庶人祭本享饗皆有常禮性習時日皆有常度

明有禮樂則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見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因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

可得而

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

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知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語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至於射勢是如此或問則皆欲中傷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猶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後降勝者袒決蓬執張弓不勝者蒙決拾却左手右加地弓於其上遂以執躬揖如始升射及降勝者先升堂少有不勝者退北面坐取堂上之神樂立飲卒降坐與於豐下與非先降其樂容謙遜乃如是則雖下答張敬夫有爭而其爭也不失其為君子之道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今何謂也
情七練反盼音
竟反絢時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也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初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子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

繪事後素

十

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子則亦相長之義也語類素以爲絢言人有好底底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文之也起子之義素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因論起子者謝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由發揮於外一帶說起則一掃而空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股之後微誰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語類

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博學多聞博學所以知得祀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或問子白謂吾能言之則於制度文爲之實迹必有可或問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

小註文獻不足自指道亡得客而言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計大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動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禘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語類禘只祭始灌及所自

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爲正○問諸家多云魯禘魯公昭穆不啻故聖人下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祫虛位以祀也而以始祖配即不啻序昭穆故周禘帝學以後禘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或問趙伯循引問而無祫此禘所以爲失禮也或問趙伯循引問而爲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位而不及羣廟之主爲其得遠不廢祭也問魯者何也曰禮家以爲禘重爲禘祭也魯草和之其報勞而修禘也曰孔子不欲觀之意請說不同如何曰程子以備禮言之魯安然不察乎夫禘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是自其未盡之時已不既祭而往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証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証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

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
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
說則理無不明識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
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類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尚明得何處此亦感得何處其他○問莊平曰此
身所至是神不足以致此也蓋祭祀之事以則
爲於愛敬人○是神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親性孝則
所謂祖考精神是吾之精神豈有呼吸格物之中又
得文字皆好○此是吾之精神豈有呼吸格物之中又
報本蓋人於近世習奉養他則則誠易感格如思其
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

中爲大節曰難下語然此等處最要理當在諸
儒之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氣相傳厚
薄高下未可定也此法當如此然人心自無
不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
只是漸於始祖之漸而又推天子得此諸侯
不與焉故追昔易道者雅俗若薄皆流注以
誠意何得而逆來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
何惟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亦是
去彼事耳然如得此所以治天下不得其理
記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始祖之所
祀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祔
無主便見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不恰此
之王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恰此

以難言也。○問知禘之說。明理無不明。如何曰。咄咄。只是一理。若是於那茫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天下之理。皆可是。而明之矣。○謝氏云。全得道。猶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能全得自家精神。則格香。是天神。所與自家是心。○問禘之說。曰。吟之義。最深矣。○程子與家人言。心未相遠。絕然此理。不自易。理。至於郊天祀地。便有天地之闊。然若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別了。雖盡其恭敬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由出。而祀之。非其祭理之格。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困於治天。下不齊也。○問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可不後世子孫知。如也。曰。成王之命伯禽。豈不可不取則。當諸命於天。而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告人。或人不知。不能如此而辭也。一滿之說者。其意有二。一以也。○知此說者之於天下也。却是。不知也。轉詩。

延平啓問先生曰既日不知改日知說者之於天
只以難言爾原暗明之故是神指其掌則非不知也
情狀則煩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語類問

抑然者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衍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屬神已化而無形之氣也於我者此氣之終一而無所歸則此理自昭昭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睹者也抑人之氣流於木而無餘而氣之在此者若木也此等處發其平上推之自見意味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

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

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

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

禮爲虛也語類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

子當祭祖先之時考心雖當雖死者已矣因時追思

山林溪谷之神能與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

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嚴然如神明之來格

時或有故而使人情不與祭如不祭孔子自謂當祭之

其誠則無其神蓋曰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

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如在其右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廟寧媚於甕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嬖親順也室西南門爲與甕者五祀

之二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

後迎尸而祭於與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甕則設主

於甕甕祭畢而更設饌於與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因以與有常饌而非祭之主甕雖卑賤而當時用事

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

諷孔子語類問甕陰曰想是甕門或問凡祭五祀尸

皆先設饌於與而設主與於其所祭之處乃設饌

迎尸於與而孔穎達以爲遠處中甕之交蓋唐初猶有

其書而今答李堯卿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與

本是一種以與爲尊以主爲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

謂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曰不是尊與而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龜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龜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龜亦不可媚於與也語類天下只有一箇而行便是天若精進處於理便是得某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問復罪於天正曰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天者之天即理而得免其罪於天即理也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孝道理之天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

獨也緊要處是獨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獨他見夫子當職事君盡禮便道夫子獨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獨與亦何爲獨能逆理而勢便獲罪於天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

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語類周公制威周一代之典乃監夏商之

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孔子

爲與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界而日人於詳詳者

以其獎之多也况計則不可復整今法令明或問天

備的多蓋允宜可更舉則義充愈滋矣

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移展而不可也設使夫子得位而作爲意其從二代之禮固或問小註此章大意謂重美其不能多於從周也而從之與中庸大不同要見周禮大備處所講法今自畧而入於詳既詳則不可復舉也○文是贊美之詞與文質之文不同從則從其禮之盛善非從王制也○此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也○答黃直翁五翁附商曰於夏禮所損而不當及古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也是周監二代之意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焉得不從周之文乎然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大音恭廟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密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

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

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

問證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

以知孔子哉語類雖是有司之業孔子亦須理會但

其器物須有入家無者故見不得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語類須見得聖
人只是所屑帶那小費聖人之心精義處事吹
却將那小費不當所惜者是精義處事吹
呵哄者無所和之可吹哄其省而實不去惜其物而
應哉夫子語之使知禮之爲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

全書三十六卷 八冊

五

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
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語類如并下禮也今并乎上而孔子
孔子盡禮處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或問小註
天君生民而作
 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
 曰天之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地之氣間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共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

金三十三兩八錢

5118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天子稱之如此
欲學者玩其辭審其意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語
類問樂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樂
精反側若憂恐哭泣則傷矣樂止於聲故琴瑟若
沉而淫法則淫矣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
也問此詩是作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所作蓋宮中
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憂傷得則樂喜當哀而
而亦止於樂轉反側則哀不過其期當樂而樂亦
止於聲故琴瑟則樂不過其期此其性情之正也
問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此之詞
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或問張敬夫所論性情之際亦
性方有理謂氣凌音而有可觀樂則哀樂情之爲
也而其理謂氣凌音而有可觀樂則哀樂情之爲
情而謂其法也深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露則性情

情之答潘恭叔亦其間雖疑周公所作曰凡言風正也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淑慝採擇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爲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好吟如閑駐之時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太王德化之深心應酬一時爲篇自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足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卽國風雖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似似都無一篇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宰三代之祚不同者古者立社各
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

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幾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語類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本以爲社不知只以樹爲社使神還便以樹爲社以古人意豈如今人說樹之神或問胡氏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祀祀於郊也故秦魯曰社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大牛於社也說曰天子嘗出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近周禮以兩社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社稷而別無地祀之位兩主有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舞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以社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語類問
張所言尚不見於事如何不可說曰此只責他分其
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謂不及也斯言
之玷不可訖也蓋精義伊川口成事不遂遂事不謀
欲使謹於言耳者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差
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

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主道語類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或問小註聖賢大學之道聖賢大學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皮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權兼也

家臣不能具它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好去聲
了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

門以蔽內外也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

則反得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

禮記卷二 公食大夫第八

也或問或人問器小而以爲儉則似矣問其不儉而

之功而不儉其故以爲凡管仲之所爲則是禮

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爲非禮

者之尤失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

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

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

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

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

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

不復宗齊楊氏曰天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

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

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問管仲之器小則疑

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禮記卷二 公食大夫第八

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語類義剛言

局宏調須知其所以爲功烈如彼其卑禮儀使仲器

至於奢僭如此口也不說追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

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口奢而犯禮便是他裏面着不

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大物地所以肆然犯禮

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烈上走所以肆然犯禮

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爲王者

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以此位論固是如此然使

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

雖在下位何害共爲王道惟其操諸侯以我諸侯假

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

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不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

功烈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一毫利心假非王道便

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假非王道便

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奢與儉便是器小

之人方肯做然此是為小人也一而件事有來往
子孫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末是自然編次
畢拱辰人○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
領便大令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
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
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方中做來不是自
聖賢門戶來不是出自或問楊說之說如管仲曰人子
家心地義理裏面流出也或問之小管仲正以其用俠
而量淺耳用然者其本也量淺者其末也楊雄氏之
言得其本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故諸說者多
遵用之而程子所謂器大則自鳴也凡所謂器小
可知者皆其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
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器小者初不在
則與謝氏之言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
則與謝氏之言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
則與謝氏之言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

則是奇有上之才則三歸反
地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主聲大音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
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

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
曰繹如也以成語類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
音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
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說中又各自餘理微然而明
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綿而遂終終始言
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
古樂既亡或問小註此方論樂之音節來其語聲
無可考處則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
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闢其文究
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

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

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

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

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

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

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

三

三

9-225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

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語類問美是里之美抑人

歟如今有箇鄉村人淳厚便是那鄉村好有箇鄉村

人不仁無廉恥者多便是那鄉村不好這章也無

已然里仁字也先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洽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爲好而必欲得之也不

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

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語類問知者知

是而必循之知人欲之爲非而必去之所以能處約處

樂而不至於濫安淫日如此說時便是硬去傲都不

見利仁底意思如安仁者他便是仁了更不用說如

所謂利仁者是與箇見得是仁愛這一箇物事好了

猶甘於芻豢而不甘於麋鹿若只是咄人說這便是

好自家也豈能見得是如此却如何得如芻豢之悅

我如何得利仁底意便是硬去做了○問既是

失其本心則便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

附下不肯怠地做底○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

履之忘足利仁者是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

則害○仁者安仁恰如安仁者安仁者安仁者

自是合道理更不待思而爲之而行爲自帖帖地皆是

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行爲自帖帖地皆是

義理所謂仁也如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

是而去其非或問小註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

所謂知也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仁中體用各得之妙耳○胡

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袿衣鼓琴者固有

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閑居汶

上魯之季文子亦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

處樂也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

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

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

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

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

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語類中引程子所謂得會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心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不必當於理。誰仁者既無私心。而好惡又皆當理也。○今人多違看公正二字。其實公正是公。正曰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莫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問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問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

有些子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累故見得善者因十分好而惡者無不當理故聞之惟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語類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方志仁時便志於仁者無念皆問善不志仁時多失答張敬夫方是初學

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
不過處者有即而添勝加之病也一從而發大所以打
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
此存養十分純熟到顏會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
然亦豈敢自以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
自無間斷爾今說才志於仁便自
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
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

類語固是不處是安於養義賤不去是安於令言曰此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富貴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辱之何害富貴人而同欲若不去其細便銷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之細分錢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賤不以其道得之若曰是陷曲以求之此又最是下等人所謂得之者便設有自到而前希吾知其有一毫不是處也不可處譬如秀才赴試可買人先得試官題目將出來費只要三兩賈錢便有一人先定是肯去買便到這裏見得小人是有學加○問貧賤人定是肯去買便到這裏見得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豈不說得貧賤賤而得富貴是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幸於利雖不當得亦泯然受之有善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

子則於富貴之末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
問富得與不當得但當安而受之不求去也
或問君子而有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
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
可習行一不義殺一不
事而得天下之福耳
之後皆作實
非開論也

君子法仁惡乎成名惡平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若
義從之存子仁則成仁之名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
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大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到反

終食者一飯之頃違大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舍之間而已也語類同違次之義曰杜預謂違次之
左傳謂過信爲次亦只
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

這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
益明矣語類不處不去若是資質好時所見稍明便
不違遠意惡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了細密工夫
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處可聖人之意不
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食不違
顛沛這次都用了方可學問工夫甚多聖人去富
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處貴賤處做工夫又如何
工夫終不成因過了這處聖人且立於大界限先要
人分別得箇路頭下面便說到細密處了便要他無
毫後面方知細密處不是就處處用工夫又要他一
節又一節富貴貧賤與處一章某曰學者須是

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處先生喜曰這
裏看得分曉須要做工夫若做工夫下面工夫看
貴賤分明或問小註取舍存養不是到然兩樣然工
夫分明處
到至微至細處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
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
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百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語類問奸仁便會若仁惡不仁便會奸仁今並

寬厚溫和人奸仁之意較多惡不仁之意較少

一般天資剛毅者奸仁之意較多惡不仁之意較少

較少奸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這箇便是奸惡樣子○奸仁者自是那一等天資

純粹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

之物無以尚乎此惡不仁者又是那一等天資耿介

底人亦其真知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凡不仁之

事不使毫髮加諸己若奸仁而實有以尚之這便不是

真奸惡不仁而未免有所不當爲這便不是真惡然

奸仁者於不仁亦不惡終是奸底惡思多惡不仁者

於仁非不好終是惡底惡思重奸仁非顏答李守約

曾未易言惡不仁惡伯夷叔齊力始當得

守約問某稱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

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

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

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曰此說得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奸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

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也語類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令說如何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這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恁地豪爽恁地豪弱亦

只是這志不立志自是志發收斂爲志氣便志在

這裏氣便或問謝氏所謂志至焉所謂操心以往

在這裏或問謝氏所謂志至焉所謂操心以往

是以人用力於仁則其指上文好惡者而言之以爲如

不得復以此爲說也○爲仁者亦用力乎曰爲仁言

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

惡臭而人終不即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勝

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又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

仁爲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難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語類問某曰前後說不同前說用力於

兩力不足於仁後說曰用力亦安有昏弱欲進而不能

日有這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閒自是欲進

不使夫子所謂力不足者中閒而廢正說此等人冉

求力可倣却不自去者力耳問或有冒用力而力不

足底人這般

人亦是難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語類聖人只
用力者之難得用力於好者固未之見明力者難得也或
辨欲進而不能者亦未之見明力者難得也或
問小註此要得聖人反覆歎息之旨亦只是歎未見
真肯用力於仁註中難易二字始言其難次言其易
作一反等末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教人之一覆等固是分出來
限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教人之一覆等固是分出來
真肯用力於仁却又作一轉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語類失處觀之謂如

一人有過失或做錯了事便觀其是過於厚過於薄
過於厚雖不是然可恕亦是仁者之類過於薄便不
得便是不仁知仁只是知其仁與不仁而已○此仁
是事要在過上有人益就過上亦可以知仁○此仁
字說得較淡不是仁者安仁之仁如有好底人無私
意而過只是理會事強了便得仁在不好底人無私
有私意便無過也不放保他也有仁○所謂君子過於
厚與愛者雖然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
厥終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或問小註劉氏
的血脈已是斷絕其謂之仁可乎公使管叔益戾九子以昭公知禮周公視過說詳味
愛其兄孔子厚其母是乃所以為仁也○經意
而以伊川之說照之似非專指一人而言乃是通論
人之所以有過皆是隨其所偏或厚或薄或忍或不忍或

言一有所過其非人欲之故曰觀過斯知仁矣蓋
此而後可○答吳晦叔來論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
以知仁也○答吳晦叔來論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
伊川止是舉一隅取之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食君
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弊皆是亦不止於此四君
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此乃先
儒善說為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
答胡伯達來教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大觀人
彼忍而薄者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仁則知
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歸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舉
請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
本指也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豫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

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

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道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語類所謂聞道亦不
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至此雖便死也不妨明道所
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
方明○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得箇是處大者
易曉於細微曲折人須自辨認取若見得道理分毫

生固好死亦不姑不然生也不濟事死也枉死○道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必生信之爲守之固而木死矣○此一生其所以爲聖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於此便了○其如會衆然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問者得此如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之不可不長也○將此二句來反之日若人一一生而不得道豈長生亦何爲自明白日然○知得對信得及方是聞道哉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爲聞道如此便死亦不可謂狂死○問朝夕因甚言其近然既聞而不久即死其多有不及事之或問朝夕死得無近於釋梅子曰猶然於不歸○或問朝夕死得無近於釋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說手日吾之所謂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日何也日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常行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後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見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理義重於生虛生知得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答方賓王問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小信耳○從此實下功夫更見多少事豈可使計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若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

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議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

乎外何足與議也語類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

道最牛上牛落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得不

加只是名爲志遠及外物未討則又憂遷了或問

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

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稍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

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

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奉然蔬食菜羹則

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誠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

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

精義范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

與議說夫子於門人獨稱子路能之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

也語類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宜或問小註

批章書理原一直衷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或曰吳

雖無過無失而不知義之與此失之矣夫異端之所
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過有失也曰異端有過有失
蓋出於程子之言然義其無過而不知義亦謝氏
之說先發而後中而各有其所指而不知義亦謝氏
之意以為可而反為有過有失莫既有過有失故遂不復
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地也

○謝氏曰過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
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
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
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
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
公私之閒而已矣語類同懷州曰只是君子心常存
人便思或問小註謂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
量甜底或問小註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善
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
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
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修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地某因思

集註言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只是小
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
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
憎疾也亦可借而事修省耳只是一箇公心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
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
必害於人故多怨語類放於利而行多怨只是要便
宜處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放於義而行只據
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
雖有怨者如何做得他若放於利則忤理徇利其取怨之多必矣

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固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
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況於為國乎語類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從非禮
讓者譬如說事孝就自家身上扶出些子辭尊居卑
辭孝受小惠意思方是禮之實○不能以禮讓為固
是徒能進退可觀容止可度及到緊要處却不能讓
雖有這繁文末節處亦無用亦不得謂之禮○問讓

者禮之實也莫如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
由孝悌降臨帥也若是禮之交皆可以爲節惟是聲
心者以心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
何處化得他中間禮者自有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
文兼本末而言也禮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
是也君子欲治其國者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
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典與義則爲國何
體之而不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
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爲國乎曰或問禮之繁文未節
且不奈禮之節文何曰爲國乎曰或問禮之繁文未節
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佩
爲故言能以禮讓爲國而先民從其爲國也不難若
不能以禮讓爲國而徒創典與義率乎
繁文未節之時則亦無以爲禮耳

子曰不慮無位慮所以立不慮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語類不慮無位
 者云不慮無官也但如有官不會做有致君澤民
 之志達明行之數非所慮也○所謂求爲可知只
 是盡其可知之數非是要做些事便要考張以明人
 命如何居身以養心也只教人依道理和平處去看
 如何格致不啻坐臥律運命或問此章之意正爲末
 末有可知而慮不知音言對君者有以立而不可知矣
 則又何慮之有哉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
 己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爲
 可知者總於其善而已矣固非平事將物與否陽疑

而必其可知也。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通也。唯其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語類一頁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

索與之亦無由事得○問曾子曰○何以待孔子提腰曰
 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胡謔是曾子
 知約故能如此曰不然○是曾子一件件做來所以
 知者不留習行這處如何識得○曾子曰○何曾子約
 知者○綠孟子論之二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
 全則曾子爲子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
 一字終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
 到聖人地位○黃此也○以曾子一貫以言行言子貢一貫
 字終成與語此也○以曾子一貫以言行言子貢一貫
 以知言何也○曰曾子發出忠恕是就事上說○孔子
 告子貢初頭說此多學而識之便是就事上說○曾子
 就頭上而流下來子貢是就下面推上去○顏子
 知事了○子貢識得這一件故有問處○曾子魯
 底又推一件去○子貢推去事○事一件便這一件是他
 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醒得○蓋他平日事學每每

於他者... 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謬也。或問：無不詳說審說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權之久行之熱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待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達矣。夫子于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或問小註：上是一箇理及唯只是一箇理。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子罕篇第十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語類：一音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忠在各有。一箇一老若安之是，還箇一少者愷之亦是。這此所以貫之者也。○道夫稱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以貫之者也。○道夫稱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窮也。至於太極則一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動得生，而後性中是太極便是在八卦中。○忠恕而巳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已物我都是無不適當。忠恕之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忠字在

論語集注卷之六 子罕篇第十

聖人是說忠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和相連。少一箇不得。○忠只是己，一箇物事如口是說說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箇物事說話底又做一箇物事。○聖人是不犯于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功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己之看本文可見。忠便實恕便是。那忠裏面流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問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而明之，欲人之易曉也。這箇道理譬如一枝天然底花爲人不識，故作一枝假底花出來，賞之欲人看得箇模樣。○此曾子借學者忠恕以明一貫之妙，蓋一貫自是難說得分明，惟曾子將忠恕形不

得極好學者忠恕便得擴充才惟便有此較之意
 聖人更不待推但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便
 是聖人地位如一泓水在此自然分流出借或問
 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所謂借和以形容細問
 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
 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為能數契其旨
 而他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後未及
 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貫亦將安所指哉使曾子
 而非有以貫得乎此則必直以己意推尋聖言而反
 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請
 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真者蓋無餘蘄其曰而
 已矣者耶且以爲萬理之體也惟已爲忠道之用
 也意者忠也蓋盡已爲忠道之體也惟已爲忠道之
 用也忠爲體是已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
 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而無不通也以此是爲言正欲使門
 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
 行事之實有以默證而加勉強之功焉爾 答林擇
 之蓋已推已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
 見體用之妙去已足體上工夫推已是用上工夫
 若聖人之忠恕則流行不息萬物莫不周流
 散殊而已又何嘗已推已之云哉聖人分上無非
 致差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
 時行而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謂太極無形
 平周者不離日用之謂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
 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
 示之乎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

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
 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
 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
 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
 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
 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
 學上達之義 諸類 同忠者天通恕者人道蓋忠是未
 是已感而見諸事所以謂之忠也忠是不分彼此
 是分彼出來感而應之只是這一箇如一碗水分作十
 是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項項
 理會得其當然後方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
 一理而後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
 教人學者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是此便是
 頭一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只是此便是
 理一矣如顏子類悟罔十知引固不甚費力曾子之
 曾子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先不管理會得
 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先不管理會得
 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實箇什麼曾子先不管理會得
 子是以言下有所得忠恕二字太為分明且如
 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會做甚處如儀

而未有精妙之理。先生問坐間答云：「曾子所以一處著力，不致其精而不窮，所以一處著力，不致其精而不窮。」

此水海中無有精妙之理。先生問坐間答云：「曾子所以一處著力，不致其精而不窮，所以一處著力，不致其精而不窮。」

望但見聖人之用不同。周處皆能盡事精察力行，不

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觀孝也是此連交朋友也是

此理以至精微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聖人恐

曾子以爲許多般大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

真發力工夫至到透徹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

矣便是那端無餘之說。聖人只是簡潔，只是簡潔。

更無餘法學者別須推之聖人則不消如此，只是簡

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是一箇道理從頭貫

將去如一源之水流出爲千枝萬派不可謂下流者
不是一心李君忠事長弟也只是這一心老若安少也是這
朋友信皆以此一心精粗本末以貫之更無餘法
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聖人則須是施諸以天賢
不驗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聖人則動以天賢
人則動以人思思道不遠正是說忠恕一以貫
於人之忠恕却是思爲下等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
之於思之說正爲下等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
即不是慈惠習子只是惜道簡說釋天之心於穆不
物各得其所要之聖人之心忠恕而已而亦勿
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曾子所言只是一箇道
不假借此以示門人之心如此天地無心之命
道已乾乾變化以爲正性如此天地無心之命
之道一貫爲聖人之心如此天地無心之命

加之忠恕固是一箇道理在三才自有三樣且如天
 地何嘗以不欺不安爲忠其化生萬物何嘗以此爲
 恕聖人亦何嘗以在己之無欺無生萬物爲忠爲
 無赤而成以此爲恕但是自然如此故程子曰天地
 得育于意忠雖則是忠恕二字而發明一貫之旨昭
 然但此語難曉只是意會者若只管說來說去便泥
 帶不知這二夜來說忠恕論者忠恕二字自合作
 忠恕之道不違是也冒子所說却是移上一格說
 人之忠恕到己後上一條說天地之忠恕其實
 只一箇忠恕從自看或問中庸所謂達道不違者
 教有許多等分明或問曰冒子之言忠恕自聖
 人之心而言中庸所指則以學者勉行之事顯其理
 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勸以天降一等之辨也
 或問小註此章係以一貫爲主就聖道上講忠恕是
 一貫註脚○一貫二字亦是聖人偶然見

於都是實力一貫之學。不計其功。實則忠恕。忠恕說。誠身其於聖人。之二字。便流入學者身上去。忠恕說。誠身其於聖人。之道。日用親善而服習之。蓋已熟。知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用。全體而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感矣。其言自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龍。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其盡已而之。蓋宜以夫子之道。不難乎日用之間。而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學者。所以告門人者。有異乎哉。

釋張敬夫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言若

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
貴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
意已忠只是事也但其所以推則聖賢之分
不同如明道之說則聖人雖不待推而此心及物對
亦而皆是各皆擇之忠恕二字其本義只是學者家
亦聖人一貫之執事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
以明聖人之作須作三節看見得各有下落則一章
之旨自與范市問之問放於此道體之中指此
道貫矣與范市問之問放於此道體之中指此
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
又凡見隨處皆是此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
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則如曾子所則聖人有
之忠恕也無非極後二程所謂繼天之命於穆不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
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

論語集注卷之六

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遠道不遠者動以天爵蓋
動以天者事皆虛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
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
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
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
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為異者亦以所至之
不同言之猶中庸言力行則行勉行之則其
有下學而上達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答程允夫
自聖人之忠恕則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
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
昌縣學諸生
謂忠恕體也聖人用也而明道先生云
忠恕兩字要略一箇除不得而吾人子嘗曰行之以
忠是除忠字也又曰其恕字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
又忠恕果可以盡一果止於忠恕乎曰此一段是
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春宜詳味之行之以忠

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
也忠恕相為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為一故夫子曰吾
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延平答問同或以
矣而已矣者謂盡而無餘之詞也
未足以盡一貫之端曾子始以遠道不遠者告其門
人便知入道之端蓋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
言忠恕遠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
言行仁義曾子之言曰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
道變化各正性命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遠只是
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見
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得焉然則曰參
乎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忘者亦作至於
一以貫之之道其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始以忠

論語集注卷之六

恕者之惡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
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
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執肯舍生而取義
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語類
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
當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神如此則

當如此甚至於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惟得也
好又云又敬不違皆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
解父母之心愈下不違微諫之心將欲置父母於無過
之地其心愈念只在如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
其怒遂而不諫非也
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贍而音問疎不惟已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
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

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孝矣語類爲人子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父

之心亦當
跬步不忘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述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
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
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

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

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語類此章緊要在此字上
做得一分便說出來矣○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
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恥則自力行矣○言之出
簡只在心上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解上

謝氏曰不悖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

失非止謂儉約也語類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

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修然自持○答曾擇之近裏者實

之意非徒
簡而已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主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小註

竟不言服非一於行處得欲訥欲敏○子問惟輕情難除消言敏行

輕情
之法也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語類問鄒是問類答曰然非惟君自亦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其事同也答潘子羞

子若問胡氏曰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某竊

以為非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吾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精義為以敬者煩促以求合盡人皆未有不足處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則不疏矣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四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最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繯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繯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繯黑索也縲學也古

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

會言卷之五公治長

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

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語類子謂可妻

之矣雖在縲縲之中特因而舉之答程允夫充夫問

非謂以其罪而縲縲為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縲為可妻也

曰雖當陷於縲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也

精義此日謂其罪而得縲縲以為辱則是有罪而得縲縲

焉亦可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謹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

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語

類南宮為人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其言行者邦

小人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宮必不廢棄那無道是

陷於刑戮之間姓云以其謹於言行知其三復白圭

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

○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

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

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

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

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

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

不為况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

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

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

因以見魯之多賢也或問胡氏吳氏有可取者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

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

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政意其進師夫子退從

諸弟子遊而切瑳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吳

氏曰家語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見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女音汝瑚音胡璉音連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杜夏曰觀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

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

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

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

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

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

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不足以為病也冉言焉用佞所以深賤之○或疑仲

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

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

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

許之也語類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

不佞要緊佞不是語佞是佞口快威人此章通

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章

只重斥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

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

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見得這意思。添離間想。見他已知得八分了。因說物

得義也。程子曰：「得天下之無待吾也。」子各

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語類只緣他好勇故凡事就率

有此不能深求細釋那道理故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治長

乘士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

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語類夫子但言三子才

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千無仁但言有所長若仁則

無在其中矣仁是全體不息則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

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之無用處

全體是個象子四脚若三脚便是不是全具此心十分

也或謂之解處又被別人替去便是不是全具此心十分

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不是全具了所以息者是私

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

位若違時便是愈不着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閑思慮

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上

否日不然蓋纔就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

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

必不能盡仁纔就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

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

白方謂之仁仁如白如白如黑白須是十分全或問

小註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

微起天理漸減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與賓客

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於治賦爲宰與賓客

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綴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

總沒交涉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

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

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

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問曰知十卽始見

聞一卽知得十件但言知得多知得周備又問聖

人生知其與顏子不同處是何如曰聖人固生知終

不成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又知得多○顏

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

劣處顏子是真箇見得微頭幾尾子貢只是暗度想

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

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

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

大光透些子精義也凡物有對舉其偏而知其對者

也子貢

子曰弗如也吾與文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貶又問

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

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

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及朽音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毀也言其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

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

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

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雖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

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

經 9-248

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語類

古人諡法恭惠

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敬學下問亦是它好處此一段專論諡法云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如文王諡曰文周文亦諡爲文今孔文子亦諡爲文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諡其尤一字爲諡亦明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爲諡而隱其它或問先上之制諡以尊名惡者如孔文子事是也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衆善及其死則但取其一以爲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解之則其爲人或不能無善惡之嫌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見所以爲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

論文子之全集卷之三 公治長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

初妻之嫌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

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適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

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

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答陳安

鄭安卿問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太叔事亦大節曰姑特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善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諡處說當將人作此諡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曰此章固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

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鄆大夫公孫僞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

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之類語類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使民則義

在於寬寬都鄙有章處看得見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事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緒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者庶皆服之義中

故曰取而緒之

論文子之全集卷之三 公治長

○吳氏曰數其事而貢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

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

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友人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爲善或問小註此夫子借平仲以風世也產久而其敬不衰則非久而加

敬精義得日交之遊久而益變則張習而敬弛也

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爲善

○子曰藏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如去聲

藏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

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枕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

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枕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諂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

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語類

上卷之事聖人固欲使

須自稱而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

之須是它心一向倒在小室上如何得爲知古說

多道它僭竊以爲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知

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馮名穀於菟其

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由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杵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

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

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

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

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

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

季文子傳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解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二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實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語類

一思雖見得已足又須平心更去舊思一
不當者矣若更遇思則如秤子稱物思一
輕重即秤不定下口聖人也只是大槩如此說謂如
明理底人便思三兩數亦不得到秤底起又如多
底人思一兩番不得第三四番到秤底起又或多
思大槩而人己思底多強此是聖人就李文子身
上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地位密而
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自是渾厚占得地位密而
番又審一番道理是非已自分曉少間提去計較
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有些差處後來意上生理
了問這差處是初間畧有些差處後來意上生理
能得下口天下乎理被作算得盡才計較利害
道也愚學也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橫說豎
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說義理如天之下之事
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避凶而趨吉
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或問聖人之辨是此

當不再思而已。當以私意揀之。則利害得失斷變而無斯思也。止於再者。欲人之以其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字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君而求通表之禮也。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爲之所齊納。賈而請命之。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逃共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答陳安卿。事到而前便斷置。丁幸於計較之私也。與。答陳安卿。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又答陳安卿。安卿問再斯可矣。只是就第二番思。學者窮素理。美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淡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之格知。至若萬事上。行事處。說在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支子事相。衆人通法。當以再爲可。而不容有越思。而程子又何故以再爲惡。一思說未日。物格知至者。應物無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至。思未至。思至。公治長。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

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語類那雖無道是他只管向前
露是非避事以免禍也言不可及亦到莊子之難能
深予之之謂○當武子當衛侯公出奔時其言經嘗
着力來遇只是沈晦不認爲已功故不可及若如
管國家事以是爲愚豈可以爲不可及也○愚有兩
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減少開都做壞了事如寧
武子雖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將莽做將去雖少
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武子不避艱險
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智也若當時不使
沈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向何君之能濟哉○武
子當文公有適之時不得作爲然它亦無事可見此

其知可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去
深僻處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
避艱險却能使履脫禍患卒得而全非他沈晦何以
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以簡愚成人但其
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
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子貢
變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斐文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剏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
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語類
是數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者他狂也是做得箇狂
底人底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箇
底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當時從行者朝
夕有商榷無可受者但留正賢國之人雖其狂而故
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反變○問裁之爲義如物
之不正須裁剏於正也此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
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
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問狂

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又却如何得所爲成章曰隨
他所以見所習有倫有片有首有尾也便是○雖是狂
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章物事自有可觀不
是半上落下放聖人雖爾共狂簡而不知所裁然亦
取其成一箇道理大半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
就如子路之勇與齒成一箇勇冉求之藝與公儀成
箇藝言語徒行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章了○
問孔子在陳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猶者曰簡底已自
簡猶幾可以裁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
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
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語類所謂是者謂本當只
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
是足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或
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曰未可知也先友卿著作
名世考之其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
秋者乃精義范曰巧言令色足恭者外也而友其
人者內為諱也言已與丘明同
舉其不能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或問小註

有志字性情學問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答陳安卿

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聞合

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歎故或歎則聞其用亦不能

忽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為之歎惜不吝此於無憾意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用曰勞

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
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

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

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

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聽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

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

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

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

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

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語類

子路須是有轡車馬輕策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
要車馬輕策只就性分上理會無從落手難為
程契馬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
有舊習有弱質在告孔子使不見有痕跡下○顧車
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無以朋友有通前之義故如此
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且可以較淺小者
他能否得車馬衣來未必能舍得旁事深重者向非
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偏重去則豈謂子路是
斯則亦謂大○古人據己偏重去則豈謂子路是
得箇字顏子是去得箇字○子路曰吾人利物
之心顏子為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
○子路所言○為我者一箇不與朋友共戴之而有
然在顏子所為只為對着一箇待善施勞在非如孔
子之言皆是箇具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感與
○問顏子路都子孔子之志皆是與物共者也纔以
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小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

道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
 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中馬輕乘上做工。
 顏子則英特分上做工，工夫流不私其己，可謂仁矣。
 未更於有，只是不造，以象孔子則不言而也。
 不爲而成，只是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
 曰說得也極大，凡人自有則有，於子路顏中馬未也。
 乘與朋友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近處，故程子
 不使朋友其志，不使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猶未也。
 子路之便是，猶有此心，則愈高之而已，是一半出於
 矩，故程子于開，雖了運，故不知，那箇是，那箇是物。
 凡學得此而已，則不遠，子安仁固無可言，于不遠
 有與物共之，故曰求仁，曰然，又曰，這般事，如今都
 難說，他當時只因子路說出，一般意思，于子路于
 顏子所見，便得，顏子于得，已得，故程子于子路，
 顏子所見，便得，顏子于得，已得，故程子于子路，

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
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于路偶然
如此說出故孔子曰各就其當說去其意思各自
不同使于路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成
見他那一般事上說煞惡思想却如此問仲由何以
能知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哄意在追求仁乎
之聞注云兩對以御馬面不以制牛這喻只是天理
聖人順之而已曰程只是天理自合如此加老若安
之是他自得得安之理未朋友信之是他也自得待信
之理來少者懷之是他日帶得或問小註張氏叫人
摸之理來學者為之初無形迹未嘗存存于于路
亦有己哉雖衣敝布巾而罔異此意未嘗不存存于于路
蓋欲先去其私於事物之間者共志可謂然而用工
亦實矣至於顏子則幾於粹然大公而無物我之間
矣然猶所謂誠之者入之道也至于孔子則純乎天

論語卷二公冶長五十五

義橫渠曰仲山樂善故中車力求其與賢者共戴顏
子樂道故願無伐焉施勞聖人大樂大故分內外而

戒其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

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語

題則伊川云自訟不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

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四而後已府過

則亦必當改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或問小

川伯人有過只恁地訟丁便休故說後着力

註知過而自咎于心則悔語必切精義自知其過者解

矣然知過非難也難自訟之為難自訟不能無改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焉如字屬上何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

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

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章總是設詞以勉人好學之

大旨有字須活看非謂人皆忠信也不如何只重人不肯學上說自家好學意須少講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章句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論語卷之六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類
仲弓爲人子許其可以簡而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然

有未盡之辭
可乃儘可而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
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面自治操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窺夫子藏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過許與語類
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公所言則只是居敬了

自然心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邊居敬了是心虛心虛固能理明推者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若如此說則居敬行簡底又那裏得來如此則子桑伯子大故是簡居敬之人矣世間有那裏敬而所行不簡如上

秦說曰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自有這般人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極易者每事不能勞擾得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醉飲不事事開端小吏酬歌呼參亦醉飲歌呼以應忘

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操理者雖放其所簡或問以身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勝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紊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待於外也大簡或問小註第三節言爲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則明場事數而無斷辭不是

答程允夫
居敬則明場事數而無斷辭不是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小註
蓋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

爲者故夫子然之或問小註

見仲弓未喻可字一

所言之理
熟契一分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曰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重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語類問集注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恁思也是如此但亦有敬而不簡者某所以不敢全依之說不簡底自是煩碎下面人難爲奉承御衆以寬臨下以簡便是簡時下面人也易爲奉承御衆以投聖人所以寬居敬行簡二者須是兩盡問發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袁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從也怒於甲者不接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

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遷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遷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滋其性變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

聽言動不遷怒。怒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也。語類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他人爲遷怒其入而益之便是遷此却是中節非遷也。○遷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過不直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激是用力處便見工夫。○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件事。顏子學處專在非難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不遷怒如鏡照水止不底過如水

靜此乃釋老之謂學將來和怒也。無丁此成其道理。聖賢常欲自怒。但不還耳。見得道理透。自不還。所以伊川謂顏子之學。必先見得道理。透。自不還。行以求至。蓋欲見得此道理透也。立之固。固明道云。能於怒時遠其怒。而觀之。是非又是怎生。且曰。此是明道爲學者。望未其明。底說。言於怒時。只是推開。這怒而觀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查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上之彭浪。能權推開。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海。若顏子水上之彭浪。能權推開。這怒則如水不還。不戢矣。○問注云。過於前者。地。只見得理。明是。形見之過。伊川乃云。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幾差失。便當如何。幾日之便。更不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或耳。程子云。不戢者。念慮小差。隨如米擇。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開之。

論語精義卷之二十一 子罕篇第二

使不形於事。爾。小何足以爲顏子乎。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戢者。則非學者不可不審而別之也。○

答鄭子。上。子。上問人生有壽夭者。氣也。賢愚亦氣也。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有堯桀之別。然爲賢天地間此氣也。一氣所爲。爲善天者此氣也。所以爲惡者亦此氣也。是一氣所爲。爲善天者此氣也。所以爲惡者亦此氣也。而天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或有異矣。明道註程公堯坐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有異矣。亦宜矣。吾人得其得氣之精。而數之局者。與殊不。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樂清而短。故於數亦輕。與壽者。固所以爲愚。然難清而長。故於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曰。所以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故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精義。伊川曰。不還。怒如舜。洙四曰。當以下反是。

有可怒之事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猶之鏡
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過於市者此遷怒者
也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則雖或遷焉蓋寡
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
且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乎有以能怒一
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熟知義理若聖人
則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足難○謝曰移此而之彼
謂之遷怒而謂之謂之氣也傳所謂至於怒而市於色者
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
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為難耳不戒過者一
念少差而發之早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
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得
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已故或有不得
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

斗秉十六斛語類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釜之益之日聖人竟豈可以予可以

無予子之亦無吝但不得傷患耳

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
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鄉里鄉黨乎

毋禁止離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離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鄉里鄉黨有相周之義或問小註問集註

當離是正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是餘意否口是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

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

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

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

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

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鄉里之貧者蓋亦莫非

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或問當

以爲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與必吝嗇介厚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習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審習氏以或問再求之排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對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精義范子取子若義之聖人所以重遠而少與之也精義范子取子若義之義可以與則與可以無與則無與也在子華則不與非爲吝也在原思則當與非妄施也故雖多不得辭義可以取則鄰里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雖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義牲

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

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

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賢賤

爲父而有舜以舜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

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精

義楊曰奇騂且角雖犁牛之子不廢也人之有子猶

是爲故堯不以瞽瞍而廢舜舜不以瞽而廢禹聖人立賢無方如此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

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遠

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

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閤

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

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語類仁與心本

私欲一歸心便達仁去私爲公物若私欲既無則心

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若猶疑仁與不仁之辨

未明被塵垢一絲遂不辨若塵垢一去則便明矣○

三月只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達也此言顏子能

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知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問三月後亦有不善處知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問三月後亦有不善處知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問三月後亦有不善處知能知之而未

嘗復行也○問三月後亦有不善處知能知之而未

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何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復復可以三月則幾○張子內外賓主之云蓋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主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如此則其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故曰硬心意勉循循而不能已而其日過此幾非在彼則管以爲用功至此而極矣過此以往則必德盛仁熟而自至而非吾力之所能與也

答潘端叔然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曰三

月不遠則三月之外政有時而少違矣以答潘恭叔此合彼氣象曰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語類問集註以從政例爲大夫果何所操然則子游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或問小註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可見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巳大夫則與聞國政也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卒不競也○果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釋則斷而心無所疑可行則行而人不能撓達者識明於事之來也云之以理而可否無差稱以權之而輕重不素熟請多才能其於應事接物之際必有流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瑣巨細皆足以泛應窮矣精義曰日果則有隙達則不窮

○季氏使閔子爲費宰閔子對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癸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或問小註善字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盡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語類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入自是不肯做若論富勝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精義范曰閔子類之倫也不仕於大夫實謂方得精義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顏回者仕矣之得邦家斯仕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種亞於顏回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語類謂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四言上古天施之氣生爲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豈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天折暴殲者多得志舊者史傳見盜賊之爲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爲其生得或問伯牛之疾先儒以爲癩信乎曰考之氣也或問伯牛之言其信否則不可知也其曰命者何如也曰有生之秘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說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底乎有以得之矣

類千貨事元自振振樂樂都不足專樂節節知知和

動諸語實自不用干故不以其而害其樂○置不可樂

此與實實自不用干故不以其而害其樂○置不可樂

云周茂叔今事顯子仲尼樂處所樂何樂○置不可樂

之學固非若世儒之若其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只在

是私意淨潔天理昭昭自然無一毫緊累耳○然但

今人說樂遠矣○財心廣體胖○說樂道亦無告又曰

程子云人能克己則財心廣體胖○說樂道亦無告又曰

見得那天理分明○他心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不以禮後

和若楚自是地於春宴無厭之際你去何處詩○問

得今邦去索之於春宴無厭之際你去何處詩○問

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曰○顏子

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非曰○非是樂仁○

今却不要如此○這仁○用無私○其樂者○是也○

何能得非樂○此○夫○道○非○樂○也○

四事做得實○則夫子通書至此○問曰○子謂使道

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通書至此○問曰○子謂使道

爲樂日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

把來弄後樂○則得道理○彼自富貴處見其一大

心泰○心泰則足○不足則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

答林德久○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

答董叔重○此等富貴○賤了不相見○顏子不改其

之所能○雜書記疑○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爲

及也

子如何曰○心一若不留者○有心樂道○即有善矣○

○再求曰○非不詭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不謂之畫者○

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

再求問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

說○爲樂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

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再求之所以局於藝也○語類

問力不足者○非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力○

見不助氣質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盡其力○

是不足者○欲爲而不能爲○或是不會爲○夫或是不肯爲○

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爲○夫或是不肯爲○

不可勉者○畫是自盡其力○而材質不敏而不肯爲○

者○中道而廢○是自盡其力○而材質不敏而不肯爲○

不進之意○中道而廢○是自盡其力○而材質不敏而不肯爲○

也○不至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方爲悅之深耳○

畫二字○正相反○悅者○不深也○悅者○自非真悅○求之

有自盡之理○惟其盡以自限○故局於藝而不悅○充拓

實開口便是盡了○夫子已見其微○故直破之○精義

謝曰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能為而不欲為是之謂德以盡力不足其亦未加用力與使其知所以明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加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

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

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

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語類人中間以細密於小小

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

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偏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欲射諍法之類不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

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

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

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

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

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或問滅明之所謂公事

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聞利病休

戚之所關而當以生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

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己受

署而為之屬乎夫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未

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欺滿溢說之私則

見矣精義當至於偃之室蓋其意無欲達非公事未

人觀此則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偁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

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

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

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

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

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主之

反可以爲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發覺者其病根在

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於心才

有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

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

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之反其他事不可知

只此一事便可爲法也○問人之反心固難克然若

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

葛北明所謂此區所以最先事而忠性下之職分也

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得其磨樣大

功業亦自然無代心矣曰也不是他地只得箇心

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心地不平自有時收之心

去過掉不其心分之所當爲小間自是走從那心

下小間便我知些處公作如如不

分便自有這般心五之反只

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于有

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或問子

說與本文而字若有反勢易若從范氏之說無鮀之

佞而獨有朝之美者爲諛於文耶曰巧言令色衰世

謂無虛作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虛作獨而

獨畏高明或問小註此聖人微時之意不是教人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
之餘○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
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習習事而誠或不足
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
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

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
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語
類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
類生存之生人而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
知蓋幸免也○只看生理本直四字如見孺子以先
便自有林楊之心見不美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
本有那箇當爲之理若是病交要索便是直○罔
只是脫空作偽使人不識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

不孝於父知與人親我孝不孝於兄知與人親我孝此便是問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時而後思是自然用如此若聽去這理有些屈曲支離便是直矣。問或問云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若不同而義實相凡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直道理本面孔子却是為欲說同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或問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音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語類人人生便有此理然彼欲欲昏蔽其知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

則樂莫答都昌縣學諸生。此章論樂之所由樂。吹鳴之節。意如是。如。何。又。何。求。所以。知。答。陳。安。卿。之。好。之。樂。之。道。方。於。已。分。有。得。力。處。以。知。安。卿。安。卿。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概。亦。不。多。但。凡。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罣。礙。精。義。明。道。曰。篤。信。好。學。未。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精。義。明。道。曰。篤。信。好。學。未。也。好。之。者。如。遊。它。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也。呂。曰。知。之。則。不。惑。好。之。則。樂。樂。則。不。可。已。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嫌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颺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語類問中人以上是資質否。曰且不枉定低地或是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裡而了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計頭處

若是就他地位說。聯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又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之也。曰孟子言不屑之教。論是亦教。論以警之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絕之而不復教。雖然。所以謂亦者。非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上。而不棄之。以性與天道之說。致就其地。他告之以切心。告之以實。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誠全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論之也。則似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雖然。後始可謂之教。教而不

如此。便真絕而不教者。無與此極。害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惟有害上文之意。覺得下文意思。亦成氣象。氣象不佳。試思之。若但改云不棄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地。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象無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語類。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禍。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義堯舜以來。皆用之。是右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下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恰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智去。去。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猜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

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宮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者才泥着。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藏文仲却為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便是捨身入理。而後得。如得寇寶。方得之。○方從李仁。便是計較其功。之所。得此便是私心。私心便是私。○民之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心處說。心處處說。仁字。說於近。如字。說於遠。近。或問樊遲問知。而夫子告之以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也。曰。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愚。知者必至於演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後鬼神之理。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智也。意者樊遲進

或曰此亦放夫子以是警之與曰所謂鬼神者非祀
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爲無祀之正
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正也
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責耳若昧其正則
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
守義以親之罔不使人敬之而遠之然亦不使人慕
慢之也曰問仁而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爲
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
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
於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效惟
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蓋予所謂仁者
者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爾
然而正誣求害不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
而爲之耳夫遇不遇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
又嘗以先事後得告之或問小註後如後其君後其
其所以警之者至矣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

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動靜以體言樂靜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

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

之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

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到
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

[illegible]

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鼓之以爲應必至於道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

惟聖人兼仁知茲築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
就各有偏處○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

是知若理會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

以靜爲主。今夫水澗澗不測是靜也。及淫淫而流。田
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

不遺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前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

靜知周流之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淺潛縝密則其

用未嘗不靜其體用動靜雖如此却不須執一而論
須循環觀之蓋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

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仁者靜。或

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樂動亦靜也
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哉蓋於動
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之紛擾而安於天理
之當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
乎○知便有簡快活底意思便有簡長遠意思
故曰知者樂仁者壽○知者樂然他自見得許多道
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論得雖曰
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
聖皆在吾心無不相離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
是恰地然無絲毫不是恰地然無絲毫不是恰地然無
第二說曰樂水樂山與夫動靜皆言其體也第三章
亦曰動靜仁知之體則不可所稱答馮作肅動靜仁
則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所稱答馮作肅動靜仁
體若但無其體耳日所見甚善答馮作肅動靜仁
對下文樂為仁知之效而言簡義伊川曰知如
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簡義伊川曰知如

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又曰樂山樂水氣類相合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
能無廢隆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
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
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道法變易盡

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隆而已一變則至
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
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
可見矣語類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暗太公自是
守齊之初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
只是放閑了早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問田賦
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推其
知得前人底是所以未問者桓公嘗仲却無這意思
如指禁之度其規模原在齊則已輕拆壞了○有經
道魯却不曾變易但典章廢隆而已若得人以修舉
之則可以如或問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
王道盛時也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
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
尊親教其治化又不同矣齊有桓公管仲而不無變亂
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曰衰弱廢隆而其實
模範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
後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
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棧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棧者也不觚

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稷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語類古人之器多有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問有八角者木節是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世上無觚亦用本寫字教小兒讀但却圖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恣地方勝緣是觚得或問夫子之意本為觚然而推之則天下之物幾數器之失其制也諸家推而廣之各得一意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

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逆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

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語類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待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同宰我只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不知有甚日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義人或問教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問者據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大之墜升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而可欺使往觀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教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知而自入井中而可以教人則其無是理也井中無日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蓋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若文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使其具不從也事迫而無身雖從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松之要

以窮功所或問小註意聖如論語下從井必不能救至前已不為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指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義法差不是不當於亦不謀仁者所教有多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蓋于里錯者不得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

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諸類博
於文。考究時自是顯頭。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
以為約。若傳學而不要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
要約而不傳學。則所約者未知。如是亦或不知
能不畔於道也。禮是歸宿處。此講論問義。只是
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所以禮文約禮聖門
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
工。則博者可以得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
動。皆有不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死。約
約不至於死。通失中矣。○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
者。如眼前道理。及於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
是。○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
箇約處。聖人教人有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
文約之。以禮聖人有以文約我。以禮聖人之言。本無
甚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

言言卷之三

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
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
但能新制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
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問博文不約禮。必至
於汗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有得許多徒
記得許多。無何宿處。○問博文不約禮。必至
智其心。事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便處處無所行
之。又果先便是習坎心。那兒又恰如此。以有文。字
一節。論之。便是這說。好見得事理。便處處無所行
說。又節。便是這說。好見得事理。便處處無所行
是。答。或人。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
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
推託則彼此抵牾。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
廣。難。說。此。又不可不知。答。張仁叔。約之以禮。禮
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循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近思錄。者只要得習坎心
處。克己復禮之禮。亦然。○近思錄。者只要得習坎心
字。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迺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舍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石
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
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
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言言卷之三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德全無可
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遜
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或問仕於其國而見其
禮無所見。數策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
有卻迎執費之說。不知其何所考也。然禮家又謂陽
侯殺穆侯而棄其夫人。故大夫祭廢夫人之禮。而使
僮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
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後日南子既非正嫡。且以
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當行者。則
夫子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於夫子。則醜矣。然其願見
蓋亦有善意焉。曰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

段則所謂德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靡而不臻雖溼而不絀亦何爲拘拘謂於此而達一見之嫌乎曰矢之爲言何也曰矢聲相近聲與所聞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警者也且所言之爲警辭也其見於傳者多矣若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所不與雀處者有如上帝皆是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

中庸之爲德也

中庸

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語類中庸是箇當然之可變易處中只是箇恰好處理見是亘古今不可變易處故更着箇庸字○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亮矣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

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

所不足於此也是以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必

乎堯舜其猶病諸諸曰此而向當達焉蓋云便是聖人

有也山之惡○博施濟衆是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

不丁蓋仁者之心雖無事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

無可了之理若要執事如一事則無下處○仁以

不是離了仁而爲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

這理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而更有箇聖

言有聖人之仁有聖人之仁有聖人之仁是通上下

是仁如仁字直聖字樣○仁是心上說如仁是就

仁或是一事仁或是一處仁仁者如水有一杯水有

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博施濟衆固仁

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便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

便是仁但見那子將入井時有憐憫惻隱之心亦

處最好了或問曰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

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答林擇之事

意猶曰必也射手而後言射之有爭也答林擇之事

於仁恐是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爲病非爲仁者不

能之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類問立字達字兼義細說。立是自來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動之斯動。之斯來亦是這箇意也。凡事不出立與達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便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要事或問小註。已纔要立。達便是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皆然。則何以兩人字便他博衆字。便自渾然如言對上節。則但先限。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老少。少懷何必先限。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已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和更。若謂已欲立達而即立教之。答潘恭叔。謂欲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達其志。達人謂無進退。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日此說是。

語類卷之六

卷六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類凡己之微。即以彼人不待譬彼譬之。而如其亦不欲者。恕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己。何所

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顧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

語類卷之六

卷六

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溟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顧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語類爲仁必須博施濟衆。便使中天下而立。門主實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堯舜也。微不得何況事已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心。此是甚孤衆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木德。若能

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
達而仁人之亦欲達如止謂之仁之方而已此
為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已到此
能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彼子貢所問是就事
上說却不就心上說龜山云雖博施濟眾而聚自
始其善其說上博施濟眾而聚自
之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己欲立便
立人已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
以己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己所欲以及於人
便有得此立皆得其達便是為仁一條正路是行
須逐節詳味皆得其達便是為仁一條正路是行
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
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仁通上心如此能近取譬
天理便是何處必有傳而後為仁者位不威不
終身不得仁者矣孔傳不得位不威不

如更無染得仁也○問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所謂以己及人能近取譬身己所欲勿
施於人所謂推己及人如何夫子分明說夫仁者
則此若仁之道如此可謂仁矣曰夫子則說夫仁者
當如此若仁之道如此可謂仁矣曰夫子則說夫仁者
仁之方結之也又問程子說仁至欲令如是
分說然其意亦無害大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是自然工夫至於能近取譬則是有此心便有
濟眾底功用日博施濟眾是無了期此心財曰博
其國病諸若得果無私意已見此心仁者已欲立
而仁者一某當初也只做一統看後來看上面說
夫仁者下面說可謂仁
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寡人之辭及
其容與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黃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肯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常作者之聖而亦不敢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

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益集羣聖

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語類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

好之者則信也且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

有例地他處多矣丁制為好底意也或問小

註指其言之下而樂之不倦也此云信而好之

其信其言之也也○蘇氏曰由生民以來至於

孔子作諸書傳矣特冰有折衷者耳政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是

聖人自謙語須曉得聖人一生實質是述原未嘗作

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語類不得浮淺不得盡天

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其包涵鴻象不啻餘蘊

夫子從而贊之○非有作意於其間○後人不及孔

子萬萬無知而妄作○精義○謹何要之必其則古昔

先王以○各世格○

志又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

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

辭也語類是三節○非聖人記極致在學者亦難如

得若然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安能

如此學不致在學者久亦易厭○夫與人已昭然

識之○然不語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

者聖人常有餘○不足之意○聖人雖見他足仁之

自見得有欠闕處○精義○呂曰然識所以存諸心學

所以成諸人○外物我之道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

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

衰也語類

復文時吾甚矣吾嘆也一句久矣吾不見得是衰○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後行其道而

夢之則則又心有所動若以壯年時道有可行之理

而夢之則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易嘗無

夢但夢得定耳須知它與周公合吟如何不然又

不現喇夢一個人也聖人之心自有個動態惻惻不

能自己處自有個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

卜吾之盛衰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

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智夢見曰思涉於心動也思

心本是閑動物怎教它不動夜之夢皆寢之思也思

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

這事便夢這事○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問微兆如

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

故能微得周公事連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聖人之精

血氣與時週相為流通到風不至固不出胡氏曰心

其微兆自或問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心

是也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夢之所以明暗古今達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
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
矣語類
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道理也是一
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
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
答潘端叔
期於必至之謂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語類
○學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
了須常照管不要失了須是養守方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過而非天理之
流行矣語類
依仁只是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也
○德是運作上理存心仁是全體大明
常依家處又曰尊德是遇事發見底如四事父有孝
正淳問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生問
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

游於藝

和肝加寒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已也及其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以推而致之他處而有一息之仁不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不須臾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淵這箇仁是養後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應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見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棄與張敬

夫論琴已論語說教夫曰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心不役於物然之則為日遊於藝者特欲其心固於其各不忤於理而已不忤於理則吾之德性固於其然初非謂於為是以養之也此解之也亦原於其卑近之意故於游藝而為此說以自廣耳又按張子曰學者以爲之分義也詳味此句便得是精合日之物非必爲其可以養性而後游之也義伊川曰學者日爲之分義也義涉而不有退而不存故曰游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

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

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語類志於道

去做方地事親敬盡其孝事兄敬盡其弟是孝是悌

至境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是孝是悌

孝雖然如此只是說此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孝是悌

仁不列於事親事兄只是說此地位才說盡其仁便是仁是悌

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通許多德總攝實事都

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德功有本卻難然莫亦

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者數一件事理會不得

此心便覺滯礙推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

一一流過無那箇端礙因此又却得這箇道理以

此如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

理涵皆是有工夫處○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當爲之

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守而弗失

仁者人之本心也依於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

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一句此上所謂君子

無終日之閒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此上所謂君子

然不可大段輕視如云有之而不害爲小人無之

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

事皆至理之所在外游乎此則心無所適而日用之生

死路頭因以手指示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

一邊是生路因以手指示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

去要飲那酒去一出一人東家西以夫子十五
 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
 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於德者得
 便是茂自自得不是能知得便作青義知
 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事親從
 孝便是我得諸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意說到德
 便是成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則是有得於
 心是其次第所恐怕有不得時情其所存主處須
 是依於仁自得其心不可得而離矣到那先哲學
 文雖事未甚覺然亦少不得須知那先哲言後
 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白志於道至依於仁是
 仁則人游於藝也蓋無一藝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
 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樂三百威
 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兩出王吳天

日旦及海游御無一物之不體也。○發是小學工夫。
 若說先從末處講。爲先而三者爲後。若就本末則三者
 並本而發其末。固不可。拘末爲後。本中習藝之功。聖人志
 先善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本文。習說聖人志
 道求德。依仁而後藝。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曰。
 可游也。此說得日美者。也。曰德者。其所共由而得善者。
 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也。曰德者。其所共由而得善者。
 也。曰君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民而得夫義者是也。
 也。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則於仁者。志
 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達仁者。余何
 曰。吾於顏子之語。守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
 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寒達列注義左也。六
 藝也。五鳴和鸞鳴水曲也。五音琴瑟舞文衛注義左也。六
 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
 差少。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屢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

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平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地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後德可據。後德而後仁。可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藝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

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
 欲其人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或問小註東脩至薄人但自
行來脩以上之禮
 要皆有求見之誠者也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
 知來學則我不得而往教之耳○此是大子自登其
 南人不精義謝曰陳啓不必用必見鄉古人相見之
德之心禮義皆然言及我門者苟以是心至未嘗
 之教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排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
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
誨人不倦之意固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
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排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
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
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排而
後發則沛然充諸類

而未能教人於此藏器之舉一階其餘三階須
自用力去孔子所以一而不舉也○憤排是理不
能若不得憤排而發之不以三偶反而復之則後
底不待得五分只得亦未將發問伊謂必待至
應而不曉得三點便是說不憤伊問伊謂必待至
成而後告之曰憤便是說意到不憤伊問伊謂必
是以三點反於此是一階則恐三偶之理可憫者不
能曰口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
思已加但正當時雨欲發而未發之勢却欠了些
子河忽然得這些子精義呂曰憤者不得於心者
者使人意豈可也○精義呂曰憤者不得於心者
其自得之故如是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精義楊曰方動句教之而飽食於其側仁人不忍也哭則不樂哀樂不相乘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異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語類此專在現字上如可
久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有用之業
無可行捨之則無可藏唯孔子與顏子先有此事
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足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宅
人生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所以不足
當此者○用舍無間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
道也蓋以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便前面做
得去若義理上不得也只不做所謂○
得而舍之○
不可方休○
不可方安○
所謂不可方休○
不可方安○
之命者○
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

取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
義如何實富貴惟義所在則用舍行藏且先
之安於窮者其心則已安於窮矣
此有數般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且先
謂命不足道此本意心渾然是個天理尹氏
之則行舍之則藏窮意雖謂亦能之曰舍之則
藏易行之則行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人之規
器其時止則藏其身無藏之必能行也人之規
切量然聖人行藏白足便休他處果有此心雖
則切得便做便行則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
三切得便做便行則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
大本領可制之也此則本領更在明處有果有許
大則其可制之也此則本領更在明處有果有許

事業來人沒大本領聖人得他體樂制度亦與張敬
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還轉都不得與張敬
夫論癸巳論語說舍也宜有意於藏之曰重人因無
意必不然亦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
則雖非其所宜謂舍之而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而後
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渾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而後
與而後往如佛老之爲也聖人與天地萬物並行
藏安於所遇者詳味其言此正微密不爲矯過高
之義而語意醇然自不可及也其出求者遠矣程子
已云樂行憂違與樂皆道也非精義窮理而應子
世不見知而不
悔與聖者同能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河冰反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

不知也語類子行三軍則誰與立作相與之與非疑

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奸謀者然疑

不決往後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

智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

須是果決去敢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時又

須容一審詰問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

事時又更審一番遠懷字正安而後能處處字

相或問小注暴虎馮河徒涉無死之理故曰死而無

悔不以爲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時就與暴虎

馮河徒涉下死而無悔中道想出來猶得與暴虎

行氣氣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臨事而

定然如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臨事而

之人所以成天日之事而不失也豈獨行三軍而

通而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微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

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察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辭去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或問聖人言義而不言命則奈何其言事也共或為人言則應其高下而設教有不同者豈可以一律拘之哉故此章之意亦為中人而發耳如

臣死生有命言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夫豈皆不言命乎魏國韓宣惠公有言其職實富自靖定分狂道以來徒喪所守益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知而信耳蘇氏之說答方伯謨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氏亦如此上句是假說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難重處在下句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謂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嚴

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弟子記其大者耳或問小註曾氏曰鬼神恍惚難識之精義楊氏曰齊所以交鬼神所以用民命疾所以

子齊必變食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子齊必變食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語類：子開：前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正，好看其志忘肉味之說。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釋，以憑你下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管其久，不是真個足頭。九月，至九月十一日，方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聽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非王之禮有耳，不能聞，先王之樂，此大

不幸也。○子在齊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
要說得自然處。便有些莊老莫謂正好看聖人志肉
味。說得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談。謂樂作從者曰何以
知之。曰吾見童子視聽而理。或問小註。這章書連在
學之味。得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心悅此處須見
者以器數。○學。○數。○之外。直無小學也。觀此處須見
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爲一。發盡心以學之念
念在此而自不能忘此不圖之神情都在這個裏許
出來。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養

而國人立蒯賁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賁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賁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姬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讓伐而

謝詩苑二卷全
建而

个清静老下人全来之下 建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偃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
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
不可以易而學也語類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
一字說是一易如能得也占上占其理合如何也書
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
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潛陰

陽兩偶畫卦以示人使於此占吉凶禍福一畫
為陽二畫為陰凡三百八十四爻又為八卦又為
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神鬼之理聖人之所
要為事必大過然而雖說大亨而利於正卦內合正
道焉亦不待此如說龍云大者若所為之事不合正
受如是如此如說龍云大者若所為之事不合正
須是前胎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藏必須有
或如九二云元龍有恥若占得此爻必須以元滿為
時或如益陽氣正長必有大消退之漸書兌再游伊
○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亮舜再游伊
○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無
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歸公處物事未作是事那

先說易是聖人作易中多言正利貞貞利貞貞利貞
是聖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貞須是反觀其身
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利不習
自家能直能方能方不能不習無利不習無利不
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濡當見而不和凡皆類此
龜皆是過又曰乾之卦純乎陽剛而不和凡皆類
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
如恐懼修省便是起易大樂欲人恐懼修省又曰
子房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至孔子作十翼方就君
曰夫子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費易即就胸中寫出
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費易即就胸中寫出
或問小註故人也人亦是聖人唯日不足之意人

一生學問來書自說無趣至此境界方言無過
似有小過焉雖是謙然理真無過焉雖是謙然理
當有此等過聖人是謙然理真無過焉雖是謙然理
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過之過
深明其故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
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

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語類
古之為學只是習詩書禮樂言義則樂在其中
如易則字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春秋則樂在其中
正義只是詩書大而知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
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
事或問小註禮同富貴言詩與書亦只是論說而不
之問明辨大約不出此耳此言聖人尋常言語
欲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意
然也否則夫記者復說一句之言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
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倪焉日有莘莘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
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語類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言聖人
牛蹄不爲所化非自不可及也此言聖人
至於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言聖人
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寬
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聖人若其若只是你
他食上不爲學要問其結果如何如發憤忘食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言聖人
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便易到那裏更
見我理之無所不知身之可憂月之有愛也衆
人縱如何發憤也無緊要心在難如何樂終有

些係累在乎中○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
全體至極是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
以意曉但見得聖人事答陳安卿忘食忘憂是
近前事微到那極處此一憤一樂也這事
上說故可達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
作終身論則憤忘食樂以忘憂不可延延平答問人留
下飢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延平答問人留
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人莫不識之樂公向自
仲尼之德是容氣非子路之對也若如此看
見人處德有所難言如女矣不曰下面三句元陽
以謂發憤忘食言其末道之切聖人此三句只好渾
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所以道聖人此三句只好渾
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所以道聖人此三句只好渾
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所以道聖人此三句只好渾

何大抵夫于一種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理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理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因事而見實若常以不居其理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備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或問

小註此必當時以生知解之故夫子辭之聖人雖是

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

是只就一件事上理象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

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實是生知實是好古

敏也此中精義不待學而知使孔子是生知亦何

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名於鄰子何苦爲是子體

文官名既欲知其物又不可現空操得必須是問他

先知者始得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

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

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孔

於春秋紀災變異伐孽狀之事於易體論鬼神者尤

詳今日不語四書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

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

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

人也然其大之也亦鮮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

窮乎語類人前如無非足以助學天下萬物凡有

可師不善者遠氣便恐微修精義楊子學者何嘗

思善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桓魋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

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

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語類人前如無非足以助學天下萬物凡有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

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語類問有恒者之

個惡絕矣然未有不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

事大聚有恒方微成皆觀分大漢之水其初甚微

行一兩日流漸大主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

有恒方河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杼最切練

是臨時易接時難或問小註吳氏曰君子有恒不

一斷了便不可接或問小註吳氏曰君子有恒不

聖人耳者善人則粗能爾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

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乎時聖人固

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

者其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從而進之日

君子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

也有恒雖未暇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

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食約而

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滿皆

盈其淵可立而精義范曰君子者聖人之大也有常

待也為從久乎精義范曰君子者聖人之大也有常

不入於至然則君子之次也世安亂則無恒皆亡

此所以不學虛而為盈故不妄約而為泰故無度

能有恒也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

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

者如此大者可知或問小註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一心發也然於物也有

記之猶有奉養實家之用則其取之也有節不窮

於是取之有節而用之有節則其取之也有節不

皆仁之至誠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

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

於身則國人欲之私也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情也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不獨其天理以發而中物之多則一而已矣精義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大也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不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得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類問作是迷

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問是都聞得好說罷了從

之是又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未

必便都從他然也著記他終始首尾得失○未擇時

則未詳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鏡物好惡未

難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或問小註胡氏曰
惡底擇去則自見得好底矣
而知之作無非聖賢不知而作之者孔子不以生
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聞擇
識之知為不足則孔子之知無所不知也夫不以見聞擇
聖人為不足則然味之則無所不知也夫不以見聞擇
若君子有所不知則不作可也
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教於事為也識之
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其於求知之意
次矣一我無是也且借已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
多聞而下正說已所以求知之方此節作字雖知字
重不知而作則安於用表而不學矣故問見擇善只
就學知上說而作字只在言外○或問集註亦答
可見其無所不知日若不知則擇得善得德得善
坦翁坦翁問集註解多問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
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

其惡徑文止日識之未有肯存善惡以備參考之意
日本文之義只如此不各別為之說蓋擇字生於從
字義則未有便從之精義伊川曰不知而作作也
意故不言擇善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在集
人雖未能知之若能多聞擇善而從多
見而記識之本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也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洪如此或問小註互鄉之人皆於不善難與
頑惡難治者皆使之然也其亦有童子請見而夫
子見之門人怪惡以為不當見也不知至鄉之難與

言者其習之不善也其不可與者性之本善也兄
子則亦未嘗深染於習俗者門人之惑是欲進其往
善其求也子聽之曰大凡人一旦有慕善之心修治
其已而求進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求則但與其
今日之能自潔也固不能作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
其有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
能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且是以心至斯受之可若進
已其而待人之然豈有不與必為其已甚之行哉而又何
疑乎互鄉之童子也此聖人待物之弘也○下一節
當寬就待人善也而
不如童子意補在請末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也來

○陳司敗問耶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耶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

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
住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語類

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地如孟子以學大知求為發問是但雖夫有時出主被人打殺煮了也求不勝又其求也時須進人去求這心則所係至大而不不可不求求之易附而又必附益人心只現有個出入不出則人出此則人入彼是出此入彼或問小註此章乃放而不求反以為是求仁者當下指到不處也○欲有對底如我欲仁則至○答李守約字物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請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

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語類問耶公娶同姓

法則如何曰此非耶公放為之地當時吳盛強中

國無伯主以齊景公弱云能令之下受命澤出

而女於吳若耶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

色而然也天子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若處

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耶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

故愛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耶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

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

以為萬世之法矣或問小註楊氏曰陳司敗問耶公

是耶而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司敗揖巫馬期而

進之謂孔子為黨巫馬期以告者司敗之意也欲得

孔子之言以反喻故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為若勝公之不
知勝亦從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

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

意怨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

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詳味之語

類今世謂人與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妙自家便從

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今再

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

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得其反而後和則他有

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

不掩人善處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

而後知也然若其曲終而還和之則亦幾於微

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音

尼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

與以取善之意而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

周旋自然中禮樂非有意於為之也抑

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

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

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

同故不運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

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或問於聖言其可及人是見

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愈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

其實之難學見其必以得為效學見其未之有得則見

不致有毫髮或問小註此章是欲人尚行之意○

自足之心焉或問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

故不居以勉人之外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服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

能學也○見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

子辭之荷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

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慕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

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為之不服誨人不倦自處也可

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

深知夫子之意矣語類
他人爲之辭人不能無厭他
弟子不能學也嗟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
西華視之去彼求說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
是爲問甚廣諸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聖人這便知
得是爲之是以仁聖之進德之是以仁聖之進德未
化之只可謂之或問小注此章上子曰中有自誠意
仁此其所以與之詞公責實處夫子不能體會出
自誠意是實詞不是虛詞若與仁二字須有地
步勉然自然之分即從此中看抑字與而已矣字
是與上神字爲之抑字上承豈做二字下起則已矣字
抑字與若字爲之抑字上承豈做二字下起則已矣字
句是不敢承聖仁轉語却已提到聖仁地位勿作

夫子曰語以下有云爲一句在則可謂云爾已矣
與則吾豈敢對乃聖反上文之辭語氣從上句生來
至云爾已矣方出夫子辭聖仁而欲爲辭全在云爾
句看出此字不能正指不厭而而爲爲則大家
日用分兩門弟子於此更爲何事所以說不能學
不厭不能正夫子之聖仁處公西華所以說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口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就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
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

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
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
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行禱五祀者於禮經今于路禱之而夫子不
問何也曰以經言之則聖人之言虛矣諸家之說
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極迫切之所爲非病
者之所與聞也而禱之生於子路爲是哉曰則聖人
之言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禱何也曰是蓋有
無言者然以理言則便兼求之矣蓋新禱卜筮之勝
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

所居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妙於
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曰子以禱非病者
所自爲而程子以禱爲悔過遷善祈神之佑也曰
詩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答陳安卿疾行
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曰陳安卿疾行
子之於君父各務於其所當務上則五祀是也下則
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禱耳故孔子不以爲禱而
但言不必又答陳安卿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
禱於皇天又答陳安卿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
禱於皇天又答陳安卿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
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
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或問行禱五祀者於禮經今于路禱之而夫子不
問何也曰以經言之則聖人之言虛矣諸家之說
當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極迫切之所爲非病
者之所與聞也而禱之生於子路爲是哉曰則聖人
之言不及此而直以爲無事禱何也曰是蓋有
無言者然以理言則便兼求之矣蓋新禱卜筮之勝
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

自有不居其聖時而又直哉無所推讓時節
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損者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見氏曰

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語類小奢便是不得他自是
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矯矯底意
必至於過度儉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儉底人
之事只是有奢然修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教夫
大之意便是如此是與張敬夫論蔡已論語說教夫
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
而字取夫儉之失焉則其所以勉學者之為儉其意
切矣今為此論是又欲求高於聖人而不知其言之
過心之病也且公謂楊子作立本以明楊非微別作

語類卷之三

一以與易觀今讀此書雖名為論精義實非
語大然考其實則與論語精義矣
語之中也與其失之然不若失之儉儉得禮之
不孫則中乎則亂之所由生也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語類君子坦蕩蕩只是或問小註開集注循理後

復正其精義多懼有諸內必形諸外二者皆其心
之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

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

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

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語類曰溫曰厲曰恭三字是主曰剛曰不猛曰安是

象是如條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專感○此雖是說

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學偏而補

弊蓋自齊之命發已如此而卑陶陳九德亦然不可

不知○問張子云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曰恭而

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便力不得

是聖人養成底事○人便是恭恭便安安便得

又更有些子愛得些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

發道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了又云聖人

便都不更無許多慮理提起來去問橫渠只是

硬把捉故不安不口他只是學個安或問小註曰

自見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

中和也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不忤

性以理言氣質以氣言全體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

也。有春夏氣象屬陽屬也。感也。感也。有秋不氣象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相報之說。又是一般道理。三語非轉換語。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七終

與無德者口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事非殺人太倫聖人且要字得這箇字聖人是微意歟泰伯曰文王聖而於武又曰未遇商皆在微意○今人輒有些子謀便惟恐人之不知○所引其意即炎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其爲者不從是違國事從猶前之意却是一家內事與謀武王不啻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違國事也兼注說亦未分曉○泰伯之心伯夷呼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正統之心二者適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留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有御投蓋泰伯夙養之事天地之常經滿大周武王之事古○今之通變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舊氏川三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孔子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方始問泰伯與其衷齊心同而鬧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我濟度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合

前書卷之三季文公本伯
三

3.1

茶山

4.

之問神祇之也。也是以秦伯去之而不齊。王季之
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髮斷指。而不爲至孝。蓋
君恒父子之愛。而不失乎中。庶此所以爲至孝。陳安
鶴也。其與魯魯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答陳安
卿。安卿問當時向主。雖秉天命。時勢猶未也。太王乃
爲成父之邪志。臣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
人。何以爲至孝。曰。壻商乃諸諸不從。亦是左氏所記
當時必有所据。不若則可見矣。此是聖賢處事之變。
太王季文王之著。則可見矣。此是聖賢處事之變。
可拘以宗法。定而秦伯之。則可見矣。此是聖賢處事之變。
此故事也。其心則夷齊之心。父非子之難處。則如此焉。
尚以承父之事。答呂伯恭。進父非正。但事須有若焉。
志責之誤矣。不決其答楊志。一爲文之論。難。論語中只有兩處
正也。

論語卷之十之文王入秦伯

四

前高。一爲秦伯而發。則是幹太王前商而言。若論其
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秦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
論其非則秦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而不之得。已
而秦伯爲秦伯。其心表裏無二。然則又何以有
武未盡善之歎。曰。答潘端叔。瑞叔問。文王爲諸王
以夷齊爲得仁。柳。答潘端叔。瑞叔問。文王爲諸王
也。秦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德蓋天下之公。而
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非見知而不悔。
止於至善而已。謂他計乎。非精於義遠於借者。其能
及於此。此意。蓋損者。答黃直翁。所云不示以不可
也。曰。此政意。思甚佳。非惟說得秦伯之心。亦說得
安而位未定。此意。蓋損者。答黃直翁。所云不示以不可
王季之心也。猶子由漢東游。以天下板蕩。言何必
宋王成器。以天下板蕩。言何必
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唐宗唐玄宗。則此說

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季之賢也
下叔齊也哉然泰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
爲時中也故大精義揚曰泰伯亡如到嶺以讓季歷
子以至德稱之精義是時周未天下也然文王之
與本由於太王謂泰伯以天下讓者蓋推本言之也
讓之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待而稱焉有讓之之實而
無其德也與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意絲里反
象古邪反

慈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語類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德地若不合泰後却必
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禮後護則不意若合當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勇後勇則不直若不直直後却須要直如證慢半精
之類便是絞○絞如總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義曰禮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於理則不違矣恭
而無禮則已昇放勢慎而無禮則多體放意勇而
無禮則犯上放縱直而無禮則計故絞四者皆德也
考無禮以節之則爲害治身者豈可不爲禮爲急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

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

於此使弟子聞其父而視之謹小是之德戰戰兢兢

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

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

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

乎語類曾子未時遺體無時不戒謹恐微而至啓手

不戒謹恐微如所謂身已死是頃刻不可

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葬埋傷道便是孝○曾
子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
心不存則常時矣今人有昏睡者過身有痛痒則

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妄與張敬夫論琴已於昏中成法恐懼皆敬之意

論語說敬子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者明本文之意使學者深處其全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精義揚子之略手是與夫易贊之際非聖手無憂於已不足與語止夫聖人之德無加於參若曾子者其庶幾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若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會稽卷之二 卷之八 泰伯

七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道信則非色莊也離言語氣辭氣也

鄙凡陋也儀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

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

司存尹氏曰葬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

政之本若力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語類問如

會稽卷之二 卷之八 泰伯

八

通於信以通是其中有道信與行處不違將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易地面中却不應地者如色厲而內莊便取信而信遠者是不好便對面便是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辭辭其誠意思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勿字上○此章是說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僞慢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不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論是寬柔者之過論是光澤信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其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也○看所貴二字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信出辭氣儀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是髮如人帽。固是機稍或怠緩。亦是殺。正顏色。而
不違信。却是假莊信實。也。正顏氣。便須近實。卻便是
說一樣事。底。莊信。恰是逆理。辭氣。自有此二句。
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而所貴。在此
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
貴乎道者。三爲是。切於身者。爲立之事。特有司所
城宰。斯今人於制度文爲。一攷索。未爲不是。然則
於大體上。大用則是棄本而求末也。這便是說此
二事爲最重。其他則是棄本而求末也。這便是說此
身也。上事都不照顧。却去理會那邊。這等小事。便
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貴之。不可使得。問先生
舊語。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
誠實存者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若是改弦。就
無此則。動止正出三字。只是閑存後求。改本以驗爲要
。如此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者。容面不可有造次
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止正出三上。上某

疑勸正出三字不可以爲做工字正字尚可說物
 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着衣穿鞋不是做工
 不足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豈只是結髮
 之閒要人自勉便是做工夫處此意豈只是結髮
 從今說去若非爲平日子莊敬持養方能有病改
 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遷延停滯信則耶
 問所以勤客底而暴役自違者工夫皆在自然歇
 此一大綱言人冷如此固是違者工夫皆在自然歇
 今亦須逐事首察不令間諍問三省也似只一殺
 樣即是就那事上只是問去惡德也或問道無精粗
 不知如何做工夫只是問去惡德也或問道無精粗
 豈豈爲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
 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在於上以貴之謂也
 而當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
 不同矣哉君子所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

者不足遠邪而大傷財賄屠答歐陽希遜簞豆之事
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爲哉同是末節
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付之有
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語類問校而不校己不足因是者意夫容他亦不足因是者意

孟子曰夫豈其所以存者廣大故人有小稱大處自
不得何暇與之較耶○問犯而不校是也且暴檢
有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也力重見有犯
者如蚊蚋蚤蝨于一般○何足與較如狂牛馬見之波溢
三自反却有不滿○顏子犯而不校是成齊來孟子
自家反復若趨孝不悖却惡無益○問如此已是無義非
格於自己分却恐無益○問如此已是無義非注下
非幾於不義者不能何也○問聖人則全是無義顏子
却但是不義者不能何也○問聖人則全是無義顏子
人利人或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推恐一善在聖
我都無或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推恐一善在聖
於家以求盡于義理之見窮者而己耳○語況其能而故
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窮者而己耳○語況其能而故
而洪氏曰吾何能安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
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

有所歸彼固寡矣然或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
問而不以爲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觀天下無一物之
如顏子之不改其心孟子所言學者反身修德之
事若顏子則心渾然不待言而自喻我一致不見可
校者也二者優劣何待言而自喻我一致不見可
則隨其所至之深淺而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
彼而反陷於僻幸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非特自
反且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意焉有彼之意焉
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夫犯而不校同不待於自反
今日非特自反也觀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
也彼之者快也觀之者薄也是豈顏子之心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千

其才可以輔助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漢辭設爲問答所以深
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諸類
問此本疑辭也然要緊處却在節操二字上不然
三句都是泛泛之說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不
能無幾之之心却使別人欺之也是自家不事事不
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窮之
心却使別人窮之也是自家不事事不事事雖
命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待言而自喻
命之命託六尺之孤謂攝國政答潘瑞叔問友端
物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答潘瑞叔問友端

而不可奪也此可謂之
得之也此可謂之
定之也此可謂之
能之也此可謂之
可以此可謂之
此處正在此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

其遠諸類弘是寬廣事非有得道理也若得事物也

也者得實也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見形影了○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人便也容寬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爲判別此便是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須是客不得便許多家理者執着不見便自以爲是他
之體更人不得便是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一兩件事便得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得去此意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而不得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慶量能容物之謂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心裏無是物之謂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忍耐持守者力去做○弘弘字只將虛字和便處作如看文字都不

如此神合下便當如此曰便要弘毅皆不可一日無
如人之資稟有偏如此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
慧覺耶不如是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却便窄快
處亦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却便窄快
容又不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壓西見道理合當如
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人不能捨不
能去只除了不能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計
一弘毅來然本須是見道理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
裏無通病端來便却由自家處量要弘便弘毅毅
便毅○士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弘毅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語類問已足矣

不休歟吾曰然若不毅則未死
已前便有將倒子直到死方住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

臨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精義得仁於子之學求仁而己仁之爲重其爲遠非非弘則不能擴大之無以勝其事非毅則不能力行之以致其遠故士不可不弘毅也以是夫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

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已者必於此而得之近

思錄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
德之中而取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

此而得之是浮之成也。蓋類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不處久自然會得和樂出來。今人世上既使心細而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照看得來只是讀書意趣。而今作樂樂器也。也賸得人情趣在。亦有此意也。

樂中正平和想待足以感動人。問清融查滓如何
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爲之
之意。問樂則答潘端叔。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
以樂化。曰。答潘端叔。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

樂教曾子豈不足學者事也漸次答李堯卿左卿問見放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成古人真箇學人地位八音皆其體鼓管絃方底於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道遺忘故口之成材也學○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方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孺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

難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

聖得書不留心子與於詩是利成發這些善端起來
 到成於樂是回來時去已學了不得力時那有次第
 了時讀樂極學時去已學了不得力時那有次第
 樂者能動人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初
 不得便服了天聖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
 時一便服了服之既久則可聽日吟各自得力此與
 詩立體成樂所以有先後也○此三小用功處也
 功而言也非有志於道四句上一字用功處也詩
 興立成是言其成志樂游是言其用功處也詩
 較感發人故在先總則難辨字這須常常執守始得
 樂前知得也○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養所以成
 業則如後來方得進力到二十時所學乃是學事
 初後十三學樂誦詩說文時皆學音韻文字十歲
 在這裏到後來方得進力到二十時所學乃是學事
 事長之節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
 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樂小

詩學上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加不是大時方去學
亦即是初間便得說善說惡却易聽可以動可以
戒只是初間在這裏樂便輕精詩有言語可歌祇有
辭文可字樂是他人作真只是有相得如人唱曲好
律動感於人能養精仁義和順道無違命要典樂
教習子直而見而樂開而無違命要典樂教習子
他亦律和音能五音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本猶謂
周旋不可謂之本若年不損過周旋又似得禮
周旋不可謂之本若年不損過周旋又似得禮
在那或問古者之教十學幼幼十三學樂誦詩舞
歌之章其序如此力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詩者樂
之章也後古樂師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鐘磬
樂之一物以養習之而前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
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

客詠歎之附所以漸清感動於人者又為易人故學之所傳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禮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同其肌膚之休戚儀之來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周旋之際而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踏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極其所以養其耳目抑其心志使人論說澹澹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善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其安且久然而後有以成其性焉所以學之於最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語類所出雖是他自有所成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教以入倫豈不是使之由哉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然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發心而生惑志誤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何若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迂闊與他解說所以當考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阿自是無緣得如此○此章之義自與盤

詰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語只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今分曉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樂則如何說得他曉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樂為禮樂則故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見於庶民之乎其曰不可使知之也答范伯崇耳至於由之必能使之知非不可使之知也答范伯崇耳至於由之必待其自覺非不可使之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前聖及其自覺此理而不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其心勝而由之不安其者近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覺則隨其發洩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又答范伯崇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

自有所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強求知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一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或問胡氏上句小兒然亦可惡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親族貨而不好勇則不能為親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眾而過於饑寒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材力出眾而過於饑寒者也為人上者不幸而食苛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滿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精義范曰君子義以為上勇不可好也貧者天之所命不可不病也好勇而不安分未有不為非

自學者言之以能自居以知日所學所謂學也
善而不公於人過而得於己皆所謂善也惟深教
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有精義日者
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曰此義亦善精義日者
亦不足凡百皆有款款之邑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殺不易得也易去

殺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殺是
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千祿為閭閻其下者乎
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殺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或非其正不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
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
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語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
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惟篤信故
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
不壞于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為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
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
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令若不能守死則

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
善道更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有學焉信方能
守死好學或問此言人當為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
方能善道也曰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善道
所以善其道也曰所謂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為信則
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為信而不能好
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
篤信而不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
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焉此酒者答石子
之所以更相為用則不可一有闕焉者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死須要學得道又篤信好學須要善道
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答陳安卿篤信只
字不走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精義伊川曰今語
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精義小人曰不達
道則曰不達道然卒道進諸君子曰不達道則曰不
達道終不達道也如小人非不達道則曰不達道
君子君子須要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達道則曰不
其其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
篤信之未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
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

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語類在外則不入是未仕

不仕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

不能從者之則當去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精義

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也

其通得之也邦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

故君子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

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然類此各有分數則野之

可也他主簿事雖不守或問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

分限他是犯他疆界

相與乃爲大過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謂亦兵一

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李雲劉瓛起須臾杜密

上官家居時謂字令多所請而回郡劉瓛亦自蜀

還問門地太守王昱見杜密問傳李陵請高以蓋

之謂見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猶加善不薦見

要不論感情情已自同家鄉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

力行之器糾違道夫而之上使明府有司得中令聞

休職不亦萬之一乎是乃溺服以恩觀之是使善服

義同不可名密之爲是代見行事恐不在其位而

謀其政者人舉如此實則諸賢多此此不可不戒

或問小註

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

卒賦也○揚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子曰師學之始爾雅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聲尊樂師名學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開雅之

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及魯而正樂適

師聲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何音通

何音空

何無知貌應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片之教誨也語類

人字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

下之棄才也

○蘓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

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兢兢然惟恐其或失之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語類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令學者却思他慢下譬如提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下方有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生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他何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便時又生恐他如何

做不得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注方如不及時即存猶恐之心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聞言其不以位爲樂

也語類

此亦爲物所蔽是自然若若出直是高尚出庶幾高出萬物之上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然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與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只似不曾有相如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意言天下自是天下自是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

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

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語類

巍巍之成功可見又有煥乎之文或問小註成功文章自應照事章可說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而巳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召公奭

終結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結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遂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放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云云。同不多事。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皆衛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對。然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無民不悅。而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民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天下。下之應前以無天子。苟之。復天意。未有無應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聞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閒鮮隙也。謂詰其鮮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鮮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語類問禹以殷禮終死而不忍享天下之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或問溝洫之神。曰見於周禮。若只恐地說。則較佳了。或問溝洫之神。曰見於周禮。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民之職。詳矣。蓋禹早之業。所謂治陂池。治隄川是也。精義有所用其力。儉而有餘。閒然。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語類罕言者不說不言又不可多言

事只循這道理去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

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恐人求利

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古語禍福皆是命若信言命

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罕言仁者恐人輕易

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這利字是前監界墮精

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說若

說說若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

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

了這裏又曰只說義和處便是利物去利上求利

其言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後

是箇意外字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

邊亦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

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極不說和便又使人

不去做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鬆了

不知做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鬆了



義為美之人只知有義而不知利之為利○命只

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

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為天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

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窮人事故聖人

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較言之不便使人說等事

人有死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

○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地成問和也惟合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

承之以謙也或問小註謂人譽已承之以謙自是大

弟子譽不是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

成名一邊而欲發一語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追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

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

善得名於世蓋舉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或問小註

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數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

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優近然自舉過

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

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

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

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

布爲之升八十錢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秦驕慢

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精義范口衆人之所即君子

而已矣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

舉從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惟衡輕重不可以錄兩

衡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

○于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

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

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語類凡

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如不順理則只是自

家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欲一件事不是了

只欲一件事是了問必固之私私欲我之私重

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表之私處

到那必處必便到固固不通處固便到有表之私處

意是我之偏端我是意之成說○意是爲惡先律我

是爲惡成就○意是發意要如○必是先事而期必

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

漫國之時長管如士人赴誠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
已必不得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則不得則恨恨亦
中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
一山嶽也○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成而後已事已成是非得失
已定又復從前不化是謂三心三心者從前生此
生及至我之欲愈大少間三心又從前生此
生意及至我之欲愈大少間三心又從前生此
四者始於我而終於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
意百病俱生後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
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問
也此語是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
也此語是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
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欲便順理做將去
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母意若才有些安排
布展底心便是在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
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
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
之語想是彼門人錯記了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
者隨事順理不充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礙
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
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與張敬
園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
夫論癸巳論語說發夫曰絕而不復萌曰此類子不
字猶曰無耶然必言絕而精義橫渠曰天理一貫則
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精義無意必閑我之擊則
范曰意者已之五也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
守而不移故有許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我是三者皆
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呂曰意則無
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

○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
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
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語類
淵源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
日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味不能
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私意而後味不能
得何用此言絕則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日王文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王文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語類文不在茲乎言表斯文○問文即是道否曰便是道安得有表未喪文亦先王之體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知○迫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兼與手每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語類問夫材多藝何故能衛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如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象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得言聖人能力能拓胸襟未可信然要之聖人不獨大後事微得出來自別○則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肯是天限量之手曰項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肯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

子問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語類大宰以多能爲聖固然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鳴鑿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

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

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

近故併記之語類問吾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惟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

無所不盡語類應空空是指辭夫言聖人小以其無

○兩端說一事而兩端說遠近之說下句更用我字喚起

也便在這裏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吾

有知乎我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虛

夫來問表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

得如達巷黨人稱聖人轉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

知必是人稱聖人無所不知人方永之以謙虛意

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謙亦不是誇人不能但謙夫

謙自今觀之無故說謙話便使人知謙自謙也

就兩端與兩端如何曰兩端也只一處看言頭尾

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

者有教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

此雖一言而盡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亦名之

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公曰政者眾

官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大小無不兼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爲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

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

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

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

是之爲兩端如各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

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天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

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

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圖出夫子問天下生民不得

其所傷已不遠太平之時故曰吾已矣言終不得見

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若東七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

盛服也替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

與趣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

外一者也語類可以作字雖字說彼彼如何曰固是

須是看這敬心所發發處如見齊

袁是教心生於哀見替者是教心生於問。問作與
楚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日只見之過之而變客
勝色便是哀矜之豈與
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謂苦位友
鑽祖官及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而歎之也語類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大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

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

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語類夫子教

人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是博文約禮兩事自曉業以未便自如此說惟精更

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于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韞匱發及藏徒木反買音錄

韞藏也匱置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

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買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

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街玉而求售也或問小註伊尹在野人街玉而求售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

問此章與浮海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語類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化何陋之有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化聖人之化但時君行其道耳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夫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曉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或問小註法氏曰

樂以小雅爲周樂以大雅爲文王樂以正變爲小大也

是時王迹絕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夫孔子自衛

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精義曰歸定于道

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精義曰周禮盡在

魯矣齊桓問高子魯何取乎曰未可取也魯秉周

禮如是則周之禮樂皆在魯矣特殘缺不完耳孔子

周流天下知道之卒不行也於是反魯修廢補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語類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邇來者頻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語類

道只謂往時字方指川流處○此是形物某爲人作觀詩其中有一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源或問明道曰其要在達獨如你口能達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能達獨有欲求家心莫能自問斷了也如何會如此達獨○問注云此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爲體何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底與道出來成與本然之體爲體與之爲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說得來較隱微今未精粗細包在裏面只是前自體字體之體又說出妙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處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

易見○問如何是與道爲體○曰與道爲體○字却難只是形容問猶云往者道之形體○問與道爲體與字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爲體是與道爲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道爲體水之流而不息最妙見者如水之流而下不息見得道體之自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此則可見道之體耳那無形無象便是道此四者方是得道所以說與道爲體○日月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道便心無這箇見得道這箇是與道爲體○問張思叔說此便是無窮伊川曰一箇無窮如何便了○曰因是無窮然須有因甚無窮有見得所以無窮處得若就天只是高地只是厚便是也無說丁須

看所以如此者是如何○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此物事上面加有是如磨家說二十入箇爲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便是與仁爲體○問通者如斯大不舍作如何使仁者不己意思○曰因是然此句在吾輩莫開闢程子謂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達獨其要只在達獨○問此與道何相聯○曰少你不得便○問天理不得處○曰天理之去○曰說此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道理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裏面吾物亦在裏面天地亦在裏面通貫只是一箇物事無障蔽無過礙吾之心即天地

進而未已也語類顏子未到那處成就結果蓋顏子
果必有大
段可觀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言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語類苗須是秀秀

不然何所則學不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

至實亦何所則學不此要得中重鞭策之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

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而從而已異言無

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

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

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

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後

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

如之何哉語類與謂異與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

聖人謂如此等入與他說得也或問胡氏說亦可

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或問胡氏曰法言者

伊尹所謂過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

以其達心也故能改革者鮮矣異言若伊尹所謂過於

汝志者是也情無所拂故甘而悅之然以其達志

也故能從者鮮矣此身之修境同之治亂之所由

也故能從者鮮矣此身之修境同之治亂之所由

也故能從者鮮矣此身之修境同之治亂之所由

也故能從者鮮矣此身之修境同之治亂之所由

也故能從者鮮矣此身之修境同之治亂之所由

重出而遂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赭纁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纁紵粉反
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纁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壞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

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

自有一般人著及衣服在好未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木屨與朋友共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物與衆人共用了

不伐不求何用不滅伐之發反

伐害也求食也滅善也言能不伐不求則何爲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強者必伐弱者必求語類伐是英人之有求
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說又分曉○問強必伐弱必求之語曰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懷美

華他只是這般見識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滅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

復言此以警之語類問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却只不
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量大小十分好底事終自擔便也成了所謂有其善矣厥善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立益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

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

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或問小註松柏之
不知之舉似凡小德皆不自非也耳○欲學者必周於德自是勉勵君子謝氏這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愛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語類知者不惑莫見得分

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弊而此之應者

各得其度何愛之有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

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愛人所以愛者只是卒然遇

事未有一箇道理應他便不免有愛○惟不惑不憂

便生得這勇來○孟子說義與道無是後也○今有

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憚性者氣不足也○問知者不

不明理便能無私私言曰也有明理而不能去私怨

者然去私怨必先明理無私怨則至於數人當以

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數人當以

知爲光○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

盡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倒勇方能接

得去者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

或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何以

勇者在後曰未後微○答石子重○子重問知以明之

大不還轉此方是勇○勇在致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

之勇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如爲先日

此說善自力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

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

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

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

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

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

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

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

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常有

辨語類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見其路

此只是大綱如此說○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

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學時須便教可通達道理

便更教立去便須教權去○問權便是真否曰權

便是那中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

處○經自是權○權自是經○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

此權所以合經也○權與經不可謂是一物事畢

竟權自是經○經自是權○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

說聖人之權雖異於是經但非漢儒所謂權變權術之

子則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若要用君子也未曾富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即為所害
一弄之則其為可謂之深矣始得之如有人犯
是須對酌時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然從觀衆不
以義皆未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然從觀衆不
去教其體量精密必他已定之權乎則不定之明
一自然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權乎則不定之明
權是不常用而用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者服藥
病者當服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者服藥
去發他常論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
是至不可常論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
物事既合用此權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
簡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而且如周公誅管
蔡與齊太公殺逆庚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
以役之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孽晚王至此是得
罪於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
子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故在伊
尹可謂之權而伊尹之志則不可故在伊尹之志則不
事故聖人亦罕言之也經只是箇大綱權是那箇精
微曲折處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經常之
如何動得其間有該不盡處與便是權惟細細非
見理大段精義不能盡此可與立便是權惟細細非
可與權此見經權毫釐之間分別處是經與權之分
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可與權與經
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味有與權與經
海子經也這裏所只是毫釐只是諸公心權者不
知伊川說權只是經與也未曾盡其說也

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聖賢只是存得箇天理
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未甚精蓋事也有那反
便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字矣反經又不可說全
反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經所行不得處也子
反經依舊不離乎經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簡經有所執
矣却說理之精密透徹觀之權乃經之妙微密
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觀之權乃經之妙微密
經是時常之理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簡經差底事然
當孟子觀之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簡經差底事然
告而娶大倫都罷了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微大
底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
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那箇字始得只是權
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是那箇字始得只是權
是權依舊不離乎經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
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便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
孔子說又曰伊川之說方得○若不是今聖賢用變
易出作人便行官便殷奏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
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若令臣行父傳
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平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
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
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
人亦可能焉至於違事之變而處之以及權則惟大聖
大賢為能不失常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
可以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
所以經千葉之圖以求即手吾心之所安寧願其

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精義伊川曰積與積衡之積區之傳者亦為此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即是權衡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駭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

思深遠或問小註思非論詩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
皆著觀而詳記之尹氏曰其矣孔門諸子之修學
也於聖人之言色動無不讀書而備錄之以歸
後世今讀其書而為之者幾益廢德之在日也雖
然聖人言行而為之者幾益廢德之在日也雖
然自中乎禮而為之者幾益廢德之在日也雖
然此求焉得成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精義伊川
語為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
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邦黨所載善乎
其形容分明畫出一個聖人○謝曰家範衣服食
息之禮道之微也聖人於此本無意於中而益日
月有明隨其受光而照之有志者少察於斯於道

其庶幾乎○楊曰夫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
語默食息之舉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
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心
與道俱於斯而發背而從容中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
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
氣如此語類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同便言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

可以不明義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
小註合兩段味
見聖人全體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諄也語類侃侃
直發以其位不恭學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
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諄必須有含蓄不盡意思不

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問注云和悅而諄不知諄
意也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威一向放倒了至於曲
意也須得始得內不失其心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
我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
思是如此如何惻惻皆是
有此意思方下此字

君在取諸如也與與如也反與手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取諸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
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攝色勃如也足躡如也

橫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蹌貌踞蹌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禮亦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揖者也揖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

其手襜整貌語類問君召使揖揖如其命數之手如

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揖以下列兩行行末相揖如主

中九人賓主相見自揖以下列兩行行末相揖如主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中人說一句主人之揖傳許多噉者說又交過來介傳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臂敬也語類問賓不顧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

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摺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閒君出入處也闕門限

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

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語類中門注云棖闕之閒

由闕右不踐闕只是

自外入有進門進乃君出人之所開如一味往門如
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側右邊出入此布字
自內出而言○振如今家頭相似開當中藥門者今
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多出在門外見人所
以當接開之開為右位○開立不中門或開謂門之
左右各有一中其利可考○曰門之中有階華之酒
旁有振長開之開謂右扉之中也或問中門之說曰
左扉所謂中門謂右扉之中也或問中門之說曰
中門有振中門謂振開之中案則門之左
右扉各有中所謂開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過位色勃如也足蹶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

足不敢肆也語類通位注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

禮所稱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

攝握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

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氣也息尊息出入者也近

至尊氣容肅也或問小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

細自不覺其出入

出降一等遙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

踧踧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

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

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踧敬之餘也語類問復其

如地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節於衆人孫末梢便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踧踧如有循勝平聲踧

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

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

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

而色懼也踧踧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

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容李堯卿堯卿曰執圭上

日平衡而又育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趨步之間其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

曰發氣滿容語類問聘呼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

賓退還命上享其主璧琮璜非命主也璧皮與
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
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開別有物則又問庭
實曰皮幣與馬實之於庭○享禮有客色僕應謂
聘禮滿客呵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恭
聘既聘而卒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此
聘時清也
或問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
新也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
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借於邦君於是有庭實
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手
諸侯之宴
此說是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私覲是所遣
之大夫既以

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
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
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
爾

○君子不以紺緼飾紺古黯反
緼側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淫青楊赤色齊服也緼絳色三年之

喪以飾練服也緼領練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
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或問已有正閒
宗師曰青
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火土則青黃赤白而
緣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
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上
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驪此五方之閒色也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

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
彼綌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麤研
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麋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
裘欲其相稱精義伊川曰緇衣等各有所不必云緇
衣是朝服素衣是裘服黃衣是婚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褻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

有褻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

類相從而變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上上

君子無故王不去身臚殯之屬亦皆佩也

非惟裘必殺之

殺去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有襷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襷積而有殺縫矣或

問小註

問裝積恐若今襷積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

倍於上面要也不知傷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

制要下而是殺布為志近要者殺縫其小以上面半

下之法所以有殺縫也曰惟安如今之襷是也變

精義

楊曰安必有殺唯朝祭之

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

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

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或問小註

明衣即是箇布

欲殺是爾又曰

浴衣也見玉藻註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菹遷坐易常處也語類

問變食

不茹菹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

禮中亦有飲不玉醑之說○問齊必變食曰章是不

幸精義

必遷坐重其節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

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膳不厭細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臠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體而餽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狂不食不時不食食體之食音餽餽於翼反餽為過反狂而甚反

餽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餽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餽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或問不時不食惟朝氏以為王制所謂五穀未熟果實未熟也抑所謂穿搗芽鬱養熟之類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遽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正應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語類同割不正不食

與庸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雖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善不善之差爾如事當慈地做時便硬要慈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知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與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特非今答李好問謂如內則中宵數般難隨所用而不同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亂去聲食以殺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

推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語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盛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治酒市脯不食治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肯康子之藥

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通三日則

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變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胙可少緩耳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與

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教夫曰或出三日則寧不食

祭肉不出三日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食之必盡而

不使有餘者蓋以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

非所以敬神惠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

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

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或問

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氏得之而曾氏者尤精

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口言語有別

于口食對人寢獨居靜默謂人存心不他爲物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

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

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曰飲食必有祭

瓜則祭先斷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

者故雖蔬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夫君子于一飲食

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發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

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語類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生一立一食一飲都有

在不是非是應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大

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任也食便都是人

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也食便都是人

如不當喫越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

○庸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鄉人離朝服而立於阼階服乃

儀所以逐疫而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

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諸

類問注云應其依已而安或云存至神蓋五祀之屬

子孫之精神歸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使於

已若門行戶望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

必使已而存於然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為諸

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為天子有天下則天下

之鬼神為天等如是一箇神明是多少大

如何有子思武得若說欲無天上帝問雖之為

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性問雖之為

日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也或問注人非

曰大夫朝服似祭服禮亦有文也或問注人非

也雖非大祭之儀也平常人以為可祭則聖人之意

以為鄉人為我祭也故則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

朝服而立於阼階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

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

拜而送之從

背者後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康子饋

之者此一節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深微或問康

其則當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子細或問康

饋藥既不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

不飲皆在其中何耶曰吳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

以賜之衣則服以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

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

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庭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服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

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

高之者仁君之愚無故不敢殺也或問聖人席不正

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不正，所
以爲禮也。而禮主人既迎賓，則請人爲席矣。賓既升
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大豈先爲不正之
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發後之至平。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也。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
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嘗禮
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抱紳。首，去聲。抱，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

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語類問疾

之方東首，常時皆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
疾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日常時多
東首，亦有從意。因時節如：云：諸侯時時而寢，雖何
遠，見得有隨意。何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
當戶庭，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
下君未改遷之南牖下。之義曰：是說北牖下安床，睡因
使以南面視已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曰：不俟駕，急趨
命也。如父召無誨
意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或問小註朋友之饋雖車馬
非祭肉不拜大意

只重不拜車馬以明朋友之所重
在義不在利也祭肉則是過於重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僵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客客儀范氏曰寢不尸

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

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衰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素謂燕見。親謂禮貌餘見前篇。

因服者式之式負服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服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楊曰哀敬動于中故容色變于外服民數

也王拜而受之加敬式之坐降禮之厚故遠色而作非以其饌敬其意耳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

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挽以上車之示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

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語。

類立視五馬式視馬尾蓋馬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闊三徑一則謂丈八五轉則為九丈矣立不遇此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齊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

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

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

以為時物而共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曰石經皞作臬謂雞鳴也。劉聘君曰皞當作臬古關

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皞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

俟知者或問小

註時義時義外點註中
飲味得時四字講

論語朱子大全卷之十終

郭嘉

三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蕢言行者四而其一

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

論語卷之六卷十一 先進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語類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一節應得自不同如升階掛逕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模樣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自處自不同或問小註論此節未可便助時人不是只養時人意識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

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語類制德行不知學政事否曰不謂如此吾自就逐亦上和如顏子或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須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德行者謂心體道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

論語卷之六卷十一 先進

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固非也精義范子曰學爲詞章者學尤不可不知也精義范子曰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顏淵伯牛可以爲輔仲弓可以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子路可以爲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子不免厄於陳蔡則天也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會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者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

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

有極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

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

論語卷第二之六第一先進

美之或問問子騫之孝曰吳氏詳說吳氏曰韓詩外

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

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

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或問小註此

子於弟于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見其實有是

孝也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如何曰惟

其有孝友之實積諸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

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

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

子以兄子妻之語類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日讀此

禮於言行也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

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

論語卷第二之六第一先進

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

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

焉梓外棺也請爲梓欲賣車以買梓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梓吾不

徒行以爲之梓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

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諫辭答石子重子重問顏淵死

與之樽石順之曰不與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樽石爲得宜孔子若與之樽使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樽石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樽石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爲樽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精義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顏淵曰送死之具稱其有無而已孔子嘗經之固不可以生顏子然吾視子之心猶顏路之視淵也若無之死有棺而無槨亦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也使其有棺也雖僞作人之喪有爲脫驂者矣

○胡氏曰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贈之矣今

自是之六全卷一先達

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樽驂可以脫而復

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需諸市也

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

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子喪去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晉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論語卷二大全卷二先達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焉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

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死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密告之也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鬼自然具無欠關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關到那死時乃是生理

七

已盡安於死而無憾○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大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所以死乎○氣聚則不能散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說與別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享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到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善順事沒吾寧也是也○問天地之化○雖生而不窮然則必有聚必有散有生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有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死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大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化而俱散○無復有形象存留於冥漠之內○死便是散散無了○問伊川謂生而死鬼一而二○面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理氣則三理○一子雖盡愛敬收長資貴尊貴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

聖人於死生之理。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蓋謂
 物誠意之方。天地性命之說。以至今文為制度之理。格
 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明之理盡之。言格
 不無若疑矣。講究分明而反有所惑。耶。但人今不學。故
 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宣也。今乃反
 謂聖人秘而不宣。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答程允夫。人死也。但死去。未幽。隨之異耳。如一蒼生而為
 聰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
 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散放。有死生。由幽明故有。
 方賓王。曰。鬼。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

八

者求盡乎理可也蓋事人之理則凡神
之理不外其所以然之理可見恍惚茫
昧之說終亦不知其實行而已不然精
氣未請悅德忘謫之說終亦不知其實
耳矣曰亦善然華人之道未易盡以生
知也易答連篇死而遽亡之理即我之
性豈有死不知為此說者自天地為主
耶以我為主耶以為公共道更無地物
彼此之分死生古今之外雖曰死而不
亡更無人我之得失矣若以我為貴之
物不即是於自己身中得一粒精神魂
魄不肯放舍謂之死而死而不仁且為
私意把持作弄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
命之理求釋氏之本是如如此徒之雲
客妙道塵世雖若澆漫不可致詰去上
兩別說一微玄妙道塵世雖若澆漫不
能其歸宿實不在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
天地性中

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其理不惟其性之理而為天地之性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于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類及樂音治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語類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主真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閔子問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避之人如何也解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則隱見其意于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發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遺覆含糊之意○閔子於和悅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語類然者未定

是之迷面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遲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然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答潘恭叔重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為龍津之答潘恭叔故弟子多仕於亂世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精義謝曰三子之情性不同皆此學者所當深戒也精義不害其為白得故夫子樂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之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葺改作之

閔子塞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

不如仍舊貫之義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或問小註始言貫如之何則見其確量未決之意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君大夫之心故夫子謂之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明德之言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相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或問小註此章第開兩兩開說與衣家祖施章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楊聖聖氏之學萌蘖已久及于時已而答潘恭叔之矣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行之謂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偏終有排攬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楊聖之說恐未然楊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聖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精義夫中庸之不可能惟有過與不及也也是故過不及其失則所引數人唯和與過而引其不及者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當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

也語類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補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

故也語類求豈不知愛哉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其緣以仕為急故

問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之時連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

論語卷之六卷一先進

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其強借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體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

語記其足不履屨磨穀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

人矣語類謂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

麥也瘠

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破其弊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若那下賤人衣服貌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

魯鈍也程子曰麥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俾其道

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

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是魯

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曾子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

論語卷之六卷一先進

人只習結見得些小丁便休今一樣裝成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到底捱得到到晚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處須要得這一個處方○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在其心專一明達者每精義明曾則不較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嗇嗇五

墜粗俗也傳稱墜者謂俗論也精義少嗇謂俗而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同也其庶乎屢空

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註云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吞若顏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

論語卷之六卷十一
先進

幾固自樂到牠處貧賤只佔地更。答趙恭父恭父問其近道又能安貧以竊疑抄撮出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卽世間亦有許多事能安貧者皆以爲知。答潘恭叔只是空乏之空古人有言顏子數數空虛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貧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閒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耳。正。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聲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

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

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不爲此。

矣精義門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計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樊

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

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

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先進

去

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

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

殖嬰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物混說集註上節下一

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轡。

善人與之必踰於道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語類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人都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不消得操本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依本于便不能盡其流而為惡但他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株行之皆善如漆只是如此而無弊故不能入聖人關室○循塗守株猶言循規守矩云云漆是舊漆前人所藏過底漆了是成法也善人雖不知得知前人所欲樣于效他去藏所為亦自與非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問室是神化地位石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詰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論學二大全卷十一 先進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者也東于人者雅言之為厚者是與君子者乎也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也

○子路問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問斯行之冉有問問斯行諸子曰問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問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問斯行諸子曰問斯

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問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求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思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論學二大全卷二 先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精義楊曰問之而義在必行雖父兄在問斯求之問隨其偏弊而救之所以兩言也然問而不行學者之所病而大子以是退由者蓋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固能問斯行之矣以其兼人也故退之其進之退之亦各因其材而篤之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國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語類吾以汝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子在回何故死乎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收之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少可如此處已遇難或問小註難其如顏路何顏子曰程却如此說不得

子嘗言之矣問之之人辭說遠邇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不當求行而預除不可臨情義問便孔子遇害顏淵死之否伊難而始然也精義川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自可相死也又曰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猶虎一人力盡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便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當此時豈同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曰親在則不許友以死如何曰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事是有親不親不在而爲人置譽甚非理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會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

仕如陽子曾子是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

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語類仲由冉求

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不同

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

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測壽之節是難事才出門

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家所謂事君能致其身

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佐有盜賊之

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

臣大變利害之機。只或問小註。胡氏曰。亂臣賊子。爭些子。這誠是難。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問此言。則那惡心。豈不潛消於莫衷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即不從。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濟而已矣。未遑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將及。蹇蹇。以至於從人而叛。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與答何叔京。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分。其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

論語集注卷十二 先進

三

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斤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或問小註。問是故惡夫佞者。曰。須根據註中不是。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提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

論語集注卷十二 先進

三

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問。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語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如此只大官來答。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敬孔子惡其佞。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五典與夫成周諸官樂正之法。所以爲教。而子路之傷。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蓋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

可以不以之讀而適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為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不之察。或問小註之意。蓋夫子只是說子羔質美未學耳。方會意說出也。子路之意本不是說不用讀書只因夫子謂其賊夫人之子而傷此以自解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答陳明仲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惡其後也。答陳明仲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則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得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及學既失之交況又貴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其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倭而惡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侍坐

卷二 公西華侍坐

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餽饘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饘音機饘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述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帥五百人為旅因仍也殺不熟曰饘菜不熟曰飣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千言非

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或問

小註求亦二節因率爾見哂故皆作謙辭然足民禮樂自是兩賢實事

亦稱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西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始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替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或問小註諸侯時見曰會衆類見並非爵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焉得言諸侯故知會同謂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千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冠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無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適依反寧音于

四十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

會同卷二 大全卷二 先達

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歌也作起也撰貝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會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又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千之規矩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

類曾點見得事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都見了是他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處處莫非可樂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不是解衣浴也問曾點行發見眼前好處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只看他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從容優游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尋常說下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之志夫

會同卷二 大全卷二 先達

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千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教之之語則入于正欲共他理會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則觀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鳥之態雖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恣說却也若若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曰顏子之樂時便已不是樂了他不會自說道我樂大凡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他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心然後及物則能隨萬有而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道理如莫春以下是不可說只就眼前境界見得出來也得曾點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無之小子狂狷也哉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狷如壯烈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說他狂狷之若是我只管說他恁地今日也浴沂明也浴沂

夫音扶

曰夫子何陋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與平聲下同

會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習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
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服飭有

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

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

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

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

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

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語類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

川流不息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之類無非
這理此聖

計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

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

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博

少信朋友底意思。想個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別。
或曰。信便得。到這裏。合便。言性如何。是有竟無。
氣。豈不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看究竟。
氣象。且莫弄他虛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便是各遂其性。虛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獨孔子之志欲周者安之。所以愛是朋友。信爲之。
是此意。心會說得道理大。所以愛是朋友。信爲之。
視三千規矩於事爲之外。有開矣。是他見得聖人之
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不離乎事物之中。
是猶如無事。而實有事。有淵底本功。所謂忠
是猶如無事。而實有事。有淵底本功。所謂忠
是猶如無事。而實有事。有淵底本功。所謂忠
是猶如無事。而實有事。有淵底本功。所謂忠

所謂一者是也。心會說得道理大。所以愛是朋友。信爲之。

之摸樣。便自高下蓋三千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

是大體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得不能舉其功用。

得爲圖以應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故非
得二十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哉
無會語氣曰之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肉不得
那裏而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體判行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度
自然道理失會點却見得所以不齊當常有三子之事
得了便去行他見得妙所以不齊當常有三子之事
又從有會行樣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
會點是見得大意會點是見得大意却問程子曰夫子
會點底意思無意無意答趙致道與點蓋與聖人之意
同便是覺氣無他蓋爲因不齊達理則必任智力不
是道氣象也何也蓋爲因不齊達理則必任智力不
任智力與達理不能出此二途也會點有見乎發
有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生理所聞自然而然者但

然亦不害其爲任也。又答歐陽希遜。希遜問會點只過此流入老莊去矣。是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便無所係。繫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以達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會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錫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學於堯舜地位也。孰與未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伏乞指教。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都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常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踏空。已得之大。會點見解。亦有與點伯豐伯豐問集注謂三千之義。不入于佛老也。答吳伯豐。夫于無反辭。則皆許之矣。

而又載程子之說。謂二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則相抵牾。以思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共有是。以有爲。而不與者。則未能合己之志。與之。不與者。不若於會。自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其才之可用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二

顏淵第十二 九二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

卷十二 九二十

德復全於我矣顏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

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同克己之私有三氣

人我是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衆

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多或曰

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

以爲難則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

見底如刻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是那第二重今且

將義利兩字分箇界緊要處從這邊來其間細碎

工夫又一面理會問克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

於日用間每事每物是處只從心上檢之覺得是時

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難處却未見得

又克己事只要緊着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

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仔細思量

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檢去自然不覺

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

亦可見問如今所以難免也是習於私欲之流今

雖知義理而爲所動不免起伏於方寸之間所以

外物誘誘裏面便爲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

者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縱勝私欲便

私欲縱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

固是如此問所以與彼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

便是實了有準則有實處曰只說處却空去了這

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爲元無

這箇克來克去空了立言與禮字正相辨說禮便

有見禮字出以爲立言之便是其相辨說禮便是

如已便是說你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有便見

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伐定克勝得他

大率克己下大是自着力做處事與他人私不相干

緊緊問門自就身上細細檢覺得才私意便克

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己復禮一如將

水去救火相似一件事文似兩件事問非天

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

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

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

卷之二 不全卷之二

雷氏全一大全卷十二 四

仁者主於愛而實為心之全體則專主於
敬而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則口
體之閒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達於禮而若夫仁人而
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焉上而事物之閒顛倒錯亂
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其求仁而
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木然則大本心之全體將不
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欲其不為其私欲一
用力而此則本心之大德在我而天下之仁者無不
由是而出也天下雖大亦就在我而仁者然已者
人欲之私也若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
並立而其相去之閒不能以毫髮出於此則入於彼
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與不與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
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不復如手
他人之所待與哉顏子之賢幾於聖人故周子稱
其問仁夫子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也

會集卷二 六 顏淵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軍陣遇敵
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向何處
問學者之意亦須見得是正何處
立定那箇心已私去不答連精卿
是定那箇心已私去不答連精卿
謂天下之人以仁為宗族之類
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之類
嗟之私則見其呼者必仁之所
你人亦必知其愛而後如之則
子則天亦必知其愛而後如之
至此則食而飲而飲而飲而飲
下皆歸乎仁之中却是太作意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
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餘日也非禮者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
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
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
任而不疑也語類旗一處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

會集卷二 六 顏淵

上幾見非禮則以勿字禁止之
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學大聖人便欲他一刀
裁除若仲弓則是不識那箇不放賊人來便欲他一刀
工夫却以視遠惟知才不識那箇不放賊人來便欲他一刀
不德便是不應知才不識那箇不放賊人來便欲他一刀
簡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不接其術非是耳無所聞日
色不留聰明注染應體不接其術非是耳無所聞日
無所聞日色不留聰明注染應體不接其術非是耳無所聞日
見明如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好如何日便過了
小室不可有要說之心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
於這處亦有以禦之之心然這般所不在也難古人
字上幾見非禮則以勿字禁止之

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

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

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

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

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

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語類乾道者見得善惡精

微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微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

或問伊川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

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

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恕

甚乎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今恁地說却

較淡了乾道者發而有為坤道者重而特守

己復禮是剛健勇發上一發微了若所以告仲弓

要一廉便見微微想者漸漸磨去其病也○持

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己復禮

只一般蓋若是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

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

復禮是誠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那私意不得○克己

復禮是誠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那私意不得○克己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

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

矣語類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謂於言意思不曰

言也訥是說特於作是相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

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發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

說方發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言自然

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

四時如何有仁○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

一病去得此病方○或問小註○人達人荷其人之身而

好語息充養耳○或問小註○人達人荷其人之身而

言之也其言也訥則固謂

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

乎

牛意仁道至太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非強聞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語類仁者心常親在見箇得冷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言若不仁底人心尚如鈍底排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丁○心忤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事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亦是存得這心在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與語之則以彼之驟必不能深

會英千六百卷二類淵

三

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品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扶大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厥病也言由

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人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語類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憂不懼不來○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或問小註其學所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牛答余辨孫惟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

會英千六百卷二類淵

四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或問以傳桓魋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者矣而其弟

子服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爲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語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之意只說是死生是

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後富貴是眼目有時適然遇者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

或問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微其知此而看以安之耳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簡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問際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

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闊而語滯者也唯

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

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語類初只要

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或問小注開註既安

簡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子夏問小注開註既安

想是子夏意思如此設使司馬牛問於夫子夫子如

何發付他曰若夫子告司馬牛只簡其在我已包括

盡了決不復告以安命之語如人遇難當思退避

之法若安於命而不待他語了這時節與他說須要

直說慢此子便精義伊川曰做是持已恭是接人與

是緩不濟事相義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

○張曰牛之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恭敬之心以遊世也又何患也○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爲真若己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熱也命自其所遇言天自其所遇言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所愛之恕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所愛之恕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蘇及恕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

也唐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劍牀以磨

切近災者也恕恕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

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恕冤者急迫而切身則

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

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于盡之意云○楊氏

曰驟而語之與刻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

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所愛之恕不行然後謂之明

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語類

是謂人是不干已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開

言於語語或那裏說教來不覺想是懇切已底事方

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急要忽然開
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妻殺
這不如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問明而這是見得到否
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所以說明又
說遠須是眼裏盡當真得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
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騙我
不得與誰榮枯或將假來賣我識得過任他干言
萬語我既見破爲子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
明或問謂爲毀人之行想爲仰已之德若事本非實
則亦不足以感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或問
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

論學二卷二顏淵

而得其
情矣
答劉季章
季章問注云：慰寬者急迫而切身
情矣。問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其
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達至此而
乃云因于張之久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
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子張也
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殆解得子張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或問制其田里湯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
簡教使民有勇而足食矣其兵什伍時其
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
信之者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類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或問食足而民信

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接
以赴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
可無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

論學二卷二顏淵

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語類問民無信不立是

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

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無信則相欺相

詐臣棄其君子棄其或問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

義各自求生路去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信以爲民者

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

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呂氏以去食無信爲均死

者則去信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得已而
則信已不免乎死之私矣若使其去食
者死而不去信者則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

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

論語集注卷之三

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或問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

盡去也。若子成則謂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束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哉。子

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韓皮去毛者也。又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

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

當時之弊。因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

輕重之差胥失之矣語類
教子成全說固未盡善
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

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

9-371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

也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咸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有財有財有政亦不濟事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稼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

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微疑若迂

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桀不可改也後

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誦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

上下困矣又惡知蠹徹之當務而不爲過乎或問

以爲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

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

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

則自大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

於君什卿祿之什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精義侯曰

惟野人之井地也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哀公問年

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

飢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

君必與焉孰與爲不足哉若國民以自足則非是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從義則日新語類主字須重看。嘆。主。從義是自家。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從去。令。聖合義。主忠信。先有本領。了方從義。恁地從德會。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從去。若處如何會。主忠信而不從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從義是進步。或問。主忠信。則其從義。起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也有地而可操。能未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

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或問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盡用其力於所不能自定。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或問小註。此一節當於白文之後。外補還辦字之義。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

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二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精義：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當以死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二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邊。或問：片言折獄之爲牛言何也？曰：斷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曰：宿諾之說，以宿爲保，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絕一宿以償其諾，爲大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滿宿遲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或問小註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

者將以澤斷大使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風

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

不以聽訟爲難而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

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語類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

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微主上不可放師便事事

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故注云以忠則

表裏如一○若是無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

孔子先將箇無倦過截他○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

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

子張是箇有就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

少間做倒下梢多無發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做

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

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

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精義范氏曰天下之

所以正人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物者也楊雄曰政

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猶君相者天下之表也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

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白克而改

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語類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無欲則民自不爲盜
假設以子不欲之物實子必不爲盜爲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絕於爲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食然氣象和平善或問楊氏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爲使民皆知此而不爲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爲盜耳夫已嘗爲盜之人精義謝介甫曰俗之所趨皆有所不能止俗之所趨而己所不能誘故君子無爲此反身以善俗而已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十

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言深矣奪嫡事

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

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

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論語卷之六 季氏第十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

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

達是退一步底即是近前一步微底退一步底早達

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

前一步微底恐人不知故於張誇大一時若可謂其

實無足取者○達者實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

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語類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之自任己意說將去

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也還不信受也如此則只是

學須是白紙下做將去才白做了便不濟事○處是

子細思量則如做一件事便思慮恐有礙人處又

云行得無窒礙則直底有那直底底又不好義

得予治民則得予民事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

達或問小註曰直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直只是無

華偽質是撲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

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處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

此便做得到去精義謝曰質直而不奸義則近於粹

達是做得到去精義謝曰質直而不奸義則近於粹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白以為是而無

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

德則病矣語類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溫

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做不得

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慕之德如正顏色而不

近信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慕之德如正顏色而不

原如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慕之德如正顏色而不

或問小註曰只是顏色雖做仁者來止而所行

又却不如如此此恐

是就子張身上說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

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

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

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

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語類質是實實而又自

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

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區要得其實這

取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這只是寬緩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如人

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精義用曰

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其名之

○樊遲從遊於鉅室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思可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攻

論語集注卷之六 顏淵 三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
惡無所匿矣知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
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纓鄰近利故告之
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
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愚不脩厥物而易動者莫如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
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

也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
何有他事之理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與這上心不
幾分或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在此做一
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
細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件事這箇道理又要做那箇
便自不得難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
○今人做事未而此心當微不當微且先計較此事
有甚功勞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
事之當爲於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
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
自此而愈高起也○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
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循天理做去德
便自崇才有人欲便是這差做得一兩分却那裡缺了
一兩分是德便消附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

論語集注卷之六 顏淵 三

正要人來這裏看得城○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
祇斷了外面生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
纔去檢點生人自家精義謝曰自攻其惡者也攻己
之惡者無取攻人之惡者也故愚以是爲莫大之惡
生於須臾也不忍一朝之忿與忘身以及其親其爲得
失甚易知也不能懲忿者特惑耳○楊曰不攻其惡
而攻人之惡是作惡耳非脩慝也君子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蓋其說也尤
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
詳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疎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遯之意，蓋以愛欲其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

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語類會古前說得，好舉直

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

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

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

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辨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

你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遠息戀反，陶音通，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

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語類樊遲未達者，蓋愛人

所得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

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或問小註，曾氏曰：

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或問小註，樊遲未

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則無

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並行

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于夏，又以謂夫子所言者，答

其問智而已。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也。舉

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

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

語近則遺，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及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

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
親切簡當使聞者不背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語類

告之意固是忘了或問小註此是致知力行中事

須又啟道得善始得功失只在兩以字集

註講學即文也亦冀其切磋講習之益精義楊曰傳

取善即友也亦冀其勸善改過之益學而詳

同善道之所以輔仁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

能令其勤謂之謂星言以爲君子之勤古人蓋星而

出數星而入必是自然勞苦方能得人欲民之勤

其難我必先之以若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

○開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如何日

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

準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

履政說與他

勾當方得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

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語類勞苦亦人

以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

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

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

政益脩矣語類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責

之其出人多端之類須是教他日或問小註凡有

司說其自來方可其處實之或問小註凡有

舉也唯謂人與奸人爲無小也然則賢才可得而

犯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才可得而

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宵者退爲政

之道就要於此難治天下亦可矣賢特爲季氏宰而

已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爲上資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

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

一心可以親邦只在公私之閒語類

仲弓必欲人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舉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義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那裏說得甚多答李守約守約問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而多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為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野之概皆出於己有若若譽而亦思者則恐仲弓之野未必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言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范氏曰宋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放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平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足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意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聞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

而事不成語類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

如故他言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涉得事又如人見數走來去合從東去捉却教他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從事不成若就從論之釋了也前原是父今也以兵相父是以父為敵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

何以臨民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中夫辨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

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語類事不成是無說那事做

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不興是知這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齊存次序便是禮無那底意思便是樂○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

之亦何心哉事於下欲臣子之義兩作立意甚善但
未甚善也更有此病但此病之起心緊要處看將
不可者此也最妙者此也此病之起心緊要處看將
是一節也此病之起心緊要處看將
答李守約 守約方伯命公子郭而立之本未告諸天王
孔子之於衛重耳也其言其義之於衛則惡衛君之
未能安已以避之也則曰公之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
體但此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不患其
不從也若但令出於直道則為難之計則其如衛
何也此子之論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
神農之言許行者
民並耕之說之類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
矣焉用稼
好去耕夫背扶耜
居丈反焉於度反

禮義信天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
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禮緣義為之以約小兒於
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
矣辭而問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
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
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
則懼其終不悟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
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論語卷下大宰第十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
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
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
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耳此學者之大患也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
如小夫賈誼問巷之問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
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而誦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不待待德於人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莫不備見又何於或不通者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會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律必是於應對言辭精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之問委曲如平精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則南召而共轡正轡而面立須未讀詩時召而一以而面讀了後便不面地方是有弊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論語季氏第十

或問小註

此言君身之當正正則行不正則不行不始精義謝曰則易從故不令而行已不能行則人且不信如之何其使之從已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

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或問小註

蘇氏曰按世家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來國野死之君故讀之云爾魯之哀公孫柳出公奔宋皆死子越其不精義者以其相似也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粲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

為全美則累物而騁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

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語類公于荆所為

和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將崩壁倒全不

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爾獨有節而又皆曰苟

而己初不以此累或問小註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

其心故聖人稱之或問小註完進而美非善乎其

不能獨光於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

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產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

論語季氏第十

自累富而無累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語類衣食不足則不教治禮義而飽暖無

語類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

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二三漢文帝明唐之太宗亦云

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

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

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其月謂周一年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

治功成也語類聖人復辟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

布盡必三年或問孔子之計如於然其爲魯司寇則

方可有成也或問孔子之計如於然其爲魯司寇則

氏之言之矣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魯有子

夾谷孔子以中卿率攝行相執以禮折齊人歸田

魯之因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魯三桓是孔子行平

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歸於

進前賈已信於市矣卿貴院僅開成弗及於是桓子

聽公伯寮之譖害女樂之終至十三年和郛不致

勝祖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圃大落若

孔子爲政則不爲此可驗也然則孔子爲大司寇幾

歷三聘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國

只提而又反於其月三年之久則其教益如何哉應

接胡氏所說年數與胡公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耳

○尹氏曰孔子數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

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

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

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辭

厚養致刑指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

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

化亦不止此語類善人是德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

刑辟如大原德地從來海或問勝殘去殺云指下之

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殘處可勝而上之刑

殺可去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

決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新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語類：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漬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伊川曰：所謂仁者，謂風俗淳淳，道學浸漬透徹，精義。俗易氏歸於仁，天下變化時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或問小註

吳氏以爲此章專爲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潤，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

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觀微獻陵

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救冉有之意

深矣。精義：或問政與事何異？伊川曰：問于君，不宜爲

求，未能然。夫政出於君，將求爲季氏家臣，事安得

謂政？是將季氏專魯，孔子因以明之曰：季路冉有稍

見聞，習俗爲常，皆不知有此言，何足怪。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開末，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

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

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子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

言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畏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

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

非謙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也語類

問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對季康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大節葉公老成必能變解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或問謂善

張敬夫之言亦為得之張敬夫曰欲速則急於成而

所為者必虧故又曰不達見小利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而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達為其可濟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

故夫子以或問小註見事有自然之次第自然之規此告之以

速相於近近以為便計是為見小利一欲速則為欲

為目前近者如何成大事子精義近曰子夏之學夏規模伏小故夫子以是答之精義意在於不致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和故不見小利○謝氏與四時

俱者無近功新功於新者必不能成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

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

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請去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為主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釋賈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或問父子相

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

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推

廣言之甚善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

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

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

切然徒徇大易見之迹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

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

皆可以為直也邪耶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實先

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相隱則

父為子隱則子為父隱則孝父慈子孝天下之直

也夫隱有似乎不直至於父子天性則以爭為直也

隱與直反然而父子必隱乃為直與順反然而臣

子必以爭為直重躬以直為信而不知父子

之適猶妾婦以順為正而不知君臣之義也

可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語類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恭主容敬主事恭形于外

果必行也。礪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可復可爲士矣。或問：「聖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守志，則雖與規於信果之小，餘然與夫誠設荷服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符所交反
算亦作筭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
詩詩卷六公食三子路

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間，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言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收之，然既不可得而

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語類：「謹厚者，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而不

至是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微，都做不

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數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是狂狷方可望。○聖人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爲若將原則無說矣。○今之六經說這人，不識將之知便，須存些好處，說這人，國器，識性之類，便無可說矣。○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者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然既無可與，只得這般人，好底人，如狂狷向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登反夫音扶

無許多勞擾故易事小人便安些便
宜人便從那路去取奉他故易說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語類

泰是從容自在或問小注此條惟楊氏為得但其
意思驕便有私之狀虛誇盛氣明驕之形則讀者對互
以求其有以自得之矣楊氏曰心順則驕故不驕處
驕而盛氣故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論語集注卷之三

子路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

近仁語類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節不或問

小註曾子曰剛則必能無欲殺者必能力行木者

曹雪叔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修玉須中

下求仁亦大乃可實是近走未能如此作則接不到

此地自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則殺未

仁體來助恐無是地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

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語類切切懇

說為當懇到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若切而無沒

謹意思亦不可又須著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懇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

之密子路剛而故夫子以此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

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語類問

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後又添入

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其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

年一世天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

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

民也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

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

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弟行義。朝則坐於闕門。
弟子皆出就之。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
春。則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
務異。一耕。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生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精。習。特戰陣也。然戰陣在其中矣。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二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不為邦無道不能獨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

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勉而進於有為也語類 問注云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

有道穀之可恥固未必知也曰邦有道或問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廣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

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

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關示之深

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

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已

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

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骨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

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語類

克伐怨欲須從根本上除治○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

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難能遏其怒事竟則

中若起在所以未得為仁○此譬如竹葉在家庭不

為害若便連根去則一片皆○今人非不能克己

去此害却有與它打做一片者○問可以為無矣曰

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克己只是

忍者在內但不放出耳○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

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

相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集達到也

南宮敬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浞，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盤桓橋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造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為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語類：南宮造大意是愛德之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語類：君子如能自底物事，雖有一毫處，却當不得白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貪情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思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或問小註：誨，入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為忠也。大矣，或問小註：不勞者，之不足為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為忠。○子曰：為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讓之反，謂將林反。禪，讓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諱，諱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微各盡所長

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

小註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眾賢各盡其用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之辭命宜亦重矣且古之賢者來辭命之善以不有其已也故世故計而辭命者反是此辭義范曰鄭小國也其為命令所以有愧于古也精義必更此四賢然後成辭命之善足以辭忿紆難息其國之患况鄭小國也詳之可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語類子產心主於寬

從其實方是要用也或問小註鄭氏曰鄭小國也介濟寬耳所以為惠人水修崇崇檢作封疆備測書希繫爭永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平歸於愛彼夫子以惠人敬之及其卒也問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履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於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問子西曰彼說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遷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

哉者外之之辭或問小註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

夏未嘗富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破法又建宜皆所不為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昭王欲

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

問管仲曰人也齊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歲年也

桓公奔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

管仲之政故歸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

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

其易也或問小註破敗夫曰富而無驕不於外物

其易也或問小註破敗夫曰富而無驕不於外物

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即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一毫有所不平。於外則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無怨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猶義

范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能欲優於趙魏而宜廉靜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廢才矣。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忠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如去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

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

以語此。語類。問曰。知日不欲日勇日藝。有是四德而

只學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知不足。以故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夫。又有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爲成人。又問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雖聖人亦不過如此。

此後而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地說。又問下面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說曰。這三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存謝氏之說。在後使也。怕是有胡。四子各有其長。而不能氏之說。所以存存。在後。或問。四子各有其長。而不能放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義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小國之大失也。亦難以爲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爲成人也。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聊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特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大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也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

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千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要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然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

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

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

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語類問子問公

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吾或云嫌也時然後言所以以人不厭之口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難言而實若不言也一爲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蓋能取此則易如說得大也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公明賈曰公叔文子之笑也曰蘇氏曰凡事之得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

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不知其有五味必其適者也此文子所以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扶而求也武仲得罪將

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夫

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

所得事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

曰武仲甲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忌之法也或問范氏以爲時人以武

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扶夫于此言以明臣子之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侯

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

正然桓公伐楚伐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諱甚矣二君

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成公是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

說亦可謂聖人不答其末仁之問而獨其
之甚矣或問小註相桓之仁者其相桓之仁有可
錄不死利未爲過也蓋仲之仁之一字
則必心無私而事實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
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與平齊和法齊

子貢意不死謂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披衾寄反

命聖子王季子孫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周室褒夷侯皆所以正天

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答連

蕭卿蕭卿桓公不足有爲民不竟左衽管仲之

而不死得爲仁乎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

而神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曰孔可許管仲

以仁正以其功言之非以管仲爲仁人也若其無

功又何有爲仁乎

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緯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

莫寧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

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

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凡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

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嫌也若計其

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焉獨世

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說愚用

書之文卷二

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

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答潘恭叔泰叔問或問程

襄桓公之爲兄信乎以荀卿言謂桓公殺兄以爭國

而其言固在薄貼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

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功不

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

及人者未可以遠此而絕之也是以置其功而不勝

於而獨以其不可疑者稱之稱之則若與之而其所

論之則其所以爲有前時而論之也夫若若有時而

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

逃於其間而聖人得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

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又答潘

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

其言豈不難哉或問小註此是激發人必爲之志以言之時已無必爲之志欲爲之而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伋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朝者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孔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千

告夫三千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表告之邪之三千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

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

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

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

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

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固是足以正之周

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

春秋之法獄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

開可也語類問二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告之曰

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本意夫子初告時其意

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先時告三子以警

子聖人之心術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畔分屬三家

則其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不告三

子能聽孔子以才齊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

之耳理明夫子雖或不從而就取遠之哉今無成命

而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不可不告也其不告三子

必矣是則不惟石義之不正而事亦立可得而成就

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

明從違在彼雖不嫌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擊

欲不告而不數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

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類問子

路者者莫只是他勇便解他地否曰是也地子路且

勇凡言於人其要他聽或至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

唐人諫宗室進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

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

其言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問如何是

犯曰有忠誠人便是欺以看君子路不欺人欺人

曰無臣而爲或問小註張敬夫曰畫說而不欺犯顏

有臣乃欺也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畫是

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

時而犯之則有以成勤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

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非矣如新交

要譽其果於犯顏爲事○答吳伯豐子路所難而以不欺

爲難夫子路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端

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曰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精義者勿欺也而犯

之後之事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就乎

汙下語類問君子上達一日長達似一日小人下達一

究者究竟之義言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

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

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語類問伊川云爲

已也為人欲以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德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而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明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行底爲人而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真箇要爲人然不曾先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非是爲那人不得未後相己也喪了己上學者須是爲己譬如與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自以爲家令做底事與人知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遽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有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接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

老而不倦是以踐履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小註荀氏曰未能寡過伯玉克己日新之事若見於外而精義欲吾人之有使者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而未知所以言不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楊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使者對之無過辭而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

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

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

職也近思錄伊川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

若當行而止當遠而久或過或不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重出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答潘瑞叔瑞叔

爲篇謂過其行猶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之過非言過其行也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曰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去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白道猶云諒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道

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或問

小註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抑意思來其曰我無能

非自見其能而故爲謙辭也此是盡性之學人人之

所同得聖人豈反爲是而不居哉蓋聖人所不居不

必盛德之事其意相微固實已以勉人耳謙辭正是

聖人進詣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衷道字當不得謙

字而謙意實

在自道之中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扶大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獲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鮮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語類不恥辭甚盛

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疊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

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

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或問小註

大日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

者其不備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斷乎外也若有

老患人不己知之心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

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

觀也已語類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

自家這裏便要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知

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

逆度亦是自着些猜來看方得吾許順之逆

信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胡明仲云精義

伊川

以料事為明便駁駁人違許信不信去也○謝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冰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信不信則過矣

與評

○微生啟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啟名也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德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

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或問微生固自以其隱達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

受時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剛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務

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矣足尚哉或問小注此要

于於微觀人者則失之矣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務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之於才也則亦以才為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天

將何以報之手語類以德報怨不徒不好但上面要

全與我改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道我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觀與千金者更難而然然是不行不得也○以德報怨本老子語以德報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亦不亦手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言至老子書而意同

於其所怨者愛憎更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

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

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

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

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

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

也語類以德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以

所謂公法行於上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寬財
 貴之當則則之當生財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
 焉不說自家無不報曰然又何以怨之怨無與
 他如召師叔為貴昌朝無應捕其家人生殺後呂
 為每適值朝廷治實事召乃乞寬其罪此以怨報
 臣與有私怨後竟以此得減其罪出於朝廷之公
 然不濟事於大義都皆了蓋實出於朝廷之公
 可以已意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
 非天理之正也天有怨有德人指之不能忘而
 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忘也顧德有大
 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
 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怨不當則直云者不私公
 不為己之私意所同取是時聖人視大怨而寬其
 公手忠厚義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
 忠臣孝子之心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滿而必
 竭焉以避其名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
 上之怨且厚矣則其所以德之何如若如
 所以怨之厚矣則其所以德之何如若如
 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口然則
 氏所謂小加寬曲如庚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
 而常和有所則盡其德而天下之為事可也此意
 下然後可也若小加委曲而告天下之公孫則亦
 不敢為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士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
 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
 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
 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語類夫子說出三句大抵都是
 無所待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
 源如木無根底勝地在這事人亦無待於外而人
 所以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知知但有天知而已以
 其與天相合也○夫子所答解只是解何為莫知于

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得乎人不得乎人亦不得乎人與世不相干涉亦其下學人事之早與衆人所共又無有得乎動人處及其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復與衆不若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義莫耳以此見孔子澤是天聖○下學上達是事只是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裏得超越便是上達○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點都合於法度是上達○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未日不要說高下聖人高我學者如何金及越說得聖人低越得意○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果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未有不達上達之理只覺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達上達者如何上達○問知我者其天乎只問是孔子自知不日固然是這一篇道理○或問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真之却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乎此固與於人而不與於天則又有弄人之所及知者而屬於天理之相關此所以人學而知之而天獨知之也曰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上達者言今日下學而上達者言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學之理則天理也形而上者也○其學而達天理即夫和而上下者其形而上者也○

何處答許順之○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上達至其學聖人豈曾離此○讀蘇氏紀年○蘇氏曰下學而上達至其學聖人豈曾離此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早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日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足終身下學○答廖子晦○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而未嘗上達也○答廖子晦○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而仁熟而自至耳若如操其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令之是以爲說無謂用心難苦而卒不近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惡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長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附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子路而善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語類○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語類○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爲

衆人言也通之將行也與命也爲公伯寮對子孫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進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亦是對衆人言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語類凡古之隱者非

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

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在不返之意然

使天下有道而無道亦無甚難設只是獨善其身如

老莊之徒而天下有道而無道亦不必待其十分

太平然後去天下有道而無道亦不必待其十分

亂然後去天下有道而無道亦不必待其十分

自此以後不可不爲之用天下無道則見幾而作可也

曰以古聖賢之迹與臨時之義考之則程子得之而張子又謂聖賢於此進退相以而心不同則亦兼以時與事言之而不專主於人之優劣也但進世之出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國之事或智識明達而均見天下之幾微然事物之外以沒其身而不苟此則不能避地時人之士猶頗有憾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爲耳故程叔子所謂是無而謝氏楊氏又嘗發明其說亦爲有理至尹氏之論降世以舉世不見知爲不在我而窮迫不得已之意反甚於避地之人矣蓋其然哉問小註謂人之出處去就惟其所適之時不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季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擊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宜

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

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

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去聲

一磬樂器荷蕢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

人矣語類問荷蕢開樂苑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妄天下曰他那人無語如古人於琴聲中

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屬淺則揭硯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傳音以揭起例反

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人不知己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或問小註

以聽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歸東前諸卿冢宰處治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

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秉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語類禮達而分定精義曰上好禮則民志定而知所以事上故易使○義曰諸君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民志定則上下之分正而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反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大饗帝諸類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問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未發時內面一齊直來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而面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己必害乙利己必害人之人不脩己看一安不安○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安不安○

人之敬也天災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信然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也○問脩己以敬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或問脩己以敬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精諸此于修己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而極其至竭心平氣和靜虛動而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卑卑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其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修己以敬其間而以其功政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餘也胡氏形容修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曰可謂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從莫如那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廣法檢身之切務欲扶持

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人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左右也則是則待敬之道也○或問小註修己以敬君子因于路不粉而少其言故生出安人安百姓兩層來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至於安百姓則更充積之盛自然及物及物之廣豈有窮哉也又修己以敬一言至安遠矣非安人一語安百姓又一樣也若如此則于路見少源是聖言有開矣要他道也末二句不重充發重不可復知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進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蓋弟去聲長上聲脛脛青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踣踣也侯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踣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

矣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脰若使勿踣踣然或問

范尹氏皆以爲嫌非可言論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侯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脰使微其足而不踣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還挺以毆之哉則氏以爲原

壤之使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嫌當絕中隱見手則慶此亦可見其說亦善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猶命謂傳賓主之言或

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

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敬之非寵而異之也

語類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

語類大要到五處無是理也

精義謝曰童子坐則

禮而弗隅無與先生並

行之理故曰非求益者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四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四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

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 見賢退反

何氏曰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 子路方問君子

時以附字答上而有字文勢乃相應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懣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學下

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語類 孔子

責以己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義 孔子

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 孔子

學却 孔子

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 孔子

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孔子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

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輿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

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

獨釋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

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己之爲聖人敬德之容

推夢自外觀之見其恭也而已爾其無爲而治之通

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如其所以

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身文爲治朝觀冠有封山澤

川澤元氣洙泗四非無事也此其日無爲而治者何

取日節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

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古

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

種淵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

乃時事之通然而非恭己之故也奈何曰因其時事

之通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

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加聖人恭

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妄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

乃所以爲禍亂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

爲州語類焉者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爲則恐有拘迫之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兩反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

我相參也衡觀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

所在常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

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或問小

註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虛觀心說參前倚

是有一塊物事先揮舞在那裏

爲忠信篤敬而發孟子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

遇而不見其在是云爾非有以見大心之謂也且身

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

耶夫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通表而通其若廣而安其理實如

行自然釋心之乎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

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

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

非夫奮思明辨之君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此

言必欲其忠信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

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貴於其篤敬念不忘而存其

理而不答吳斗南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此

以我之心見之。雖學辨或問立則見其參於
一物而在身外耶。亦先生曰參前衡後非有物也謂之無則不可。某
亦有詩云參前衡後只在心。易陳只今便了乃相親。昔人
求劍尋舟跡大似子張書在神。愚謂孔子答子張以
忠信爲敬而唯參前衡後之說。蓋欲其力行三語達
夫不忘。若曰坐見其成。食見其味。此亦可矣。且其所謂只今便了
者。轉性。至於如此。亦可笑。已且其所謂只今便了
乃相親者。猶取異學。鄙之常談。可蓋甚矣。乃
敢下視前賢。肆其譏侮。不亦無忌憚之甚哉。

子張書諸紳

純大帶之垂者。書之微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穩
穩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

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語類問學要體
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體。約大抵是要類
皆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體皆向裏。心卻向外。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
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

語

君子哉。蓬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米盡君子之道。若蓬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語類問諸儒以爲史魚不及蓬伯玉。如何。曰。試

直便先偏。豈得如或問。尸陳之說。曰。按宋語。衛靈公

遣伯玉之若。子不從。將幸。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恐死無以成

禮。宜置尸。尸下其子。從之。靈公平而問之。子以父言

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預於祭。位而蓬伯玉退

子取此。其說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理而行。自然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

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我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之心也○問殺身成仁時吾心死否曰死此理

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誠使真能

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懸實自盡之意矣

大率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

如此則可若按是心以為者則已不安枯淡自言之

豈不益精義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

不遷仁其故成仁也夫夫堤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不

則與仁人一致也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

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

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

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益以成其德也○程子

日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

而已語類大夫必委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

克己復禮而未能復禮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

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答柯國材為仁之至要蓋

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

外不說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亦師友者

自師安耳我何有焉以此意精義楊氏事其大夫之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精義賢者及其士之仁者利於此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謹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

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

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

顏子也語類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前章說多

與實無建正於初和夫者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後幾萬幾千年爲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社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方始社一開物字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明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爲善也○問

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曰三才也是知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

百年爲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闢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開未有

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之後便有一地查澤在其中初則淳樸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溪出中

模樸○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人故曰天正於子地正於丑

故曰地正於寅蓋至子始有人故曰天正於子地正於丑到子上方有天地未有地未有天故曰天正於子地正於丑

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建寅十二會以堯舜時在今在在始

物消盡或問陽氣肇始於寅鍾而具月爲建子然猶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月風乃盛德在木而

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故歲之端歲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如其所始也至於商

則始以任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

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乘殷之輅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五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貴

而得其中也或問禮記集說卷之五十五

也幾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

物也味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貴也廣矣
形而實飾之則不稱物勞而事飾之則易壞費廣而
又指費之則傷財此周
禮之所以爲通儀與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
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
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加
之皆飾體而用約詳如制等辨而分時此周冕
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

必有未
備者矣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
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
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
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

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

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

卒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

則德可久業可太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

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

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

可得而見矣語類問聖人說四代中各舉一新本只

要如此子曰固此北事皆要微此○顏子於道理上

不消說只恐遠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端

延和秦創

大皆是大舜大法

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以慎終

四代之遺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之害也此于至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

之全而寡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而相濟

以難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

其成服爲肅主而思用力於此意則又不免有老

謂實理之然靜則後以應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

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牽制不相爲用而

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干聖相精義伊川曰三王之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乎不復再矣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獨於告顏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祿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競上修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或

問范氏詳矣凡前三說皆以事之遠近而精義范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盡矣

○子曰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精義范氏曰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必生於治危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義范氏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必生於亂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柳下惠得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
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
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
罪太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精義范氏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必生於亂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

怨之語類范氏詳矣此必生於亂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精義范氏曰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精義范氏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必生於亂

移之心雖行小慈則行隱微之機然皆非所以存善心而為進道入德之資也其自禁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而為之深憂哉難矣者要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

卷之五十五

七

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類義以是制事先決其當否其間而文次第須要皆其此是禮以行之無流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問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也然讓之將辭或不能然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之將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柔意思然不可重操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如此信是後實頭無信則義故孫以出之使從者不知信是後實頭無信則義故孫皆是為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德地出是微處○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許為耳日也是德地○問禮行孫出

何以辨曰行是安排德地行出是從此要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為世以威嚴加人○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義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精義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非求名也有實則有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為名為虛名也○子曰論為善之效則無善可稱耳名不稱謂信道之至則遇世不見知而不悔

卷之五十五

七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爭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

喘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

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

也。語類。人能弘道。性不可檢。其心非道弘人。所

在道。仰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體但人有知。思則

可以大其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理。所說之

人或問小註。此須要得。大意思。名論道之本。求原

哉。問人。去弘他處。弘便是發。明恢復

之義。已心非人。不可但今人只會解重上。而不如此

章之神。全在下。要人十分體認。只會推遷進去。直

是放手不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

○子曰吾嘗將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

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苦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

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番語以教人

爾。語類。聖人也。曾子地來。聖人說。餐憤忘食。却是真

勤。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然矣。李若來。○注云。

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更要自去做

底。理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不

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朱反。

統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豈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

是以得祿也。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

又恐人知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說一句。

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在外者爲

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朱去。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濫之。則民不敬。

莊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

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語類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以禮這

使民去動之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情禮字歸

在民身上問是使他們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

然又問是合節拍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壓事便不以

使之曰然看加動之字使是指那民使他們向善便

是以禮不使他們向善便是不以禮加古所謂禮苗圃

得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

使他們以此事此

有禮作也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蒞之不

莊動之以不禮乃其氣質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

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

以為小節而忽之也語類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

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蒞之

與動之以禮殊工夫是如何曰今日自有莊以蒞之

不走失而於接物處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問問更

緊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問此便是

要本末工夫若論省日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

守之教角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無處無

事不若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知及之如

大學知及之仁能守之如意欲求仁而仁至如所

不得其正與所謂欲清而清一好也○此一章得

無小節界界有未善如欲求仁而仁至如所

仁心少正之則好矣不如此則仁心之動一舉一

動之與仁者或問此章之意以仁為本末之序以

大本已立雖民不以莊動民不以莊亦其守節之

大本已立雖民不以莊動民不以莊亦其守節之

及仁守節之學也此章義理處已而言何也曰知

者難未及乎為教至於持物處家之事也然為學

不能也為政者難不孝於為學然非智識之明而

持守之則亦無以爲臨政之地

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兩言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

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

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或問吳氏張氏之說亦和吳氏

人也一旦受亮之天下若素有不敗者最難夫曰

而其人可知受亮之天下若素有不敗者最難夫曰

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答張敬夫

必敗於事此其為任賢使能之具也與

一事之能不足以致君子之德故不可小知任天
下之重而不可恃故可大受小人一時之長亦可委而
任大事爾精義唯曰君子之道大故不可以小
知也開學折不以爲小祿之以天
下不以爲多故可
大受小人則反是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
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
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

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
而不爲哉季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避言當勇往而必
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
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吾名在外則不
可不通語類問此字是承當之當或問師事之於
於仁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則當自勉而勇
爲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自爲之非

事雖不可得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猶程子
所謂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也何讓之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
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
知仁而得於爲之者然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
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各有所當云爾

○子曰君子貞而不諱

貞正而固也諱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正
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
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場所謂貞
固足以幹事者諱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
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諱則有固必之心也或問
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
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諱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
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
有求祿之心也或問小註事自當敬夫子之意蓋曰
心取講得勿實不而後其求祿之心意出而字一
折原是兩字聖人語極平正只爲人於天理當然處
不肯講真一味希圖苟且後者而反有所
先焉學者於此宅嚴之問尤所當察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

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薛達而已矣

薛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橫渠曰薛取意貴達而已不以文為飾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替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由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皆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虛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揚氏則張敬夫謂之也詳矣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人之動靜語默無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也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唯在坐者蓋告之階則告之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問焉夫子以為與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閒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侍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戰兢兢自持雖渾渾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

之也大雅天下之至理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故氏以為聖人之仁者尤若但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意其不知所為而拘繫其辭也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意其不知所為而拘繫其辭也不專為不使坐於有過而已或問小註此章見聖使不妄於有過而亦在其中也理流行隨處皆無可虧陷而學者之有心於道者一過纖毫即是危地細密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五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章論及為齊論凡此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與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此中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

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

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

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

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顓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者之相也言一

子不從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情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階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與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

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語類虎在山龜玉在他處

中走乎在楨中毀乎便是與守者之過上而冉求分

虛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之以此

典守者之過此後章與實二子與謀之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憂，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賢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大音，共舍上聲。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怨，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

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或問：「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其味不均，則臣疑其君，而臣疑其君，則臣之幾不均。」

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求少矣。憂寡而求寡，愈求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

臣轉睦，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大音。

內治脩德，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

故弑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楮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宗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

以深罪之爲其席脅以犯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現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終世數不遇如此積善日
變禮易樂樂制衣衣服而流計之刑不能加然殺禮
國命載於陪臣則極矣故其哀
念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

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聲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蘧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速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孔子所言樂也猶書之言慎者喻樂不著餘義者也然則樂之於國亦易不然而多矣執得而齊之但傷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或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

論語集注卷之八

晉爵世亦皆不過五六而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代皆皆之非道或止其外或及其子孫遠不通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為差而史謂元帝牛姓劉呂政之細察輒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運春父未嘗不驗也天光勝人其此之謂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然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正善柔謂工於相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

正相反也或問三者之於人皆有兼而漸漬之益焉然之益焉便辟則無友善之益焉善則無友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數反樂之樂音洛

節謂雜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

論語集注卷之八

遊則情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語類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耽溺是也○問三類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欲放於好義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開過了日子雖所損猶輕亦非是一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見其相和反曰三者如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和反曰三者如一樂只是放恣侈游最害事到得或問樂節禮樂之樂便須抑小人謙遠君子或問樂節禮樂之樂但為講明禮樂之制而恭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但三者之為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聖則吝之熱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字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

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鮮多賢友而
直諒多則之士集樂是三善而不已焉雖欲不取其
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日損
者之相反矣何日損樂則不敬不和矣快遊則樂人
之善矣安樂則精義精樂日便得足恭善
擇親勝已也精義樂令色便後巧言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

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

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

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

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語類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養其或問小註此是制心
備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制有只義志之不失而外誘得
以乘之故須隨時知戒此這箇義理當存於中定要
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
不是知戒下縱得有義理來也○人之血氣固有強
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而常持
得這志氣血氣裏極也不由他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語類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
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
理會得天命是甚地方得○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
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有位者固宜謹者皆謂之大人
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則畏天命自是
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則要緊又
是知得天命可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
日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賢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推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或問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純實查津則於天然於性中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不待學者而了然於吾心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

清高宗二十五年十一月

—

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
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窳易逆致於其所未通者必知
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
大體也或得於昏濁偏蔽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
粹者則必其室於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盡不
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蔽又甚而
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
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困學恐開繭序困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如其
困而學焉以昭見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
以累免矣能從事於學則其成固不在吾人君子之
後不能從事於學則其成固不在吾人君子之
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明
可不悲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發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語類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逐一件上思造一件○有物必有賜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恰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

附錄三

一一一

教人不見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類是迷一敗工夫
更反復說上音方知得外面許多費盡心來未
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結地積
累成聖便無些子涉着親視這惟明聽德惟聰有
一件可齊他無些子在眼前便要看得這便被他蔽了
到這時節有便知得有病裏理在所以善此物在所
不當然這便是見得無益之見得無益之說與夫眼
近故曰說這見得無益之見得無益之說與夫眼
說此之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與夫
將耳常聽外而許多不好說論却及於他是不耳故
將耳常聽外而許多不好說論却及於他是不耳故
低聲或問人當隨時而思若義理則臨時而思已
無及若只想然守自家籠統說直至有方人說開時
却莫思量這却甚易自字一句是矣聖人說千
萬在這裏何用事事須先理會却得了方做得行
得何故中清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春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記正心誠意知先說致知如知又曰九思固各事也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辨之然則無窮矣若能於此致其主戒懼之誠而無須刻之天然則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探吐前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謹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語類志

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

充是行求其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若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騏四馬也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當亦祇以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開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或問小註

諸氏印不學詩而言

則其言皆直前無禮義之文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得三闕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

其子或問陳亢實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過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

以其私己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指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固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私厚其子者

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六

五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六終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元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婦如字
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

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駭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

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語類 問陽貨之駭亡此不足
資如孔子亦駭亡而往

則不與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
人駭亡我亦駭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
不幸遇

諸途耳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語吾將仕矣 好重知
重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

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隱

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

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

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

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

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

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

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

為體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身猶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或問 觀夫子所以
告微生欲與

夫辯言在榮衛之節則聖人之自謂未嘗不正其理
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
事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休
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
之實然者則是
初亦未嘗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

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

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

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語類性相

氣質性善以理言之便是兩箇物事近以

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便是說那相近了氣質

一或問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而質

性也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昏明厚薄之在者則謂之

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性之謂性此所謂性之

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

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

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

性而以相近而言則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

以未為說如此問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

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

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

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善性充

大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答程允

夫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之一性耶何相近答楊仲思

今但看橫渠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一段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

凡說性字者都是天地之性說

答王守仁先生問性善惡之理

性善惡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善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惡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性之理孟子說得最明白

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

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

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語類性相近是過

上知下愚是此中抽出愚者說○聖人所言各有

地說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是○聖人所言各有

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樂得所以謂之下愚而

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急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問

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程

子無不可移之說何不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

自存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

使爲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

其異而不或問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可謂相近

者其爲同或問其品同相絕矣然其原生之初則

味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有近近之

殊而此爲善而此爲惡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

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不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

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嚴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

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

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類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

學道不遇曉得孝悌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

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

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或問樂之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致其用為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扶音

論語卷之六公冶長第七陽貨

七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語類

吾其為東周與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斷非可從從不以議之也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

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

也或問小注

程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時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救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周亦明矣然則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

道教子欲往以其有是道也幸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後教夫曰弗擾不樂命於君而叛其大夫逆也欲以是克亂是以亂易亂而又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為篡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諸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

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

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語類

不敬於有急患之意才急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仁也○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使者是能為人擔當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

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

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脍召子欲往

佛音別脍詳案反

佛脍晉大夫趙氏之中牟爭也

何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居音去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好知道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

偏也語類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愚曰只爲不精義

易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貴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

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輕信而不知以爲計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縮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第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則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

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語類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

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人若不知修身齊

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

所見曰自家一身一案已自或問周南之詩言文王

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

南之詩言

而或德之華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

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只是無所見者所謂不學牆面亦未說到不躬行則

行不得處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精義之本在禮

於敬樂之本在於和中心斷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唯在於敬與和而已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

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

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

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

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

審反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竄踰牆言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類問色厲而內和何

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

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

鄉人之中獨以愚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

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類

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惜。鄉原無
其見識其所謂惡亦未必與惡乃身而隨俗之人
耳。便是世間有這一箇半箇不界底人無見識之
理之是非一味沒人有時也似是箇好人然其地
裏却却做罪過。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皆稱
之新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爲道者此真鄉原
也。答或人。鄉原是一箇小壞物。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多讓前言往往行以畜其德道讓塗說則棄之矣語類

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千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夫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夫而已○

胡氏曰許昌新蔡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

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夫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

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棱角陷屬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語類

廉則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外得或問小註

鄙夫利去處譬如物之割被兩下今上

古之人有志願太高者此是狂之疾然其狂也不拘

小節肆爲已耳今之狂也不顧禮義之大閑而流於

蕩此說不是狂是并無狂之疾矣○大抵肆廉直

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介操而失於隘刻

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議其他則未免

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

發學者詳之語類問于欲無言者言有所不能盡

得說也耶欲無言者言有所不能盡得說也耶

以是觀之則言者言有所不能盡得說也耶

而理有言之不能盡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

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豈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

此但以子貢求之言語之際而不察於踐履事為

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

而非以爲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

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說之夫天之不言

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聖言不

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爲說者如曰然而成之之

言而信天道至聖人至德夫聖言不能論之謂耶

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耶味此以

聖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歸無不可言者特以

爲耳求之言而不察其旨則爲日用義倫之外別有

不待言而顯者若夫聖以爲日用義倫之外別有

物恍惚惚惚遊脫脫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

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

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

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取強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蕘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緣要絰不除無食稻

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

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誓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

之以深責之精義

謝曰人子能喪而制怛之心發於自然飲食旨不甘東勝味也聞樂不樂東勝音也居處不安東勝伏也此意可致

殺予三年而服以是聞特恐喪者過中而已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

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

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

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

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

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

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

之無思欲其有以鼓而及之爾或問小註

自事親從兄而出事我輕所重而惜其未故夫子推本以告之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

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類

心若有用主只着如今禮制書心便主於讀書提寫字心有所便主於寫字若是恁然讀書未有不入於邪說或問

不註此非博奕之辭乃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

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

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語類子路之勇人子幾錢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
若加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
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裡一事皆是見不到處
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近斯可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望者

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意
如字訕所誅反

訕謗毀也室不逼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室則妄作攷夫

子惡之語類勇是以我知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

公當於果而室不逼也則於理不通然則不爲之事

爲惟果敢而室者則不論是非而無妄作止聖人

所以惡或問稱人之惡有已則長時談刻薄之心於

人之惡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

道也居下流而誑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誑謂操逆作

亂之聲游是以君子避群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勇聞材力強猛果敢則其材力未必

過人而聽事敢爲者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七

許以爲直者微古亮反知孫並

惡徵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

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

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

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
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泣之

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或問何以知其爲僕隸

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厭也何以知其爲僕隸
下人也曰若爲惡

亦非所惜矣諸家說皆失其旨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藕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語類 問箕

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為四奴做人不成下故只得佯

在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

日既已為四奴如何更可以諫矣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

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

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語類 三仁且只就他一事推

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如矣○問三仁

不如易也而後皆能達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

上微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地地如箕子之囚

比干之死便是死地地不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

然便死却又到了難處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

如便是難處三仁難處各不同○問三仁之

日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問三仁之

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

之元子商亡在且善必善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

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叔特通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

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若去而夷齊之事如伯夷

已過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祖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

齊却難處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

須自有宗室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集注云

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集注云

多慘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私又其集注云

於天理之公而其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許之仁否

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不悖於道則可以許之仁否

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

許其仁者有可矜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求聖人自

許其功遇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

比伊尹則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

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駭駭可畏治之以縲則中國

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問三仁

見微子之微子曰微子之微也微子之微也微子之

死若更死微子之微也微子之微也微子之微也微

死若更死微子之微也微子之微也微子之微也微

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
微子先此千乃謀而死然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
所因者又少映知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紀爲重
爲嫌其干少則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不
已故遂以諫死而不復以爲嫌其上也千之則知
則知已之不忠且不忍復去以千之則知已之不
爲奴而以爲嫌此可以見三王之所謂仁人之
私故得之心之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之心之德而
其所以全之德而無違當理哉得之心之德而
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蓋氏所謂仁人之

論語卷之二十一

三

用心惟仁者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
時時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
也蓋仁者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
人往從仁者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
夷齊者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
而後言微子去之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
話只言微子去之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
而後言微子去之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
其封國則尤爲無所嫌矣答李時可得三仁之心
比于之殺身事勢既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身之祀皆理之不得然者使先王有孫
破曰卒于帝紂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
則箕子爲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此千之所以以微子
資身居紂之類然箕子之無益故欲謀之
地身居紂之類然箕子之無益故欲謀之
應以復讐又不可居位故欲謀之
是說則微子其志未嘗無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嘗如
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受其
亡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南祀或不
仁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謀紂紂不聽亦不敢苟

論語卷之二十一

四

全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心之仁也此
是說則微子其志未嘗無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嘗如
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受其
亡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南祀或不
仁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謀紂紂不聽亦不敢苟
之喜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留此千當爲惟仁者能

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朝音

或作饋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

魯哀公十四年春

孔子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語

類問史記載魯今且知如致騰干大夫則吾可以止

速必別計一事故知且知致騰亦不足若此之

夫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爲

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

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爲間於魯之君相使

以沮敗其所爲非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

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

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爲乎而其謂之特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也其有得於孔子之精義勝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受女樂矣又不敢勝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自也其知者以爲爲也然則孔子之知者以爲自也其知者以爲爲也然則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辭是以勝肉也

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魯哀公十四年春

人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伴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

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

同名也語類問楚狂接輿字伊川謂薛路增高下以

亂世必如孔子之不可救世而後可出其德亦不

可一日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

而道不行則隱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

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溺乃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大音扶 夷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輟徒與之與

不聲 滔土刀反 辟去聲 援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近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援覆種

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與如字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慨然猶慨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

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

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或問氏

謂夫子爲非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羣爲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辭則失之夫子去魯適齊去衛適宋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味常達與人絕若辟世則達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譏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 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實其不事農桑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通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

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

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

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

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

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

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

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

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語類仕則可以行其義不

無道君臣之義也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義便

不曰然○義便係進退去就任事如丈人直是裁斷

只見一過○問法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

之不行而不可廢宋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

有兩意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說義便是總

去就都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

要出仕爲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雖是出仕或問

方見得不仕無義說就不仕便都無了這義或問

知道之不行矣而從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

有可不可義合而從則道同不忠於不行不合而

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悞私徇祿而離一辟

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答劉韜仲無道而隱如

未嘗相離也可見矣

也彼髮伴狂則行怪矣粗精義揚曰子路問夫子於

落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精義揚曰丈人其言不謬而子

路拱而立若待問者蓋教之至也記曰禮也宜子

路有得丈人於君之問而欲之者斯都故止子路

二人春相得於靜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

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窺荆

轡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下聲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慈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

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公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精義侯曰聖人之可降身亦有可辱身亦有不可降辱身各有其時而已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

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

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

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

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

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

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

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擊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亞飯千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繚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千繚缺皆名也或開小註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蔬食哺食晡食比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鼗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

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

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

桓僭矣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途河蹈海以去

亂聖人俄頃之期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精義謝曰周衰賢者相繼爲難作多仕於伶

餘鮮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恥是以非而去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陳氏本作施屬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

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

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

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

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

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襄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聞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諸朱子大全卷十八

卷十八 人子

論語朱子大全卷十九

子張第

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

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語類致命猶送還命與或不問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

也則其語抑曰其
可已矣則其語揚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語類曰言其

不廣也。使侯監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縱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

人告之以道也。亦不得此受道。從理不監信上。更有萬般病痛。是既下。

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

張云吾能爲有焉能爲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濶着得在○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

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糞袍之德

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藏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
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

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

廣大之真信道不魚則在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
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
至於不弘收項下則弘字當與不弘字同義

至方不遠。故須者下兩句。強爲信言。以較相似。各自是一箇病。世間有白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

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或問曰：此以人之

德者存乎量故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

弘而不_也夫總萃言該衆理而不自_{以爲博}

下○百○之○善○事○具○有○衆○不○美○深○而○察○不○才○自○足○以○以○爲○齊○得○衆○知○務○足○而○以○於○周○天○下○才○以○之○而○事○於○有○天○

不肖爲懷。懷乎其習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

所謂寬以裕之而會之所可以任天下之重者不可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先也而若不

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非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
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

孰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

有亡義

曰可者與之耳不可者臣之子張目畏乎吾所聞臣

子曰未身也其不可者打也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

子算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議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語類

注交而不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泥交亦未嘗或不得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或問古注以二子論交有泛交得交之異而尹氏亦用其說程子乃以爲有初學成德之不同二說孰是始而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

論語卷之二十一 子夏曰

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已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惡己疑人之道成德則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善惡已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拒之而已拒之則善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

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

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語類小道不是與路小

小如農圃醫卜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

求道理便不通了若果端則邪道也邪道之上有

得或問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之道之大者

皆用其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

一物之理勢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

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次

矣亡續作無○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論語卷之二十一 子夏曰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語類如其所亡便是一日之聞知得所未知月無

學何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真在此做工夫

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

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而知而溫故

善則學服膺則弗決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

得一件事類只若得一件事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語類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入門路當從此起漸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此四字只是爲學功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賢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
只管沈沈地求下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有這
仁惟篤志又如問近便處須痛下底死漢了那得
走作只在這坎裏或問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
不放則仁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
不外馳則仁之謂無有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
矣曰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亦各有不同者奈何曰
是亦如其前說之類也伯子之意蓋曰同者奈何曰
乎已耶叔子所謂推排則以之意蓋曰序爲近也
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參以頓挫之義則將有
摘事是物二子以反思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
端者矣則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則如
子之言尤宜在其中者皆爲未此而得彼之辭則曰
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教雖卒歸於得

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

集前論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閑過日厭學亦有不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精義

文之至也何江或為字無嫌過作非孟子曰又從而為之辭皆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精義

君子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本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云無繫學者詳之語類

大節是節小節無不可若大節未定小節何談即此章不能無弊如師曰德地推廣接濟事却是大德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常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護子夏弟子於威儀末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博焉孰後倦

焉曾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別是別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

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

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

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

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

本

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類

問有始有卒乃謂兩端之數不以此不是說聖人教人必由是入外上事惟聖人道明便知此下學便

上若教學者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則須循其序也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意正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貫有以先而傳之

意皆是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考之程子

意皆是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考之程子

意皆是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考之程子

答程允夫

先而傳之非以性今天道為

後面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
未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
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箇大言
無本末精粗之辨便以此說意思都無精粗須知聖
賢之一致而其教不可問其序不可和也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次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

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

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

本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

聖人事想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

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

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

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語類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

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曉不着

忽然思得乃知却是存本小大無不待明道說君

[illegible][illegible]

難以理無大小言然遇則夫以不
者以理大者之真不遇如此也豈非相
者之尤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
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
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語類此為
子而設而心而仕者元不食太故學或問仕
職事之職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

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也
者校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
錦之說而夫子之說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契
少年學高材卓犖為美官者不棄其意也此而推其
餘意則又以明大仕小仕而學時不免有背公明而
之知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
時或也
答程允夫允夫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
無以進地學優而不仕則無以進地仕優而不學
則無以進地學優而不仕則無以進地仕優而不學
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也之說學是也學
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說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
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
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

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
知此說是否曰此說亦佳舊亦嘗疑而向次序則
今云各有精義范曰此士之常也若顏子之算數
所指善佳精義雖開之未能信雖優而不仕其所
者遠矣君子之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欲仕學所以
為已仕所以為人必已自餘而後可以及于人故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為人也必已自餘而後可以及于人故
役則仕行其為人者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或問子游之言
其情為是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其情為是則於致字之義為無所當矣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客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
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
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精義尹曰子張之學
病在子誠不至

子父藏于自養樂都能用父之人守父之使而不
人立政未是父之不可為人多不能固有用父之臣者
然前據他位使自奉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此
欲爲高士便處自時不待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宗
四之武昭儀位既不能升又李文子相二君無衣帛
之安無食粟之野則武子相三若五十年魯人謂
父之政以爲之野則武子相三若五十年魯人謂
疏莊子乃律能或問處于世相三若五十年魯人謂
忠於家而皆不能守而故之莊子乃謂能父其
父之臣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
爲孝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嘗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

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類大

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領是也小者

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或問此所謂

老勸其弘子孫實之謂耳若入太滿或問小註焉

而年事問焉則屬之祝史亦其一師也或問小註焉

乃問焉師也本方正計所問無常師何處有正哉大

子焉不學中者本推為不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

是學大學小者本法度至咬張敬夫仲尼焉學焉

武而大備故中而亦云忠孝之樂樂則政教化高

言學文志文武之道只指見王王之禮樂則政教化高

章向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

說則不察如此言矣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

便是一以貫之便是有箇性而知之故本領不

之對雖若遙遠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體矣答吳

晦叔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

晦叔作傳世者謂孔子焉不學焉不學而亦何

亦何嘗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

知然何嘗不學非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

如舜之問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耳聞無遠而非學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

突意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語類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

通曉事務孰動得人孔子

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足宗廟之美百官之

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

宮廣也語類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

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子在前在後

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

實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習

譬如與人言。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人得。會不得者。便是人不得。且孔子之教家。人與教。須子何些。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小註。張敬夫曰。武叔亦望其能。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以人言而不取。天。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嫂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去量

論語卷二 公冶長 九子成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或問小註。日月之喻也。其量至高。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如去聲

責子會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勸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勸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

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

論語卷二 公冶長 九子成

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語類立

新立如力。故之宅。揚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

自立得佳也。勸之斯和。如又從而養德之類。德有鼓

動之應。從之便是勸而和處。

○謝氏曰。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

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

經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

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

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大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未絕矣戒之也或問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昔者怨哀樂未發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一

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和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足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精義伊川曰允執其中怎麼說得則事事物物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得不中矣

舜亦以命禹

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迷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

論語朱子大全卷二十

二

其告諸侯之辭也語類簡如天檢點數過一赦等與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費來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多仁人語類

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有德先喪人離心離德是也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或問小

註四方外謂四方之政莫不以次而舉行焉是

也上三年推舉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

也答何叔京所謂制斗折衡於恐非先王之法以舜

言謹權量審法度大豈以制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

理至公之器仰惟之者有心耳以其操之者私面

與滅國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

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或問小

註興滅國三年天子只知理命如此而爲之天下之

也衆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盡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或問

小註寬則得衆以下此是帝王現成實錄夫子列叙

合於人心而人自悅服如管仲齊賢也者蓋亦近之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且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

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

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

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

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

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

馬於度反

語類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食或問曰惠而不施類之存若外物欲之則為貪或問曰惠而不施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得何物足以系其心夫何貪者安行自得之謂近於賢矣然君子之心一至於此不以彼之衆寡小大面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而何驕之有哉或曰其衣冠尊其時視以自修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精義明道曰因民之如耕稼陶埴皆因其順利而道之○謝曰惠而不見於費者其府庫之財手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四時之和四原之稱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怨不

害於何費之稱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可不勞而勞之者以快道使之故也惟吾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虛謂殘酷不仁恭謂幸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坊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

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之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語類問答之謂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實不貴利不辭讓者蓋此人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此吝者不貴利又廣只是或人遲疑不決底意然當貴便用貴便用後如李澤勳唐憲宗遣實據博將士曰若得其未請而後賞之則思不歸士矣正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取自專都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或問唐德宗是也謝說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或問唐德宗是也謝說

非是有司之說則楊氏為當曾氏以為如項羽刻印則忍不能予之辭張敬夫以為人上而為有司之事夫人心中而看則亂未必不由此亦皆得之然張氏之說則唐德宗其當之乎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或問小註胡氏曰一定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易者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

莊叔問集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謂知有命而信
之人不知命則遇害趨利何以爲君子而解公伯
思子路章乃云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
後安二章似相反某謂公伯察章指聖人言所以不
決之于命而此章乃爲欲爲君子者而設不知如
何曰未說是也上章說得此意思好語錄中有之精
義謝曰知命非君子之成各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
賈賈可注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注
之成武可屈不知命故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
屈之其爲君子豈不
卓犖然有餘裕哉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
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
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朱子大全卷一十終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

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

人也本齊國也受業于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

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曰

可以往則往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春秋無

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

豈知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宣王之

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

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孟子齊宣王

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言皆不合而

孟子以伐燕之成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齊

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義又未知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後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

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所見若無所見不前入又非整空撰得出必有

知言所傳者何來○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苟與

極大醇而小疵孟子以韓子論孟子甚美非見得

也苟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又曰孔

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其道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

道者曾子也觀其終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

者子思孟子○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皆其學也

子解而聞之，那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顧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孟子卷二 大全序說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
問：「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
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孟子卷二 大全序說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過人便

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

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語類語孟綱領

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得善圖
就明善誠躬下得字各自精細實工夫只一般
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
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人箇門方知門裏
合關緊若不親入其門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
門裏事如何知得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
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
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
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踐心性着落
知下工夫做工夫○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
心後來還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
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惟是心

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
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
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
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覺心然答
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仁即心也但當時不
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或
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只是公自不會耳譬如
如你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耳譬如
今沙灘孟子但說滋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不待
以將那滋味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
說而知也○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需時有長
短短不類孟子疑自著之故首尾文字子門
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何死如此若是一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門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

孟子二卷二文全

孟子二卷二文全

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書皆
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
曰立天之遠曰陰與陽立地之遠曰東與西此又
之遠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關關內外人須
自文之法○請孟子并推看此義理熟讀之便曉
游無一字附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明白熟
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熟熟來放
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妙又且是
甚次第文章某因讀此書不特是義理精妙又且是
方見得意思某因讀此書不特是義理精妙又且是
有似今人開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辭曰他
此猶是淺者其他自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

孟子二卷二文全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
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
聞耶○問孔子言語一句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
含無限道理無些參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習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
道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盡道理更走
他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推事實
論無限言語方說得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
子說法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論語之書無
非存心養性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道擴充之端
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歷飲誦詠詠來孟子大槩
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
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非禮勿觀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
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孟子人井之心四端之發若
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
下落換而充之於此等話語玩味便自可見

孟子或問小註序

諸孟氏七篇只是循天理過人欲

縱橫之術而為楊為墨者又復壞法亂紀天下之

陷溺幾幾乎有不可挽之勢矣孟子遊梁遊齊風

塵勞憂亦如孔子席不暇暖生春

秋之世而為春秋著此物此志也

精義綱領孟子曰孔子只愛分別聖賢之念如孟子

大聖如嗔怒為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

功殺與水相和此是不可及處又曰孔子為

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譬如自許大秋象

後為海曰世未及孔子

然後為泰山有許多水然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一

桐城戴名世原編

錢塘程逢儀重訂

歙縣程鑑吳縣張士俊

歸安江三錫休寧程文所 同定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

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不

一

見

者侯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而各其禮也蓋先王之禮不仕者不得見於諸侯國之聘上則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告梁國之官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見先然後往見之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

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語類凡事

先有制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

邊做然義本不害利但不可先說利而後說義

利之心蓋緣本末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

義是事事要合宜○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

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德之體程子所謂德者義是也

處心之制則是義之體程子所謂義者利是也

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者利是也

處者宜則義有在外○如孟子言心之德是德也此是

之宜也○心之德是德也○心之德是德也○心之德是德也

是心之宜也○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而前便割其利也○然則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之制是制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之制是制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之制是制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之制是制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利如刀割其利也

事言之則仁德而義用也錯綜交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端以義則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之意何日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而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

答許順之以利心爲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仁義之正不待喻而然然後仁義阻也

子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餽

聲屬於
鹽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千下下取千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

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精義
宋川曰利者
家也再欲益也其害大矣奪之則財散而志
之極則財奪而致怨怒夫君子放於利而行
孟子謂先利則不奪
不廢誠哉是言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不通

[illegible]

人不違後
若須從王始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積果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或音棘鹿音安鶴詩作爲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

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

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圃中有沼也

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

白貌於歎美辭勿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

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喪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

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

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

梁惠王上

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

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鄰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血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

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

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

梁惠王上

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窰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與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得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養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飡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宋去聲音勛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

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高養也時謂孕

字之時如孟春懷妊母用祀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上 九

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

重也丁寧反覆之意釋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

須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義而飽煖無欲則又近

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

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

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

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或問既曰無能不勝食矣又曰老者

之飢養其小則非七十者之所得以食之矣先王制

畜人功所爲則非七十者之所得以食之矣先王制

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先王之制

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之制

教民也民之老而後食肉也若此則老者少者

不得其養而當得中實謂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

不待其蓄積足也亦此意也曰禮庠序以申孝弟之

義徐氏之說奈何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爲說亦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上 十

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殺固已行其餽然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李平求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李餓死人也發發倉庫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

孟子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十一

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

之改與未改耳嗚呼余隱之尊孟辨李氏謂周顯王未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恩謂周已失通變資資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顯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例亦屢書矣至於顯天子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其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之心與天同而無所違莫當其季季於已廢之哀明而使斯人坐其神無已哉早陶曰天聰明視民聽民聰明天明畏視我民明庶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豈異是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卷之十一
梁惠王上

十一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面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言勇
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

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

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

孟子卷二 梁惠王上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

使民飢而死乎精義

楊曰翟露送伊川先生西遷道
宿僧舍坐虎背變像先生令轉

精勿使霖問伊豈不以其徒彼之故亦當敬耶伊川

曰但具人形便不當慢因當此語曰孔子云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

之其遠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

不忍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不忍則於人者

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

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

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
聲此必二反

酒與
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

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權反斂易皆去
聲撻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

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

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

於效死也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賦使可

無時不受兵制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以大容易

否曰自是事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然已甚幸歡欣鼓

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於速後來公子

無忌綽素一舉直搗至函谷關可見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

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

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水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李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

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

以必合子一然後定也答許順之定于一只是說一

同不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後多
放此

夫音扶沛音特由
當作猶古字借用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

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上

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

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

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

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

天下愈亂秦漢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

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或問

小註通是出語人而逐其問答如此孟子見梁王之

初也要觀其動靜以下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

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殺之味出語人
三字非是細君之惡亦非開問詳論總因當時未有
不嗜殺人者故特
為天下人牧告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

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為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

孟子卷之六 梁惠王下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

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語類如備者未嘗

謂於如桓公晉諸侯一匡天下則讓一匡天下則讓一

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

行其道則必不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

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

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

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

國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

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精義明道日得

斥僞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耶精義明道日得

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下可不審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燔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此音核舍上聲觶音附觶音連與平聲

胡訖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郅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訖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係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議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或問不忍者心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仁有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舉不可得而亡也故降而使其不蔽於天時則必禮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代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卽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罔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

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讓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要不得

異怪也。既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

卷之三 續前
三

111

殺牛旣所不忍。饗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往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者。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語類衛志本非以殺來把做愛詐看了便道是不如却不如天下事只緣起處新在却箇巧處道是始得當齊王見牛之狀

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其情乎人似住不得共其
過所不見者而易此乃是德流行於當時無窮措
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
也或問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賦形之所
同也故君子參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者嘗問其不
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
爲而爲之也此則與爲不若泔厠之止殺而蔽肉
爲日人物並出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
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
人之與非自爲同類而物又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
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
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後之
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則賤用之以禮不身親不暴
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淳反夫乘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賦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聲爲不之
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育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

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或問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殊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或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或不問小註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却已爲齊王不若推下針方與舉斯加彼二句有聯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爲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邇近之失欲其於此添錄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治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類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抑發語罷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位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爲之爲皆去聲俱令皆平聲辟與闢同和音清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鄙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就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固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思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至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聲與僻同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音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兄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夫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

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

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

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一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三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

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
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道或問小註

便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就樂曰不若與衆

與衆樂亦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或

問小註 獨樂不若與人之爲甚與少樂不若與衆之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或問小註 臣請爲王言樂爲

情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也頽

頽也人憂戚則蹙其頽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

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莊子卷下 不齊之二 樂王下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幾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咸英

詔渡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國音又傳直德反

囿者養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孟子卷下 不齊之二 樂王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燒

芻蕘也蕘新也語類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條件孟子此說其意亦只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籠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豈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皆有屬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蕘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國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性反

禮人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德音重驚音句音錫

仁人之心寬洪憫恤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

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

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語類

大邦之事也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已矣亦所當然耳○問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

之實洪憫恤也便是小國不恭亦憫恤他不動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能得事大日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恰地小之事大弱

之事皆皆是道理合意地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者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

一國之規模也語類

問樂天者惟天不畏天者謂天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

或問千問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

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惠而厚歸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

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仰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致怨然而必自強於政

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德與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平弱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人民終焉或與

王柔或刺其不睦之明也或如文王句踐或如也而不可不睦此皆仁之明也

也又何必仁哉仁者其說當矣答或人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存人之惡無所擇

而動不取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者循理而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知此故能以小事大者循理而各因一事而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

事之精則有樂天是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
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時。是天之威
于時保之此智。若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所云忘私
克己乃是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己之可克
矣。處勢重乃計利害之私智。若知天精。伊川曰
運之當然。而欲以備之。所以爲畏天者。爲能以大事小
所計較者。非欲以備之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
仁者欲人之善而於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
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或問此周頌言保天下之
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攸歸。彼
似成王而言則固以畏天而能保文武之天下矣。此

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曰孟子之引
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
傳授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諫師弟子問類皆口相
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槩論
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或

問小註王請大之句。包下三條大勇亦
不止文武特借文武作證耳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爰於也旅衆也邊詩作

校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但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

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

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

此解之寵之問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

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

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議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愉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朝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

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

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
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
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
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晡晡宵露
民乃作愚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晡晡側目貌胥相也謗謗

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

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

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

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言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陸里反招與韶同音較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

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

曰徵爲車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

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

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

其君者也或問小註

孟子援引莊和欲其欲公按晏子之辨而行在已之意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

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存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

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明堂說

明堂之制者非一蓋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
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簡東之北爲青陽
左簡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之北爲明堂
左簡南之西爲明堂之南爲明堂右簡西之中爲明堂
太廟西之南爲明堂之西爲明堂左簡西之北爲明堂
西爲明堂右簡北之中爲明堂太廟北之東爲明堂
北爲明堂右簡北之西爲明堂太廟北之東爲明堂
太廟太廟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共左簡右簡則青
陽之右簡乃明堂之左簡明堂之右簡乃總章之左
簡也總章之右簡乃玄堂之左簡玄堂之右簡乃青

陽之左簡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廟則
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
是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扶青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
精有可成培之則裁培之不然而須別
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乎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譴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學音奴鰥始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

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

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

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

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

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瀟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寡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寄可也貧困悴貌

卷之三 大雅卷之三 澤水澤下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粟儻糧千粟千囊思取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候音侯蒙音拓聚詩作輔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儻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儻糧也戢安集也

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錫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卷之三 大雅卷之三 澤水澤下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遵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註水涯也岐下岐山之山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
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
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
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
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
君之閒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
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
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
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
矣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進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
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於自責此
齊宣所以終不
足與有爲也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

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
也

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
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
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

臣平精義 呂曰世臣如畢公
弼亮四世之類

王曰吾何以誦其不才而合之 合上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固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千

如不得已言讒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

孟子卷之六 梁惠下 五

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

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

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

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

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答潘文叔 左右

大臣分其國官并臣但謂親戚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樞密等以中書門下之臣云耶大夫却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

亦上大夫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孟子卷之六 梁惠下 五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精義 或謂人主

主持是 否 揚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權此固是也書稱

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

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奪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之

權不聽左右諸大夫之說舉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

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蓋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

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

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

世也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賊義是就一事上說

賊仁是就心上說其言賊義使即

是時那仁應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雜者

李公常語云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孩可託者護手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爲堯由孔子而下而爲臣國家可得而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誅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堯舜左洞庭右彭蠡而得然有不暇之心耶其在九官尊后之殂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讀余隱之尊孟辨仁義

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讀余隱之尊孟辨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皆人心之所同惡豈惟

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故某氏書得已哉孟子聞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

失口而無非仁義爲辭則人將道其數後其君爲禽獸之歸矣言其可不慎乎湯有慙德仲應之詩言

之詩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策揚之草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義德教必

以三代爲稱而湯武不可爲與惜乎戰國之世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爲湯武三代之治不可復

見此僻儒得以妄生異議也曰隱之此辨甚精但所云矢口而言無非仁義兩句說事意不盡不若云故

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惻隱之念四言其效以爲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乎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

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犬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忠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兼去聲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二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

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

之道耳。非謂文王欲取，而商人不能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亦是論其理如此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算食並柴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算音丹

算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蘇克立猶反後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

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哉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老同倪五猶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僮尙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閭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聞闔辟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家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四方盡散而君之倉庫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大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

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

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

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

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

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

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僥倖而苟免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陟皆

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鄰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

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樂爲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說

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

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彼他相成次第此

之地無人來覩他故曰漸盛大若滕則皆是難保也

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以他若能用

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

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

之國甚強可以有爲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齊

文公却有尊意又以國小主張或問小注守義只是

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喪氏當精義用日事無理之國以求有安登人君之在平時精義用心哉與民守之發死勿去孟子言其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商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篇

荷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強扶音

焉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

邊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

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

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或問子

告滕文公以太子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

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鮮不

過能為善以符子孫其大則發死而已固不以湯文

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祿能為善者孟子

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遇之者惜其國小人鮮非有

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如德不讀余隱之

如來勢雖有銀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讀余隱之

尊孟辨後世孟子之孟子辨後世孟子之孟子辨後世孟子之

之慮心也孟子曰滕文公曰荷為善後世子孫必有

王者矣是心何心哉辨曰善者福之注者禍之天之

道也昔人為善固不望報而天必報之以福可以天

道難信而不足信然孟子勸滕文公為善謂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

之也當履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為善之利

今以孟子之言為非國將何以勸其君耶曰孟子言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強扶音

望報之心也荷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太

王遜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百祥亦豈望報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

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

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邪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邪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焉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
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
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

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
此察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
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失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人見之見
音現與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過哉爲夫辭屈意屈反尼女乙反焉於處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

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

孟子卷之二 梁惠王下

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

則我之不過曾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或問范氏所謂魯侯不可言天者甚精或問小註范氏

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

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併其在已而聽其天至於人君

則當尊用賢德奉行精義楊曰孟子之過不遇於亂

天命不當發之天也精義與家之所繫天實爲之非

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二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

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

丑蓋設辭以問也或問小註實因之世功利之惡深

之君欲其之即學士大夫亦不

會分野那得有學術事功微末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與子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

安貌先子曾子也蹵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

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

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

之未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

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過而

獲翁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語類同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三

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蹵以為卑如何曰孟

子是不肯做他於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問公

孫丑以管仲晏子並舉而孟子只言

管仲何也曰言管仲則晏子可知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手

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速

反手言易也讀余隱之尊孟辯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

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如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人有如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微狄攔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諸學者立心改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私而不公仲之說矣李氏又有救國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之說而仲之說以爲子舍之說者故周桓公亦深矣夫賢誠心惻隱而救之故孟子不與管仲以是正隱之以爲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齊桓之特周德衰天命未改而命之事未可爲也孟子言以齊王魯反手自許當年時分且言己志非爲管仲發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典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

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

制禮作樂然後放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屬音屬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聲倉方之倉與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

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鐵音基音

鐵基田器也賸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

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精義伊川曰地不改辟民不改聚只脩治便是

且王者之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兩之

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尤郵言

置郵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當今之時萬乘之困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樂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

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窮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解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難由此而

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

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

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語類公孫丑問孟子

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伯王事大志孟子動心否乎非謂

下陷富不過有所憂懼動其心也或問孟子之

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動其心也孟子無所畏懼

當處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

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

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耶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吾蓋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

我不動心則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撻奴

效反韻音
漸來去聲

北宮姓黝名南境肌膚被刺而捧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
下同

孟施施發語對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

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

三軍矣舍盡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語類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音子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問集註云施是發語對舍何也曰施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據曰如孟之反舟之稱尹公之他之類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

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或問孟舍之

北宮黝之於子夏奈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

以其氣象之勇似面朋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

答呂伯恭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

勝但孟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

其守之義約此亦文勢之審非以勇二子各有健而

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下豈以其德為

似之哉蓋孟舍守氣養勇之心甚微而曾子下豈不

此亦非孟子之所過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憊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好去聲
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

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衿縫又曰棺束縮二

衡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答徐彥章縮直也

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

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

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

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類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

物是半虛半實守約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守

北宮騶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

約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守約矣又曰舍

上微子或問孟子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

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

守也蓋勸舍告守氣以養勇然以勸比舍則舍之守

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

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

約爲約則是約者孟子之守約也精義勇道曰北宮

施舍矣而可又焉而得之曾子耶精義勇道曰北宮

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曾

子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師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于齊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

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

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

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

速也孟子既論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

求諸氣者急於卒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

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

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

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

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

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

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語類不得於言勿

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

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告子之

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同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

省知與孟子論性說性猶配也既而轉性猶滿水

也。也只不問是時信口說出來要硬心定不得此其學所以失也。勿謂之言之味非干心事也。於言雖以與孟子出於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故孟子言求於心不得不可求之心。而不得正者則不可求於氣。則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孟子所謂言所不能如正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言勿求於心。不可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亦不得所未盡也。蓋又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亦可不務察。但口便把定中間箇愛他不動孟子則助是能知而又從養氣自然心先蓋知言也。惟恰如主帥帥則呼使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去而以自勝告于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藏淫邪道之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不能集義。○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之心與言不相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心與氣不相知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見於外面是那得不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失大則見於外面如肝病見於目相火之病氣大焉曰志最緊氣至了。○周志至馬氣大焉此是說志在這裏是氣亦至了。最緊氣如肝病見於目相火之病氣小一柳枝嫩葉之先後曰不是先後也是說志之所止不多為爲小子肩水放於說了然氣亦大耶持此志最緊氣亦兩邊做工志至馬氣大焉此是說志今欲其便是志若其志便是養心之所足也。而志外別有一件便是志與氣如何分別且以苦

上二

楚言之有一件。將這美便合當處。是當喜也。若當喜也。須當得意。當得意也。須當忘。忘也。便是氣也。他心過分。一向忘得過。忽也。一向忘不得。是氣也。他心暴其氣。忘如反。為所動。今夫學者。起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喚一簇氣發。一舉而忘其志。便動了。動其志。是忽。然喚一簇氣發。一舉而忘其志。便動了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或問。如子之。則告子之所不得者。已之。言也。孟子貴之。何。曰。是亦當欲之一。二者不同矣。而以一說為人之言。則與其下文。心若氣者。為不新。而所謂求諸心者。與後所謂生於其心者。亦復不同。以孟子之所知為己之言。則不應。一辭之合理。而常自盡於談淫邪遁之間也。是以反覆推之。而得其說如此。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養物我象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不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至其由是以與義而無不據於心。則非義之美。亦不得以入於其間。而真無不據於心。矣。曰。或者以告子者。名義之云也。告子之學。先求諸外。而後求之於內。如此。必先得仁之名。而後求諸心。以為仁必先得美之名。然後求諸心。以為美若孟子則先得諸心。而後行自然。不恰於仁。義不求待求之於美。義之問也。信乎。曰。是說美矣。而仁然也。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則亦有疏。然言已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己之所長。以善明告子之所知。之言。告子亦此之則。告子亦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亦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所以與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也。即孟子之所以得也。孟子前復之相應。固有不容安掛。而不可得。後易苦。必曰。言者名義。

之云則是說然橫入於此章之中於前何所承於後何所起乎哉如其言則聖賢之所謂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者是亦先得其名義而後求之之心行之於身也便告子得求名義而不復求之心則固不

養之功且病矣。答張敬夫。告子論性數乎理。局詞窮一息之不容矣。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能從容反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之驗也。又答張敬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

而告子反之。是使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答林子玉。子玉而於孟子而言。亦豈能終不動者哉。孟子曰。不得於言。謂在己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義。謂知人之言。不知得之之說。還時從否。曰。孟子文義。則謂在己者。失之於言。也。答歐陽希通。耳然言爲心格。則在己者。失之於言。也。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之尤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延平答問。問孟子云。若氣一章。向者雖蒙曲解。而論體只是要得正心氣。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道。東所存主處。分助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騰。翕聚。向道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靜面盡

肯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兩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亦不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元。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日養氣大。是受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義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時而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今分曉。路障方是。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扶。

孟子卷之五 公孫丑上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躐躐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往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語類或疑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也然則下而動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而動也上而動也志動氣也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顛蹶亦不能動得否曰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

曰蹶趨多過於粹然不可支信或問程子所謂志動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乎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

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竊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語類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上問養氣要緊工夫知言以無工夫在格物致知上問養氣要緊工夫知先勝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

得是其氣方大○氣只是一箇氣但養氣中出氣者即浩然之氣也血氣中出氣者為血氣之氣氣血而己人若呼吸不須言這只是箇有氣魄氣魄而己人若呼吸不須言這只是箇有氣魄氣魄而己人若呼吸不須言這只是箇有氣魄

養利於世間福祿壽考易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壽考難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壽考難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壽考難得

氣血之氣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聚氣亦自不同有聚於身者則為人強壯過分亦有立作便之故事亦隨分做出若聚於弱者則委靡不振不

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與天地為一更無所間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中而無虎跳萬里之衆又皆望其後也

故為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瞬所向
無前其觀告子之不動心正氣勇夫得乎初無制勝
料敵之謀又無此好幾子之援徒恃其所養勇勝
而挺身以赴說也其不為人論者特幸而已精義
伊川曰心通乎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延平答問曰生
惟觀以較較動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延平答問曰生
病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從知言處養
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庸州也端上察多謂
於田地上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
體認令精審然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
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
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

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

是氣可知矣精義明道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

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

他人便氣說道是知如何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

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

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

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

而低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

議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古注及程氏皆將

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

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正心而無事焉而無

勿忘勿助長四句上緊要緊來必在此處却只在所

直養而無害及集義只是事事皆依而不悞於天

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依而不悞於天

窮不悞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發

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又將云所以以上蔡說

於心得其正時誠取曰是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

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

底且如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莫大焉亦只是

箇無虧欠君子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

快活反身而誠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却他底便不

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問他底肯不

說養家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浩然氣便在那心廣

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大抵只是這一箇氣

又不是別有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

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忤時時有這氣自是

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

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附離金石也透過人

便是塞得這箇無欠關所以程子曰天地之氣也

不分於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一為私意所蔽則微而愈切愈小也又曰浩然之

氣只是氣大敢微而吟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不放

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不放

他氣大如須羽力拔山兮氣蓋也便
是這樣衆人須是有益世之氣方得或問趙氏以至
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衆子之不從何也曰程
子之前固有不自出於大至剛四字爲句者夫則此讀疑
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儒也今以他字
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爲贅刺而無他字
者以意字居之下外則覽無此新而與上文自反而
絕之意首尾相照脈絡貫通以以率舍超程而從俗
師之說蓋亦有所不獲已耳大抵此章文分羣衆爲
絕而意貫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
之氣與孟子之言吾善養亦是同義都無干涉未論
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斷難說無干涉未論
義理之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曰諸說固以有直養
爲句者矣不取其義何也曰其諸難辨所以有直養
者不本於自反而絕之

答呂子約曰直字便是上文結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饑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語類

問合而有動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理是虛底物本月
孤章詩這氣恰起來便自發去無所不達如今人非
不爲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
底人李先生曰便是德者起米又曰若說道德祇好
是兩物氣與道只是二樣發出來思之一發發出
是道道理好觀點字說便是發說出口一發發出
既何謂合而有動之意曰此語已悟却有正統又立
爲動者以是地乃所以助他天下萬物於義理當然
是動者也此道義爲一事合此義地做是助他自
分勇毅果決以進如這爲一事合此義地做是助他
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應慙之不致去氣便是發
無此浩然之氣則合而有動之意曰氣便是發了
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也理直道不

能助野者正爲無其氣耳。譬如利刀不斬斷物，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助力，刀何爲？配義與道，只得氣人浸染物道，義若輕易，開口便使注氣，如助之所配者，處於何故？只說義與道，口道是義，是道，是程子曰：仁者爲理，處物爲義，道則是物，我公自然之理。仁則仁之能，專制者，助明以與人，語義也得。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語義，又得於人，在後相助，自然氣貫勝告，如不得於人，語義不得。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底，不助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配義與道，無是義，也將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此氣，氣合當道義，底亦去，畏懼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小人，我道義直，亦有其怕他不敢動者，如他是合下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

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
工夫則行義道時氣自去動也此是我平
時克己之功自有不放處但將養病去春便
又這般因循先違開罪之計我這裏直下持
重他勢費力難有公言明其力亦足勝敵乃
可服此漢高祖爲王行去自怕得他口問無
是候也是指義是指象日這是說氣曰所以
如何便成味一事上就須養生這氣得這氣
便會生氣生得這氣便會行事伊川做個合
以金此語共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生
相對說些及其自妄而生出取此是自外面
來求字如今人有氣臭合微事便是身中底
氣道上做事却微不主事乎大全卷之三

天地浩然之氣到入得之便自有不全下所以須
著精道理養到浩然處○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
此道義苟人不能足以充其體則敬然自得道義亦不
可強悍然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何以行之又如或問何
人要事事而終於委靡不振者皆氣之侯也或問何
言氣之配義與道者也曰道也義也用者也二者皆理也
而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和而理之所以及必俱氣之以
爲質也以人言之則是氣而已矣○明道集義然後能生
浩然之上下盤用之珠然其深合而後無間也乃蓋三者
有不周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清
然而定者以上爲兼且欲待之以有爲亦然○
欲素面不能以自振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義掩取也如齊侯襲宮之義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義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慷慨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語類。義所生者。氣要處。是有反而論。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一事不求是而己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前得多○問。義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於足。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其是氣與道義兩相爲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曰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而行。○集義謂如十件事。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提掇。是集聚義氣。然後是氣乃生。非養義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足義而博出此氣也。○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

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漸漸集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
義不是行一之件合義底事能漸取浩然之氣也集
義是成月之功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
然非己有也○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
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人是不因集義合下米便恁
地剛勇如師曰此只是德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
勇底亦終有耗時○問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是
言正是格物致知而不知言則不能研天下許多淫
邪說透將以為仁不知其非仁粹以為義不知其非
義則何以東義而生此浩然之氣只是充乎體
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怍自然無
所懼作事更無勇銳○義如用真之說則義等之意
如掩人不備而攻義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義便
五季李于全集卷之三 公孫丑上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錯便然了也浩然之氣
與誠者物之終始不滅無物這裏缺了則便這裏
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
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
此便是
明善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
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芒然歸謂其子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賢極焉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
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
於顯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
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閑憂也振拔也芒芒無
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痿痺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振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
然不妄則失養而已振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
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疆制其
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語類必有事焉是須先
把故事去求如放心也須是事做如主敬也須是
也須是把故事去求○正則待之愈趨愈解云不
可望其後雖正意處○其文義却不結此正如解出
不正反戰而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
從事於此而勿使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
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助之長矣
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以期於發取
之功不期於發取之功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
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存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長則知其不然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
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
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
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義之本程子之學
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
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非義不能以自集故程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事於敬之附亦未嘗不以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
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
妙也蓋無所事而忘於人欲之私作正場而助之長
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

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
焉和言養氣當必以集義爲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
者勿忘其以集義爲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妄
之使長也言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
求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
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違其天理矣是助之長
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久之時則
然成熱若方種而待其必成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
天害物也甚矣又云集義是養其浩然之氣也養便
是集義底工夫言必有事者是養其浩然之氣也養
這氣在此便見得這箇自集義而自集義之法度也養得
加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爲孟子之心於此而不相
皆由這裏做出來或問大抵今人之於此或曰或曰
有所爲者則必期其功而後已此孟子之所不取也
而忘之或曰或曰欲速而功不速而功不速而功不
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以期於發取
之功不期於發取之功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
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存無以擬足其心而已助之
長則知其不然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
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
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
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義之本程子之學
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
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非義不能以自集故程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
事於敬之附亦未嘗不以義爲言也曰程子所謂
活潑潑地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
妙也蓋無所事而忘於人欲之私作正場而助之長
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見於日用

之聞若爲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會點之浴沂風等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爲原於禪學。則誤也。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爲主。此乃專言義氣而不及持志。何耶。曰持志氣以集義爲功。而集義以居養爲本。言集義則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爲之主。乃能生活然之氣。至於活潑。此已成則又何者。爲志氣之別。正謂此也。答張敬之。此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義氣上說。兼注言之。備矣。明道先生修此傳。說加是義氣已前一。段事功大。且依孟子。有也。答余正叔。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專主有虛騎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則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着破。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寄反。復。伏。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廢也。淫。放蕩也。

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疵。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語類。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總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該上起。○該只是偏說。如人是該相似。所行不得。且楊墨說爲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子然自去。都不涉着外人。得又豈有親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行不得。便是蔽於此。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於深。便一向離了正。遁辭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話猶如虎之說施由和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括出來也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
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
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故解初問只是偏了
初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是偏了一
初偏是如前後左右管他入裏面去漸漸只管看得
了支支注注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
路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事物事不成物
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路是他說窮了又為
一段以自道如佛家之說○說字是過了一邊只見
一邊如彼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彼字亦是跨一邊
是就所說處多了一邊之意注解如其所說注便
是如人站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
理該是少了那一邊注是添了這一邊然說與注只
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注而不止便失了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道遠則多計
物理前來遮蓋○問程子就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
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
通於道者否曰此只是言見義高似他方能辨他是
非得失若見義與他一般如何辨得他○此一章
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
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
只說知言注解道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
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便講得那底又謂
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
句不是則那十句便是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
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
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義也而今人反以
理不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
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
或問 集則那白反而論便不必說自是在了

彼而不安則必為注解以要其說注而過實則必有
邪辭以礙於透解必有窮故必為過解以自解免凡
日異端無不具其故程子以為楊墨兼有而張子亦
以釋氏為然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家子曰釋氏
之言蓋道失守窮大則注難行則敬
致曲則都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答嚴居厚
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
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

宰我子貢善為說解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

此一箇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解言語也
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
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
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
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
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或問 舊讀
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丑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新
何也曰此林氏之說也林氏之言惟此義為有功耳
昔者篇開以下至其體而便亦然若以 答程允夫
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 答程允夫
問語為說解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
行則所言皆共自己分上事也曰此說得之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六言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人之過大而不能降門弟子不能過觀而夏得其次學子張得其成儀皆一體也雖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學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而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量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

體而微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若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

與平聲
朝音朝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
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
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後
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于於人義之則可見矣

孟子求子之金卷三 公孫丑上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
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姓
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
私所好而空褒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精義
問大
子賢

於堯舜伊尹曰此是說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
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
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
曰無孔子有甚惡據處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
知其德是以我後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
違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語類
古人之
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
禮便知得當時所施之政

孟子求子之金卷三 公孫丑上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堯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
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
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
子曰孟子此意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

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

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

得於心者推之無通而非仁也語類以力假仁仁與

行仁仁便是德便是仁○所謂德不非止謂有德

民於水吹之誠心道德字又說得却是自己身上事

○所以行出去便是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賁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

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

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力假仁者不

知仁之在己而

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推政行矣以執勢
誇望役使僉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莫不順成者
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於
宋離洙泗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
子真可謂長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濕而居下也惡去聲

奸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

不能免也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時

和後行仁能伊川易得此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

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此以安民也以復王之私言之

不求下民之附則免亡王矣蓋且得他畏危之心

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如惡之莫如責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開

駁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肯德猶前

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

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

立事國家開駁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

不足之意可足矣或問國家開駁人心無事伊亦

恰可以從容審察而有所爲

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本易以怠惰是以禍循有且。常失其可爲之時以至於難救而禍敗生則倉皇。追悔難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厚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四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其竟樂慎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未近在朝夕而不。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固有亡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謹敢。侮之。微直列及土音杜。綢音獨繆武彪反。

詩幽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取也桑。

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繆補葛也繭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

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

知道也或問夫子引鴟鵂之詩而數其知道何也曰。

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

今國家開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音。

微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而書篇名孽福也違避。

也活生也書作違猶援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達于類然雖愛而言
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後言仁多矣蓋有謂愛
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
則欲以心爲知覺釋仁之名者可乎今觀此
不然彼以非仁之心所以爲知覺也抑可以見仁之言若
不愛而自非仁之心何以爲知覺哉抑可以見仁之言若
也數孔子答子貢博學充實清聖之問與程子所謂覺
以謂仁者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弗泛言同德使人合契于尚安得無費以此而論仁哉
處至於語物爲己者有失夫專言知覺者使人襲守
追踴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
矣忘一助二者氣奪尤不相答張敬夫論仁就發
以示樂山能守二之氣象

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不能外易傳所謂專言之則曰四者之目而四者
 之物之心也惟是非別有一事便曰四者之目而四者
 之仁也惟是非別有一事便曰四者之目而四者
 妙是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則見是方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發是處方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是則是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則謂是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又謂是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知仁之爲仁也
 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
 敬夫謹按程子言生之性也本甚簡而愛其情也
 也公者所以體仁者生之性也本甚簡而愛其情也
 三言春可以踐仁之名義于後一言春可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則不能盡此性之用。推究已復，雖無大義，然後此體全此用，猶之動靜，未嘗有通。非謂人之言意，盡在此指，而遂以漢了無涉也。程子之意，蓋如此。此指而遂以漢了無涉也。性情之德，而昧焉，謂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終日言仁，而不知此。答歐陽希道，元祐五帝之仁。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四者蓋亦非二己之邪。專言之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物也。精義隱之，心人生道也。有是心，斯其是形。以生，則也。我之於天，則如地之於物，而不可無以生。之。以至於發，充之，則至於好，則如愛物而不知其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指，恒而不安。蓋實傷心。非特我傷，彼傷也。然天下非勉強所能後，忍人者，欲心極深，與物隔絕，故其心當枯于一身，而不達于外。兩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

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讀為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惻隱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因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

孟子卷之三 公孫丑上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語類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人加安，排底便已得。若己不得，底便是自然底。○孟子出，來蓋理各有不容得者。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指我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此一事，是心辨別，其是非，誠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人入井時，也須自有惻隱在。○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

也者脚子不得復有許多私意要與鄉黨之類也未
敢思量到但更遲遲時則可不得也○非惡其害非
惡其有不救濟之惡辭也○問惡其害而然何為
不可曰惡其害已是有計較之念見而慙慙天理之
所發見而無所計較也惡其害之念一形則出於私
欲矣人欲居於天理之心只是此心常存纔有一分
私意便偏了也○小引只是滿道箇來都是慙慙
之心慙慙者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底小底小底
則也便易放日致所當應接要無些子間斷發病時
出也便易放日致所當應接要無些子間斷發病時
都莫不相隔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些私意隔了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慙慙之心曰足曰如今此事
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慙慙之心具足否曰如此也特
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覺不穩這便是慙慙之心
兼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剗着便痛問吾身

[illegible]

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闕焉墨之功殊不知也
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明時若行他
亦不致而功過常體認得是所謂活潑潑地是
活潑潑地○言仁義禮智而一畫指實屬中道
只是這道理分爲兩端又指實屬中道
四端又指實屬中道又指實屬中道
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道是仁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者只是這仁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是仁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此四惟仁兼統之仁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
何也曰心統性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
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而曰其不言信

者何也曰程子言之詳矣蓋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
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端非信不
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
以觀矣曰然則諸說如何曰是皆善矣抑謝顯道身
汗面赤實羞惡之發也而程子以爲則王山講義之
隱之心是亦其貴四端之一發也與王山講義之
所以爲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端天說下道理不出
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多端佛老而言其
爲後世之言性者多端佛老而言其所以爲性者
謂信者爲性非實無底道理如仁義禮智四者之
而無信者不可不消蓋仁則是溫和不慈愛底道
中各有分別不可不消蓋仁則是溫和不慈愛底道
底義則是剛斷不可不消蓋仁則是溫和不慈愛底道
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然無形象之可見及

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敬智者爲是非非禮者爲是非非禮者爲是非
情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可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但言仁而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言仁而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字未如此不流於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智存心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智存心
若人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答陳器之問王山講義以名字是太極橫順
而謂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
明言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
往以性爲善孟子則體認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苟但曰性善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不足曰性善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說有性善之理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緣中隱之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理便隱之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具各加一明於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知有性善之理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矣然四端之可見也何以其聚然有條如理之
無形象之可見也何以其聚然有條如理之

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敬智者爲是非非禮者爲是非非禮者爲是非
情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可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但言仁而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言仁而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一箇是仁一箇是
字未如此不流於仁也禮也智也信也仁也禮也智也信也
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智存心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智存心
若人得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
答陳器之問王山講義以名字是太極橫順
而謂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
明言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
往以性爲善孟子則體認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苟但曰性善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不足曰性善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說有性善之理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緣中隱之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理便隱之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具各加一明於心是乎如子之井之事則一然則以
知有性善之理然全體則惡其具至孟子時異端起
矣然四端之可見也何以其聚然有條如理之
無形象之可見也何以其聚然有條如理之

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
雖無死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所以必知
其有仁由其端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端所以必知
必有仁由其端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端所以必知
是必知其有仁由其端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端所以必知
情則必有其善於內而不可不也故孟子言乃若其
蓋亦遇其情而逆之則仁義禮智四者之性
也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禮智四者之性
冬雖為四時然春者陽之屬也秋者陰之屬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之道曰仁與義此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
仁者人也義者人也蓋獨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仁者人也義者人也蓋獨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仁者人也義者人也蓋獨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智者仁之分也循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
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會之有元
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
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不者藏也所以
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
焉則對德蓋惡恭敬是三者皆有為之而智則
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非非理而以理之藏也又
則隱羞惡恭敬皆是一而底理而是非則有仁而
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
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終猶元氣雖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于元而吐於身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謂乃萬化之機
軸此理循理不窮脂合無間程子所謂靜無化之聚
陽無始谷林德久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
者此也

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景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
性之本德便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
有箇虛空底性彼方產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是一箇虛空底性彼方產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
得自家道理只見他得說得熱故如此不能無疑
發見說因有為性之體便疑有疑如此不能無疑
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雜於四
四者又非有形象方可識也厚而子亦非和氣而
之中又非有形象方可識也厚而子亦非和氣而
之體又非有形象方可識也厚而子亦非和氣而
言之如言四端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
於心處說人欲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為善之
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上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
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廣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
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

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
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則見惡必
如惡惡。與以至於除其害。充之而無間。則見利必
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則見
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定天下之大分。
莫不皆然。則德之理得矣。如是是非。充之而無間。
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
別忠奸。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凡
只要常常恂恂地體認。若常常恂恂地體認。則日用之
區。匪無密密接接地。問人心陷溺之入。四端藏於利
欲之初。初用工亦未免問口。心是為理之心。變
勝則私惡之心。勝則貪。無私之意。自勝則私惡之心。
勝則私惡之心。自勝則貪。無私之意。自勝則私惡之心。
勝則私惡之心。自勝則貪。無私之意。自勝則私惡之心。
生說得一部孟子。周季微云。在典化攝學事。因與諸
生說得一部孟子。周季微云。在典化攝學事。因與諸

孟子卷二 公孫丑上

何答云。要得人充擴。則隱羞惡許多。固要充擴。如說
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亦要充擴。先生曰。人生本來
合有許多好處。到得被物遮蔽了。却把不好處做合
着做底事。周云。有孟子說性只是道。順底是。違逆便
不是。曰。小人緣人欲。不好事。却順。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
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
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
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
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

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
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
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
槨。利人之死。

孟子卷二 公孫丑上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
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

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語類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辨具是形以生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貞

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孟子卷之五 公孫丑上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上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語類仁者如射也即發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

醫藥滅其身而無悟也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孟子卷之五 公孫丑上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

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樂音洛

孟子卷之五 公孫丑上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警吝而舍以從

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

目也或問善者天下之公理不惟在己而在人之外也

惟舜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而已故有物我之分焉

為善而不知其善為己之私為己之私為己之私

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其天下之

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也

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矣而行之非有私意也

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未嘗無
間如此耳。觀其居深山中。開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網。則詢於四
閭。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修及於終無一毫之
怠之閒。可知所謂自耕自漁。陶漁以
至為教。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千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勤於

三子矣。千。公。卷之三。公孫丑上。

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

善。君子之善執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

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語類。爲聞善言。則拜。爲遇善人。則足

是容親聞。未見得行不行者。舜則真見於行事。爲己

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

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

與便是許助他爲善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加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

汚也。顧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語類。伯夷

說已。注云。屑也。潔猶美也。荷以其辭命禮意之美

而說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亦不肯就。而不道而無禮者。固遠去之矣。世之

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

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

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裋

於我側。爾焉能泥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

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

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泥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公孫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

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語類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

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時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言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巷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

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句朝音潮從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類問孟子將朝王齊王托疾

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未嘗齊王托疾有孟子意

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而後無越境之禮只

因以齊來聘故齊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

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使至其國

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

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或問孟

天子不召師而先請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或問孟

臣亦其相見之前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

見王則可王而往之則既失禮矣而其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精意得曰夫

朝王則見王則所談也為其召之故不往郭曰此手
益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亦止贊不論其
人乎

王使人問疾孺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下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諫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

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
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衛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下厚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欺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者不相似然

其下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

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
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補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解嫌口
嫌恨也少也或作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嫌亦

但爲心有所衡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衡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萬德乎讀余隱之尊孟辯溫疑孟子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候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履如也過虛位則不敢不恭况召之有往而他也過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

孰與周公其商之長號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亦周公之貴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而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無德哉可慢彼哉曰孟子曰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我之禮矣如是而往於不可之有以王名我則非尊貴也貴貴義也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者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明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尊通也三都之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者老而威奉嗣王左右弟子不敢以其商德加焉至當輔世長民之任周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達爲周仲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權者知之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隴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死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廣

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應善爲敬人君不以
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
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德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腫子何爲

不受

贖送行者之辭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

受

爲兵之
爲去弊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
處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

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或問小註

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所籠
絡了○問處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子曰不待三

去上
群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就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

幾上
群

子之夫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詰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上辯死與之與下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口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
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前則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

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

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
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紙龜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爲去聲與平聲

紙龜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
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紙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選也

齊人曰所以爲紙龜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四

公都子下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
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讀余隱之尊
孟辯謂公疑孟子謂紙龜居其位不可以不言
可以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
而較其意者也並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告謂之爲
責而化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即食於齊非
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
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
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說故不得不援曰官

守官者一職守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禍則果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通之行否而食其禍耶觀孟子卒致爲臣而將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體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方盡反見言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語類問孟子貴師之禮如何曰當時之而不居職任弔之則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概尊禮小不徇又却爲使出弔於滕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扶音夫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廩丘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廩丘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並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比必反悛音教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

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賜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增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增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伐平聲下伐與殺與同非齊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增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

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語類孟子言伐燕

面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也則有可代之理然孟子

不替教齊不伐亦不替教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

以伐或問沈同非能伐燕者曰其以私來問又不

知或問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

矣若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防險設之

私備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

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累則其使之地

亦何爲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說而史氏輕

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其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就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要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下

二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

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東

喜亦喜蓋天理人倫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亦有惡也使周公過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孟子卷之六 公孫丑下

二

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救之以違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

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誠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

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聲

孟子集注卷之四

金五下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

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盡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

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欲使我欲富則我前

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

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

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

孟子集注卷之四

金五下

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稱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復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新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

孟子去齊宿於晝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

齊制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

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或問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

之也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和而汙行而如君師使樂之人者何以異乎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

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欲且至則是干澤也子思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滯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

予三宿而由畫於予心猶以爲連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由畫而王不予迎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魯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羣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

三卷之三 孟子卷之三 今無下

三

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然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氏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進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贊

者所以爲果也語類問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贊

者所以爲果也語類問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贊

○孟子去齊充原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三卷之三 孟子卷之三 今無下

三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

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卑

陶穰稷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言甚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竝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或

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爲不豫何也曰

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曰

文仲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且盡性吾何疑若孟

子不憂天下之憂而亦不喜其樂天知命之樂其樂是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精義

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不肯違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

不欲使臣僕之心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或問孟子見齊王

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吾何也曰齊王無湯

武之安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

養有可取者而况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說於而

不能無容春之情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言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

之善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資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

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

之理原其所自宋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

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

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

孟子告人與人等相類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

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使至堯舜而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

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足因

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

箭者欲其中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也到得

地位方做得中○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孟子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不曾說氣理是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成碗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臧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旣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樂不暇眩厥疾不瘳

樂莫旬反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朕懣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

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

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玉山講義

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

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物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成而底質而無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者則爲聖人稟其濁者則爲愚人之所成而不能以去之則爲賢聖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矣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故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其強爲識得堯舜處則便識得性善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指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地但當我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思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問是說都非惟不信往往

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法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也而天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者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精於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之似做不做則雖本至易而反爲至難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喪禮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國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所居反軒

當時諸侯其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

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焉蓋

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緇曰斬衰緇之曰齊衰疏也布也紆

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

行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善祖周公

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

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文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亦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語類

魯國為宗至魯國時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鄉問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樂聽於冢宰歡弔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復扶又反歌

川兌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蒙宰六卿之是也數

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

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或問

不註不可以他求者也言不可以他求於人只在世子自盡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天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敬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

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

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四有

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

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

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責

實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

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

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

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補音陶孟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

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

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同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同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穀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鄰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

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二而商制不可

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

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二蓋

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

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地也

均也藉借也語類某啓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

之類大殷費人力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雜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

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或問大抵王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當集

其文也蓋其通簡易自成一統乃經綸之活法而

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

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

說焉然皆若不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洫畛

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則其溝洫畛

亦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則其溝洫畛

亦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則其溝洫畛

亦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則其溝洫畛

亦必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則其溝洫畛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類曰亦真陳而學教問士者之學如何

與之計其大夫有能或問先王之設學教民其政
行而致其仕者俾復之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
故自其味歌弦誦之間酒禮應對之際所以漸養
揆勸厲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
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
嚮德如水之就下焉世之學者不知此意而徒以不
可及者爲之思出焉祿之學也其所以不以化民成
俗爲心者亦由乎此而已矣夫先生君子豈有憂後
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豈有憂後之患乎惟三代
衰微屬於俗儒之陋說中樂安縣學田記

子頌能深考其說而樂安縣學田記

明之其亦庶幾欠手

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有學則其士之庸於學者宜數十倍於今而考之禮典未明言其費出之自何者豈當時爲士者之家各已受而而其入學也有時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制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使遠以庠序不足無以給之而至千落夫謂三千人者聚食于孔子之家則已矣矣然養士之費至于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不足則亦豈可謂盡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士者尤子食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糴而學于我者是以其費雖多而固有不得已者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稱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驗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伏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
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

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
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磨之也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精義或問井田今
日豈有古可而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日
不能管轄阜山土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地生
生相稱也有人多地少之理○橫渠先生與二程
生論井法二種謂地不必開闢平可以量方只要
用準法新訂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
則始平不定地有均不均之理只說開闢中斷地
雖平不與民無害一夫之辭所爭亦不害又制
地處用亦不害矣又經界必須正南北使地有
為井不能成就處處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

則在又或說不成一大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後
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者不害于
也苟如此則其定雖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不得
經界之權亦非專在秦時其末亦遠矣伊川云王
魯二君猶不足如何得十一地先生言百畝而後
徵取之費則無幾是得微之微遠微而計畝數分
之相驅卒無一家得微之微遠微而計畝數分
示以或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田不可
益也或曰若有人謂其說取之為已功則如何先
生云如有從者則已願受一應而為之亦幸也明
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顧者來不願者下
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法法大備却在所以
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伊
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也先生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道又雖有
仁心仁辭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
王伊川言孟子于此善為言只謂目力焉能盡方
平而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
先生云如又有田極多只治與五十畝荒地他
又問其地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
與與之則無
以別有田者
夫廢壞地禍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言廢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精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都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都

仁叔什一之法傳於今考大學如此其詳則不可得

自賦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孟子集註中似已言其

影可更詳之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爲本而參取

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勢然恐終亦

不能有定論也但不精義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田也

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三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像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特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

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

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

但取之過於什一爾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

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

稅可謂輕矣然秦強富人占田逾限輸其賦太半官

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秦

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逮成禍分於秦強也今

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濟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時董仲舒言宜限民占田至家命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畝養有其耕卒不得餘三十頃有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地既富列在豪強平而規之並起於豪立之於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平而規之並起於心武士幼能制民難行由是觀之若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數古田爲立科限民得耕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古田爲立科限民得耕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古田爲立科限民得耕悉備井田之貴以興貧務以除兼井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賈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畝爲一夫本志曰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一夫一縣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

詩云同爰鴛鴦曰長安人此室處春則出民阿
之入者必蒞茲鍾相分與自不擇華而後歸民
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
所以者費燭火同工拙言其情是俗也男女有不得
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俗也男女有不得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家室
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禮樂而知朝廷君臣
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小學鄉學之秀異於大學其
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國學其
有秀者今日遣士行散而能偶別之以射於路以授
焉五春之月墨士將散而能偶別之以射於路以授
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載考績九
年之書放三年有成此功也故天子三載考績九
年執餘三年之食進業日登故三載考績九年
餘六年三登曰奉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

魏冬大朝以修於農臨以講學五國爲屬有長
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爲州州有牧牧有連連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
按五年大簡與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舉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高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
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
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繁然備具要之
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

孟子卷之六

經界上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
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
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
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諸鄙患厚本
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道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

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
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
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宋主聲
捆音圓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上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廷行名也踵門足至門
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庶民所居也氓野人
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拯之欲其堅也以爲
食實以供食也桎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
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
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報所以起土末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粟穀而治今也滕有倉庾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齊音崔發音孫惡平聲

齊煖熟食也朝曰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

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除壞孟子分別

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上 五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餽葵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

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餽之屬也陶冶餽者

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

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

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

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

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無小人則亂此相易正猶

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益

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精義必曰太平者

聞其名而未見其勢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逸平矣富有天下

不爲有餘食百穀不爲不足則貧富均矣至于賦

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

其逆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

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論音藥濟子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

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燬也

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

鉤盤曰鬲津論亦疏通之意濟水一名決提皆去

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

惟漢水入江耳汝漢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

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漢自

去偶讀誤記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

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

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

使之通也如沈氏中引李習之東南錄云自淮出泥

至於高郵乃沂於正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

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濬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

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

小江而列於四潁正以其能專達於海學者者加此說

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云東入於海而淮亦不

得爲潁矣且謂之治沂二字似亦未當蓋治今往來

淮海只行邪壽運河皆塞填置閘開閉淤以通漕

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再達故道可通舟楫則

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潁自高郵

以入江不得爲潁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

言則是入運江潮開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沂意其過

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過

我此謬誤今人以是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近

世又有立說以爲漢泗本不入江當以水橫流之

跡退漢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

極蓋汝水入海。泗水亦入海。三水合而爲一。若排退
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嶺
東。過襄陽。南流至漢陽。平乃入於江。淮自桐柏東。經
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
光黃以下。至於隋。秦地勢隔。難使淮。泗橫流。亦與
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
義。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開費心力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

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上。解。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初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皋陶配之。何也。曰。皋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男。刑。爵。教。爲助尤多。故舜欲得位於禹。而禹稱。精義。問。舜之時。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精義。問。舜之時。此兩入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病外之治。皋陶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體。而皋陶施刑。病變夷。得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言。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

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夢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扣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衛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

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植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駘舌之人非先王之遺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

缺亦作異
古役反

缺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廣大小同則買相若

買音賣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或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

買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然以易考之二者皆

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客或有如許行之說

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

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

戰國之時乎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
從音師

又山崎反比必

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乎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

而競爲粗惡之物以相欺耳精義尹曰異端邪說賊

說也蓋有既熟孟子力闢許行之說歸之正道可謂

盡善盡美矣雖如古之爲屨得自則亦自處於異端

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志而志於異端
私論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辭音壁
又音聞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若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

子兼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
見音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

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

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或問夷之請見者釋而
孟子不詳何也曰

孟子雖以聞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誠傳之當

也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授其

人交口就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墨夷之誠之善

與人師徒去之然豈肯就甲就兵而與之辨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係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扶音
同御音滿
勿音北反

若係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

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

之子本有差等言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

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

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

之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

然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

明有終不得而怠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

非也。語類夷子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似知所先後者。其說如何。曰。人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

知此正是夷子錯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爲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

始此夷子所以一本矣。夷子但以此解厚葬其親之言而不知愛無差等之爲二本也。○問愛無差等施

由親於與親視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相類否曰既是

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湊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

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受入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

有本末也所謂二本是如何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

蓋千萬本也○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如本只是一

根株夷子却視他人之親猶己之親如奉彼或問天

植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

於一而無二者也惜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非
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者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

所以他人爲之愛者此有也。自是之外則因其所以親親之遠近而

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

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

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爲是說者亦自不

知一本所以爲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爲一本者。

差等則可以愛有差等爲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

4

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不可

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

學觀之乎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

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
槩處。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

卒於漂蕩。答張敬之。敬之問。受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疑知此說。便當一視。殊合。竇而不反也。

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其詞氣抵牾。言乎道而窮。

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

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

以卒簡是而自知其非益臨孟子曰言非爲人說

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

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

日過之狐狐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覲面不視夫

此也非爲人訛中心建於面目蓋歸反繁裡而掩之掩

滅是也則孝子二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以此禮反觀音諸爲去

力追反體力知反

因勇于厚事其親而言此以證明一本之意

太古也。委棄也。雪山水所起也。蚶蜊如詩且無。

曰蟻姑也。噉攘共食之也。頤頤也。此然汗出之貌。
舅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
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訾言非為他人見之
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
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
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墓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
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
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

而不以薄為貴矣。答范伯崇。吳郡書正固君子所當

見大和通之。金。雖後謝天。理以開有喪之私。臨
後和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
通。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
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文後之失而已哉。
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
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聞曰。命之矣。憮音武
爾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聞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語類問命之
失之子

作夷子名。和方咸句法。若作
虛子。看則不成句法。且是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五終

二五 卷之五 孟子朱子大全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出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太則爲之首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或問小註天下事不可頓利害凡人做事都要趨利避害不從不知利必有害善處得十分利有害處在背後上求之精義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強上聲女音汝爲去聲會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強而後可嬖奚不

背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軌

法度也。說遇不正而與會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

驅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變

奚不能也。買習也。語類說遇是使人不喘。處行險

範表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會耳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遇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
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語類說天下以道若枉已

援天下之果矣。更說其平。自

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

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自重也。枉已

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

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

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

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

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馬韓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

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

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

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語類廣居是即然大公無私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處為上說。○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此分小。若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當在此則在此。行若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傍之徑。則赫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樂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地。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在我者皆古之制。或問。廓然大公。心不伐。則所居也。吾何畏彼哉。○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居處處事不倚。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樂善循理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此其下視彼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此也。決矣。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為主也。

○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

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血憂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事之也。或問。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見君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盡不得已而耳。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過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簪纁以爲衣服。儀性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上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里屑永反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紕躬秉耒以耕而庶人

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

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

褵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爲繭獻

文書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

器者

三才天子太宰掌之

禮文公下

七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書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

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約音附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前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衛意以孟子

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夫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

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始亦媒也言

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

道蓋君子雖不孫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三才失二六卷之六

禮文公下

人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更平聲堯從皆去聲

傳直懸反算

音丹食音副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精義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德而享聖賢

之奉士吃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以受如其道則

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

知理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算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哉羨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
人車工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九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
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辭
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墮垣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武安反子食
之食亦音辭

墮牆壁之飾也毀瓦墮垣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與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

義者矣或問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小人也而尊卑

梓匠輪輿得以加謂爲仁義者上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十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手反盛音成往
爲之爲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
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嚭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

衆湯之民其民爲民也授與也傾亦傾也書商書仲

虺之詰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

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或

問湯爲童子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靡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兩鵠寒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爲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此說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面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

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處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

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

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

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

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繼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固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假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悞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孟子集注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楚之間數年雖曰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齊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莊魯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猶如宋王何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精義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育能立者也而欲有精義益於其君難矣故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勝衆是使孔道益邪相聞乎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孟子集注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十四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歸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其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

之見言現惡
法華顯音勤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覷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魯肩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魯處業反
赧奴簡反

魯肩揀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

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精義伊曰去其改過如救焚溺除惡其速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淫水警余淫水者洪水也

音淫
降又胡貢
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土高

地也管爲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淫水淫洞無涯

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葦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葦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堯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堯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瀟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

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平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

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

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構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惡謂孔子作春

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語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難便也。且

之故
說多聲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

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

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

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

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

觀則當先抑他人則後我之若君視與他人不分
先後則是特君親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
以爲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
老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其
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偏見不破故不爲
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
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
墨氏兼愛何處至於無父曰人也只是住不得也
那有七八十歲受得許多能養其父無則則已難矣
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根衣糧食也不能盡他
既欲兼愛則其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問至非無
父而何墨子尚德惡孝所以說里號朝聖子回車
想得是箇淡泊恬適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
率獸食人亦擇其美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
然卽他之道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
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處使天下俱便然

章句下

必至於大亂而後已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非丰獄食人而何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移也無乃天乎與汪尚書書曰天討有罪五刑
者也而儒者爲我輩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說心豈有邪哉昔以善而爲之乎特於兼愛之
微而有毫髮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所以爲無父無君
而陷於禽獸之域之論誠以假借孟子之言以爲無父無君
情而舉爲是辯之論誠以假借孟子之言以爲無父無君
其辭之切而使人聞之不自知非若刻名狙詐人心於
功書曰子墨子也上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惟
均孟子之心亦答曰伯恭來教訓吾道無對不當與
矣而亦非釋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美
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出後方曉

然見得箇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
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藏得病痛也孟
子言楊墨之道不學孔子之道不若而大易於君子
小人之際其較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加無對之
道耶蓋無對之中有惟則有得而善則有惡陽消則
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
也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扶又反

閑衛也放驢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
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減息而君臣父
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
於中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
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
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
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

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

子就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語類

當時如蘇

子就其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語類
當時如蘇
孟子曰予却不管他只據得箇處心若據得則害
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何不
一非孟子力起而聞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
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悲地就
所謂揚墨之徒也末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
人之道為是其端之學為非功也孟子所以於後世
有所以今人欲正心矣人心不正然後可以理會
之欲息邪說誠行敬謹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
何也以此根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三

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
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
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明矣
心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
心而為息邪說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說而為
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
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得其本而不免
不得也然而耳昔湯伐桀而桀其衆曰予畏上帝不
放不正武王伐紂而紂其衆曰予畏上帝不
放豈得以此好辯之小嫌而遂輕不言哉讀余隱之
孟辨蘇軾折衷曰泰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
之患而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其其未之思也
天不惟度少瑞雲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惟五
穀桑麻而龍蛇蠱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
而鳴皋野蠻蛟龍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
而兵燹武之過孟子欲無夷狄之患而愈欲無楊
美之偏其其至於無君墨為仁之偏其其至於無父
先王大造山是棟梁孟子之老氏周未西漢後
氏生西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周未西漢後
始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功排斥之
身後大造得不得泯絕而漢之所謂洪水之害害於心
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易矣自非智識高
之害為難知滿其說者形存而面生易矣自非智識高
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韓公排禘禘五子距楊墨而
子齊而力信之匪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
嘗有所謂釋心楊墨者有欲其無亦不為過而謂地

不唯五穀桑麻而美神物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
麻而不去其神物者與若孟子者正務去其神
物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
之是誠何心也蓋子懼聖道之不明故不與之辯
日知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加異端之爲害也
而息邪詭誕之功矣彼曰堯城時雨與洪水早雖
均出於天五穀桑麻與美神物均出於地此固然
矣人生其間五穀桑麻與美神物均出於地此固然
所以參天地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也爲三才也
孟子之問與端如宣王之獫狁狄其志
亦若此而已豈泰始皇漢武帝之比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
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
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
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語類是聖人之徒如人逐
跡有人見之自不與從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
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投當誅這便是聖人之徒
若說道賊也可罷或問亂賊而誅人如討者則不討
豈是只中做賊人

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誅人勿距者愈駭之徒也
聖賢立法之嚴正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子重也雖不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尚正
之人所以以此聖人之徒許
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
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
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
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
看見諸聖賢遺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
以正義之於是這般條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
力量恰似天地有開闢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效周全
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
補這聖賢是甚力量
直有開闢乾坤之功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間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阿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蟪蛄蟪蛄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頃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學清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振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天音扶盜平聲

三卷之六下

若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請辭也言蚓無求於

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

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緝以易之也

辟音壁織音虛

辟績也績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鵲者已類順曰

惡用是鵲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鵲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鵲鵲之肉也出而哇之

孟音問辟音避鵲與鵲同順與

鵲同子六反惡平聲鵲魚一反哇音吐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

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鵲鵲鵲聲也類順而言以其兄

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

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

當循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

非中行亦循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與其說

三卷之六下

若

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

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

故則夫仲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而遂滅天性之

愛乎仲子之爲兄也倫是乃其親也兄之於弟之

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余隱之尊孟辨仲子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

使不友不知亦無迫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
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
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
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
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
倫而可以爲廉哉

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無
 聲以其均之內兩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
 若以中呂爲宮則黃鍾爲徵而四呂子聲若以蕤
 賓爲宮則大呂爲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爲宮
 則太簇爲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聲律辨五
 之序宮聲大而流濁羽聲細而輕商之大次徵
 以角次羽而角居四聲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
 以角而以宮何也凡聲雖自下而上及於半然後居於陽
 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居於陽
 而始和故仰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則其聲實而益上
 則爲商爲角爲徵徵爲微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
 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爲信在
 五事爲忠蓋以其正當衆聲初與未用與典用陰
 陽聲會之中所以爲盛者角則雖微當五聲之中而若
 衆聲之會且所以爲盛者又有雖微以亢聲亦非五

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難有所未盡也夫以律呂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倫伯禹之佐亦如之說徒耳而不可以溫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商角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蓋其所以蓋以仁當宮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乎夫仁木形而角聲也而以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矣然以爲可包宮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木爲之終而土爲陽中又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注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德水爲貞靜之德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資潤之德而無不在也土則木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乎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說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取以信者列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遭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

有仁聞然而宜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則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矣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本所謂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德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格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

味曉於術私妄作之失皆之憂也規矩而欲以手斲方其器之不至於若茲也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細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

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

廣矣或問小註仁政亦從心思上來但心虛而政實之政則政之利澤普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搆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

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

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語類

上無道揆則下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幸便是

不信度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陸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鄰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顯無然泄泄顯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顯顛覆之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從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黃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郭氏曰自詩云天

之方驟至此所以責其臣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

觀也一般只恭慈恩被禍太敬意思較細密如以竟

季三代望其不致謂其不能便足責難於君便是

恭陳善閉那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

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

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個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

信可必行陳善閉邪便是微邪責難底工夫○責難

君於當道陳善閉邪謂之微此是尊君中細密工

於君謂之恭以竟受責之而不致以中才常主望之

非尊之而師陳善閉邪謂之微此是尊君中細密工

夫問人臣固當望君以竟受責之而不致以中才常

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

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

君否曰然人臣之道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否曰

微不微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

之則動有矯拂之患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

不難乎用之矣孟子與賈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

○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語類規矩是方圓之極聖人

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米盡

處以規矩為之便見於人倫有木盡處以聖人觀之

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

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

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

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

矣可不謹哉語類或問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不仁

有大路何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

焉此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出無不盡其道

乎此則入乎彼不
可以不審其後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
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

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

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
不答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

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

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語類聖人說

上去更無退後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親也

更不反求諸己教人不答也休我我也不解他地得

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

家敬簡傲矣沒理會底人范忠宣所說以恕己之心

恕人且如自家不孝也教天下人不孝事其君自家不弟也教天

下人不治事其兄自家不信也數天下人
不消信其友德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永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發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
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

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
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
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
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
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

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

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

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

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

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

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

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敵手

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

也語類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

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會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樂變夷
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
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撥樂怠教皆若救大國之
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
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有方
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
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
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
益耳精義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數聖人度其時
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子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庶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祿音濯夫音
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
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
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

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
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
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之禮助王祭事于周
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
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
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語類仁不可爲
難爲弟難爲兄之言兄難爲兄弟難爲弟
賢難做他兄仁者難做他弟衆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

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適語辭也言

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類不

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爲國

者爲治則曰不消幾十分歷事只隨風落做便得

不必須從如堯舜三代只悲地做天下也治爲非者

則曰做人也不須做例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

說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

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稿于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白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靜人心過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敗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忘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

民違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用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走音奔

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陵魚者鱣也爲叢毆爵者鴟也爲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

爲去聲毆與空同猶音聞與與作同驚謂是反

淵深水也饒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鴟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敵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

好爲王主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之艾固難卒難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淑音及湯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淑則也習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

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

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

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

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類

自暴者慢也慢是心之非爲也○言非禮義非如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其禮義之說爲非道是失之暴族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欲卑弱志趣凡庸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戒雖言其仁義之美

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常仁由義也不精義伊川曰解是有爲也故自暴者欲自棄者解自棄意一生便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曰正路

賤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合上

賤空也由行也或問賤其安宅則必放其邪僻而安

賤必行險使中而此其所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

路入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

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

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

親其親名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或問小註

求遠非難者○親長乎天下何事乎○正是孟子

附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精遠○日治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

上有道不信於友非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

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

事以窮理無以與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

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

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或問

皆以有道言之則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

從以求乎親與行助長而求其善者皆是也

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文徑別故亦

不可以弗之表也如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

盡其於明善直以爲凡在義者皆明其情狀而即所

常而求之不知天下事物之變皆有善之爲善而

不可不爲是也然使吾心之知在我者之所從

即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心也言行之間能實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

類是思誠莫前是明善不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修己敬謹每明善則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一子在誠者都是實理不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遠天無不實處便是實若便是易更不待使他他地聖人仁便無窮是仁義便與面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思仁時恐有不仁處說義時恐有不義處便思有以實之始得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養並大辟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

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文王發政必先舉寡孤獨廢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

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往處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肅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肅與此合但

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得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

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辭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太雖至於死猶不足以答之也或問

小註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施之理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蘊秦張儀之類

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

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語類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通欲
悝民而心孟子所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附日只為他足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家

為己物耳皆為開阡陌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
君陳之徒也說者之意皆以開阡陌
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族者則復井田蓋亦以
阡陌者舊制以通人物之往來也則禮所謂達土之
徑溝上之橫以通人物之往來也則禮所謂達土之
北日阡東西日陌又云汾河上之東西為阡南北為陌
二說不同今以通人田畝大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
說為正蓋阡陌之為言言通也通則阡陌之為言言
間百畝通間百畝則溝洫為阡陌之為言言通也
溝洫而通道亦稱之為溝洫則溝洫之為言言通也
阡陌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達溝洫亦皆四
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達廣二

又薄西漢書地理志入凡二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
矣此其水陸占也所以正經界止後爭時高濂備水旱
惜而產之也所以正經界止後爭時高濂備水旱
刻之久行病日之政但見其為阡陌所束而耕者恨
而不得為用者多則病其地之不盡見阡陌之占地太廣
壞之時則其病之除必不覺有煩擾矣則其病之除必不覺有煩擾矣
於公上者是以一且當然不須盡開阡陌而除其害
而猶民其利實以盡人如里閭里地悉為田畝而
不使民其利實以盡人如里閭里地悉為田畝而
皆以之為田畝實以盡人如里閭里地悉為田畝而
皆以之為田畝實以盡人如里閭里地悉為田畝而

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機傳
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乎秦亦曰決裂阡
陌以養生民之學而其管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
乃破壞割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者
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乎秦以
無禁隱竊藏之義也所謂養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投
取予之類也以此是教者合而視之其理可也而秦澤
之言尤為明白且先王編理天下均以其民故其田
間之道有縱有橫不得無法若秦使除井牧之制矣
則隨地為非隨阡陌為路失耕種曲無所不可又何必
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
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於秦之無益殊不
知秦之所開亦其曠辟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
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變制
之不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

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連升階而前限民名則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
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
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者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
之收而當先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
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
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中正則眸子瞭焉不中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老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
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目中不正則神滯而
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度反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乎

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語類聖人但顧其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與人

語類則反是且如恭儉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

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

聖人微處便是五字所帶天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手聲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

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語類

大小這樣處皆

項以權稱之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

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

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

以有道也既自教制矣

天下豈一手可援哉

○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

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

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

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

就師傳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爲罪精義楊氏曰不教

而以不教師傳爲罪亦善引括者精義不教教也雖

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去聲復狀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或

問小註

看下節所重在曾子曾元不過借作一美口體例耳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

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

爲有餘哉

明道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也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

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親者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野自如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份三家僭雜微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衰矣又曰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曰養父母之身也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飲也來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儘可以見貴賤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人民勢位微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則也惟大人爲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

通音滿聞去聲

趙氏曰過適也聞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

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聞字上亦當有與字言

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政之失不足非聞惟有

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

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

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

德則亦莫之能也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
微明聖之道不然而意氣自有格處然亦必
謂至誠以道之盡力以味持之明義理以致其
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與孟子或曰設退昭君將如何
而格之曰後主事皆出於一己若出昭先有格布
孔明之於後主事皆出於一己若出昭先有格布
官中群中許多人後主事皆出於一己若出昭先有格布
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効
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効
者也○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在皆
須急格處此處與言倡
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

(一)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摩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發譽之言未必皆實飾己者不可以是遽爲發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輒爲違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
 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
 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

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驪宇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解

昔者前日也館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正言不可則指他端以發之也後世依違顧慮以至失身者都坐此病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閑諛

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備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備噉也備噉反

徒也也餽食也噉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或問齊王之幸臣孟嘗君自莊

於孟子以東重故孟子使齊則王必以孟嘗君介齊與齊行事於樂正子之衆則王正言以折之至其不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為則所以絕之者道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顧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實權

與焉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備噉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為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為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是以是憤而去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

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

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

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

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

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精義伊川曰此須仔細理

時未娶亦莫未遂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此理未變乎以命辭故不告可也若不如理會但言舜不告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

9-604

這只就他初終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處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處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須要常常德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都使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密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樂則生如精水之流源盡許多棟臺之物只恐地涸源流將去精義則曰樂則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有為不熱不如黃樸是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盡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語類得乎親者不同事之是以得其親之他荷父母有不得不是怨我咀咬之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和那道理也順了非

辨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防非此所以為尤難也○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親順色看父母敬甚度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違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沒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所以又說烝烝又不得不格舜體底深而天下化轉體底深而天下之為父精義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子者定精義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善不善為養志昔日為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為順親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瞽瞍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

父母之非而已晉羅仲素語此言只爲天下無不是
底父母了翁開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有常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耳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七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表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語類

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

有美善孫焉小節作今使者謂之節也刻之為符

漢有銅虎符符使符銅虎以起兵符使郡守用之凡

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右使則君以其右合其

左以為信也商產日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

象也如發兵取物徵

召皆以左契之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

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

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

也或問小註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

前通理雖書記疑先世言於上日先聖後聖若合

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已之心也己之心無與聖

人之心故大無與善皆為傳聖人之道無充此

所以告其君者似不如是也夫聖聖人之道乃能知

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以心其心而至於與聖人之

心無以異焉是乃所謂傳心者也豈曰不傳其道而

傳其心不傳其心而傳已之心哉且既曰心之心矣

則又何傳之有况不本於諸明存養之漸而直以

為心之正而擴充之耶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湓洧東去聲湓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湓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

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施孫諸類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與濟人一事而論之而夫子亦止以惠人日之又謂其猶乘人之望知食而不知飲豈非子產所為以惠濟人致望於人也隨此一說而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外無極世之遠固亦說得盡都都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江

枉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

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汴水

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乎其政行歸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歸與歸同焉於度反

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

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答何叔京詳辟

乃施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又答何叔京詳辟

政則有公平正式之體網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

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施充以行先王之道

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雖大具舉而無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

子之意矣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過而子

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亦上文樂與濟

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日子產濟人之事有仁

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

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特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爲治

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啻鑿其所以自

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不啻鑿其所以自

忍不忍人之政是之謂天也夫天之所爲無私於

而人其政之如是也夫天之所爲無私於

以人而治之如是也夫天之所爲無私於

而人其政之如是也夫天之所爲無私於

有任則非不能爲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

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禍福之於蓋有餘力而無憾
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
而未就又不忍手冬涉之艱而鳴呼嗟其小惠
以悅於人亦悅而解之玉也其大者之為政者大
理而千慮者故極極而深遠之以警其微亦按本
意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主生才多矣之嘆下

曰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遽然無敬矣故孟子
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之義之至也如犬馬
則輕賤之然猶有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
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
賤惡之又甚矣逐離之報不亦宜乎或問小註
楊氏
子為齊宣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
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

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而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去則君褫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

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樂盈也○潘典
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
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
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
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
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乎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教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徒

言君子常見惡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或問小註君身而言莫

不仁莫不義士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夫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豈為是哉或問小註此言察理非精不

于義義知之極精也苟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

人弗為惟窮理知至乃為大人耳○張橫渠曰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學時措之宜

者即中也時中者其大須精義人神如得體其會

通行其與禮此方是其義理也行其義則非禮

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答何叔京非禮

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

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善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義謂涵育薰陶

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

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

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

何哉語類義指非遠使之中使之小漸民以仁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

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精義精義山有所不

為不為仁心即所以為仁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精義尹曰言不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語類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貨之時則不可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足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不能而極其大也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

必謂從不知此理太極而反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

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語類王德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食得以言死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精義曰送死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謂子春生節至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各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達

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

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

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

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

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閒然後可

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

也語類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政與淺迫相

追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天下下大重

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

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又曰深

造之以道語則倒了以道字字深造字上乃是道

造造之方法而此進進字便是深造之信言以

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

其方法也此進進字便是深造之方如博學問

謹思明辨力行以進不依次序便是以道爲仁而

依次序便是以道爲不克己復禮則微一般操便

是不以道能爲道而爲之不克己復禮則微一般操便

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造一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

所以發其之者無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
有淡滾底出來無頭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
地在滾上而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滾來只管
不其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只管
取只管取取之左右逢其源蓋這本底道理也
取底道理和件件道理都攪在這本底道理中
頭頭和件件道理都攪在這本底道理中
自得上才自下才下而自是方是都然這恰似
資治資助一舉而助下而解困自是方是都然
這道理如有一源之水滾流他只管攪着這
道者求有用便枯涸莊子說庖丁手之所及無
之所足是此勝人之所便自攪着箇仁義道理
不中音足是此勝人之所便自攪着箇仁義道理
使自攪着箇誠道理爲人子使自攪着箇孝道理

爲人交自箇箇道學與國人或問之者于深造
 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是理之得於身欲
 不得於外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強探而自
 取也必其深造之不以道而用力以心而自求然
 得之也必其深造之不以道而用力以心而自求然
 於言之意也多是欲其力不足以致夫和氣之心
 得其意也多是欲其力不足以致夫和氣之心
 其言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時有不可禦
 其言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時有不可禦
 培深厚者其所謂爲誠場理潛心積慮使游而後
 其所謂問遠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
 欲學而有以著之也其日放闊亦若惡其拘而放放
 使聞也曰自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日無

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
 之得之則起居之在者皆得而安之如人日居之
 安則資之深何也日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居
 安則理之在我者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之
 也日資之深則起居之在者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之
 固無本之可資之淺者取之無所何也日無所資者
 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
 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
 不資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
 此君子所以欲其自然自得之也或問小註少時見
 時見其難精以千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

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也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翫矣
所以養氣不可告人如文子于陸梁之皆未免有助
長之病不但可助長也唯聖人能無積累之弊歷
伊川以達道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印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初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鬻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
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
也語類

將以反讓也。曰：「費處便是約，不是約，通下又去。」
費處有約，約公發約處，却是費處了。又別去，遂討
費約，豈有此理？伊川說略物處，但費處多後，自然
費然有費處，約處多後，便是學之博，約處有費處，
處便是約。問世間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約。約處者，何
故曰「他約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約處更不窮
究？這道理，是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
鉤欄奇說，是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
亦不盡然。夫欲求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
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不知道者，或問所謂博
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則約由孟
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大理之散殊，約則聚是散殊
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

孟子學子大全卷之六

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
而所謂約於此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
之公私小異，而人之智，皆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答張敬夫：以善服人者，惟惡人之道於善也。如
則，且前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惡人之不
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道之仲辛，使人往爲之，排之
類是。精義：故人得罪於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

善養人而責人也深，
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誠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一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精義：伊川曰：「不祥，凶也。」
小人奸敗，物故凶。

○徐子曰：仲尼詠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去

反更

孟子學子大全卷之六

壘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餘。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上皆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

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論語外反淵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開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

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若恥其無

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躁等千譽

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語類

所謂聲聞過情澮田開水道也此中隱言之如爲善無實德則之意爲學而勉或問

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德爲本而其有是者所行

通達無所不到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

以精義尹氏是以學本而往抑諸雖約而意則周矣

精義者必自本而

往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

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閒達告子張矣達

者有本之謂也閒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

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

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

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分貴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語類

人與萬

理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可也得多道

理時無有不達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直治使之明

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達雖其間有稟得昏底

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推

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雖推

不和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若大本論之其理則

一線聚於氣便有不時○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如何何物元昭云不嫌日用之聞即何謂日用之

聞曰凡周旋運用以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

所以與人異者惟聞知如何是性耳人能聞知則能

以理便把這箇性不知如何是性耳人能聞知則能

之其有仁義禮智爲子而禽獸之道則禽獸能

存只是存其禽獸同者耳飲食渴飲之類皆其能

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性作用云

在耳目口鼻在鼻辨香在口談滋味在手執持

在足運奔御與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

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

精義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

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問

精義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

是人只有個天理却不能存得便使人也泰山孫
明復有詩云人亦天抱一物降食消飲無休時若
非道義充其體何異鳥獸安得居上面說人與萬物
皆生于天地慈下而二句如地或曰退之雖說有云
人有寬如牛有銳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乎即有類如溫月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
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其不盡
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
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

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

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語類問明察

漢溪子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察明得這箇道理降
○明察是見得事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
仁義者皆不待求之于外也此心渾然皆是仁義
○符前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
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
舜便由仁義行也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
之且如仁言安仁智若利仁便未從安仁未須是利
仁利仁豈是不好處如仁為利而不須是利
人欲為精義明理但知斯理而行而未肯有以

仁義仁義之名世人各其行取如天
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
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論中自是

自是立賢只這義中却與子思之註中不同故註謂
執為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無過不及而已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揀乎曰而如二字

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
與雨偕也此以如為雨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
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說曰而如靡異則其說疏而互
用之久矣曰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皆惡弄所

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爲是說者正以其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不懷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對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味若此而已矣如聖人之心也而其心修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所以爲聖人哉古今爲說迂回轉失其文字之本意而於聖人之心又不能有所發明而不察乎此而盡心以求也

答吳伯豐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邇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語類曰論語泄邇不忘遠非得無有遠邇或問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以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之心而無私心也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爲何如精義邇不忘遠者謂遠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聖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語類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放雅之時自作於上以敎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放雅之時不復作於上而詩

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精義楊氏王者之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精義述德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秦雖燬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春秋所爲作也

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宋去檇杌音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若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

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

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

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

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

事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

屬絕矣服窮則遺澤衰微故五世而斬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

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

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

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

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

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

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

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其初畧見得如

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大言再思一帳下二不放此庶幾不礙不然則不取如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慮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何哉蓋與者無害於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于而不至於或問之者皆知所當而不至於倫生則矣或問之者皆不取者廉之傷廉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勇不取之為性也今過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而反以與為傷廉死為傷勇何哉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孟子彼者其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也○答吳伯登伯登問必大謂取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不可死不可死之問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否寧過與其有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

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擇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于而難也○精義尹曰三者在可密之也○精義問則如何惟義為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達薄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來也羿善射集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尹之失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藩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庶庾公必不害已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罪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違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僭

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特以取友而言耳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又全背卻遠上理會文義者又滯

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

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

問舜完履沒井事只答他大意人却要理會沒井如

何出得來完履又怎生得下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其無謂也

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發之可也合之而無害于國

權輿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例齊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

以自新也或問小註此章見人之不善者當自愛而勿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用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

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

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

性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如是已發

見皆乃可得而言只這箇便現得性集註謂已發

之迹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性是箇惻隱羞

分明底物事且只這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

故有兩件如水之有源頭者又有流行者畢竟源頭

底是善流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善無事又說惡於

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然下也。川俾
順他若波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
惻隱之心非無羞惡之心非人皆自然而然惟
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之而行。○欲是本然底
利是使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本然
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使自然利
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得自然底順而順也。○故
是已然之性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君臣
說四端皆是如此。雖有惻隱亦有幾欲故當以禮為和
如是星辰亦有運行大要循禮度者是也。○仁義禮智
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
此四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然四端皆有相
成者如欲惡之非仁不義之非義不禮之非禮不智
之非智不智之非智不仁不義不禮不智。此四性
初只是性上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

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子言性惡揚雄言善惡
此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
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說如
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為謂塗之人皆可
文焉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性言之則下
文苟求其故之如何可推知家自今日推算而上
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
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應度有少差錯久之自
復其常以判為本亦猶天與星之謂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
西溪為並
上六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
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
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
至為歷元也或問小註楚時曆曰星中於甲子月令差
半時似差及四分之一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差
斗又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
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
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天虛以見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之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
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不自
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
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或問程子以爲皆爲智而藝今以專者之言推之
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蓋首之言
所以發明天下事勢莫不各有自然之理是理又
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其下遂
言愚夫聖智之說皆爲而卒又歸章首之說使其下
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啻若此其制其裁
義伊川曰此章首爲智而發作其理無一字
不整也且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節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禮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
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

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

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夫

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答何叔京孟子與言因是而

之禮則常是之時雖不師之亦不得與之言矣
齊王驪事於出師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
禮爲重齊事不同理各有管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
爲禮衆人爲已括而始曰是答之微正所以明朝廷
人之失也精義伊川曰感於諸者以禮
爲節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類問君子

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
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
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
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德上
下文主甚
麼說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橫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語類忠者盡已

也盡已者仁禮無一毫不盡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忘矣

大音狀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忘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忘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忘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語類

弄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忘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

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精義

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

顏子易地則皆然

今有同室之人鬪有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語類

謂鄉隣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喻顏子也語類用權若鄉隣之鬪有親戚兄弟在其

中豈可一倒不救日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

小若只是小小關礙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

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同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

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或問小註

通章孟子

都從而不行精義

楊氏答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

其論天下雖彈頭放踵

爲之未嘗不謂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

不欲使濟不欲暴而已此與世之橫曰自營者固不

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貴人

已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皆之天下各欲當其可

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

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解脫手足而不爲新君

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飲水終日如愚人然

顏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顏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

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好義從善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孟子卷之八 章句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愛妻。子之養以自費。罰其心

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言於衆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

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語

類孟子之於巨擘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之所

至如此。其孝出於天性。不待教而然。是父不慈。已足使

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章子以不孝也。

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而然當時人則遂

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章子

若如此。五皆則在。所絕則後世。而孟子不絕之。則

又欲盡去。孟子之不忍而以此爲人。此皆不仁之

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

之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爲人。平先生甚然之曰。兩

節都是此條人。故說得有味。道云。舜不告而娶。盡不

欲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如匡章則其怨也甚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萬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會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

爲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

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

不與其難言師質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

孟子 卷之八 梁惠下

孟子

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嘲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嘲古克反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齊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靡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詆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適入音異嬌音補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

孟子 卷之八 梁惠下

孟子

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食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精義尹曰妻妾

終不能勝而況他人乎以學委之
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埃

孟子卷之八終

孟子卷之八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見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

此章二不念卷之九萬章上

二

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意去聲去

音扶忍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解言呼父母而泣也忍無慈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

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

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精義

楊曰孟子言舜之心不能及此

心不能及此處舜惟恐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此孔子所以聖善我無令入孝于忘事與知此以取之也

帝使其子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

此章二不念卷之九萬章上

二

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堯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解憂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

其備矣精義 罪之大者也替 贖之研告則不得要昇

知之宜審矣。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黜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生受其不從然後進之則是重拂其親之尊而反彰其惡也故

其不告君子以為獨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舜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竟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檢之象曰讓蓋都君咸我繡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

萬章上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棧象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

曰鬱陶思君爾祖元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諫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

憂都通反健或六反昵音尼與干舜

完治也捐去也而棧也捐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

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走得

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厓空旁出舜既入深

井腹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厓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象舜異母弟也諛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

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繡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

絃琴也張獨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

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棧牀也象欲使爲己妻

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

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

思君之甚故來見耳怙愬慝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

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

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

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

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

爲至語類問象亦愛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

心常存今人被誘化丁更無一毫存心但有愛象之

以爲悅而愛弟之心減少矣或問程子所說萬章之

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舜將以天下禪舜替象雖勝

亦豈不利哉乎與凡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使之免必誅已宜其有所不取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矣豈至此而猶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說惟程子以爲孟子之言乃萬章等問之說而孟子有不以謂是者蓋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則古之所謂亦未爲其然且使而舜之所欲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矣者但使使之不處於別貨若家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使廢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賢者必辯而明之以死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服辯者哉○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愛耳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愛喜焉耶是畏其殺己而幸耳○古史餘論知其有無今但寬已亦非所以帶聖人矣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上 七

當知舜之負罪引惡號泣怨慕象殺亦愛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答何叔京曰兄之歸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做眼國隔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雖遭橫逆之變我其惟聖人盡性做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我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爲至精義人與天迥何異伊川曰無異聖正謂此耳精義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識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乎曰昔特使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己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瞽象所傳聞孟子更不從容會這下事且只就舜心也○楊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從兄者乎此語自是瞽象所傳之說瞽象所說但云象似而已親萬章之言何足以盡之其言發舜之時堯而

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仇男百官皆事舜于獄訟之中象必不敢但瞽象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

曰然則舜爲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

孟子卷之六 萬章上 八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語類而音象周公孰信而在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此章又言舜遵人倫之樂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曰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入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有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尊亭卽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還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

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類封有庠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優之大過不得謂之仁後又將治之甚嚴義又失之皆不足遠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難甚親愛亦是無以

限制之無足觀者。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作故處之得過封之有庫但當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特蓋管蔡初無不野旅心後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方夷帥諸侯北面而朝之暮腹亦北面而朝之舜見善腹其容有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及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應望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一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

年而堯死也須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蒼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故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問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

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掌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焉耳而非真無遺民也語類蓋是前古逆迎之意面等侯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相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然而今日等以便詩意或問小註所謂逆者其字不逆達不義自去從志也後游玩來休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庶乎可以得

之者以心通之也人之心通乎理而理之於心以從也此說義理通已而於外而聖賢之言皆從心之所行乎近思錄橫渠曰古人能知詩以數驗求詩則已表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今精義伊川曰不以文害辭夫文字之文樂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為解一字不行卻還就他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替股既為云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

以為尊親養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見音現替股齊栗替股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創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替股齊栗敬謹恐懼

之貌允信也右順也言舜敬事替股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股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股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戚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大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詳諄然命之乎詳之詳反

萬章問也詳詳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去下
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
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語

類同堯薦舜於天曰只是
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

治主

語類
便是百神享之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去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

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
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
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昔者舜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舜崩之後不從堯之

子而從葬也禹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別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

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或問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上

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遠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也匹夫匹夫且曰聖人味當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方表之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奉命以行方表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書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得仁之至也夫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也若禹也若利者猶謀之於衆意以爲聖賢之心亦若此而已而則宜其以爲朱均二位而避朱均以背不累夫陳讓

之心而爲舜禹益謀則宜共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焉可恥也嗚呼學者能或從心以求人之心乎或問小註能以下節以天下歸人又何以見矣耳皆非有私意讀余隱之尊孟章李公常語曰竟不行其間也

孟子卷之五 萬章上

舜讓子德弗克而拜稽首固辭古史餘論舜禹避朱皆以其作偽可乎曰舜已得之古史餘論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九孟子史遠之所傳者皆以爲妄而不之信今國未取實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妄也蓋以世俗然無終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蘇子之說則以世俗所性而不能已者非所樂則雖尼酒肉亦不食知避之况乎乘權操券而不遠引以避之哉抑亦不然也所謂不樂也者不樂於不遠引以避之也其於避之乃得也然心之所樂而後歸乃可聽其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然欲取之而陽爲避是

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
能無慮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
王冠而周公攝政宜王有志而共和應此類多矣當
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爲哉子蓋賢其伯而向
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送有之而不可歸
歸之則爲不度而無取則是王非曹司馬懿父子
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
乃欲以是而誣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
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三卷之六卷之三 漢上

之相之相
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
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
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
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
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
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
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知
吾命便知天命性便知命事緣實若命這箇人去

這箇事其休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
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爲正無
非是精義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
命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
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積何爲而天
計其天理非知天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
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
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之三卷之六卷之三 萬章上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
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
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顧遷徙境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立二天金季充萬章上

語類 聖外下位王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曾不立如今人知我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釋音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夫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領也繫馬于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樂音

今立二天金季充萬章上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

之也駒四匹也介與章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

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語類問如何是伊尹樂

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而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昭著允塞之郊伊尹在莘鄉時須會一學來不是每日以耕鑿為樂過了○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羣
愛其心侃侃若讎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
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
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折攝
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精義曰
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
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者伊尹小其所以治者其得
志不得志則亦有所命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見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
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
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應道也近謂仕近
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
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

此而湯之勝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
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
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厥載自毫

尹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
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疽於齊反逼
七余反好主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環醫也侍人奄
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仰之人也好事謂喜道
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瘠是無義無命也。結如字又音律

顏繡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斷靈公

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

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

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諸類退以義果決斷計

○論達以禮退以義曰或問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

三攝而達一辭而退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

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

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不知

順天命而盡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於窮達之下

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

天人也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精義伊川曰人

也未嘗窮而其事或出於苟然知精義之子惠雖

只有一箇處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置之有人過

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

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楊曰

義命常相證無義則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娶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而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難也司城貞

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

通宋司馬難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

之時豈有主燕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燕疽與侍人瘠瘠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

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子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於虞故以此物情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
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
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特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

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
知養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
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
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
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
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

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

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

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

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或問

范氏詳且明

家應於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
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
味之所引孟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
按左氏之言則駭秦穆姬春乃井百里奚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九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由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也

其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
不與被冕弁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
可音去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
爾我爲我雖袒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漸先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
手承水販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
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
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臘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
非遽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
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日
龍南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
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聖中流
出無染雜是適當便是無染雜意漢曰三子是實
事如此否曰然○問伊尹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
謂他有當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
象子曰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
自見愚是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爲非聖人
之至則孔孟皇聖或或去齊去魯之樂之與非無
各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孔
子時中所謂時而中否曰然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
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
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漉之振始始之也終
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
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若僅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
三子之所知偏於二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
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
調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鈔鐘以宣
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
以終之二者之閒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
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
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語
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
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
其所長問始終條理曰條理脉絡如一也章從中得
之上故爲始終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並財

下格亦少一上截不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也
 夫緊要處全在格上字字有子之事以格理皆一事
 合下要處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著得
 各至如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著得
 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未嘗
 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曰故集注云所以備者由其
 蔽於知是以闕於格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
 之盡皆覺則玩聖賢則加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
 何以見之只就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
 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待於一偏安知如
 如孔子也曰然聖子細春○問此一節在行兩子
 上首原頭若見得偏○便徹底是徹頭者若得周
 匝便下來全而無所○所謂始終相切理者集注謂
 理徹言厥終莫是猶一條路始終相切理者集注謂
 便行得雖○於終久是差否曰始知格頭面絲毫須相

卷之十

連年庚子下等者有禍降下

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佐柳下惠聖之和
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從從頭到尾只是金
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答林擇之金聲
絃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絃竹之聲
或發清濁兩聲玉聲清起而平首尾如一鼓樂之作
也八音克諧聲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
其序亦有不司者若琴瑟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
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清而所以成者未
嘗不一或成者一而所變之變大無所不聖人不
具至一之中聖人之知情損大小無所不聖人不
之於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造如此此金
聲而玉振之所以等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孔子之
所得與也然則其全而論其始則鐵而不能洪清而
不能濁亦是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于金聲而盡
以玉振之聲共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於其所
振一全一斷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答張

北宮姓，爵名，無入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

籍，然而朝也，當問其畧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下 九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

士也。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稍乎？曰：周禮所謂公

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

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

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

差，庶非必盡知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

亦與孟子不啻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

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固不繼也。而

食之亦無兼於不容矣。其兼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未失與。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

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

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

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

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

入而已諾

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

入而已諸類
開天子六卿諸侯大夫三卿次曰二卿
了國若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士分

董君所自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各朝製祭饗交

聘往來又有財饋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大

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日不可

似只是募游手然以周禮考之名各有職以代耕則

閑祿給之當照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豈待

則疑其當時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後施行使後世

有之人數極多何不喜見於他書如至漢要職

亦設人甚多不知所知亦甚

名卑所差人從舊矣故甚

多又不和如何皆不可曉

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李天二人全零之一碼下

— 77 —

大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二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百四十人卿田二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

食 藥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卷之六

11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諸類
 閭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大八人又其次六人
 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如抑糞澤之不同耶曰
 皆人力之不同耶然大約如此祿有此五等
 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歸之可也程子曰孟軻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

也程子曰孟軻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

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

燈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

句爲之解乎然而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或聞

子孟

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
攷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聖而周禮後世又有不可
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
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
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收仲其三人
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閱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或問小註

獻子是主五人是賓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

費惠公事魯哀公

惠公魯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

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王公下請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疏食粥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

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貨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貨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諱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僣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或問小註此是論友總語體貴貴二能須切友字講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萬章下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會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贈開承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類孔子受之如受賜貨然服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聞不畏

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

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微音作慙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

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御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瞞無

凡民二字讀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聞然

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

角。
卷之六
五十六
六金卷二
萬章下
二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

之盜也。說文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或謂小註充類至義之盡。只是非便以爲真盜也。○問非便以爲真盜。曰。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法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矣。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天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

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由公輒也罔孔子仕

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僎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

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傳曰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而欲資其饒養者精義陶道而已乎膠屈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其義雖賈賁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不能也使之陶道能之乎不能也使之耕漲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道能之乎不能也使之市人交易通什一之利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使之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

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免有求于人如嗷嗷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君若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或爲貧古人有之前二節章意已盡問小註下引以証推原耳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也關擊柝擊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也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苗壯焉已矣

委鳥傳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來去聲苗阻到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

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

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

稱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

稱也精義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

非爲貧之者也曰乘田委吏却不爲非爲魯司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三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

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類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位下位不

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

而道不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

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

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

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穀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三

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

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擇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後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塵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處使者出拜而解之犬馬畜儼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廢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廢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孟子二十卷下 萬章下 三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精義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饗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應受餽于君前則拜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拜拜揖之勞是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餽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禮而廢人繼粟庖人繼肉也

竟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

所當法也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做出因是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

孟子二十卷下 萬章下 三

相飲迎刃而解件件訓件兩片去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鷄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勢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

之何也曰往殺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往役不義也人不知我則下言當事昭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知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

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

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少我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

友而不可得也而孔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虞息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旂大夫

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

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折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

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

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曰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類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

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

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畫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

孟子卷之二十一 萬章下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

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朋友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

以又考其行也未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

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爲一世之士矣精義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

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新

遇之時如仲不可一槩而論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贈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兩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

不忍生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

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

孟子卷之二十一 萬章下

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

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

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

此于其子固有所不及焉若發子之去亦或然其勢

不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勢

亦豈有然者哉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勢

姓之卿而行之矣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勢

言有以起其心之端者乎孟子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辨溫公疑孟子不與伊尹之志則其手曰余隱之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終

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為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焉以安天下為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亮異姓之卿而行之矣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勢

忍生觀商之亡而費宗絕祀反費宗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執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陳而光孔子傷之曰

爾有三仁焉以仁許之於疑于大義猶有所謂也三

仁固仁矣其如商之絕何季札解國而生難孔子

則其來聘而告之所以不伐春秋明大義猶有所謂也

最可以鑒矣若夫大過費政之弊反費諫而不聽則

廢立出於羣小爾等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而

是故公子光使專諸欲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執不

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矣曰隱之云三仁

千大義有謂此隱未嘗蓋三仁之事又期于自靖

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況聖人之

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

格音格 立音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桮棬用木所為

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

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語類告子只道性無善無惡

善此性惡惡為性善得定所謂性善性惡也

孟子曰子能辨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

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害之入而禍仁義者必乎

言夫

莊音姑與平 非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答趙致道致道問荀子

其夫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

資也其不遇天命之說而以人欲橫流者為性不知

天賦之自然而出於人為者為性所謂不知所以自

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

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惡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

人之為禮皆反其性始祿以禮之則性之惡明矣此

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得之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波流滌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申之

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則善水

有不善者也語類性善無不善水則有不善

此便是人欲奪了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夫言扶搏

也夫言扶搏

也夫言扶搏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
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復
四章語雖不同然其指不外乎此與近世諸家
謂作用是性者相似語類○性之謂性孟子生之謂性
所言○告子曰生之謂性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目視聽與夫心之知覺之類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自然之理在人物亦不可不有○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足之運動是性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中之理○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入之謂入○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之性猶白之謂白與入之謂入○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所各便休了竟非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又如何○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所以異於物者其得正氣故其得許多道理如物
則氣昏而理亦昏○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有父子此亦是理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般般物只得些子或曰性是
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

總結如此○物也有這性只是稟賦而已○武問子以告子論
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武問子以告子論
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曰性之為言既詳言之本
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性而指其能知覺
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
運動非敬不成就有把柄之譬後溺於孟子之言而
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惡而為偏水之喻以見其
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曰孟子為未嘗
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盡善之意而為未嘗
至於孟子指之則其說又偏而為偏水之喻以見其
食色為善善為生之謂性○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之餘論也以是為善○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一字明文但前章有深究其理之論其所以然之
各為一說以其理而明道曰生之謂性○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於此是以其理而明道曰生之謂性○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而說無定體○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稟理有善惡然不性中元有此物○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有自幼而善者有自幼而惡者○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然惡亦不可不有○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上不容說才說性便是性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稟賦之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性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善也猶白之謂白與入之謂入○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所而此性方有所謂有善之性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出而此性方有所謂有善之性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雖不加治之功故力強必則疾病用此力強必則疾病
清而不濁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和而不流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此謂也故不是與善而在性中為兩物相修之各自出
之謂也故不是與善而在性中為兩物相修之各自出
其分則敬也自天命以至於教無無相修之各自出
性相近習相遠也○性者天之理也○性者天之理也

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異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其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曰然則是謂凡有白者

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如此則犬豕與人皆有知覺者也

言性者生之謂性也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

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

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

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

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

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

縱橫繆戾紛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

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義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

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

精矣或問程子之說奈何曰是亦精矣獨生字之義

所論氣質之性理有善惡及人物之性所以不同如

性不問者則又孟子之言性善不善之說其意固

所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固未發也而此章又孟子所謂性也則其意固

子分謂之性中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
 大之氣一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一者亦是如此程先生有一處有略中日光之論最
 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議其所異異中見其同最
 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及於都不相礙若只求一篇各
 就道聖賢之言通貫及於都不相礙若只求一篇各
 精義伊川曰式乎人知所去就其性本不同但限以形
 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
 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此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性由乎外
 者卽其性故有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常用功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語類同計
 不知何如何知得仁爲內日他便以其性於外
 仁故曰內以其前提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其性於
 固不是愛仁莫亦不是日而然告子謂性也
 自其而而故謂之內食色性也孟子謂性也
 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而食色性也自是
 德丁而仁內義外自是一故故孟子謂性也
 以謂仁內義外也要便或問告子以上爲性則以性
 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傳
 者之言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
 其食色之云者故微知義之非外則答鄧子上下
 性之不止於食色共有以察之知答鄧子上下
 食悅色因言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謂天理之自然
 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

曰食悅色謂之性耳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
 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章
 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類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上謂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爲
 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謂
 知得人心不知痛癢心他覺那癢則癢是心知痛則
 授等處而不知痛癢心他覺那癢則癢是心知痛則
 以彼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長也
 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義長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長也
 義下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蓋應接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
 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
 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
 之非外明矣語類蓋自而說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

這人是者印言之則一若夫馬長人則不同馬則
是口頭道爾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
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白馬之白也無以
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
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
之表以印印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我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
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任在內敬主於長故任在外
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者吾父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者父亦有外與者與者同義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若子之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為道至此四言皆中之
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
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
於由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
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將則誰敬彼將曰敬弟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
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著炎之意語類

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謂義專在內只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曰飲水冬日飲湯之類元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驗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飲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如今國有人素加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舍先者亦有平日知弟之為弟而不知其為弟之者乃是有其心而不知其理也

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類二字全不是矣此處把文義說錯了

○范氏曰

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嚴聲喻以曉當世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答曰

舜矣

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蓋如此語類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性無善非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

性也

胡子曰知言疑義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何物

子曰按此章奇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大道理莫加其所始而在人則生而有

之矣人欲者格於形體於欲僞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謂也子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微驗萬安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為一區恐未允當○如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已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下按此章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善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又理人欲時並有無後先有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性如是說者果何謂乎○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此語直非之誤矣又曰好惡個性之類然則所謂性者非是所謂形也天理地中欲善而惡惡物之類也舉物而遺則惡不律為無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典則民好

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

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語類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
語類分別善惡使其知以往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張他就此無善無惡之
名爭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善總不妨也與今世之
不得善惡而顛倒是非
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也

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所以告子問性善惡者他情善言

無有不善而謂性善者情地也

隱是仁發則來應善若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也

情發爲辭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之性

已發張敬夫而周子有五性善動而善動則善

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動而周子

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動皆善也動而

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理反其情故爲善耳孟

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

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

也語類問孟子言端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

也未有染汚何害不才只是氣質亦無不

善智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問才與梓之別
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竹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
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嘗有什是用木旁梓字便
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來便是就理義上說
○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才之動是情之發
○問才與性何分別性是才之理才之理是性之體
○問才與心何分別心是才之靈才之靈是心之妙
○問才與身何分別身是才之質才之質是身之殼
○問才與性何分別性是才之理才之理是性之體
○問才與心何分別心是才之靈才之靈是心之妙
○問才與身何分別身是才之質才之質是身之殼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也
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所以告子問性善惡者他情善言
無有不善而謂性善者情地也

有不善也曰此路其果於氣言也
依氣而形其性其性之在是者
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爲不善
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爲不善
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
性性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

性性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
氣有不善故才有不善耳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
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
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
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
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
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善性之本善也

善而不可以無節。秦矯捷之功。學者所當深也。語類問五經所論才同異曰。才只言氣。能分。指其同。集注說孟子才字。是指其出於性者言。孟子指其同。於氣質者言。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一箇。才之同乎無不善。性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曰。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曰。其異者言之。故以爲氣。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才亦無不善。到孟子才字。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以救孟子才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說話無結。故有後來有楊時多言論出。曰。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可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閑邪。剛柔。強弱。故有所不能從。論善氣質之性。而不本。本原言之。則雖未有昏明。閑邪。剛柔。賢弱。之性。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始有異。故其論善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孟子性即氣。氣即

性也。若子專於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轉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則不論性。或問子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說性則不知得那原藪有楊以下是也。轉愈也。說得妙只是少箇氣。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氣上便是。是那處處相同。如飲食渴飲飽則止。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察義理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之于民。民之秉彜。這便是異處。又曰民之于物。存心之須是各得這秉彜。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全蠢皆有佛性。能自別於禽獸。要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已彰。若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是處。面

論性不論氣本末未試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備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却不
論得性猶只論得氣之性領處又不透徹破性只
見得不化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曰只見得善字惡
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曰得天下有許多般人
故立爲三等說好較近共言曰仁義溫習信性也喜
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楊皆性不善只
是過極處少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
一箇氣字或問難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
其爲氣質也程氏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
不言相近之云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
相近之云若不類是固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
蓋罕言之而弟子于有不得而問者故其傳於是止
而無以互相發明乎至子雖不曾言氣質然終於告
子主之謂性之辨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

無復問矣。故曰：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曰：既後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嚴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吾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德，則極盡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罪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人，亦則舉而歸之輪迴前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大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自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其有如此之不一，則自聖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其有如此之不一，則自善者終亦不能不為之。天下有矣，彼其無所不有，而思於後世。

耶。孟子曰：子之有是心也，猶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理子以來，乃有以才為善者，不善者何也？曰：以性理言之，則才與情本非不善也。特不善者，理之不足，以性理而有所以情者，所仰而不善也。特不善者，理之不足，以性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理而為不善，而以氣質之惡而為有。特其能為之厚薄，隨而不具。其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薺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泮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薺麥也，稷，穀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精義，言曰：薺麥皆可以為大，皆是不可言無不能修，稷麥亦無不美也。地有肥磽，雨露有養，非性也。人事之不齊，則熟有不齊也。雨露之養，非性也。人事之不齊，則熟有不齊也。雨露之養，非性也。人事之不齊，則熟有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善者也。如使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者與略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好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

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類

孟子此言自當處于弟多類人性本善其不善者皆陷溺之爾同然之理如然否之

而言謂人心豈無同然之理乎曰是理也同然之理曰此說理義之悅心也

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為事自來處之於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

忠君孝父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同也

又如恥難處死其心亦不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

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

謂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曰耳明時亦有所謂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物者所以孟子以精義事畜喜怒哀悅服膺有為不同而不願學也精義事畜喜怒哀悅服膺有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之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

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環息

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

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

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也言人之良心雖也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

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

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牧之也晝

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衰

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

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語類牛山之木嘗美矣是

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

之所潤非無萌芽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

山木人心

與舍音捨
與平聲

孟子言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

學先求其

之妙也若謂

熱明道曰古之小人耳之于樂目之于色左右起居無
孟子曰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昔皆然此獨有養
理之養心耳但在此而養意久則自然矣教以直內
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離許之心生矣說不莊不
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
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
發此夜氣之說學者極有力量熱玩而深體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之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易去聲暴步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詔
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
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
曰非然也大音氏敬音均射食亦反焉是之爲上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
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質而醇陶德性時不能用讀者假之范氏

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
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
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
以此也精義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夫是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名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

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
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
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聖末知者稱義在生則生
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之擇哉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
辭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語類上卷論學
義取生則生則舍之理當死而後義
義取生則生則舍之理當死而後義

在干无不當死
于不死無往而義在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

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語類某嘗見一種人沒沒營利

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

後宋思堂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

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

以不見義理之府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

一簞食一豆羹則生弗得則死啜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反踐子六反

豆木器也啜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踐踐

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

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

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如焉爲官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讓窮乏者得我與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如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讓窮乏者

得我謂所知議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語類或曰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誘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力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時此心又加只是擇善處去耳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養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噉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語類人須不措底心去驗他那措底心不或問孟子所論宮室器用之得此三者或物欲之充人所易動或意氣之充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精義明微素定而臨事有為之義者或問之曰是入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議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議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乎愚謂此言以責人言

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語類仁人心也

言人路也是義事上言○仁是無形迹底物孟子言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也○把客何叔京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則仁心字亦須界有分別始得說得李先說孟子言仁心字亦不是將心訓仁精義伊川曰心譬如身四端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四支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四支如四肢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

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

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語類雞犬放則求必可

便在未求而心已放矣求者惟是心義求則

又者去其放而心已放矣求者惟是心義求則

是定作與放無異也求者惟是心義求則

是放只有些微放便是放求者惟是心義求則

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微放亦不待別求而求之

此心體用之全已是在是矣而自是而欲求不能者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惑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類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

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動無不中節是學問

問二字在不是求放心而後求放心是學問

求仁至矣只是欲仁之心存非以一心

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存非以一心

萬語只是收放心去來也存非以一心

以講學所以收放心去來也存非以一心

樂事親從兄是學問只是愛敬放心孟子之

學問者無他皆是一箇思無邪耶文字極難

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

子之要言亦只是求放心不學問則放心何

先生說得如此自家看不出問實孫曉得否曰如

程子說得好也此心便是學問也杜仁仲

言皆實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眼合眼

此心不放也只是要得此心之正如陽處

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美之本先立於此

重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
禪學之近似者轉為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為說
之簡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請教以求聖賢所示之
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為甚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羞之等也或問小註屈而不信

事也似不必求伸亦可也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視

一指之微輕重而不知惡此所謂不知輕重

也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一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善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樞樞而養其末則為賤場師焉舍主聲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檟棘小聚

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狠疾人也

狠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腹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曰耳目之

官不思而蔽於物物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官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

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
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
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
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
爲三才曰惟心兩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是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

心之微衆欲攻之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

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

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彼

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性

在人思不思之聞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

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力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

者也立乎下得有加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常能其

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
於外物只管引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思是思
方得若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思是思
主於思不思却引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思是思
便順他欲去却害事○聞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
不日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
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

所養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性故曰物交
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因是元有此思只
待其有此思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是緊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
元有思須是人自王張起來○先立乎其大者則小
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去我
思所以窮之或問孟子此章之意正在先立乎其大
他理不得○者之一言可蓋大者既立則凡前
得云身皆主於思而不陷於物其不中理者皆
矣范氏之正蓋得其旨本可以通出而為之也○
敬夫孟子說疑義只以思為主心不立而後思言未
可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地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地爵也樂善不倦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語類從不必作聽從之說只情天

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自得時或問人爵從之

之者猶言其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

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以為天爵人欲之

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

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

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弃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

之之心寬於平正善善而惡惡遂不如是之急迫也

且若是言則微事而不吝何叔京曰仁者之心

其天爵者亦猶以爵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

幸而不至於亡然微於爵客之私而發忘其平日以仁

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

曉析不差精義後得者故曰人爵例錯謬失其本心

者皆從天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粢美穀
令善也聞亦善也衣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

譽彰著皆所謂真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

物種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

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語類之仁

得方被正勝勝
以不邪人言不
子足邪來惑仁
之邪勝之則正
矣要將勝勝
勝夫天勝水
自若理勝火
恐以加邪火
怕正甚勝理
勝勝孟勝人
健邪是勝勝
未此邪勝勝
盡是勝勝勝
在是勝勝勝
正做失勝勝
如得一勝勝
身十兩邪勝
分分邪勝勝
正工事勝勝
氣夫便勝勝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賣反夫音扶

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加美。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

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

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

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苟爲不熟不如

釋釋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
也成得一箇模樣定了出治工夫却在只是成得
得一箇模樣自這裏出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一分
相之過也這裏自這裏出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一分

家這裏選一分他那個便選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皋梁陽間只爭這些子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教學者亦必志於教

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設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

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

且然况聖人之道乎此章大意只在射之

精義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學學畫法式然後可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勉與不勉耳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一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

平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 平迎去

精義 尹曰任人與禮者則害也孟子之所言
者禮義也苟以親義言則何止重而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

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編初
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

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

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

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管同古字
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

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矜兄之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矜則不得食

則將矜之乎踰東家牆而搗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

得妻則將樓之乎 矜音矜
樓音樓

矜辰也樓率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

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

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

已矣或問題之大體固重於色矣然其間事之大
聖弗與者為能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
是乃所以全體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

或孟子所言也

交問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暴而

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暴而為害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驢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弗為耳弗不

匹字本作騁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鷺是也鳥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語類孟子道人情可

復道是堯舜不徒能耳且如彼以爲堯舜何曾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

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上聲先去
聲去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

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

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

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語類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

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或問

楊氏之說亦為親切但其言又有曰佛者履齋有兩

通并妙用通本及履齋在觀此自得之言最為透

理但其言周濂溪便覺不足須此來做一件事若孟

子之言則無通不通矣愚竊惑之夫釋氏之言禍與

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雖相似而實相反

也蓋如此章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其間

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彝自然之實理而豈人

之所能為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運水搬柴之

物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過而不可矣何必徐行而

後可以為堯哉蓋其學以空為真以理為障而以欲

機作用為奇特故與吾儒自得之至正相南北至於此

今不察焉而以達理自得之至正相南北至於此

問於劉文定公曰禪智以枯槁堅凝為妙明加解公曰以此為用而不妙須是中和旋中處方如是然用處以此求之楊氏之言其得失可見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愚陋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鄉君則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扶大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

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割此而受業

也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者必以致知為先

精微則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足而為孝如是

之問豈不明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

之問豈不明而為不弟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

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序必以為因小學之成而後力有所寄蓋為此耳殿徐來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止焉不其然乎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賢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使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焉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升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獨與等同射食亦反大音扶

因謂執滯不過也爲猶治也越譽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飢風何以不怨

飢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飢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升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升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

就天是以小升之怨未足爲愆也或問程子論小升

同何也曰嗚呼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嗚呼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升之怨曰何事於天我罪伊何罪自以爲無罪伊川曰小升之怨與舜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精義伊川曰小升直怨我罪伊何

○宋經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經口宋姓經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悅

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經將秦攻廢兵救世之職上說下

救強聒不舍聒音聒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

也

曰啊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

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

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

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

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精義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故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鄉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

在平陸相去解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

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鄉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

于享故也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

答連篇卿儲子不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

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敬誨之道與孔子不見滿悲而取惡之義乎初不

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下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

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施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失子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爲皆去聲

名聲舉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如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

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

爲心豈聖人之心哉精義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伊尹之事桀也以三就湯也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而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

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前何可得與與平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杞梁之妻也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法也

王豹衛人善謳處於高唐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杞梁以此議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

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勝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勝于大

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

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

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

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孟子之所爲豈見之所能識

哉語類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謂孔子

則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

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勝爲得罪於君耳

○尹氏曰淳于皃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

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

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墾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後僕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
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
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與
開同治去聲

慶實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捨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
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
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
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曰一不朝
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
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
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

歃所治反權
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
於牲上盡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
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

意者之是也

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
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
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
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
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
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
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達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達君

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

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

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

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

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

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

之大夫宜得罪於公侯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

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

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哉孟子言就使

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

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語類古者制國土地亦非如孟子百

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說玉帛

者禹降後求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十八百國是不

及五分之一矣。想件件來儘大國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吞亦錄封伐奄其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者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五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籍可考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旋添便須移別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毫不勞擾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魯地之大皆拜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同皆同

辟開鑿也答何叔京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主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重僕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裕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粢粢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稷熟故生之粢粢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桀則貉今欲輕重之

則是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惟法堯舜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精義尹曰事不歸如何以永世以治水治後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安人矣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

過矣意去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

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完惡乎執惡乎

菑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

義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如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如去聲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扶下

扶下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譎予既已知之矣詭譎之聲青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諛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諛諂面諛

解去

詭譎自足其智不著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諛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園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

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讀

余隱之尊孟辨公疑謂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欲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按按皇皇周遊天下傳於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微登為禮貌與飢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

夕不食君曰吾太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饑先王之過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登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時樂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之則弟者豈不善於後哉是以君子以為可也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辭又審寬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末至於如是之貴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隱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

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樂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鸛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兒

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

也據屣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屣也動心忍性謂

鍊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

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動心忍性

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問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

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正襟不坐不立不

言多險路須每日從止而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

且當行將去少時定能旋落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

齊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恆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察
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
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
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人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
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
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慕入
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肩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肩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肩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還自脩省則是亦
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
因其材而爲之無非教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之十二終

三
卷之三
盡心上

卷之十一

三才圖會卷之三 盡心上

四

11

性易之止言流心盡惟記言正心之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

能事天此其所以也○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天然後

得其心之不能也○知見其性然後能性知天然後

可得聞之見處○此所謂性也○

胡季隨遺書所云存此有盡心知性無心養性亦

得些心性○多知道理○不曾有見得只是性○所以

不見面○多知道理○不曾有見得只是性○所以

胡季隨遺書所云存此有盡心知性無心養性亦

妖毒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位不以
人爲害之語類也蓋不與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
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正之正命蓋立然而然不以天
爲害其心又須精時以爲始立得這命自來有
年在世間也呼之爲事也始得若家有一日在
其心之向背也教事不可不爲始得若家有一日在
謂之天壽不流然無身無天一段全以親爲亦可
做底事皆無頭無尾無天一段全以親爲亦可
是天命皆足顯天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欲
計較之私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流是
就教一日而天命在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流是
違便是存心養性之功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解身以
便是存心養性之功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解身以

答張敬夫問目味天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助天之正命目我面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

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

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

主筆 吳大澂

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妖壽貳其心智之盡。

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亡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

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

以爲智矣。或問：「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惟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

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

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殯。得正斃而無精義游。

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順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

母之燕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

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語

類
孔
有
老
光
不
遇
須
不
作
不
正
之
命
始
得
在
孔
孟
日
善

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問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命

當如此者如癩子之天伯牛之疾是也心問莫非命也聖受其正因赦惠施吉從違均之意曰若是惠施

吉從逆得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患過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

上

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

是天自失其正命

答吳伯豐

未詳伊川主舉而制言之意。伏案批辨以孟子莫非

命也。一尊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雅以象豎不能

然後謂之蓋道與孔子微服過宋止柝楚者何
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

其將役已而不能自己其親愛之心亦是

自不同也。精義也。逆理。財。西。爲。自。取。吉。其。僥。倖。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履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

取覆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於巖簷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巖簷

之下也不到壓死日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像他如何來若先說這戒自有命雖立巖牆之下也不妨

卽是先生指定有命在天便是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死者非正命也

卷之三 盡心上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嚴牆之下者

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語類

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怪精死者此乃

命自
耳使
小文
命下
行於
一美
更里
孔
女子
而於
至和
有叶
王魁
命雄
也雄
聖是
法正
而命
精

義死○君子不謂之命○或問桓桓而死○非正命○

也然亦是命否曰孟子只教人順安其止不

人却不敢是命。尹曰。雖曰命也。又必其正與否。正者。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來句未盡之

經 9—700

意語類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
福不可知也命有正命自來只順受他正命自來
身分無過德地死便是正命若啞巖嶺之下與怪
格而死便是正命或如此千割心受差違三年滿罷
便是正命之正命或如此千割心受差違三年滿罷
命曰若自家無非成問以罪去也是命便是正命
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
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
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如天之於初生
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是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
薄淺深却是教養了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
命如桎梏而死便是非命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
季辰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觀象如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合上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德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

求義乎則下言求在外者非求命也謂以義而求

則命與在外者不可言以義而求也又言聖人有義而

求此乃分所內外之說則命之云似專為求在外者

之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義者此理實利達之謂也命之得之莫不以義故曰

須知所學者何事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類強勉

是地也思之則善矣思之則善矣

去爾私意而已去爾私意而已

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

不可將恕字做有求不可將恕字做有求

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

精義精義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

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語類這章

做工夫反身而誠做工夫反身而誠

是仁是仁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

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

其所以然者習矣而察初問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

得徹當察其變後則知微之能如彼得徹當察其變後則知微之能如彼

去行便去行便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

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矣之

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變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

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或問小註恥心之存亡即分變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以所深恥而不肯鳴者彼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之焉人而至於無所用計即此不恥一事將人於禽獸而不復能進於聖賢不若人甚矣何事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

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精義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

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

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音告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尊爵人不知亦尊爵

趙氏曰尊爵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尊爵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尊爵矣

音樂

德謂所得之善守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

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義或問小註

不窮失義以可足成無欲自得境界未節特引來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言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語

自是聖明之治也
通以求合講方合遊字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大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既秉彛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貴養生下來便是這道理何州費力今人至是下愚了況又不加味精義之特立也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坎飲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後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教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後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

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或問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教養之說二音不同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教養之說二音不同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教養之說二音不同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千舉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語類自王者之視皞皞如也而下至至聖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語類所論只是身所歷歷處如舜耕歷山禹疏河決也略略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處他使德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譬如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這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經一當過相似○問注云所存主德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當相似如此即是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澤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是過了者化物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勃然一降而才需者此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勃然一降而萬物皆成雷無不化者書曰卑子使欲以治四方何

動亦是此意。存主虛。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後之歷來。勤之說。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處斯過者。徒使子細歷之。視其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更不待問。說過是經歷處。是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華食。豈聚以迎。王師處。便見神功。如舞干羽於兩階。不戰而服。格於何。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閭。一變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皆其感人之速如此。彼後來人說得太重。如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在。便成彼來神。如云。從欲以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問注引舜事。如何。神在。豈能至戶。此及見用則有。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至戶。神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或問神。曰。過化言。所過卽化。存神。便有翫應意思。而後說以無我言。過化所以任己言。存神。則又若張謂之說。何也。且張謂之說。皆旋於老佛之意。以此章上文。物而於易。過又有過。過化如虎。虎所過者化。為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此所經歷。物無不化。不習。此所破。皆所經歷也。至於無我之說。則出於楊氏之語。或言。因疑其不片出於先生之意。亦明矣。前說。既以立之。篇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知彼者。召有。從以治。而感。應。此。明。動。於形。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聆。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

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精義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

聲化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

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應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前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爲仁義也語類問達之天下地方爲仁義曰親親

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方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

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非孟子達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語類問舜聞善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其良知

或問小註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此及其二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前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不知但初間自知了神清神爽不爲欲之事何嘗自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昧道氣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丑切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

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語類問

慧術知者術之知德術知者術之知野須有其實工夫方能得此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客悅者也

阿徇以爲客達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志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事沒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答汪尚書所示王丈

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樂竊意此等向上

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應絕放難達度今阻

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大與聖則不

可不分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

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

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

矣其於身之達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

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問處

只是顏子自知耳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或問天民聖指雷隱味得位者大人則明德精義

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殷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不得位者必踐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大人者則如宛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平時與不時乎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

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

聖者能之精義尹以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博識之末遇也所遇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並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

斯道之傳得之者寡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有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以父母無恥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忤樂得於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衆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語類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雖此事業亦不知其然也

經 9-710

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宋志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或問小註五畝之宅一節須切文王之政攝衣帶食肉是老者之養不是民間共享的大老章是行取此章論養老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楊謂耕桑高謂雞豕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敬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曠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聩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成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端急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章之謂也

1

1111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卷之三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7, 92, 1029-1042.

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語類子莫見楊墨皆偏在
而不分曉依者不是且如三通此門不入在禹
特則可在顏子則不中矣若陋巷在顏子之時則
在禹則不與以第代要之禹愛似兼愛而非兼愛
而大則以爲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一三聖名而
似爲我而非爲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一三聖名而
二義這箇中要與吾之無樂樂答朱深之三聖中
發之孟子所論于莫我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與孟子所論于莫我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心之微則無過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
愛不取爲謀則其爲我者不取爲楊朱之深矣
中取故由三聖以爲過則其爲我者不取爲楊朱之深矣
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推而無不中中之死若則非

與楊氏無異字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橫邪邪有
關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闢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
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焉程頤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
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飽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權而失其正味人

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服權而失其正理答

叔京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
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

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或問柳下惠不辭小
官楊氏既以爲

其又以爲介何也曰不辭小官和而介也人知精義
其爲和而不知其爲介焉楊氏之說爲有功矣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與與聖人之和五相發
耶乃所以爲和耶楊氏曰若觀其和與若介此特
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不辭小官之意自可見
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
其辭介可知矣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
棄井也辟讀作營初
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勿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

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義孝不如義坐不如孔子

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途而

廢自棄前功也或問小註此勉有爲者貴精義君子
之所爲實乎有成也五桠
不熱不如義抑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今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

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語類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假到那田地○堯舜性之

也性字似與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

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道夫云假之之義真

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富貴時又且流弊後也曰此

孟子所以不道極文而與管晏並且如與藏經絕殊
我熱暴憤憤然而導周室百餘年之德也抑與
對極之論心從本欲使事之行又恰有這趣即入得
故不得不舉而道夫云此即子所以有兩之首罪之
下體是也他合精義是處但王道本於揀選管仲亦不
以也非不責其不則是若其意實為楚不對王然後
知知但欲楚齊齊此為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
也蓋言其不
以義為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或有或曰蓋欺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語說久假不

孟子卷之三章上

歸即為真有則謬矣語類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
云五伯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此最難說
前記多有辨之於然卒不得其說惡知二字為五伯
故也如云五伯自不知也五伯久
假而不歸安知其非非已者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或問

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素精矣楊氏以伊尹推知
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則伊
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雖平其間則不免為
賊即不以泰和之疑不若天下之疑不疑為可也
其曰中道精義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
者則善精義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惡可廢也孟子
言責成之辭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
仲士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惡之賢初不立

孟子卷之三章上

也前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也擇於湯之近
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
為也劉備比孔明以嗣子不呼使自為之非惟數之
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居
數年使孔明為之也蓋先發呂也不待族知其下恐
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尤是太甲
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謀不用則
去之可也故與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七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或問小註得食章言人之大主食人者此言見食於人者有功於人主食人之食者言受祿之時也其言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鑒問曰士何事

楚丁舍反

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
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
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答潘諫之

諫之問王千
聖以人之爲

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
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迹而其
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
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仁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舍音拾
食音嗣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

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
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

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迹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曰尚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舉聞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

害公舉聞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

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舉聞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與千
聲

然則舜不禁與

快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言快惡乎聲

言章問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放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快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斯然樂而忘天下

舜音徒斯與欣同樂音洛

踐章履也還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

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或問小註

某嘗問李先生曰

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

舜之心則法律縛也不住終身斯然樂而忘天下求

仁得此何答何叔寬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若

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爲世之可行而後

姑爲是可言之前以俟世之傳誦道說而已蓋蓋必

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

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與離也

然之就舜之述大理人情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

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願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

則輕重親惡之而於是乎有繼矣故繼人之情以特

法使人人得以金而人謀之況生焉然其所謂權者

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大

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惟權之爲稱不幸

而有毫釐之差則精義開舜不去位卑閉逐行法否

不失於正者鮮矣精義楊曰此亦須自法而法否

臣猶有議親貴貴之說豈有味于父殺人便置之

且如問官人議宜是周公擬出亦須有箇末處然

子所說只是

論舜心耳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

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

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所爲

則不待教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語類問

人在卑閑則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

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

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技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

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精義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

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義在舜則

亦只得乾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

是天也卑閑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使抑是人心亦

須是合下有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此

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精義

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讓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棄天下

生讓貴之法矣或問范氏所論得其大義而楊氏

孟子之答嘗非以爲真有是事也蓋得相與權之

賢之心以爲卑閑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人道而能

卷之十三

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故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百衆。人有之而不知，昏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語類：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故下面但云惟聖人可，以形踐形，正形字重色字輕。色是正，新色曰間色。○有有形便有色，如動容周旋中之色。故下文只言踐形，○形便是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故下文有數之理。○踐形是有這箇物事，將實踐着，不綱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

是發得這副中和存養潛隱功夫。聖人如何却便是閑了這箇不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却便可以說形曰。此如不曾得。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記者充其形色。自是覺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記者則有衣色。其貫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理發於之得於天。共其理曰。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理發常無有不應曰。便必當無有不順口。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便必能窮別天下之奧。聖人與常人。都一樣。惟聖人有氣象之雜。物欲之累。聖人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明。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雖有是。惟其不聰。不能充發此形。惟聖人耳明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能。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地方以盡此形。惟如人如彼。自不我問。其有是形也。莫不有。有是形。可以盡此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有是形。而本其能。

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格於天者則不然格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其形色本然之理則發而有形而無以從蓋不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經於其間是以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經於其間是以視聽極精聞見極聰則極聰明極善而極美此形體本然之理無有不盡善而有形而可以盡其性者發之者無一物而不盡善而有形而可以盡其性者其貴以諸之如聲音之聽也

答吳晦叔

形色之名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泯乎形色之間也則常人夫其性被視有不明聽有不聰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形是以既有是形而動又不可以盡其形也可以盡形則無愧於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矜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矜之忍反

矜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辱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

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屬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拔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力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語類時雨云者不曉不後通當其時而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場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聞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

私猶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類私淑艾者未嘗親見

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教

銳率譬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發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語類君子

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簡其處是怎生地不發又

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躍起是心與他着教此

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

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從

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流勢亦不

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前如張弓十分力而不

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與箭是中道物事也或問

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肯得此

小註中道而立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

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愛人民物為一而無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之名吾儒於物猶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其物雖與人異氣而此須有知是血氣所成與無知之物異聖人於此須有知是血氣所成與無知之物異聖人於此須有知是血氣所成與無知之物異聖人於此須有知是血氣所成與無知之物異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其為知也夫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語類如曰仁人各有所務之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大此各有所急也先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為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問是急於人讀書中亦自有合著急處若理會又同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知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

是禹之先務何如精義尹曰知務者知輕日太略是如此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飲而問無齒

是之謂不知務飯放飯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飲長飲不敬之大者也

齒法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語類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飲而問無齒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

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仁乎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厚薄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

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案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

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

不知務也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三終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舉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幾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或問小註

此諱書重
耳王春秋

是宿春秋之經非
指春秋之時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燒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楸楸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紂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

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

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畏不仁之心耳或問武

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

殺者皆殷人非而人者是也而孟子之不信何哉曰

此亦取本塞源之論蓋殺者非我而亦不恐我言也

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矣讀余

隱之傳孟辨注若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

夫為天下通逃士卒相黨同之者可數耶血流漂杵未

遭逃者易歸乎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

足多也解曰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

注易說不至殺人注本草說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

為知言唐子西晉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

誤其禍我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遂而大前世諸臣引

經誤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

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則戈伐後殺傷固多

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惡戰國之君以

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

足為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精義伊川曰夫載事未

之為正此類也曰辨已得之精義伊川曰夫載事未

其詳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

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為愈也因舉周書

武成而言吾於定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

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

也孟子之說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畏不仁之心謂

之甚也亦以規學者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野王聲

南面而征北狄無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申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

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

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度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洋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知稼穡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祗衣赭衣文作赭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稂去久反茹音汝稂之忍反果說

鳥果反

飯食也稂乾糲也茹亦食也赭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似於己所性分定

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一聞

耳問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或問小註此章孟子

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人○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

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時與民同之齊宣王

之圃爲畊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

闕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

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

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精義伊川曰易

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

爲本也父嚴則治家富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

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怒而不服故云

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也○子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從

行況可行於他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子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果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

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

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爲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幹金之樂而能不失其於黃金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嘗把此一役對向爲身死而不受一段爲義盡此段於大處打得過小處發落也○商千乘之國辭受之際十日所稅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後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上所以絡情於彼以服美名而不意其落者之真情實意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社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

於通者不能照發其萬一弊。李、王、朱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益狂大黃。非所以施於開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漳州學屋漏災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
東漢先生高公祠記：「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矣。雖或又嘗病其隘而不兼，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而行高，而無遠遊之志，不爲子志，而志於行高而遠遊者，故其之者，非也。慨而有餘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

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

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語類：人之所以爲人，皆以

聞渾然天聖，初在周旋造次，無不可達也。一達則

私慾開乎其間，爲不仁矣。程子曰：此誠仁是人也。底道理

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此誠仁是人也。底道理

非是也。○人之所以爲人，皆以聞渾然天聖，初在周旋造次，無不可達也。一達則

言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

塊血耳。必合而言之，或問：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決非孟子之謂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

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己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實可見。孟子曰：「見其大體者，而已矣。道則父

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己矣。道則父

程子所謂公而己，人而己，亦此意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漸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孟子曰：積大不逕於口。○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程子曰：積大不逕於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珍厥慍亦不賈厥問文王也

詩邸風柏舟及大雅綠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聲慍隆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隆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語類如見發於叔孫義害于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闢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爲闢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精義伊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蔽而欲滅之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蠡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蝸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蠡紐如蟲蝕而欲絕蓋用之者多

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牛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各一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

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

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勝舊說

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或問小註神氏日久車多所致一精義尹曰城門馬之力哉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聲言之失之矣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又反

先時齊國嘗饒孟子勸王發棠臣之官以賑貧窮至此又饒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卷之六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擾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操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馮婦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

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有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語類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

說君子不謂性道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達如何自會無拂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達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道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

孟子卷之六

五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吳慶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

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語類此命字有兩說
一以所傳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以所稟言則
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謂於仁義之
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子則謂於義禮薄而
至於賢主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子則謂於義禮薄而
其皆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
稟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聖
人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問智之於賢者聖
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爲却有淺深天道必在聖人何
爲却有厚薄○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
王之於文王
便自可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明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

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

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諸類

侯爵以爲性所定然何惟意所欲道心不聖有命
 有爲者安於所定不於所定而求之於賢聖人之
 父子義之於君臣朋友之於兄弟之於親之於
 於天運若以爲命已前定此心如何更平心却不
 可蓋有性存焉命和盡此人心求合理前一人以
 于不謂性命一單只是遇人欲求合理前一人以
 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從一箇人以爲命則在天
 委之而不係所以孟子到一說性人欲以爲命則
 命處却曰有性可問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人說
 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是稟賦之命似各
 不同曰只是一般此不難解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
 家身有便見且如昔勃絮而脈絮蓄是性如此將自
 亦有分無可得只得且哭絮而脈絮蓄是性如此將自
 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有相愛淺底有相愛成
 命然在我有命便有相愛深底有相愛淺底有相愛成
 吾當以厚感化得他亦厚如將殺之賊便能使至

委又不格。森曰。上云性也。是氣質之性。有命焉。是斷
 制人心。欲其不流。遇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
 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制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性也有命焉。性字業氣稟而言。命也。性者。人有性焉。字
 專言。或問所謂註性命者。何不同。曰。性者。人之所受
 其理。或問乎天者。其體則不同。仁義禮智之理而已。
 其發則厚薄而賦於人之私。亦無不本於足。是爲命。則因
 夫氣之厚薄而賦於人之私。亦無不本於足。是爲命。則因
 某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是也。故君子於
 食色。意欲之。私謂之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
 命。於智愚賢不之殊。則不謂之命。而究於仁義禮智之
 有性。此其達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遇不肖者。仁之
 抑其遇之也。曰。孟子之意。似若專爲貧賤遇不肖者。雖所
 取之言。必得而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君子貴者雖所
 所樂之。已卑而亦未嘗不如其所當也。

重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心之於理也，性之於安佚也，此性字也。此性字，兼理與事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有命焉。此命字，兼理與氣而言。如貧賤之分，富貴之有節是也。仁之於父也，義之於君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此命字專主氣而言。所謂感有不應所造有淺深厚薄遠近之外，皆繫乎氣稟。也有性焉，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性不加可作如此看。曰：「吾季守約。」守約，約孟子曰：「性之於味，章句之有味以平四體之性，安逸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對前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曰：「看得微好。」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也。

結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欲只是說這人，欲只是說這人，欲只是說這人。

可惡也。○善人只是渾全一箇人，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個雜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若可欲爲善當如何用？」曰：「可欲只是學，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不用工夫，但集賢可。」

惟可惡事變了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豈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語類：善人只是實實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人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處人，亦

主事：季子不至季子，主事：季子不至季子，主事：季子不至季子。
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好人而已。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便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語類：充實者，始信

乃充而實之，非夫子易曰：「美在其外而暢於四支」之謂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形見後，精義所謂躬身見於世也。有所成就，非大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
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其本化者如人嚙喫瘦弱用之而不覺有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精義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踴躍誠至則不可得知如上竿弄繩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則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知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正耳或
問小註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備後從于敖先于善而不足于信矣此其所以未
免于程子所謂之變于俗者與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
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

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語類則可欲之謂善之謂神曰善源全底好無可惡之惡有可惡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者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愈充實謂精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無近顏子微有達孟子其達者問顏子之微有達處

以如種無後善無施勞皆忠君或問善者人之所欲
孔子無私只是人假授不吝其爲人地處心造事行已後物凡其所爲一皆可以
其知及而勉焉則必以真爲然則其善之在已而
必其用力之先一且脫然無一毫私爲之心已必其行之
謂之信人矣然亦足以自信於心誠已必其行之
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心其行必滿
於必而如是則其善之發見於外而無不周
善之充於內而無不周於外也然亦足以化其
善而天下之文則足則所謂大人者也然大而不化則仁

其所謂大者不能離乎方體形迹之謂必其德之盛者日以益盛二之熟者日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來而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至於是則進道入德之功至矣蓋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德至善之極無弊無異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計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使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豈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也則亦未有不焉者也

○孟子曰逃學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恤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之新也答歐陽希通楊墨都是邪說無大補益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

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竝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竝闕也招冒也屬其足也言彼

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

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

人知彼說之為狃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

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或問小註

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語類金成指時才妄作謂精義即曰小有才理鮮能喻於義身之字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官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虔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音滿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

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窬盜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語類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若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抑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類實字對名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求其無可爾汝之有是惟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作自受是則非人

以爾汝作稱亦自有慚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結音

結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結卽此意也便佞隱

默皆有意探取於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

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

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語類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語類是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

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

也或問

不知道者爲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據

如約之可守則固淵遠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

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

之君子其孰

能知之乎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精義

呂侍講曰君子之

道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

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

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

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長

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己

而治人不責己而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己薄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步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官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語類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爲而然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正此意也語類

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爲一固須行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法以俟命也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客親必皆言當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報於人但天理當然赤口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藐藐然說音悅藐音妙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藐藐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樓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樓音樓般音般反般音盤樂音洛乘音去聲

樓榜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

世上有人把次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
口發孟子云窮集注說自分明高語說畏大人此却
說義大人云固常畏而所謂畏者乃不是是我
他只是藐他許多堂堂高數何樣斯數人之類或問
孔子畏大而未可也呂待潘欲詳反復懸尤
得告君之體其口教之以所以敬之則所以處五子言
外之意者盡矣周楊以孔孟之分而期學者所爲
知也然吾已矣故進而君之畏大非畏女也是共
樂於樂而已矣故進而君之畏大非畏女也是共
樂大人也不視共就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肖狂入
而直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

士以道殉人內無所恃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此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爾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特無所不用其妙答廖子腹說大人之義蓋特於大人而反義之幾

說大人之義蓋

教人去競大人只是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畏長大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張儀所謂見季子位富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真能畏大人者

精義

尹外篇

則內重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餽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語類

又要不是又加便是多欲心莫着於只是言
好欲足又不加便是多欲心莫着於只是言
又無人欲相爲消長數其爲人也宜欲則人欲分
數此數雖有不存焉者其夫不存焉則天理分數
多矣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
亦失其爲人也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問養心也只
是中虛日固是若眼前事事要這心便一齊走出
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要

通鑑文選
 賜前底才多欲便持本心都爲難了且如秀才要
 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條又要學寫字又要
 學做詩這一件都出外去學以伊川教人學是都
 學做這一件其心也不要用此心學做這一件其
 文意這不是得道理是合如此只有一個心如何
 分做許多去若不得力去處用去處爲文章之可以
 傳之來底多去若不得力去處用去處爲文章之可以
 只是起向那邊看今有來那邊喚做知道是此心下
 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爲說武反之也又復也
 反復得此心如不遇堯了有其大害而反覆切實
 心觀旅葵之書一箇堯了有其大害而反覆切實
 以心見之可與無小大皆不可自家心裏說抑切實
 是發有意的上物不是欲便是動自家心裏說抑切實
 子可以寓意於物不是欲便是動自家心裏說抑切實

說者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漢見其書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跡其前日病中問坐無可作偶中堂掛幾軸書才開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有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生得此心靜靜如夏易冬求其飲食此理所當然只是欲心欲精細食必求飽飽這便是欲日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欲至於無○注云多而不食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精義伊川曰學莫大於寡欲養要多多字便是欲精義伊川曰學莫大於寡欲養處多若得養其心色以養其目其耳其口其養其血脈誠以養其四體今之人無此只有前義理以養心又不如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會稽羊羹而曾子不忍食羊羹

羊羹實小黑而酸又謂之羊矢羹曾子以父嗜之父

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炙羊羹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羹曰膾炙所同也

羊羹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最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精義呂氏講曰孝子之

終則致其孝思共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會曾子羊羹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羹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子獨嘗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

而孜孜膾炙哉忘其平生所獨嗜哉就食膾炙而不食羊羹也猶諱名不諱姓其所欲而不諱其所同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孟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豈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狂狷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爲者

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

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莊子雖未必必然要必有近似者曾哲見前篇季武
子死曾哲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
者之機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

嚶大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
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
言也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
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
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
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
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躊躇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

然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踴其
或反聞音奄

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
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
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闢如奄人

之奄閉蔽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明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類狂狷是箇有原。是箇無背力。厥人東倒西搗。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則全人看人。有頭眼是。周遮掩蔽。惟恐傷了人。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嫌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語類原字與愿字同。美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向俗。欲使人無所非。非則不忤。故其行又不為。倘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行。與天理之是非。被狂者。謬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猶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而笑之曰。何以是謬謬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此是鄉

原笑狂者也。行何為。驕驕涼涼。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闊然媚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己。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莠恐其亂苗也。惡佞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養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闌色。朱正色也。鄉原不在不

復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易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

五者其間却如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五者爲言
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五者爲言
其他細碎工夫如何欲謂如造屋或問小註猶正則
先有根柢然後添置有安頓處一或問小註猶正則
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情之而已庶民與則人
人知其本而行見善則見善明則明則明則明則明
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于無也歐陽永叔
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塞有餘無所施于吾民天亦
此矣答宋深之自見得已分上道理後分則後可
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收勝負恐徒起紛
費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愿
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
治春兄其鄉鄰誹日月益其出無幾近年尤甚蓋
有不可勝言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
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
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
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
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次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
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
其傳而憂後世遠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
辭者而又以見大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任。而又以俟後聖於

無窮也。其曰深哉。武問。是其所謂大德大業者得之
之士。伊尹太公。以湯文之締。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
也。至於易文。孔子又或生而知之。聖非必聞聖聖之
道。而後知之也。此兩句。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
師授言之。此斯道之始。固當以爲君上。以與世治。若
則。舜之傳位。聖賢與聖賢。爲師友。不以辭害志。
聖賢而無有。孔子則孟子。此於不始而具自在之實。
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若數其將絕而
所以滅大焉。世第之傳者。又古不容不在於斯也。博
者誠能深考其旨。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爲
之所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
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聖。爲後之君子。其必
感於斯者矣。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焉莫知所之人次第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千四百年

之後得子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朱子大全卷十四終